

施公案

(二)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不题撰人 著



施 公 案

(二)

(清) 不题撰人 著

目 录

第一一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344)
第一一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左 施钦差宿住济南	 (347)
第一一五回	飞山虎行路遇险 施贤臣寓店逢贼	 (351)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被擒	 (357)
第一一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	 (361)
第一一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	 (366)
第一一九回	朱蠹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	 (373)
第一二〇回	传邻右屈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	 (377)
第一二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	 (380)
第一二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	 (384)
第一二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	 (388)
第一二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追于六	 (392)

第一二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	(396)
第一二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	(401)
第一二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	(406)
第一二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	(411)
第一二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	(415)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	(420)
第一三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	(425)
第一三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	(429)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	(434)
第一三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诤据恶霸	(439)
第一三五回	关小西押犯回衙 施大人候旨问罪	(444)
第一三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	(448)
第一三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453)
第一三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	(457)

第一三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天霸寻王栋出城	(462)
第一四〇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	(465)
第一四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境 贤臣改扮访民情	(469)
第一四二回	酒肆闻恶徒名姓 路遇得霸道真情	(473)
第一四三回	恶阎王诤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	(479)
第一四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霸拷打施大人	(484)
第一四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488)
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494)
第一四七回	黄天霸踩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	(500)
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	(505)
第一四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	(510)
第一五〇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竟遇英雄	(515)
第一五一回	王栋解群围认友 李兴救家主勾人	(519)
第一五二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霸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	(525)

第一五三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	(530)
第一五四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	(534)
第一五五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	(539)
第一五六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	(546)
第一五七回	设谋诓捉五林啊 派差遍搜一撮毛	(548)
第一五八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	(553)
第一五九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	(557)
第一六〇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踩访一枝桃	(563)
第一六一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	(567)
第一六二回	和尚开山门答应 天霸追谢虎中镖	(571)
第一六三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	(575)
第一六四回	贤臣任邱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	(579)
第一六五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	(584)
第一六六回	店婆冯氏替夫告状 贤臣问明提审出监	(588)

第一六七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	 (594)
第一六八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	 (599)
第一六九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办差使吴徐领签	 (604)
第一七〇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恰遇琉璃河	 (608)
第一七一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	 (613)
第一七二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氏女旌表流芳	 (618)
第一七三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畅春园见驾诉功	 (625)
第一七四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敕赐安乐亭演武	 (628)
第一七五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仕伦擎杯	 (632)
第一七六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噤	 (635)
第一七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	 (641)
第一七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644)
第一七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	 (649)
第一八〇回	贤臣要访湮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	 (653)

第一八一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	 (656)
第一八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	 (662)
第一八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	 (667)
第一八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	 (671)
第一八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	 (677)
第一八六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	 (681)
第一八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遭折狱生死冤明	 (685)

第一一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话说好汉关小西，正要舍命搭救贤臣，忽听有人喊声，侧目一看，只见从庙外进来几人，内中有一为首者，未曾见过，暗说：“这必是众寇迎接的大寨主，但不知他嚷‘刀下留人’，所因何故？”正自不解。又听与他交锋的那几名盗寇，大声嚷道：“老哥们快来，这只野熊蹿出殿外，与我们动手。我们竟有些‘耗子啃旗杆——吃不躺’咧！快来帮着共擒那人。”好汉心内游疑。忽见那为首的走进前来，大声说道：“兄弟们不要动手，我有话讲。”又对他含笑说道：“朋友！你也住手，我有道理。”众寇闻听，一齐止住器械，好汉只得站在一旁。众公你道来的此人是谁？正是飞山虎贺天保，暂且不表。

且说贤臣听说那名盗寇，先要杀他，正在等死。耳内忽听熟人讲话，偷眼观瞧，那人甚是面善，暗道：“莫非是贺天保么？果然是他，吾命生矣。是不是叫他一声。”凡人最怕到急难之处，此时贤臣竟顾不得羞耻，说是：“来者可是贺寨主么？”飞山虎闻听，连忙举目，只见绑的果是贤臣。一面答应，走到近前，亲身解去绳绑，吩咐小卒，取过衣服，给贤臣披上。又叫取被套，让贤臣坐定。扭项对众寇说道：“众家兄弟，大家快来请罪！”施公再三推辞。贺天保道：“老爷若不受我等之拜，他们也不放心。老爷必定有挂怀之处。他们擅绑老爷，罪该万死！只求老爷开恩，我

等陪礼。”施公料难推脱，只得应允。贺天保率领众寇，一齐拜倒叩头。众寇俱不敢违拗。拜罢，站在两旁——众公你道飞山虎为何这等尊敬施公？只因素与黄天霸八拜之交，总要成全他黄老兄弟，叫人看着江湖义气深重。

且说贤臣受拜已毕，说了几句谦词，连忙叫声：“小西，快来相见。”此时壮士站在殿外，俱已听见老爷呼唤，连忙往里行走。贤臣叫他二人相见，关小西道：“久闻恩公讲说仁兄乃当世英雄，今幸相见。”贺天保道：“不敢！不敢！此乃老爷过奖之言。”彼此礼毕。贤臣道：“众位寨主，俱各坐下，有话好讲。”众人一齐就地而坐。贺天保笑说道：“小人与老爷别后，贤公进京引见，自然位极人臣，官居极品。但不知这样打扮，从何处起身，又往那里访事？不知为何故入此庙，叫老爷受此一惊？仔细想来，皆是贺天保之罪。”贤臣听罢，说声：“不敢。”随着又将前事大概说了一遍，“今幸遇寨主，施某得了活命。但有句不知进退的话，请问壮士，休得嗔怪。今日众位饱载而归，不识从那条路得来的买卖？”飞山虎见问，并不隐瞒，即将从郑州道上，打劫富商，告诉贤臣。施公听了，带笑叫声：“贺义士！你可记得关家堡同黄壮士救施某之后，你说过的话呀？那时因施某官卑，恐怕招摇耳目，未曾叫义士相随。你亲口说过，弃却绿林，候着施某进步，下书相邀；为的是久后挣个功名，轰轰烈烈。不料贺义士答不应口，复又拾起这个营生。大丈夫生于世上，应当全信，方是英雄。”

贺天保听到此处，不等施公话完，叫声：“老爷有所不知。小人虽然不是奇男子，却也自负是个人物，绝不敢失信。”说着遂将别后之事、并这次为全江湖之义，实非入伙的话，也对贤臣说知。施公听罢，知义士不肯撒谎，点头说道：“义士，你与众位，自是

不同。施某此去山东放赈，正在用人。今义士若肯相随，立几件功劳，施某定然奏当今主上重用。豪杰自不愁身荣贵显，一来施某可报救命之恩；二来可全始终之信。不知义士心下如何？”贺天保听说，叫他随往山东放粮，忽然想起一事，暗吃一惊。

此是为何？皆因山东有座大芽山，列国时出了一位好汉，姓柳名展雄，曾在那座山上聚草屯粮，招军买马，故名红雀山。杀上邦封赠不受，杀下邦让位不坐，名闻天下。到了大清，那山上又出了两个小芽儿，虽说未成大事，也算山东的一宗祸害：一名于六，绰号儿赛袁达，手使一柄亚靶枪，甚是利害，习就的飞抓，可以败中取胜；一名于七，外号小野龙，生来的心性灵巧，使两把铜锤，一柄软鞭，施展开人难招架；有一个谋士，名为方小嘴，颇有智略，外号人称赛姜公。只因那年山东大荒，他三人为首，招集了数百无籍之徒，隐在大芽山圈之内，时常出来作乱。本处官员，自保前程，不肯呈报，竟至任意抢夺商民。贺天保乃是南方一带豪杰，虽然不作绿林，久知此事。今听施公之言，猛然想到将来赈米一至，难保这伙人不生搅扰，所以心中着忙，急将此话对施公说了一遍。施公听罢，又惊又恨：惊的是到了山东，一时间防备不到，皇粮有失，其祸不小；恨的是本处官员，有此大盗，推聋装哑，不趁微嫩之时速治，到了盘根固蒂，欲治不能，致使倾害黎庶，搅乱村庄。如今幸遇贺天保，得闻其事，不然，真受其害，怎么回京交旨，老佛爷岂不嗔怪？看来这事非带着贺天保前去，不能放心。想罢，复带笑叫声：“义士，你可知常言说：‘猛虎不吃回头食。’适才施某对你说的一片话语，你是怎么样呢？你要果然跟我前去，据施某看于六、于七，不过疥癣之疾，容易擒灭。”施公说后，不知贺天保随与不随，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左 施钦差宿住济南

话说施公听贺义士所说于六、于七等在山东作乱一片言词，带笑开言说：“据施某着于六、于七，猫贼鼠辈，不足为患。义士你若不符前言，就算是失信；不然，就是怕山东于六、于七，不愿跟随施某前去放粮。”看官，这是施公怕贺天保不去，故用话激他。贺天保听了，果然又羞又恼：羞的是再入绿林被施公撞见，面上觉着发羞，无地自容；恼的是施公说他怕于六、于七，羞恼交加，大声说道：“老爷若提当初之话，他们也俱不知所行。今日说个明白，叫众位听听。”你看他带着气，滔滔的将初遇施公，及看黄天霸弃邪归正，他要相随，未得如愿，当时说过“后会有期”的话，又对着众人说了一遍：“要不是众位说是达官扎手，再三请我相帮，贺天保怎肯又行此道？可巧被老爷撞见，不是失信，也是失信。方才老爷说吾惧怕山东于六、于七，不敢跟去，岂不可笑么？为今虽赴汤蹈火，就死在山东，我也是去定咧！我也不管众位哥们怎么个主意，我只得跟着大人，洗清了贺天保不是贪生失信之人。”众寇见天保这等重信，又见施公爱惜英雄，都愿改邪归正。齐说道：“天保既然跟着大人，我等情愿一同与老爷牵马坠蹬。”

施公见贺天保已经允从，心中暗喜，带笑说道：“众位寨主，论理施某当奉请相帮。奈众位现在劫夺客商，他等失了金银，必

要到州县禀报。倘若动了详文，说是钦差带着强盗，恐其中大有不便。施某放米回京，再行相邀。”贺天保知道施公是推托他们，听罢此话，叫声：“老爷，既然不帶他们，小人就有一难事，请老爷示下。”贤臣不解其意，忙问：“壮士，有何难事？快些说来。”贺天保道：“劫来这些资财，还是叫他们拿了去呀，老爷还是另有个主意呢？”贤臣这才明白，暗说贺天保这是要把重担子放在施某身上，我有道理。想罢，带笑叫声：“壮士，论理这些资财，很该叫他们分散。但这一件，被盗的商人，必住本处官府呈报。这文武官必差兵丁衙役，踩拿原案。日子一多，前程难保，也是不好。欲待把这些资财交与地方官，给还失主，众位寨主白辛苦一次，也是不好。若依施某，列位无回空之礼，多少叫他们拿点儿。我有方法赔补失主，失主得赃不究；列位也无后患，倒是两全其美。”贺天保听了施公这一片话，他也不管别人依与不依，口内连说：“使得。很好！很好！列位哥儿，你只当认了嫖赌罢！”亚油墩李四见飞山虎这等发落，说：“大哥少礼了。别说还有大人话，就大哥你说一声儿，谁敢不依？”贺天保闻听，满心欢喜，上前伸手解开搭裢，拿出了四封银子，递与李四道：“众家弟兄拿了去，作个盘费，大家好早离此地。”此时众寇见李四接了银子，人未免不得一样，也有愿意的，也有不愿的。虽然贤愚不等，只是皆惧飞山虎，敢怒而不敢言，一齐站立两旁，候着贤臣的吩咐，好去分赃四散。

飞山虎与众寇正然说话，忽见一名小卒，往里飞跑，到了殿内。只听叫声：“众位寨主得知，庙外边来了好些人马，还有一乘大轿。”众寇闻听，疑是官兵前来捕盗，心中正自不定。只见施公开言，叫声：“关壮士，你出庙去看看，想必是施安行到此

处。”关小西连忙答应，返身来至庙外一看，果是施安坐在轿内，放着轿帘；王殿臣、郭起凤众人围随。还有河间府的文武官员，也随在轿后，都是全副的执事，在前引路。关小西看罢，料众官不知就里，必须假作一番礼节，好掩众人耳目。往前紧跑几步，在轿前跪倒，口中说：“小的关太迎接大人。”

郭起凤、王殿臣一见关小西，就知老爷在此庙内，也不敢漏了形迹。在马上说：“起去，大人正要到此庙内行香。”好汉答应个是，平身站起，引着轿子，进了三义庙。众官先在庙外伺候。施安到了大殿，出轿留神，但见大人坐在殿上，居中两旁，有许多人围住。看罢不明何故，只得同着郭、王二人，上前行礼。郭起凤又将众官庙外伺候的话，禀明贤臣。施公吩咐取过衣服，更换好了，传出话去，与众官相见。霎时文武齐到大殿，按仪注行礼。仔细一瞧，坐轿的人，站在一旁，那丑陋不堪居中坐的，才是真正钦差。看罢暗暗吃惊，就知是大人假扮私访。众官正在心耽恐惧，忽听贤臣说道：“众位前来迎接本部堂^①，我早来到此地。现今访着贵处多有盗案，不知众位知与不知？施某既是奉旨前来，少不得上本启奏。”河间府众官员见贤臣说他们地面不清，一要提参，俱难免罪，未免心中害怕，个个控背躬身，口尊：“钦差大人，卑职一时疏忽，失于觉察。万望大人宽恕，卑职等再不敢覆蹈前辙。”贤臣闻听，复说道：“尔等自知己过，本部堂也不深究。但只一件，我想失盗之人，必不甘休，你们看那地上，放的就是原赃。内里短银二百两，你等须要补上，叫失主领去。再者，这些好汉，都愿弃邪归

^① 部堂——中央各部院长官，称堂官。省级总督有兼兵部尚书衔的，也可自称“部堂”。

正，不敢为匪，你们不必再行追捕。某吩咐过他们离开此处。”众官听毕，齐声说道：“钦差大人格外施恩，卑职等遵命。”说罢，领着原赃各自回衙。后来果照施公所说，完了此案。众寇见河间府官员去后，也俱告辞而去，此话不表。

且说贺天保、郭起凤、王殿臣，大家通了名姓，见礼已毕。伺候贤臣坐上大轿，他们俱各乘马随行。沿路上按着站道，有官员迎送，甚是威风。夜住晓行，不多几日，到了山东境内。贤臣在轿内，用目观看，店道村庄，甚是荒凉可惨。看罢点头暗叹：“幸而老佛爷龙恩深重，不然这等年景，此处之民，何以全生？”一面暗想，离着济南省城不远，只看文武官员，郊外迎接。贤臣吩咐进城，不多时，到了公馆。文武官递了手本职名。贤臣叫暂且退去，次日相会。当下施公与贺天保等，用饭已毕，安歇一夜。到了清晨，施安伺候，贤臣净面用茶更衣。

此时文武齐到公馆相候，只听炮响三声，奏起音乐，内丁请大人升堂。贤臣出厅，升了公座，众官进见，行礼已毕，分左右侍立，候钦差示下。贤臣一一接见。先将老佛爷之恩。对众官颂扬了一遍。随后带笑问道：“此处这样年岁，幸而人心安靖，盗贼不生。将来河粮运到，大概不用防范，也可放心。”济南府众官，不知贤臣暗中访明白，是以话套话。听罢一齐控背躬身，尊声：“钦差大人，将来拨运皇粮，须得加紧防守。此处有一大患，闹的甚凶。”如此如彼，对施公未曾说完，贤臣大加嗔怒说：“尔等这些言语，还竟敢对着本部堂讲说。施某早已知道！这伙贼匪，闹的凶恶。众位既怕呈报，有干罪名。本部堂不敢徇隐，明日只好飞章入奏。众位休怨施某无情。”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五回 飞山虎行路遇险 施贤臣寓店逢贼

且说这些官员，甚觉无趣，面面相觑，只得散出公馆，各自回衙，耽惊害怕不表。施公回至后面书房，叫人看坐。令天保、小西、殿臣、起凤等，一同落坐，有话商议。四人告坐。贤臣带笑望天保说道：“义士，如粮船来到，时至放赈，倘于六、于七真来搅乱皇粮，若有疏失，如何是好？”天保见施公有难色，随说道：“此事大人不必为难，小人保举一人，可保无事。”施公闻言，忙问何人。贺天保说道：“要降服于六、于七者，必得复请黄天霸出世。若论黄天霸本事，乃是祖传武艺，比我等强盛百倍，他乃是心直气爽。”施公说：“烦贺壮士同往如何？”天保说：“大人若不弃小人，情愿效劳。”施公吩咐殿臣，去外面访问粮船何日得到，王殿臣领命前去。大人又吩咐施安、郭起凤、关太：“你等在公馆内，勿得泄漏。有人若问，就说施某身体不爽，等候全愈，才出公馆。”安排已毕，一同天保更换衣服，扮作行客相似。被套盘费，应用物件，俱都装好。到了天交五鼓，吩咐备马十匹，命八人跟随，一同混出城去。只说有公事出城，各要小心。

施公吩咐已毕，王殿臣前来禀道，说：“小人探访粮船，十日之外可到。”大人摆手，殿臣连忙站起。施公催促起身，王殿臣同亲随人等共八人跟着施公、贺天保出门。大众上马而去。施

公与天保二马，匆匆行有二十余里，堪堪红日东升，清风凉爽。施公只是两眼望着遍野荒村，不住的长叹，说道：“年岁饥荒，黎民涂炭。可恨赈济被那赃官污吏，俱是尽力私卖扣折，不顾民命，此皆酷吏虐民者也。纵不想阴鹭，下民微贱，虽易虐命，对上苍造下罪孽，寿命不保，银钱何用？此乃迂之甚者也！”这是施公对景伤情，见得荒村寥落，民多面黄饥瘦，有感于官民之际，不觉发声长叹，原无意与天保言。天保闻言说道：“想我等小辈，屈身于绿林，亦非本性，究竟是出不得已而为之。”施公闻言，自觉失言，安慰说：“你们原无罪之民，所干系者小。再者，你们诸人，皆有向善之心，改过之念，转正破邪，即所谓安分者也，其功亦非浅鲜。且人孰无过，改之为贵。除恶安良，致君泽民之道，亦在其中矣！必当尽其力而为之，自有福荫子孙后世。今日若请得天霸来了时，那时是你奇功一件。施某得一膀臂，康熙老佛爷得一忠臣。保住皇粮，即万民得了全赈。”此时天已昏黑，不见村庄，只得往前行走。

约有数里之遥，偏北有一座漫洼，名叫张家洼，原是张虎、张豹兄弟二人。张虎少亡，只剩张豹一人，娶妻刁氏，自娘家跟他父兄，学了一身好武艺。论他拳脚，刀枪棍棒，也够八九。只是不守妇道，要讲穿吃玩耍。张豹本是务农，家中衣食丰足。自娶刁氏，日日教习枪棒，田园荒芜。张豹武艺学成，家业凋零。刁氏劝他开座劫客小店，有人投宿，夜间杀死，得些衣服行李，变卖度日。当时贺天保同施大人赶路，时至更深，正自心中焦灼，远远望见灯光，偏北不算甚远。天保与大人忙说道：“前面必是村庄，暂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大人在马上，蹶的身体瘫软，四肢无力，连说：“甚好。”主仆竟扑灯光而来，及至近前一看，

不是村庄，只有一家草房数间，开了一个大门，两边白灰的墙，大书张家老店。贺天保下镫离鞍，下了坐骑，前来搀扶大人下马，转身上前叫门，说是行路人前来投宿。可惜施公忠正，天保义气，此一叫门，祸灾不小。此处好比当年的十字坡一般。正是：远方涉水，深浅不辨；异乡投宿，祸福不知。

且说店主张豹合刁氏，正在灯下饮酒，听得有人叫门，便觉喜从天降。张豹说：“来了！来了！我去开门，先瞧瞧肥瘦。”起身就走。刁氏怒道：“回来！你知道怎么瞧法？还有个住不住呢！你等我去看，自有主意。”张豹不敢多言，躲在旁首说：“你去看，你可别出大门。”刁氏说：“出门怎样？”张豹说：“你出门，怕你瞧着顺眼的，可就要不好。”刁氏说：“这可不准我瞧，你相个有男子的。”

说罢点上灯笼，走到院中问道：“外面叫门的，可是住店的么？”贺天保听得妇女声音，心中有些不悦。只得问道：“你家可有男子么？”刁氏说：“没有，只我一人。”天保望施公说道：“没有男子，却不可住。”施公闻言，倒觉为难，也不答言。刁氏恐怕散了买卖，又连忙回道：“有叻！你快出来。”张豹连忙跑出，把住客人。施公前行，天保后面拉马进院。刁氏手执灯笼，说道：“客官爷们休要见怪，我们是两口子开店。他说：‘我伺候人不行。’我说：‘有客来，我独自伺候。’他说：‘这个不便，家有男人，客人岂不要问？’正说之间，贵客叫到，我叫他藏到一边，不许他出来。故此才说家中没有男子。偏遇客人是正大光明的君子，就要不住。我想着夤夜更深，道路难行，因此连忙叫他出来，好留贵客。”天保说：“既有男子，可都方便，不必多说。”

张豹早将马拴在挨墙的槽头之上，引客到了西厢房内，说：

“就是这屋。”施公上炕里坐，天保坐在下面。刁氏赶紧端来一小盆净面水，说道：“客官洗脸罢。”大人在灯光之下，看那妇人，甚是凶恶，满面大麻子，宫粉涂了有钱厚，扫帚眉，母猪眼，把掌似的大耳朵，蒜头鼻子紫又红，两膀宽厚，身体肥胖；绿布中衣，蓝布褂。施公说：“你家有男子，叫他来伺候，方才是理。”刁氏说：“客官不知，这是个偏僻小路，也没有多少行客，也雇不起伙计。我夫妻二人开此小店糊口，并无田产。因他在店内烧火，故此奴家前来伺候。”说罢自去。天保道：“这个动静，早已明白，列公他们如何瞒得绿林人的眼目。”欲待说破，又恐大人吃惊，无奈打开行李，把炕铺好，心中暗自留神，又不好说明，叫声：“老爷，这外面风景，车船店脚好心人稀少，到处都要小心。”说罢，张豹走进房来说道：“二位客官，用什么饭？这可是荒村野店，须得将就。”飞山虎灯下闪目，见那人彪形大身，一脸横肉，气相凶恶。看罢问道：“店主人贵姓？”店主人即回道：“在下姓张名豹，就恃此店度日。”贺天保说：“先把绿豆量几升，把马喂好。然后杀肥鸡二只，不论钱多钱少，明天再算帐目，必不亏负于你。”

张豹前去，不多时拿进两只鸡子。天保自己动手，杀鸡添水，恐怕有别的毒药法术。张豹烧火，天保用话探听消息，说道：“店东，此地共有几家邻居？”张豹说：“只我一家。”天保说：“一家居此开店，岂不孤单？若有歹人住店，便怎么？”张豹说：“本是祖居在此，父母、哥嫂去世，只剩我夫妻二人，故土难离。”皆因年景不好，开店度日艰难，就有歹人，看我家穷，也不生心。”天保又问道：“这里一灶二锅，这是何故？”张豹一惊，怕是问出破绽，有些不便，说道：“一个锅台，安两口锅，不过省钱之法。

这里作菜作饭，那里添水烧茶洗脸，就全有了，不过为省些柴草。”天保闻言，心中想道：“别忙，少时必要搜出你的弊病来。”一面念道着，想鸡肉必得，一伸手把锅盖掀起，一看果熟，便叫：“张大哥，拿些盐来。”张豹把火止灭，取了一碟子盐，放在炕桌上。天保亲自动手，把鸡捞出，放在盘内，回手取出尖刀，将鸡折开。他二人连吃带喝，施公用了不多，剩下的天保都将他吃尽，才叫张豹将家伙收拾下去。

天保道：“我们不用什么东西。实告诉店东，我走乏了，也要早些歇息。”张豹自去。天保说：“老爷请睡罢，我丢了东西，找着便睡”施公不解其意，放倒身体自睡去。贺天保见大人睡下，又伸手把那个锅也棒下来，放在地下，掌灯细看，又惊又喜。乃是砌就的夹壁墙，隔开火道，那里任凭烧火多少，旁边总无烟气，也不热。往里看，却是黑暗的大窟窿。天保想道，此贼合该倒运。从此处上来一个，就杀一个。把锅搁上，将身倒在锅台上，手内拿着兵刃，竟等拿贼不表。

再说张豹回到自己住房，叫声：“贤妻，今天来的这宗买卖虽好，只怕有些扎手。那残疾瘦羊，手到成功；那个肥的，只怕有些费事。”刁氏闻听说：“你也知道买卖了。起初我也不给你出主意，作个营生，只怕你早就讨了饭了。你看行李马匹，都送到家来，你说倒是好哇不好？”张豹说：“好是好，就是这个肥的，生成的雄壮，且又精细。咱们也得留神，别弄的发不成财，惹出大祸来。”且说张豹来到西房门口，但见里面有灯，知道未睡，即来叫门。天保早知其意，将门开放说：“你这才要去，为何又来？”张豹说：“方才忘了水瓢，故此又来惊动。”说着把屋里看了个遍，方才出去。天保复又将门关紧，来至大人面前，附耳低言，告诉

施公，须得留神，且不可头向锅台，往里挪挪才好。随着用手将大人往里推了一推。施公虽不知他心意，料想也必有事。贺天保脱去长大的衣服，头向锅台，倒在那里，手执吹毛利刃，也是鼻鼾不止。要知如何拿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被擒

且说张豹夫妻，二人商量动手。刁氏说：“你看见肥羊在那边睡，瘦的在这里。”张豹说：“肥的头充着锅台，瘦的必在里面了。”刁氏说：“你着真切，千万不可撒谎。”张豹忙说：“我看准了，那有撒谎之理。”刁氏说：“你快去把顺刀取出来，老娘好去办事。我再去听听动静如何。”遂蹑足潜行，来到西房窗棂外面窥听。听罢，又用手暗暗推门，门也紧闭。抽身回来说道：“方才我听的明白，俱都睡熟，门户也是紧闭。老娘不得动手，你去从地沟进去，先拣肥的下手；剩下瘦的，我好试刀。两匹大马鞍轿，衣服褥套内，必然银钱不少。你要发财，就在今日。但有一件，你可在那肥的身上，多加小心方妥。”张豹见贺爷雄壮，又兼精细，早就怕在心里了，却又不敢明言。听得刁氏叫他在肥的身上多加小心，更觉着担惊，说：“贤妻，从来咱们两口子度日，全是商量，你出主意，我无不从。今日你去杀那肥羊，瘦的你便一就势儿办了。你看如何呢？”刁氏闻言骂道：“我把你这自在乌龟，你去忙置办酒菜，好给老娘庆功。”张豹答应，自去收拾。刁氏换了一身青衣，带上兵刃，入了地道。慢慢来至锅膛底下，伸手取过一个替身——何为替身？就是地沟一旁放着一个葫芦，大如人头，拿在手中，又往上走了几步。摸着锅底，轻轻把锅挪开，放在一边。不敢就出来，拿着替身，往上晃了几晃，蹲在一旁，

听听动静。

且说施公在炕里头，口中打着呼声，眼不敢闭上。影影见锅台上有物件挪动，施公一大惊，心中也是乱跳。天保早看准了：如何挪锅，如何晃替身。想着暗笑：这是你爷爷办的旧招数，今天若不拿你们开张发市，枉为世间英雄。遂轻移身形，蹲倒挨墙，站立不动，圆睁二目。施公暗瞧天保离炕，心内着忙，身已无主，却也轻轻的起身，慢慢的挪到炕旮旯蹲着，口中仍不忘了打呼噜。且说那地道里面的刁氏，听了半刻的光景响声，暗自欢喜。手扒锅台，往上探身，听着打呼之声，由锅腔内抖身上来，轻移莲步，实指望临近，就是一刀，断送他们的性命。也是恶贯满盈，大数将终，他万没想到有人暗算。适才贺天保目不转睛，瞧定见他出了锅腔，未上两三步，贺爷把刀抡起，只听噗的一声，顶门上着了，脑浆迸裂，刀已落地，身子倒在尖埃。天保趁势又是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将刀掖好，连忙打火点灯，低头来看，果是那个恶妇，连头带脑，削去大半。天保劈腿站在矮墙之下，抬头见施公蹲在炕旮旯，圆睁着那只好眼，口内仍是打呼，还带着哼哼之声。连忙上前安慰，禀道：“大人休要害怕。此店只有张豹夫妻二人，方才杀了个女的，剩下男的，也不过手到成功。千万可别开门。我从锅腔内下去，大人把锅安好，坐在锅上面。”

单说贺爷顺着地道，摸着墙，慢慢的而行。到了上房底下，洞口透出灯光，不敢出头。只听上面有刀板之声。探头一看，见张豹面向里边切菜，口内倒念着说：“此时必定杀完了，回来若是酒菜不得，又要找晦气。”正想那先前杀了几个行客，阴魂必来缠扰，忽又听见有动静，却不敢回头来看，口中只说：“贤妻回来，必然成功。”言还未了，在左肋下就是一刀。“哎哟！”一

声，噗咚倒在地下。天保说：“这是你怕女人的好处！你的余党，现在何处？快快的说来。”张豹哀告道：“并无他人，只我夫妻二人。求好汉爷爷饶命。”天保说：“你们杀了多少人？”张豹说：“杀的不多，只有四人。好汉爷爷饶命罢！”天保说：“你劫杀人的性命，这是报应循环，天理昭彰。”噗吃的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

好汉这才开门，手提钢刀，来到院内。到了西房门首，就叫：“老爷开门罢！全杀完了。”话言未了，从房上跳下一人，抡刀便砍。飞山虎招架不及，往外一蹿，跳在院中，举刀相迎。喊道：“老爷别开门，还有余党。”登时马棚上又跳下二人，一齐来战贺爷。天保前遮后拦，上下翻飞，如入无人之境。事虽如此，究竟心内也是纳闷。

且言施公锅上坐着，又不敢动转，恐怕锅底下钻上人来。方才盼得天保叫门，心内稍安。才要动身，忽听外面又喊不必开门。听得外面战斗的声音乱响，心中不由的又怕起来了。怕的是倘若战败，二命皆休。不言施公耽惊，且说那三人却也不软，二人使刀，一人使棍，围住贺爷，死也不放，紧紧往上杀来，天保毫无惧色。正杀到难解之中，忽听一人喊道：“二位贤弟，你看这东西，有些扎手，你我须要小心才是；若拿不住他，咱们回去，怎么见得众弟兄们？”二人齐说：“哥哥放心罢！大约他也跑不了。”言罢越加奋勇，上前围裹。飞山虎虽在核心，倒也围裹不住。天保一口刀神出鬼没，来往冲突，并不有一点落空之处。抡开宝刀，如翻江搅浪一般，滚滚随人，无奈众寇紧跟不舍。飞山虎想着不能伤他们，心中着急，喊道：“小辈们休得逞能，今日若不斩你们这些狐群狗党，枉称四霸天之名。贺祖宗如何惧你们，来来来！

咱们决一死战！”忽见二人停刀，一人止棍，遂说道：“莫非是贺大爷么？”贺爷闻听，倒觉吃惊，遂说道：“你们是何人？”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

且说三名强盗与贺爷动手，不分上下。忽听说四霸天姓贺，三人收住了兵刃。内有一人问道：“你可是飞山虎贺天保么？”好汉说：“正是，你等是何人？”那人说道：“我等是卧虎山飞熊峪黄老叔手下李俊、陈杰、张英便是。与大哥见过，你老人家可曾想得起来么？”天保说：“你等到此何事？”李俊说：“因有人传说，此处有个贼店，劫杀过往客官，有碍咱绿林之名。黄老叔差遣我们前来收拾了他。不料与大哥相遇。却不知大哥到此何故？”天保也将来意，说了一遍，彼此欢喜。天保叫开房门，与施公说明其故。施公这才放心。天保带领三人，走到屋内，见了大人，见礼已毕。天保把酒菜取出，饮至天明。李俊等三人还有别事，不能亲送，把卧虎山道路说明。天保拉马，捎好行李，先扶贤臣上马，然后取火把店点着。不消一刻，那房屋俱成飞灰。又与三人告辞，大家分手。

贺爷上马，保着施公，向飞熊峪道路而来。忽听犬吠，料想离此不远。天保将马拉到松树下，顺着崎岖小路，来到庄院门首，上前叩门。但见从里面走出十数岁的童儿，生的倒也伶俐，带笑开言说：“爷台是那里来的，到此何事？说明我好进去禀报。”贺爷带笑回答：“你说是贺天保，同着一位姓施的，前来拜望。”小童应声而去。不多时，天霸与王栋出来。天霸看见飞山虎，忙紧

抢了两步，执手言道：“哥哥，你可想煞小弟了。不知那一阵风儿，把长兄刮来。不知恩公施大人现今在于何处？”贺天保遂说道：“现在外面团瓢之内等候，你我一同速去相见。”天霸、王栋连说：“是！是！”三人一同前往，后面有几名伴当跟随天霸。三人望见团瓢不远，只见施公早站起身，出外迎接。天霸、王栋急忙上前，走了几步，控背躬身说：“恩公老大人，宽恕小人未曾远迎，望大人恕罪。”说罢连忙跪倒。施公赶紧用手相搀，只说：“不敢不敢，快快请起，还求担待。施某来得仓卒，殊为非礼。”说罢用手搀起。二人站起说：“老大人太谦，我们都是蠢笨愚人，不晓得礼法。”言罢，让施公前行，大家跟随。从人后面拉着马匹，进了庄院。施公今日观看那两层房，多是薄板盖的；又有两厢房相称，清静幽雅，另是一番世界。

只见天霸、王栋躬身说道：“大人贵驾到此，我等礼仪不周，多求宽恕。请归正坐，我等好行大礼。”施公说：“实不敢当。”二人行一常礼，一同落坐。贤臣坐到上面，左边是贺天保，右边是天霸、王栋。从人献茶。天霸说：“大人到此荒山，并无别物，请大人吃杯水酒。”遂吩咐抬开桌椅。不多时，从人摆设已毕。天霸掌壶，王栋把盏，满满斟上，双手擎杯，放在施公面前。又斟一杯，递与贺爷；然后自己斟上。只见从人用油盘托来，俱是煎炒油炸的珍馐美味。施公带笑开言说：“我施某无故又来讨扰，何以克当？自从恶虎庄上，与三位壮士分别之后，时刻思念英雄救命之恩，刻骨难忘。无奈总未相会，幸得与贺壮士同来。”又向王栋说道：“不知令弟有何贵干？”王栋欠身说道：“大人不知，劣弟去年已亡故了。”施公说：“正在青春年少，真正可惜。”天保说：“恩公现今升了仓厂总督。”天霸二人笑说：“恭喜。”施公说：

“何喜？虽说奉旨前来山东放赈，皆因大芽山中，住了贼盗。此人名唤于六、于七，手下招聚贼兵数百，独霸山东一带，打劫商民。施某日夜焦愁。贺义士替某分心，知道二位贵客，这才舍死忘生，奔到宝山面请。”

黄天霸闻听，心中一想：原不是念旧恩，却为这粮怕贼劫。此来你是枉费心机了。压住怒气，带笑开言说道：“恩公忘了恶虎庄中的话了。小人至今未忘，‘命里不该朱紫贵，不如林下做闲人’。请大人不必往下言讲了。此时心灰意懒，情愿老死山林，永不出仕，誓无二心。”施公听了，半晌无言，只是发怔。手擎酒杯，懒往下喉。天保听的明白，说道：“大人，我等栖身绿林，大碗酒，大块肉，要分金银着秤称。情性狂放，举动俗野。皆因天霸遵父遗训，故弃绿林，归了正道，才投江都，保着贤臣。关家堡他合小人又救了爷台大驾；活命之恩，非同小可。黄天荡内，擒拿水寇，老人才功高爵显。我们大众，成全天霸成功，也非容易。若说官卑职小，也是实话。因为此他不上北京。后来赶到恶虎庄上，他想大人必有危难，舍死忘生，救了大人，比着前次，倒觉更难。那天虬、天雕，本是同盟一拜。算他一片心痴念旧，失了江湖信义之真，逼死两家人的性命。江湖上的朋友，无不怨恨。大人猜想，他为何情意？”施公连说：“是不错，贺义士说的句句全不假。此时官居二品，可以面君奏事，正好提拔恩人。你一定要安心苦守宝山，我施某也就无意于功名了。我也在此山，寻些清闲自在何妨。”天霸说：“老大人莫生退心，别比我等之辈。我们是生成的野性。”

贺天保心中暗想说：“很好，你若不去，我与大人怎么出你这个门呢？”想罢开言说道：“老兄弟不必着急动气，是事都有三

说三解。”天霸带怒说：“兄长言之差矣！叫我好不明白。”天保专用反激之计，激动英雄，复又望着施公说：“大人不知，小人与天霸自幼的朋友，他的性情，我一概尽知。不论谁有不平之事，叫他知道，他是闹个翻江倒海，总得他顺过这口气，才算撂手呢！这如今晓得事务了。”天霸说：“兄长，我自从十五岁出马，没玷辱绿林。兄长这话，小弟倒不明白。”贺爷说：“这个自然要说明白。自从你与那武天虬四人结拜，胜似同胞弟兄。先叫你逼死二位兄长，剩下天保一人。江湖上最重的是信义，那时节你不顾信义，要救恩公。这时候你不顾恩公，更无信义。”这一句黄天霸急的火星乱迸，说道：“兄长这些话，说死为弟了！朋友也算在五伦之内，死战荆轲，至今不朽。我天霸无父，就从兄长教训。背了人伦，枉生天地之间。生死存亡，皆听教训。就是跳油锅去也听命，那怕立时就走！又何必用反激之计？”天保说：“不然，日后如若见面之时，便知于六、于七真假！实有此话，他弟兄在大芽山落草，招聚数百喽罗。还有一个方小嘴，足智多谋，人称赛姜公。那于六使的是混钢枪，力大无穷，还有败中取胜的飞抓。于七使的是铜锤，蹿跳蹦跃，还有一把软鞭，更精巧。虽则传言，临阵必须小心。”天霸眉头一皱，说道：“慢说他弟兄两个，就有十个八个，我天霸也放不到心上。”现时天气不早，吩咐从人将残席撤去。又吩咐从人掌灯搭铺，各自安歇不提。

次日天明起身，净面更衣，用过酒饭，天霸吩咐备马。手下人连忙将马备好。施公、贺天保、黄天霸、王栋四人，乘马出山，竟扑奔济南大路而来。一路无话。到了济南府，入城进了金亭馆。贤臣下马，天保、天霸、王栋一齐下马，跟随施公，来至里面。早有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施安等，齐来参见。天霸、王栋

见礼毕。施公吩咐排酒宴来。不多时酒筵齐备。仍是施公的首坐，大众各按次序落坐，霎时间将酒吃毕，大家散坐，从人将残席撤去。天已不早，各自安歇，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清晨，施公梳洗已毕，即忙升坐。文武官各按仪法行礼毕，分左右侍立。施公眼望知府，开言说道：“贵府可晓得粮船何时可到济南？”知府躬身说道：“不过三五日可到。”施公点头说道：“贵府把那已结未结的案卷备齐，一并拿来本部堂看。”知府答应，令书吏呈上。施公闪目观瞧，内有一案，是金有义无故杀死赵三，死鬼与凶犯，素不相识，并无仇恨；凶器又不见，问成抵偿，现在案内。施公看罢，心中暗想，这宗事叫人可疑。正自沉吟，忽听一只雁落到对面房檐上，不住的乱叫，令人诧异。正是：

天理昭彰人不醒，报应循环物显灵。

这只雁引出无穷的事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一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

且说施公看得金有义一案，正自沉吟，忽听对面鸿雁来叫。施公暗想：这事定有屈情。伸手往签筒内抽了一根，见姚能名字，便叫：“姚能听差。”只见下面一人跪倒，施公说：“你拿此签，随着大雁前去。必要仔细留神，落在何处，有什么人物，只管报来。倘有徇私，追你的性命。”姚能大吃一惊，跪爬半步，往上叩头，口尊：“大人，下役这两条腿，怎能跟他那两个翅膀？他是穿街越巷出城，从空中而过。请大人开恩，他若展翅腾空飞没了，叫小人何处去找？”施公拍案，用手一指，高声断喝说：“好大胆奴才，你竟敢搪塞钦差。本部堂自从初任，审无头异案，审土地，他会说话；判官小鬼都问清；石头、水獭、猴儿能告状；虾蟆与狗都能诉冤。做知府，斗智捉旋风；顺天府断清人参案；罗鼓巷我审过皂君。今日我看金有义这一案，必有屈情。偏遇大雁鸣之怪异，这乃信义之鸟，天差他前来鸣冤。叫你跟去，即当速往。竟敢抗差不遵。给我拉下去，重责三十大板。”姚能见势不佳，连忙叩头：“下役愿往。”施公吩咐住刑。姚能起身拿签，来到鸟栖的廊檐之下，说是：“老雁呀！那有冤枉，快领我前去寻找。老雁只待慢飞，我才可跟了。你要一展翅，穿街过巷，明月芦花，可无处寻觅。说是大雁爷爷，咱们走哇！”只见孤雁点头，飞起看看姚能。众人无不惊疑称奇道：“奇怪，不枉人称赛包公，真

是不错。”

不言众文武衙役议论。众目观瞧那只雁，慢慢的飞转，真是等候公差的一般。那雁出城去，姚公差远望那雁，飞到大树林中，公差往上看那只雁，仍是对着他乱叫。姚能看罢，笑了一声说：“老雁哪！你在馆驿中，没听见大人吩咐，要找到一个水落石出，也好消差。”只见那雁不动，只是点头。姚能不懂其故，不住的着急。正然胡思乱想，忽见林外来了一人，公差连忙将身躲在树后偷看，却是半老的妇人，面目焦黄，愁眉泪眼，年岁在五旬上下，穿一件蓝布夹袄，青布单裙；鞋尖脚小，手拿香镲纸钱，来到坟头前。将壶放下，双膝跪倒，斟上酒，点着纸镲^①，带泪说道：“三哥，你死的不久，若有灵有应，听我一言。我丈夫名叫金守信，我娘家姓任。夫主已去世十数年，撂下孤儿寡妇。我儿名叫金有义，年方二十。素日奉公守法。贸易为生，孝养寡母，并没有行凶杀人。三哥，你是被谁杀了，亡魂该知道。你要有点灵应，当叫杀人者偿命，为何冤枉好人？”直将那后来儿子如何入监，如何处斩，前后诉完。公差句句听的明白，心中暗暗称奇：大雁他会伸冤。抬头一看，大雁早已飞去。又想着施公怎么就说金有义这案冤屈呢？看这妇人哭的实是可怜，我去劝劝他。

忽从远地又来了个妇人，三旬上下，身穿重孝，白布蒙鞋，满脸的怒气，走进林来，直奔那年老的妇人。不容分说，一把揪住那年老的妇人，摔倒在地，口中不住大骂：“你那狗种！金有义无故的杀了我夫主，你老娼妇还不解恨，又来找到坟上，下镇物。”把掌抡圆，不住的乱打。那年老妇人，满地乱滚，口中不

① 镲 (kè, 音课) —— 镲子，旧时作货币用的小金锭或银锭。

住哀告说道：“不亲不友，无仇无恨，我来祭奠阴魂叫他显个灵应，拿住杀人的凶犯，免的屈了好人，并无别的。”少年妇人仍是不听，直是乱打。姚能出来，向前说道：“这位娘子，不必动怒。方才是我先来的，看见这位并没别意。”年青妇人住手说道：“你是何人？在此何事？”公差说：“我叫姚能，在济南当差。方才我跟大雁来寻找屈情，领我到此。想你丈夫，不是金有义所杀。适才施总督在济南放赈，由公馆看过招呈，看出金有义这案，必有屈情。就去了个大雁，叫唤鸣冤。大人差我跟大雁前来到此地。你们二人也不必争吵，跟我前去见大人。”

两妇人跟姚能进城，来到公馆。公差说：“你二人略等一等，我进去禀明。”走到大人面前，双膝跪倒，口尊：“钦差大人在上，下役奉谕跟雁出城，遇见老少两个妇人，正是金有义那案。现今将他带来，候钦差审问。”施公心中欢喜，先把姚能问了详细，然后叫带妇人回话。公差答应，站起身来，来到外面，说：“你二人进去，把情由细细说明。”二人进角门，到案前跪倒。

施公座上开言说：“你各报姓氏。”妇人口尊：“青天大老爷，小妇人丈夫金守信，十年前身亡。小妇人娘家姓任。所生一子，名叫金有义，年方二十。只因家贫，尚未娶妻，就是母子度日。儿子倒也孝顺，随小妇人苦守清贫。也是该当有事，住的是独门独院，三间正房，一明二暗。小妇人住东间，我儿住西间。那日晚间，母子在东首闲坐叙话，忽听西屋有妇人说话声音。小妇人生疑，只当金有义在外面，勾引无耻妇女，引到家中窝藏。金有义听见这话，急的跺脚捶胸说：“我要有这些事，叫五雷把我轰死！”无奈何母子掌灯，往西屋去看，真是奇怪，有一铜锁木匣，锁上挂一把钥匙。小妇人一见，又起疑心。我想此匣来的奇怪，

把锁开放了一瞧，是五个元宝，各各缚着红绳。我儿欢天喜地。口中念佛。小妇人心中害怕，怕是来路不明，因财起祸。”施公说道：“这银子乃是天赐，为何害怕？”妇人说：“头一件怕的是我儿瞒着我。再说俗语‘外财不富命穷的人’，我母子再苦，也是前生注定，岂能更改？老爷，你老人家请想：小妇人寡妇失业的，带着孩子，过这苦日子。虽然说夫死从子，却何能尽由着他一个年青的孩子？见了此事，如何有不追问之理？要是他偷来的，也就装不知道，跟着他吃喝，久后直是犯了事，我也有个教子不严之罪。这不是明中王法，就死后也愧见亡夫。故此屡次的追问，他又说不出来历。因此小妇人叫他扔出去，恐生出是非。金有义只是不舍。小妇人说：‘你要不说出这银子来历，连你带银同送到衙门去！’金有义就依妇人，不要这银子，说：自然有个来历。那日晚上刚睡觉，耳旁只听见人说话，卿卿喳喳听不准。想这银子必定是说话的送来。他就枕着匣子睡倒，试试他是财帛，可是邪怪。小妇人只得听从他，把匣子抱到东屋去。他枕着匣子就睡了。小妇人熄了灯光，也是合衣而睡，不能睡沉。那天不过三更时分，忽听金有义大叫：‘不好！’说是：‘母亲快来！’小妇人连忙起身，点着灯，来到西屋一看：只见金有义惊惶失色，只嚷有鬼。他说：‘我枕着金描匣子，合眼朦胧，并未睡着。看见五个白胖的小孩子，穿着红缎子兜兜，手拉手儿，笑嘻嘻的说道：‘金有义，可叹你大运不通，押不住我们五个。今日给你个信，你可记清去处：离此三里之遥，有个富家洼，我们俱在那里住。你要我们，那里去找。’说完了话，手拉手儿出外去了。为儿惊醒，一身冷汗，回手摸匣子就不见了。”

这些文武官员连衙门的听得直是发愣，都说奇怪。施公座上

开言说：“后来却又如何呢？”任氏说：“青天老爷，以后总是我儿财心太重，不肯听母劝。那日天有四鼓，一人出了门寻找银子去了。小妇人在家候信，等到天亮，也未回程，恐怕冤家惹祸，倚门盼望。邻舍告诉，方知准信，把民妇人魂也唬掉了。”说到此处，泪如雨下，大放悲声。施公沉吟说道：“金任氏再把邻人告诉你的话语，细细说来。”任氏止悲，口尊：“大人，那时有人告诉，说是：‘金大妈，可不好了！你儿子在富家洼杀了个人，把脑袋装在匣子里，抱着走呢！正撞见府尊太爷，将他锁拿进城，送入监中，单等秋后抵偿。’民妇无法，自己回家，只是打点往监中送饭。今日想起儿子冤枉，预备钱镲，往赵三坟前祭奠，求他阴魂有灵，保佑拿住凶手，好叫金有义不遭冤枉而死。祝赞未完，不想他妻来到，他说民妇来下镇物，揪住就打，不容分说。多亏大老爷的公差劝解。他说有鸿雁鸣冤，带领民妇前来。这是已往从前的话，并无半句虚言。”

施公暗想前后的话语，沉吟一会，说是：“贵府，你差人去把犯人金有义提出监来，本部堂亲审。”知府答应，连忙差人前去。不多时，但见公差锁来一人。施公说：“金有义！”有义看见他娘在公案前跪倒，金有义跪爬半步，口称：“青天大老爷，容小人细禀。”遂把始末原由，细说一遍。施公听罢，母子一言不错，真是字字相同，一字不讹，可见真是实情。施公又叫：“金有义，你不该贪心妄想，以致平地起祸。你枕金漆匣子，梦见五个孩儿，他既说不在你家住，醒来不见，就该认他自去自来，你又贪心去找，不听母训。你又在何处拣那匣子？俱实禀来。”金有义说：“小人不听母言，走出门，到富家洼。三里之遥，顿饭之时，到了富家后门口。星月之下，瞧见匣子。小人怕人瞧见，

抱在怀中，回头就走。走不甚远，抬头看见一片灯笼火把，原来是府尊太爷。吓的小人才要躲避，谁知早被太爷看见，叫公差把小人叫到轿前。太爷追问匣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夤夜孤身往那里去？小人见问，心慌意乱，吓了个张口结舌。待说是银子罢，又怕官府拿去算赃入库。那时小人话就迟了。太爷叫公差把匣子打开一看，并无一个元宝，原来是血淋淋的人头。府太爷叫人立刻给小人带上了锁子，跟到衙门。问小人为何害人？死尸存在何处？凶器现在何处？首级为何装在匣内？小人见问，心胆俱碎，本无此事，怎能应承？任凭说破唇齿，府太爷不听。各样刑罚，全受到了。只急的无奈，这才招认。府太爷问成死罪，这才收监。”

施公眼望知府说：“贵府，金有义杀死赵三这一案，诉词内有隐情，你听听怎么样？本部堂审问清浑，内中有不到之处，只管提说。”陈知府控背躬身说：“老人才学深如渊海，卑职实不如也。又兼学疏才浅，卑职倘有不到之处，求老大人指教。”施公微微的冷笑说：“贵府此言差矣！这刑官不得学疏才浅，不堪民命。你想这小民性命，都拿在府州、县令手内。屈枉民命，苍天不容！”施公又问：“看见匣子又有几时？”说：“天有二鼓。”施公说：“叮咛睡觉，到了何时？”说：“正到三鼓。”施公说：“你儿去追赶银子，却又何时？”说：“在四鼓。”施公说：“你儿出门，手拿何物？”说：“是空手而出。”施公说：“贵府在何处与金有义相逢？是何时候？”陈知府说：“卑职正是四鼓撞见。”施公说：“这话就不明了，金有义四更离家，贵府四更拿的凶犯，时候不对。再说这四鼓夜已深了，他手又无凶器，难道他空手杀人不成？金有义倘挟仇故把赵三杀死，再没有把人头盛在匣内，抱回家去的道理。本部堂不明，请问贵府，杀人是何凶器？”知府控背躬

身说：“卑职把金有义拿到衙门内审问，他在当堂招认：因挟夙日之仇，把赵三用刀杀死，凶器扔在河内，打捞不着。就此画招，卑职才敢定案。”施公微微冷笑，说是：“贵府，本部堂有几句话，请听明白。你我既食君禄，即当报雨露之恩；审问民情，当知仔细。人命重案，更得留神。待施某审明此案，自有分晓。”

施公又问赵三妻子说道：“你夫被人杀害，其中必有情弊，你也该知一二。金有义与你夫不亲不友，那里的仇呢？男女一样，都有天理良心，不许刁唆。明有王法，暗有鬼神，今日在本部堂下，若有一字不真，本院查出，定是不容。”梅氏见问，往上磕头，口尊：“大人，民妇年三十岁，父母双亡。十八岁嫁与赵三，算来十年有余。膝下无儿无女，公婆早已弃世。丈夫嫖赌吃喝，狐朋狗友，任他所为。无论怎么不好，总是结发夫妻，恩情似海。一旦被人杀死，民妇岂有不痛之理？要说金有义本是素不相识，非亲非友，无仇无恨，他倒有个朋友，甚是相好。”施公连忙追问。不知梅氏说出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一九回 朱蠡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

且说梅氏说出他丈夫有个朋友，施公问道：“他那朋友是谁？”梅氏说：“小妇人夫主在世，因为家贫，才搭伴去打牲，以为糊口之计，那里还有银子？那金有义因仇害命，必不是图财。再者亡夫那时，并未在外。”施公赶紧问道：“你丈夫不在外，必是在家丧命。”梅氏说：“皆因常去打牲，交了一个朋友，住在前村，名唤冯大生。比亡夫还大两岁，时常来往，穿房入屋，亲弟兄一般。往日进来，同来同去。这天亡夫带酒，睡在家中。他说打牲要起早，手拿一根闷棍，出门而去；说他去找冯大生，临行叫民妇将门关上。小妇人天亮起身，有人告诉，说我丈夫被人害了，首级不见。民妇同乡保进城禀报。那晓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金有义，凑巧被府尊拿住；受刑不过，尽皆招认。民妇看见有人偿命，也就是了，不知其中屈直。”说罢叩头。施公点头说：“梅氏，本部堂问你，须要实说。这冯大生他住在那里？你家叫什么地名？”梅氏说：“小妇人家住在后寨。两座村庄，一里之遥。”施公点头说：“你夫被害，是何地名？”梅氏说：“就在后寨村东富家洼，庄外有片芦苇。小妇人丈夫在那里丧命。”施公说：“你夫主离家什么时候？”说：“是三更。”说罢，往上叩头。

施公眼望知府，说是：“贵府听见没有？你是四更天拿的人。金有义却是四更天离家的。这赵三也是三更天出的门。这是死鬼

离家在先，凶手出门在后。金有义是四更天离的家，得了匣子，就被你拿住。这时辰前后不对，而又无凶器。你把金有义问成死罪，真是岂有此理。”知府躬身说道：“钦差老大人，是天才神断，卑职实不如也。万望老大人宽恕一点。”施公微微的冷笑道：“赵梅氏，你说赵三实寒苦，打牲度日，还有伙计冯大生？”梅氏说：“只此一位，并无他人往来。”施公说：“既然同行，大概都有约会。还是你夫主先找冯大生去？还是冯大生先找你夫主呢？”梅氏说：“他二人谁先起来，谁就去找谁，不分你我，总要同行。”施公说：“你说那日才交三鼓，手拿一条问棍，去找冯大生。但不知找着冯大生否？”梅氏说：“民妇见他去后，将门关闭，睡到炕上。只不多时，忽听外面叫门，说是‘三婶子，三婶子’连叫数声。民妇听来，就是冯大生。我说：‘他早就去咧！’冯大生他说：‘没找我去呢？’他在门外念念叨叨就走了。”施公听罢，说是：“梅氏，冯大生素日来叫你丈夫，他是怎样叫法呢？”梅氏说：“他素常来到门前，便大声叫道说：‘老三哪！该起来罢，不早咧！’就是这个叫法。”施公说：“这就是了。”伸手抓出一支签来，说是：“速去锁拿冯大生来听审。”

公差接签，出了馆驿，直奔前村。进村见有几个庄民，内中有一个认的郑洪的，郑洪带笑开言说：“在下有一点公事，才到贵村。借问一声，这前村有位打牲冯大生么？”那人说：“郑大爷，你问那冯大生哪！他先合死鬼赵三搭伴。咱赵三死后，冯大生也不打牲咧！如今他连门也不出，终日在家，闭门静坐。郑三爷，你往北走，第六个黑门便是他家。”郑洪带笑说：“多蒙指教了。”去走到冯大生的门首，用手拍门。且说那冯大生坐在家中，他妻子朱氏，总算是有造化的，得了这个外财。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门，

把冯大生吓了一跳，说：“贤妻，你去瞧瞧是谁？若是生人，问他姓什么名谁！若要找我，你就说这几天没回家来。”朱氏说：“不必叮咛，我自会说你放心罢。”遂说送走，来到门前，将门开出来一看，见一人头戴红缨帽，身穿蓝布袍子，站在门前，架子不小，看罢将门一掩。那郑洪看这妇人，不觉暗笑，开言说：“我与冯大生，又亲又友。今日有件事托付他，大娘子把他请出来，我们哥俩见面好说。”朱氏本是蠢人，听着此话，不辨虚实，带笑开言说：“既是亲友，且请到里面叙话吃茶。那冯大生就是我的夫主，终日在家闷坐，常想宾朋。”郑洪久惯当差，见话便说：“饶坐。”连忙走到近前打躬，叫声：“嫂嫂，头前引路。”

冯大生倾耳听得朱氏说话，听不甚真。又听外面呼兄唤嫂，直往里让，像是熟人。暗想必是来了亲友，顷刻抬头一看，却是官差，心中好不着忙，手足慌乱。朱氏说：“当家的快出来接进去罢！我给你领个兄弟来，不用愁闷了。”大生只得出来迎接。郑洪作揖，执手陪笑说：“大爷你好清静，坐家中许久不见。”冯大生无奈，说是：“不敢，在下实是瞎睡，一时懒得起来，望乞尊驾宽恕。请问尊兄贵姓高名，住居何处？”郑洪说：“你我相别不久，你就忘记了。想是你发了财了，不认得旧兄弟。有个衙门弟兄请你去。一提，你就想起来。我的名字叫郑洪。”冯大生说：“原来是郑大兄弟，总就是我的眼珠儿瞎，慢待你了。你可别恼人，都有个忘记。你说那个内司，倒是姓甚名谁？我怎么总想不起头绪来呢？”郑洪说：“我也不知底细。大料他想既请你，你一见自然明白了。”说着心眼一变，满屋里瞧了一遍，腰内取出锁练一条，说是：“带上的好，我怕大爷逃席。”一伸手把冯大生套上。大生立时变色，朱氏也自着忙。郑洪说：“他在外面做的事，

想来嫂子也明白。”大生说：“既把我锁上，一定要打官司。”郑洪说：“把话语留下，我把锁给你开了何如？”大生说：“求上差开恩！”郑洪说：“好，依兄长的话。那里不交朋友？况且你这也是不要紧的事。我看你也有个朋友，解下来，叫乡亲们也好看些罢！”二人一同进城，来到公馆。

此时施公用饭已毕，正然喝茶。差人回话说：“冯大生带到。”施公即刻升堂。任氏、冯大生、梅氏一切邻居，俱各传到，才好结案。施公说：“你叫大生么？”大生回道：“小人冯大生，给大人叩头。”施公说道：“你作何生理？有几个伙伴呢？”大生说：“小人原系前村人氏。父母双亡，娶妻朱氏。打猎为生。有个伙计，名叫赵三，每日一同来往，谁知他被金有义杀死，剩我一人，难以打牲，在家中闲坐。奉公守法，非理不为。今日大人差役，把小人拿来，不知所因何故？”施公微微冷笑，说是：“贵府，你细留神听听。你是科甲出身，与捐纳不同，问事不可粗心。赵梅氏自言金有义非亲非友，又无仇恨；赵三又系寒苦之家，他杀人为何？就是无故杀人，把头装在匣内，往家里抱，又是何意？再说更次也不对，尸首又有别的因由。从富家洼前屯到后寨，三处离河多远呢？”陈知府躬身说道：“离河有二里之遥。”施公大笑说：“贵府这话说来，益发不通情理了。”要知大人怎样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〇回 传邻右屈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

且说施公问事是一片爱民之心，明知情屈，仍怕有隐匿，故意惊喝金有义，金有义叩头说：“小人赶元宝是实，并不曾杀人。小人那知晓赵三往富家洼去，就往那里等着杀他去呢？少时大人叫了邻居人来，一问便知。”施公说：“你今日堂上回的话，何不在知府堂上如此说法？”金有义叩头说：“青天老大人，小人在府台老爷那里，也是这样回法。怎奈府台老爷一句不听，百般拷问。小人实是受刑不过，这才招认。”霎时间，差人跪倒说：“回钦差大人，三姓邻舍，俱已传到。”施公抬头，但见几个老民，跪在堂下。施公说道：“传你们来，不为别的事，要分辨金有义这一案，是非曲直，全要实说，分毫不碍你们的事。若有虚言，保不住就有牵连。”又叫：“冯大生，既是你伙计他被人害，你也必然知情。今日事犯，速行招认。”冯大生说：“小人虽与赵三是伙计，他被人家害了，小人实不知情。求大人详察。”施公说：“你们说来，谁是谁的街坊？”下面说道：“小的赵大、王二是金有义的街坊。”施公说：“金有义母子，素日好歹，实回上来。”二人说：“大人请听：他母子俱皆安分，母慈子孝。”施公说：“是了。”又有二人说：“小的李永、孙昌是赵三的街坊。”施公说：“赵三生前行为怎样？”“回大人，赵三生前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妻梅氏，却倒贤慧。”施公说：“是了，是了。”又有二人说：“小的王

四、张六，是冯大生的街坊。”施公说：“冯大生为人如何？”“回大人，冯大生为人也好也不好。怎么说呢？外面却不生事，家内倒不安静。”

施公吩咐六个人下去。又问冯大生说道：“赵三是你打牲的伙计，他叫人杀死，你知道不知道呢？”说：“回大人，赵三与小人一同打牲。他被人钉死，小人不知道。”施公点头说：“既是同伙，若打牲去，你叫他不叫他呢？”说：“小人两个作伴，他也叫我，我也叫他。”施公说：“那日呢？”大生说：“那日小人起猛呢！约有四更天就出门。到了赵三的门首，高声喊叫：‘三婶子，三婶子！’喊个多时，里面才答应，说道：‘他去咧！’就回家等着他。”施公说道：“赵梅氏，你夫主是几时出的门，你可记得清吗？”广说：“亡夫离家，时有三更，”施公说：“冯大生，赵三三鼓离家，你去找他是四更，到了赵三门首，如何叫法？要你说来！一字有差，重责不恕。”说：“往常叫他：‘老三起来吧！该走咧！天不早了。’”施公说：“赵梅氏，听冯大生之言真假？”说：“他说的倒是实。那日晚间，他来叫，民妇正在睡梦之间，忽听见叫‘赵三婶子，三婶子，你把老三叫一声儿。’民妇说：‘他早去了。’他在外面说：‘怎么没碰见呢？我走了，碰见更好；碰不见，我在家里等他。’说罢他就走了。”施公说：“冯大生，你同赵三打牲，是使什么家伙？”说是：“飞禽走兽同打。打飞禽是下网下套子；打走兽，赵三一根齐眉棍，小的一口腰刀。”施公说：“那日你在家中等他，他去了没有呢？”说：“小人等他个大天亮，也没见他到。后来听见人说，他被金有义杀死了。”

施公冷笑，眼望众官衙役人等说道：“你们细听，凶手不是金有义，定是冯大生。不知因何将赵三杀死，又往他门首去叫，

遮掩人的耳目。往日去找，叫赵三；那日去找，叫三婶子。分明是知道他不在家，假意去找，为的是瞞哄众人。再者有赵三杀身之祸，也必去找冯大生。人头装在匣内，抛于外边，谁拾他那匣子，算中了他的牢笼计。你们详察是不是？”众官控背躬身说：“老大人的高见，卑职等实不如也。”施公说道：“还没有真对证，少时间便有分晓。”说着提笔写了个红纸帖，用纸封好，说是：“郑洪。”“有。”连忙答应跪倒。施公说：“你认识字不认识？”说：“认识几个。”施公带笑说：“你拿此字去，照贴行事。不准叫旁边有泄漏，倘有人知觉，从重治罪。”“是。”

郑洪接了字帖，往外就走。后跟六七个衙役，全要瞧瞧，见见市面。郑洪把舌头一伸，说是：“我的舅母，这可实在不能瞧的。等我回来，自然明白。”说着，走到无人之处，打开一看，心内明白，出城竟扑前村冯大生门首拍门，说：“大嫂子，快开门来。”朱氏赶紧出来开门一看，认的是公差。郑洪跟随就往里走，说：“嫂子可不好了，他杀赵三事情犯了，当堂招认，画了口供。这还算好，没说有你，只他一人。他暗暗的求我，叫我告诉嫂子，趁着你家有这点底儿，叫你快去打点。省的他受刑不过。连你也拉出笼来，那时可就不好了。”朱氏闻听此言，想着倒对，说是：“你要不跟你哥哥相好，他也不叫你来。我实对你说罢！这宗底本可也有，我瞧透了，你们俩人必是亲兄弟一般。你来罢！”说着把这口缸一挪，那底下用刀铲开，取一个布包拿到炕上。打开一看，看是五个元宝。朱氏才要说分银之事，那郑洪把脸一翻，将锁子掏出来说：“快走罢！到衙门再说。”朱氏真魂吓掉，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

且说公差郑洪见拿出元宝，朱氏总要想分开，说道：“给他三个，也使不了。我留下三个，也使不的。不如他两我两，郑叔叔一个。给他两个打点官司；我这两个买些嫁妆，好留着嫁人。”郑洪见元宝对了数儿，说：“嫂子这么分不行的，你跟我进城去，见了大人那里分去罢。”说着就把脸一翻，掏出锁子，把朱氏锁上，掏好了疙瘩说：“嫂子走罢！堂上等问口供呢。”朱氏自知难脱，遂把银包好，扛在肩上，把门锁上。二人竟奔公馆，直到堂前跪下。

大生一见朱氏，不住着忙害怕。施公一见，并非良善之妇。遂问道：“那一妇人从实的说来，那里来的银子？若要与你夫主言语有差，便要重重的责打。所作之事实说。”朱氏跪说：“小妇人不敢说谎。奴的夫主冯大生，与赵三是伙伴。那日他来叫我夫主去打牲。我夫主起来，拿了腰刀，出门去了。约有两个更次，天没亮，他回来叫门。小妇人将门开放，他走到屋里，连忙打火点灯，从怀内掏出五个元宝，用红绳捆成一包。”朱氏说罢，磕头碰地。冯大生听了这一片言语，真魂早已吓掉。施公说：“冯大生，你有何曲折？要你细细讲来。”说：“大人容禀：那日赵三前来叫小人出去，才知天尚未明，不过三更以后。想着要回家，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往常起早，路过富家洼，常听有小孩吵闹。小人去看，却是富家一个

菜园子，里面有五个小孩，浑身精光，都穿着红兜肚。屡次走到切近，就不见了。那一天小人就将此事，告诉赵三。我们两人去追赶，又不见。赶到芦苇坑边，赵三踢着个匣子，拿起来看，却有现成钥匙，开了一看，里面是五个元宝。我们二人看见了元宝，他也要多，我也要多，谁知财多是祸，我们二人争吵起来，叫我一刀把他砍死。元宝我独揣在怀内，把他的首级砍下来，放在匣内。小人想着这场官司，叫姓富替打，将匣子放在富家门首。我又去叫赵三的门，为的解人心疑。人是小人杀死，谁想青天大老爷的驾到；可好又有鸿雁鸣冤，可见得善恶都有报应。这雁替金有义鸣冤，内中也有个原故：小人那日与赵三打了一只雁，可巧金有义走到跟前，他用三百钱买去，放了生咧！那知他遭屈，就有雁来鸣冤，救他之命。真乃是行好得好，作恶恶报。求老大人也不必追问咧！小人这都是实供，情愿领死。”

且说施公听了冯大生所招的口供，料无虚假，带怒说道：“金有义，你母子可曾听见么？”他母子叩头说：“全都听见。”施公说：“金有义背母贪财，致有此祸，险些作了刀头之鬼。”金有义母子望上磕头说：“多亏青天大老爷，判明此案，我儿死去重生。不但小妇人深感大德，就是民妇亡夫在九泉下，也感念大人恩德非浅。”施公说道：“梅氏，你夫主赵三被冯大生杀死，你还不知，诬赖好人。”梅氏叩头说：“大老爷在上，此乃府尊老爷亲拿的凶犯，当堂审问，金有义当堂领罪，与小妇人无干。”说罢叩头。施公说：“贵府你可听见？请问赵三是金有义杀的不是？本部堂这等问法，是与不是？倘有不到之处，贵府只管明言，施某绝不自是护短。”陈知府深打一躬说：“卑职无才，求大人宽恕。”

施公又提笔判断：冯大生杀死赵三，暂行收监，俟放粮之后，

斩首示众。金有义贪财背母，应有罪过；念其遭冤，今释放回家。这几个元宝，虽然天赐，乃富家之物，也有金姓之分，赏与任氏两个元宝，以为祭奠赵三受梅氏痛打、为子悬心、家业困苦之费。任氏连连叩头说：“金有义今日蒙老爷救了性命，就是莫大之恩，又蒙赏赐银两，叫民妇刻骨难忘。只是焚香叩拜天地，愿老爷世世官高爵显，扶保朝廷。”言罢连连叩头。施公说：“梅氏，你娘家还有什么亲眷？”梅氏说：“小妇人亡夫在世，尽交狐朋狗友，并没有连心亲人。小妇人七岁丧父；出嫁之后，我母亲身亡。并没姑舅两姨亲眷，无倚无靠，孤苦零丁。”言罢泪下如雨。施公说：“梅氏不必伤感。我看此事，有一举两得：金有义精明务正，他母亦有贤德，你的素行道也守正。可与金有义成就夫妇，贤孝一家，倒也相当。赏分三个元宝，为你夫死养身、夫妇过活之助。愿不愿即刻言明，我不嗔怪。梅氏哭道：“青天大老爷，与亡夫辨明冤枉，得着正凶偿命，小妇人应当尽节才是。奈因赵三为人，也当不起尽节之妇。此时但凭青天老爷作主，恩深似海，愿依遵命，不敢有违。”施公闻言，满心欢喜，说是：“金任氏，你子虽遭冤枉，总算是前因后果。元宝为媒证，梅氏该当入你家门的。”任氏说：“叩谢老爷天恩，小妇人谨遵老爷之命。”施公扭项望知府说道：“贵府，你问此事，乃是诬良，应该降罪。这是你粗心之过，还有可恕——并不是贪赃。本部堂念你是两榜，正非容易，姑开恩赦你。以后事事须得留心仔细。”知府唯唯的听从。施公说：“罚你一宗银子：梅氏改嫁金有义，花烛之费，须得你办。”回说：“卑职情愿领命。”施公吩咐，将冯大生收监，余者尽释放回家。但见官属民役、闲杂人等，各各不胜欢喜，称扬施大人的天才。

施公退堂，归书房坐定，与天保、王栋、天霸、小西、殿臣、起凤等大家相见，言讲此事。说罢更衣，吩咐家丁设坐，叫众好汉一同落坐。献茶。茶罢，又吩咐设摆酒席。施公亲自把盏，奉敬诸位英雄。众人领谢，各按次序坐定。手下人把酒盏酌上。施公带笑擎杯说道：“你们几位英雄，与施某同骨肉之情。自从江都天霸行刺，被我一片纲常大义之言，劝他弃邪归正，本有志气，要争功名。关家堡同着天保二人，救我出了火坑。这黄天荡擒拿水寇，黄壮士真算一举成功。斩犯，多亏了贺天保酒楼上泄漏机关，杀了盗寇。恶虎庄上，施某堪堪命尽，幸亏又遇英雄。后来不知那件事，是我的错，叫义士寒心。这如今康熙老佛爷，钦点施某前来放赈。听说山东出盗寇，于家兄弟大有威风，施某心中为难。贺壮士一言提起，他又知道寓处，这才一同天保特请。行路走张家洼投宿，又遇强贼。贺义士夜未眠，才得拿住此贼。又到卧虎山，见了黄、王二义士，不忘旧义，幸来相从。这没的说，仍求众位扶保施某放粮，无事才好。上与国家出力，下能保养饥民。事完回京覆旨，施某定要奏明圣上，绝不埋没英雄的功劳。施某若有一点忘恩负义之心，临危必不得善终。列位皆是正人君子，必是一样。”当时黄天霸不跟施公进京，以为施公负义，虽不能说，暗想跟到进京，也不过白效力，所以心中有些寒透。又搭着王栋、王梁当中使懈怠。彼时施公本无保奏之任，故此好汉辞了贤臣，云游山水。虽则如此，可总不提贤臣过处；想着既跟过大人，再说大人不好，岂不落江湖朋友耻笑？莫若自己善退了，彼此都不漏着方好看，这是英雄行事，过常人的地步。那知他的命中，是个显达之运，不该闲散。又遇贤臣拜访，义不容隐，故又有这一番贤良相济。要知天霸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

且说黄天霸听得天保防备于六、于七的话头，不由心中火起说：“任他于家有多少狐群狗党，也不怕他。听们只要同保恩公，各尽忠心奋勇，那虑他小小寇盗。”大家都说：“有理。”施公带笑开言说：“我也听见说于六、于七招聚人马不少。附近居民，皆受其害。怕是粮到之日，生出乱来。倘有疏忽不便，上有愧于朝廷，下有负于饥民，何以尽为国为民之心。必得商量万全之计，方得放心。”贺天保带笑开言说：“钦差大人，须垂明训。我等无才，不能远虑，恐怕临时误事。”施公点头笑道：“公事大家计议，可行则行，可止则止。”大家齐说：“谨遵钧旨。”施公说：“此事关系重大，倘然有差，可就不小。众位虽是武艺高强，总是人少势孤。不如调武营马步精兵，相与保护，方保无差。不知英雄以为如何？”天霸闻听，心中不悦道：“大人，小人不是斗胆，依我拙见，既有我们六人，也就不必调官兵。凭着我甩头一子，三支飞镖，众哥哥们齐心努力，拿于六、于七，易如反掌。皇粮若有失错，我黄天霸誓不为人也。”

常言说：“艺高人胆大。”天霸这话，全是一味高傲，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若论这话，施公听着欢喜。一则说的雄壮；二则忠良深知他的本领，这些话当真说的起。再者只为保护皇粮，施公不惜辛苦，亲身到卧虎山，请了他来，这件事十成仗着他八九。

当时说出这话，施公闻听，暗自欢喜。口中说道：“黄义士之言，果然是实，擒拿的话真说的起。你的声名，天下皆知。从前说过，一件公事，大家商量，黄义士休要多心。不知你们几位意下如何？有话须说到当面。黄义士万不能多心。”这一些话，道得黄义士收起暴躁，使出和平来，带笑开言说：“大人，我是年青的人，没有深谋远虑；不过是一味忠直向热，有勇无谋。原来这事，关系重大，不是一人意见可成的。贺大哥与众位，有话只管讲。只要保得无事，大家的脸面，都算有光。”施公大笑数声，连说：“好好，这真是英雄之言。保住皇粮不失，不枉你们受辛苦，黎民可沾皇恩。”贺天保带笑开言说：“若无于家众盗贼，也不必费这番心机。皇粮来到河沿，贼徒聚众人来抢夺，黄老弟虽则英雄，怕的是首尾不能相顾。”施公说：“‘能狼难敌众犬’。于家兄弟人多，喽卒有数百，倘然一时防不到，必然皇粮有失。”贺天保带笑开言说：“在下倒有一计，可保无虞。”施公满心欢喜，说是：“英雄有何妙计，快快说来。”

天保带笑说道：“老兄弟他不知于家虚实。不是我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今为保住皇粮，非比平常争剿寇贼，别弄的顾了打仗，顾不得皇粮。贺某尽知那于六。绰号叫作赛袁达，使一根亚靶枪，门路精通，对面相争，管得取胜；外有一把飞抓，三十步之内，善能打人。于七的绰号叫作赛野龙。使两把铜锤，分量不小，善能取胜；又有一把软鞭，马上步下，全能取胜。还有一位姓方名成，因吃壮药，吃的牙关紧了，吃饭不能张大口，人都叫他方小嘴赛姜公；这人颇有歪才，机谋巧算，众贼中的谋士，有名的头目。还有二十余人，喽兵数百，在红土坡结寨，是个易下难上的去处。贤弟想想他的势力若小，本地官员岂不去征剿他

们？不怕恩公嗔怪，若无我们在此，好歹却不管了。既有我们这些人跟随大人，要叫贼盗抢了粮去，不但是英名软透，还把前功尽去。不但众人枉费勤劳，且耽误大人的事。若依我，明日大人升堂理事，就对府县官说户口人丁，全造成册，河粮到了好开放。男女大小，全要公平。再差人打听粮船几时才到。那时我有一计，管叫一阵成功。大人即差人上卧虎山，将陈杰、李俊、张英等三人叫来，作我们的帮手，好并力成功。”施公遂教黄天霸写信一封，差人即往卧虎山去，叫陈杰、李俊、张英等三人前来不表。看官，黄天霸一则重义，二则他虽耿直，可不是那宗浑浊闷愣的样子，偏不依人的话，必要碰了硬钉子才算住手。英雄重义不是如此，听了贺天保的话依计而行。

次日，施公升堂。文武官齐来伺候。役吏排班，文武按着仪注，行过了礼。知府陈魁控背躬身，口尊：“钦差大人，有催船的报信说三日之内，粮船当到。”施公闻听，说是：“贵府，这粮船到日，先从济南放起。各处行文造册，送至省城，看守堆房，多加仔细。本部堂放完济南，然后挨次放去，全要亲身验看。沿河速搭芦棚，多派官兵衙役。官斛官斗备好，定日亲身开放，严查行私有弊，先派你先行。本部堂文书出示：兗、登、莱、青、泰安州、沂州、曹州、武定，挨次放去。”施公说罢，退堂回后更衣，来到书房，与众好汉相见。

忽又听该官回说：“明日粮船准到。”贺天保说：“大人如何分派？”施公遂把吩咐知府的话，说了一遍。贺天保说：“粮船来到河沿红土坡，必无动静，再不肯登船抢掠。必待收完，堆到岸上，须得留神。于六、于七，他若抢粮，必着人前来打探消息，防备全在此时。”施公说：“这话倒通，想来必是这样。但虑此时

擒贼、保粮不能兼顾。”天保说：“船到，只管去收米，也得十天半月功夫。米若收完，贼人必来抢夺；多半是夜间。我管保临期无事，请大人放心。”施公更不究问，知道他的才能可当。遂吩咐摆酒饭，就在书房，六家英雄陪着施公共饮。黄天霸擎杯带笑说：“贺天保是四霸天中头一位，不但武艺精通，而且机谋广有，见识颇多。既说敢保无事，大人请放宽心。”施公笑道：“但得放粮无事，回朝交旨，施某敢保列位都有高迁之望。”天保说：“蒙大人提拔，只要我等有命。”施公说：“义士何出此言？列位俱是功名有分的。”说着话酒饭已毕，漱口喝茶。

且说陈知府奉钦差之命，先催促府内合州县差役，俱各全要精细公平。又往各府县，都行知会，速速造成清册，送至省城。河沿盖大芦棚，花红结彩；左右两溜小棚。斗行经纪有数百人。棚外席片堆成大垛，许多衙役兵丁看守。芦棚内设摆公案，新制朱笔砚签，大红缎桌帷椅垫，团龙飞凤，新绣鲜明，设摆齐整不表。

且说施公正坐叙话，门上报道：“有运粮千总拜见。”施公说：“叫他进来。”门人退下。须臾，千总们进来跪倒。施公说：“本部堂明日出城收粮。搀糠使水，抛欠数目，俱各不准。”千总说：“全无此弊。”一个个叩头，出了公馆。施公又望知府说道：“明日预备，我好出城，一应天明齐备。”知府答应，告退而去。次日天明，只见轿马执事，排列满街。施公坐上大轿，前面大炮三声，十三棒锣响，本府守备，骑马前引，参将跟随，顺大路前往出城。众好汉俱在公馆。施公出城收粮，这个消息。早有红土坡细作报知于六、于七，必是一场大祸。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二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

且说这日于六、于七在寨内闲谈，听粮船不远来到。赛袁达说：“兄弟，你我生在济南，家中富足，习学把式。吃喝嫖赌，不务正经，家业凋零。以致栖身绿林，打劫些行商客旅。”于七带笑开言说：“现在山东有赈济，若得了这宗粮米，足够吃几年来。”于六说：“别看你七哥一片浮言，你是诸事不加思量。”说罢叫摆酒来。小卒设摆桌椅，三人挨次坐下。这红土坡势派不小，足有数百余人。各有执事，并不错乱。说声摆酒。须臾齐备。三人坐下，于七先满斟一杯，递与方成，又与于六斟上，然后自斟。于六说：“赈济粮船，已经到了。依方兄弟是怎样抢法？必得想个万全之计，方好行事。”方成带笑说：“兄长要抢这项粮米，事干重大，必得商议周全，方可行事。若依七哥，立刻就要行事，视如探囊取物一般，不想其中曲折；登船去抢，必不中用。”于六说：“上船抢米，总是不成。必得容他堆上河岸，方可成功。但是那里必有准备，须得细心。”小嘴说：“那散粮，一人能带多少？若有官兵赶来，还是扔了。抢过一次，若不济事，再去更是不成，他必添兵把守。”

小嘴言尚未尽，于六、于七各自发愣，倒想了没个主意。于六说：“方贤弟始终都想到咧！句句说的不错。这个粮米，抢来实难。但是这山中缺粮，也是要紧。还得方贤弟再想妙计。”方

成说：“二位兄长，此事可就难了。这钦差仓厂总督是康熙佛爷最心爱的人。他本是镇南侯爷的亲生子，官讳叫施仕伦。人人称他包公，在朝常参大臣。听他手下许多能人，武艺精通。咱弟兄下山抢粮，更得加意小心。”于七一旁发躁，说是：“我有一言，贤弟不必嗔心。这粮若不去抢，岂不叫江湖朋友笑话，说咱弟兄无能，尽欺良民客商，遇了大买卖，不能去作。”他又说：“为这事丧了残命，也是大大有名，叫江湖中称名道姓。”方成说：“此时必要抢粮，须要让他收完粮米，堆积河岸。静夜前去，攻其不备，事有可成。”于六说：“全仗贤弟调用，为兄无有不从。”小嘴说：“看他那米收得些日子呢！六哥即速差人下山，治办所用之物，莫要迟挨。务要十日之内办来。”于六立刻吩咐头目，带领小卒下山，四路附近村庄，抢骡、马、驴、牛、车辆，十日之内，俱要回来听用。众头目领令前去不表。方成又说：“头目十日回来，我另有一番调度，管保抢粮到手，也使钦差心惊。叫他知道此山有好汉，知道于家兄弟是英雄。”于六、于七满心欢喜，说道：“此事全仗你一人。”吩咐小卒：“速摆酒宴，先给贤弟庆功。”

再说施公收粮，直到天黑，方才上轿回来。到了公馆后面，与众英雄相见，说些收银事情。每日去到芦棚收粮，晚间来归公馆。那日晚门上报说：“外面有人来见。”贺天保出来一见，乃是陈杰、张英、李俊三人，躬身问好。天保引进，见了施公行礼。施公赐坐，合众英雄分坐两旁。不多时，叫摆酒宴，大家共用酒饭。次日天明，施公又收粮，那日收粮已毕。红土坡细作报入山寨。这寨中于六、于六自那日就分咐头目、小卒四路抢夺，俱是十日回来，见寨主缴令。各将抢来车辆、口袋、马匹，共有多少

数目，各写一单呈上。三寇观瞧甚喜。方成说：“这些物件，不但劫粮，连山中也足使用了。”重赏头目小卒。又使人打探河粮。那日有人来报说：“粮米收完。”方成说：“二位兄长，小弟言过，若粮米收完，须待夜间行事。一拥齐上，他不知人有多少，自然心慌。趁势动手，无有不得之理。”于六点头说：“下山须得何日？”方成说：“这件事要作，还迟不得，若迟有变，就是今晚前去。叫手下将瘦牛、病马，杀了做饭煮肉，至天晚俱备饱食。我将年轻力壮、会武艺的小卒，挑二百名，跟咱弟兄三人在前，赶散守粮人役。再挑二百人，一百赶车，一百随着运米车辆，以挡追兵。来回搬送，到天明，岸上米管保全完。”方成说罢，于六连声夸奖说：“有理！真有奇谋！不枉人称赛姜公。”于七说：“众头目，就照方爷的话吩咐兵卒。二十名头目，就去挑选四百兵卒。”将方小嘴的话，又传说了一遍。满山中乱哄哄，杀牛宰马。喂牲口，预备兵器。余着在山上看守着寨堡。天色黄昏，俱各吃饱，备马套车，全都停妥不表。

且说施公收完粮米，在公馆中与天霸、天保、小西、王栋、陈杰、李俊、张英等商议防守粮米之计。贺天保说：“大人粮米运完，到了夜间，贼必抢粮。以后日夜严加防守。大人速传钧谕，拨精兵三百名，弓箭、挠钩、短刀齐备，天晚俱来馆外伺候，一齐出城。大人就在馆内，明天一亮，静听消息。只管放心，小人管保无事。”施公说：“义士，这些英雄，俱是帮我，我岂有在公馆安居之理。我要亲瞧着壮士立功才是。”天保闻听，心内着忙，欲要阻拦，话语来得结实。有心任他出城观看，众贼争战，料无轻敌，夤夜之间。若有失闪，如何是好？又想着大人话不可拦，说：“大人要出城看我等拿贼，借钦差的虎威，更又容易了。黄

老兄弟，必须保护大人要紧。我们动手相争，你别管，只在棚中保护大人。”天霸连忙答应。天保眼望王栋说：“贤弟你与李俊带领官兵五十名，看守米场东面，留心精细。炮响一声，速带兵到，奋勇先拿为首的人。若是被贼逃脱，须当惭愧。”王栋、李俊一齐答应。天保又吩咐：“关老弟同了陈杰领兵五十名，在米场南面守住。炮响一声，奋勇杀来，务要先擒为首贼将。若有疏失，自刎人头来见劣兄。”小西、陈杰连说：“遵命。”天保又望王殿臣、郭起凤说：“你二人带兵五十名，出城散走，米场西面站住。炮响为号，杀奔中场，拿为首的强盗要紧。若把为首的强人放走，自提首级来见大人。”起凤、殿臣答应。又望张英说：“张贤弟，你我领兵五十名，在米场北方守把。”贺天保吩咐已毕，又说：“大家这一出城，都要小心。奋勇拿住贼首，便是头功；放走贼头，就是大罪。各人不必恋惜。”看来个个答应。施公一旁惊问道：“义士此话，我不明白。定谋设计，所为保米，为何舍米擒贼？”天保控背开言说：“大人，这于六、于七、方成，红土坡的寨主，把他三人拿住，余者全都散心，粮米再无人抢了。即便抢去，一见寨主被拿，必然扔下逃命。大人请放心，小人管保无事。”施公点头，众人分列两行不表。

再说红土坡众寇，那天才一鼓，方成说：“此刻就该下山。”于六便吩咐备马，各人带好兵器，一齐搬鞍上马。后跟二百名喽兵，一直奔米堆而来。下回分解。

第一二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追于六

话说方小嘴传下令来：听他的哨子响，齐往上闯。众贼依令。方小嘴领着众贼，来到米堆不远，只见高搭芦棚，桅杆上高挂灯笼，十几处米堆，高似山峰。巡逻兵丁衙役，往来不绝。猛听哨子一响，众人惊疑，不知其故。又听呐喊声音一片，似有几千一般。兵丁衙役，吓的魂不附体。声过处，又听一人高声喊叫说：“大王爷是太行山寨主，竟来借米，你们快快远走！稍若迟延，尽死刀下！”兵丁衙役害怕，又不能想脱身，也是乱嚷，只叫：“拿贼。”

早惊动施公，暗暗吃惊，想着天保真有见识。黄天霸暗恨强贼，真是胆大。正自思想，听得北面锣声响亮，连忙点起大炮。二个声响处，早惊动四面好汉兵卒，各整器械，抖搂精神前来。

这里众寇如入无人之境，来到米堆跟前。那二十名头目，二百小卒，赶着车辆，紧跟进来。众人一齐动手，撮米的，撑口袋的，往车上装的，七忙八乱。贺天保等八名好汉，带领二百兵丁，从四面围裹上来，那五十个火把，全都点着，照耀如同白日。外有五十名，暗处呐喊。这众寇只顾抢粮，猛听似雷的大炮连响，又一阵声音呐喊，又瞧见红亮一片照耀。众贼不知虚实，大大吃惊，无奈不敢违令，只得拼命抢米。方成暗说：“不好！就白来一场？事到其间，只得闯上去了！”想罢，高声助威，说是：“山

上的喽兵，不必胆小！现有我们挡住官兵。六哥、七哥把手下兵分开两路，只要奋勇当先，战败官兵才好！小弟这里催促小卒抢米，已经走了一拨了。”于六、于七答应，忙把小卒分开两路，各领一支，迎将上去，真杀实砍。猛见一人，马上高声大叫说：“你这强盗！坐山为寇，打劫客商良民。官兵不征，也就是了。竟敢擅动皇粮，多么大胆！棚内坐着钦差，四面俱有官兵，英雄好汉二十余位。大太爷姓贺名天保，四霸天中第一人——绰号人称飞山虎。前日曾在绿林，如今改邪归正，跟随施老大人，专杀土豪恶霸。”

方成听了冷笑几声说：“姓贺的听着！我与于家兄弟，同称寨主，山东省人人皆知。手下喽卒无数，你等能有几个能人，狗党狐群，乌能济事！”天保听罢，晓得必是小嘴方成，先把他当先拿住，好见钦差。才要催马，张英答话说：“哥哥，此件功劳让与我罢！”一催坐骑，更不答话，双举画戟，迎胸刺来。小嘴举刀相迎，一来一往，两马盘旋五六个回合。方成手快，张英些虚漏空，左耳带脑一刀削下半片，疼痛难忍，一倒身跌下马来。天保见势不好，连忙催马，口呼：“兵丁，快救张英！”官兵着忙，一拥前来，救起张英。二人扶着，向后去了。贺天保接住方成，与他夺战，冲突十余合。天保一心想道：贼人若战败逃走。黑夜之间，无处寻找；再者自己有令在先。眼看方成刀法稍缓，天保奋勇，抢他的上首，提马跟紧不放。小嘴见势不好，怕难招架。好汉越发紧逼。贼将方成心一发慌，手迟眼慢，只听唰的一刀砍去，正中左背，深有四寸，小嘴翻身落马，余皆逃命，四散而去，全都顾不得要粮米。倒有些骑着驴马去的，粮米抛洒遍地。

天保带领官兵，押住方成合那二十名小卒，竟奔官棚。黄天

霸远远望见一群人马，直奔前来。天霸叱咤：“呔！何处的人马？少往前进。”天保听准声音说：“老兄弟，天保来也。”赶至切近下马，就把拿住方成的话说了一遍。又说：“此时我不回棚，张英也不用去了。留下三十名兵看守贼徒。那二十人点着火把，看守米堆；瞧着那边打仗，往那边高举。”天霸答应，叫官兵把贼送入小棚看守。天霸进棚，对施公说知。

且说天保重新上马，那二个官兵高举火把，跟随了好汉，接应众人，来拿于六、于七不表。且说王栋、李俊二人，把赛袁达挡住，动手交锋。赛袁达于六把亚靶枪挡住二人的刀棍，竟不放在心上。三人往来冲杀，有半盏茶时，谁知李俊漏了一空，被于六一枪挑于马下。王栋见了，不由害怕心惊，暗说：“这名盗寇，真是骁勇！二人并战不胜，何况一人。”怎奈天保号令又严，欲战实难取胜，强弱不敌。正自犯难，忽听盗寇大叫：“那厮休得逞凶，我乃高山赛袁达姓于行六是也。特来抢米。大胆鼠辈听着：避我者生，挡我者死，你别枉送了性命。”王栋暗说，这就是于六，更放不得他了。只得跟他拼命一战！一着急催马抡刀，直取于六。于六举枪相迎。王栋左拦右遮，来往五六个回合，气力又乏，只是招架而已。王栋心中着忙，一旁又来一骑马，耀武扬威；两支火把，头里直跑。王栋心中好不着忙，真是寻路无地。却听一片声喊：“飞山虎贺爷爷来也。”王栋一听，倏然将心放下，精神渐长。

天保从旁一看，不见李俊，忙问兵丁，方知被枪挑死。大吃一惊！只见王栋卫法散乱，贼将越战越勇，进前叱咤说：“王贤弟请暂歇马，让我擒拿此贼。方小嘴早被我拿住，又来拿于家弟兄。”王栋说：“这就是于六，哥哥须得留神。”天保催马抡刀，直

冲上来，就是一刀。于六用枪当啷一声架过去，复又旋转马头，唰儿的一声，钢枪高举，过去征战。天保又回头，一闪寒光，刀早砍去，枪复遮开。于六听说方成被擒，心中发惨，从怕中生出一股浊气，把心一横，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奋勇征战十数回合。无奈天保刀法门路精巧，于六暗暗点头说：“这口刀与那两人大大不同。虽然不能胜我，我想赢他，也必是难。何不施展飞抓，早早成功为妙。”于六拿定主意，拧转枪杆，催马如风。飞山虎抡刀把浑铁枪磕开，抡来劫战三四回合。于六圈回坐马，败将下去。天保一见，认作真败，战马如飞，赶将下去。且说于六却不是真败，掏出飞抓——全是活骨节，纯钢打造，打出去，可就张开，把人抓住，往回一掖，比如人攥上拳头还结实，再也摘不开。不知飞抓把好汉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

且说于六熟习飞抓，贺天保久已知晓，今日却没想起防备。一则满腔忠义，一心恨贼，自己号令的甚严，心急立功，为是好对众人；二则好汉命该如此。两马相离几步，并不言语。贼人下了毒手，使飞抓对准打去，正中面门，抓住脖项，钻皮刺骨，鲜血迸流。贼人于六，双手劲力一拽，天保马上一晃，坐牢雕鞍，说声：“不好！”伸手拿住绳儿，用刀一挑割断。于六只顾拽绳，绳断，猛然一闪，险些坠下马来。一见好汉中伤，忙勒马回来，正要加害英雄。只见灯笼火把，呐喊声音，官兵齐至。料想不能成功，抽枪催马回来，想要打听方成真死假死，再去接应他兄弟不表。

再说贺天保双手摘抓，只觉疼痛难忍。王栋直赶一看，心下着忙，速跳下马来细看，已不成模样，真似浑身血染一般。吩咐官兵：“把贺爷搀下马来。”有几支火把照耀，王栋亲手轻轻摘抓，好容易摘下去，王栋收起。把好汉疼个昏迷不醒，王栋说：“大哥伤重，且请回棚歇息。”天保答应。王栋吩咐十名官兵去送，千万小心留神。兵丁答应，扶了天保上马，竟扑官棚。好汉只觉风大，吹得脑浆子痛疼。不多时来到棚前，官兵扶持天保下马。天霸正在棚口站立，见官兵来到，连忙问及。兵丁将追赶于六，误中飞抓，王栋叫他们送来的话，说了一遍。天霸闻听，吃了一惊，

连忙说：“快搀下马。”施公细看分明，着忙用手扶天保依着东墙椅上坐下。施公低言问道：“义士想必是贪功，误中暗器。快些回去，好叫该官请医调治。”

贤臣连问几遍，天保慢慢开言说：“大人，小的因为追赶于六，误中飞抓，十分沉重。”那天保叫声：“老兄弟呢？”天霸连忙答应说：“小弟在此伺候。”天保说：“你我自幼结拜，父子交往情同弟兄。我今误中飞抓，死而无怨。但愿你侍奉恩公，不可懈怠，必要始终如一，方是正人。后来你必前程远大。先拿于六、于七，好报仇恨。破木为棺，便可就殓我尸首。烦劳仁弟走一遭，把尸首送到我家，交与你秦氏嫂嫂。你侄儿今年十四岁，名叫贺人杰，会使两把短练铜锤，异人传授。孩儿无父，就是犹如你儿子一样疼。贤弟啊！别说‘人在情在’，你且过来，我摸摸你，咱弟兄还要相逢，除非梦里来。”这一派托付天霸照应贺人杰的话，言有尽，意无穷，真是倾心吐胆之言，并无半点虚假。说的合棚人等，皆不能止住眼泪。天霸不觉捶胸蹬脚，却不敢高声。施公也恸泪直流。天保说罢，“哎呀！”几声，须臾气绝。黄天霸往前一扑，栽倒在地，痰气上壅，背过了气去。施公正想义士的好处，两眼垂眼泪不止，忽见天霸栽倒，大吃一惊，忙令手下人扶起掖着。众人忙作一团，掖了半晌。施公附耳叫唤不止，天霸渐转过气来，叫声：“仁兄，你可恸死我也！”上前抱住血脸，哭叫不止，立刻就要去拿于六。便恳钦差开恩：“小人暂告一时之假，去拿于六。”施公见问，连说很好不表。

且说于七，但见迎面有支官兵，火把灯笼拦住去路。这支兵原来是王栋带领的。于七一见，心中大怒说：“于七爷爷要回去，那个胆大敢来找死？”王栋听说于七，忙令官兵放箭。忽听一阵

弓弦响处，于七早中了几箭，未伤致命之处，也是刺肉钻皮，筋骨疼痛。正在为难，没法可使。忽来一阵狂风，飘的不能睁眼，灯笼火把都灭，贼于七趁此逃走。是他命不该绝，才遇这个巧机会。王栋见于七逃了活命，欲想自刎，却又难舍，蝼蚁尚贪性命。无奈何对官兵说了原委。官兵答应，回去说明。

不言王栋隐姓埋名退去。再说天霸心慌意乱，往前催马，正遇于六寻找于七、方成。迎面正遇天霸，此时两下相迎。于六先通姓名——这也是鬼使神差，天霸一见，两眼全红，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取出飞镖，恶狠狠对准于六喇的一声，打将过去。后人有一段词句，专道黄天霸飞镖云：

飞镖号，助英雄，纯钢打就两三支。凭百炼，却非轻，昼夜操练苦用功。败中便能取胜。纵百发，能百中，专取敌人命残生。父传授，子用功，远合近，都能行。流落江湖传美名。是暗器，都有名：回马锤，箭与弓；有飞抓，有流星，不是野史混起名。祭法宝，混天绫，串心钉，晃魂钟，念念有词就腾空。这飞镖，迥不同。手头准，腕下轻，浑如巧匠运斤风。门路熟，武艺精，保护贤臣立大功。

且说于六正在找人之际，遇见战将，手按枪杆，预备争斗。听的面门一声响亮，头迷眼黑，翻身落马。恰好小西、陈杰带兵来到，把于六立刻上绑。又有王栋兵到跟前说：“于七逃走。王栋抱愧在心，往他方去了。”此时东方已亮，天霸令小西追赶余寇。小西等率众连忙追赶，跑至红土坡，烧了山寨，即回官棚。天霸自己押着于六，来到官棚，见了贤臣，回说一遍。就在棚中设下贺、李二位灵位，把于六、方成斩首摘心祭灵。复又备木为棺，将贺、李二人成殓已毕。把李俊择了块地埋了；把天保的棺

木，存在古庙内。忠良爷连忙差人上一道表章。康熙佛爷怜其义勇，就封天保世袭指挥之职。后人专赞贺天保义气，死后得世袭褒封。有七言律为证：

天保何惭义士名，一心报国顿忘生。

阵前奋勇曾无怯，身后追封亦有荣。

世袭指挥绵累祀，功昭史策显奇英。

至今浩气应常在，烈烈忠魂保大清。

且不言贤臣上表，皇上追封。再说黄天霸安置完了灵，忠良又嘱咐天霸送灵；一面分派众人回衙。众人伺候贤臣坐轿进衙。将至衙前，只见有一匹马跑到眼前。才要令人去问，忽听有人喊叫，说道：“快报钦差大人，前来接旨！”施老爷闻听，吩咐急速进衙。差官下马，把圣旨请下，供奉在上面。众文武在圣旨香案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位差官，手捧圣旨，高声朗诵云：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尔放粮钦差施仕伦奏，山东红土坡著名草寇作乱，一省被害，擅抢皇粮，幸而爱卿擒贼，保住皇粮。无负朕念生民之至意。贺天保为国亡身，追封世袭正指挥之职，赏银安葬。黄天霸等功劳，待卿回朝之日，另行封赏。本地文武官员，纵容贼寇，殃及平民，本应褫革，永不叙用。朕姑开恩，暂行革职留任，以示惩戒。倘再疏忽，依律治罪，决不姑宽。钦此。

此差官读完圣旨，文武山呼万岁，叩头谢恩，拜毕，站起，闪在两旁。贤臣设席款待来使。酒饭毕，差官不敢久留，起身告辞，回京交旨不表。

再说施公复派兵将，速领人马，剿灭红土坡散处余寇。武职

官领命前去不表。施公出衙坐轿，文武相送。回至金亭馆驿，天晚用毕茶饭，安歇不提。天明，施公带领合省文武，摆祭食祭奠贺天保，按指挥职分祭罢。叫黄天霸送灵回家。施公率领文武，送出城外，才回到东门米场。州官早把饥民齐传伺候，真乃人山人海。州官将册子呈上。老爷展开，按册放米。不消数日工夫，将赈放毕。大小应役官差，俱不敢作私弊。万民欢悦，无不诵圣德，夸奖施公。

那日黄天霸送灵回来，参见施公，说：“贺天保一家大小，叩拜老爷天恩。”施公点头说：“你坐下，我有话说。”吩咐从人摆酒。天霸陪着施公共饮，饭毕，撤下献茶。施公传出话去，明日便要回京。众官得信，连夜搭上送官棚，悬灯结彩。次日天明，施公吩咐免去执事不表。且说贤臣在路登程，逢州州送，逢县县迎，晓行夜住。那日来到德州地面，早有州官远接，他就双膝点地，跪在道旁，口内高声报名，说道：“州官穆印歧跪接钦差大人。”内丁轿旁说：“起去。”州官答应，刚然站起，猛抬头见前面滴溜溜起了一阵旋风，施公轿内看得明白。风定尘息，大人说：“跟着旋风走。”家丁内班一齐催马，赶到庄后，霎时旋风止息。现出稻田，轿到跟前站住。施公细看，并无别物，只见一丛稻米秧儿，穗叶全青。跟役连忙取来，大人接过一看，见稻穗甚是饱满肥大。又叫人来说：“你们进村去，找锹镢使用。”从人答应，进村找来。施公说：“从秧稻处往下刨。”跟役一齐动手，只刨有六尺深，竟刨出一个尸首。众人吃惊。不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书中分解。

第一二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

且说内丁在稻秧下掘出尸首来，连忙回明大人。大人又叫埋上，吩咐州官派人看守。又叫：“穆印岐，快速派你手下能干的差役，速拿旱道青带到德州官衙，候着听审。”“是。”吩咐已毕，排开执事，进城不表。

且说穆印岐见轿去远，忙叫人：“来来来！快着。”跟役答应，跑到面前报名说：“小的张岐山、王朝凤叩头。”州官说：“快起。去去去！快拿去呀！”差人说：“老爷吩咐明白了，好去拿呀！”州官着了急，说：“你们耳朵里塞上棉花咧？没听见叫快拿旱道青吗？”公差说：“小的二人讨老爷示下，什么叫旱道青呢？”州官见差人追问，便急了说：“你们这些糊糊涂涂的混帐东西，我知什么叫旱道青？赶明日大人还要呢！”说完便叫拉马过来，上马带领役人，赶上施公，跟随轿后而去。那两名公差见本官走了，扒起来发愣说：“这是那里来的怪事？咱俩跟随十几年官，没见过这个糊涂虫。偏又遇见这宗奇事！合该是你我倒运。旱道青也不知是一人，是一物？州官浑虫，不问明白，就要差人去拿。”王朝凤说：“不难不难，我有妙计，不用为难。”张岐山紧紧追问，朝凤只说：“走走，街前自有主意。”一人捣鬼，一人追问。进了大街，找一酒馆，二人坐下，要了壶酒，两碟子菜，喝着酒闲谈。张岐山放心不下，又问：“王哥有何妙计？快快说来。”王朝凤笑

而不言，只说：“你多喝几杯，我才告诉你呢！饮的时候不早，岐山忍不住又问，王朝凤手摸大腿说是：“这宗差使，就得杠杠屁股，就算是妙计。”说着，二人大笑不止。

不言公差闲话。且说施公坐定大轿，前护后拥，甚是威严。锣鸣振耳，清道的旌旗，乡长、地方在前喝退闲散人等。大人在轿内观看，只见跑过一群人，道旁跪倒，皆嚷：“冤枉！”施公闻听，忙叫：“人来。”“有。”“快接冤枉状子。尔等众民人下去听传。”大人起轿入城，进了公馆，不表。

且说拿旱道青的公差，在酒馆叙话。酒馆掌柜姓郝名三道，其妻白氏。作这个买卖，带做卖豆腐、挂面。郝三道一见，就知是衙门的朋友，便就另眼看待。王朝凤说：“郝大哥，咱这村中牌头，怎么不见？”郝三道说：“他呀！老和尚代磬钟呢！”公差点头，又问：“郝大哥，你们这路北那三间房无人住么？”郝三道说着摆手：“休题，休题。”低言说道：“那三间房，原是皇粮庄头^①盖的。有人愿住。无人敢问姓名。先有一家王姓，管家乔三爷常合他来往，住了二年，忽然不见踪影。里面并无值钱的物件，有些破碟烂碗，全都扔了。后又有人搬进去，夜里闹鬼，又走了。因此无人居住，闲了有一年多咧！公差闻言点头。郝三道说：“这房主是咱德州一路诸侯——有名的黄隆基黄大太爷，谁敢意他？”王朝凤说：“别说闲话咧！散散罢。这明日上堂，尝尝施不全的竹笋汤什么滋味，这是我的一条妙计。”说说笑笑，各

^① 皇粮庄头——清兵入关，满清贵族、八旗头目实行圈地政策，重新瓜分农民土地，推行皇庄、王庄制。皇庄，专派庄头经营，搜刮租银为内府使用。土地由汉人壮丁（农奴）或犯人耕作。庄头监工，极为残酷。庄头还利用皇官特权，自己吞并农民土地，鱼肉乡民，是当时一大害。

人散去不表。

次日天明，公馆内施公早起，传出话去，今日进州衙办事。有司答应，立刻传到外面，公堂预备停妥。八人大轿，喝道鸣锣，不多时来到州衙，至滴水檐下落轿，去了扶手，施老爷下轿，升公位坐下。文武行参已毕，两旁伺候。施公吩咐人来，带昨日那些告状人上来回话。州官一旁答应，着忙往下跑，到外面说：“人来，来来！快些把昨日告状的全都带进来。”公差答应，走出角门以外，高声大叫：“快快带昨日告状人进见。”外面听见，哄的一声，跑过几人，领着那些人进了角门，高声叫道：“告状人带进。”堂上接音：“哦！”那等威严，不亚到了刑部，真堪畏惧。那些人进来，一字跪倒。施公留神一看，老少不等，各各愁眉不展，衣帽各别。看来诸民都有冤枉。打头张状词一看，上写：“小民马腾壁，呈控皇粮庄头，无故殴伤人命，不准领尸一事。诸人强霸，不依王法，倚仗势力，侵占夺抢。”种种灭法，俱写明白。施公越看越恼，往下开言说：“你这呈状，写的虚实，照此回话，如有假情，立追你命！”那人说：“不敢虚写。”施公说：“你再说上一遍。”

马腾壁两眼流泪，口尊：“大人，庄主黄隆基，住在城外，万岁爷爷三等庄头。家有良田一千多顷，房舍成堡，墙壁坚固，磨砖到顶，三丈多高；村两头搭桥两座，磨砖大门，盖的齐整。桥上若有人走，先得通报打锣。家有獒^①犬如虎。都叫他霸王庄，又叫他恶狗庄。他绰号叫乌马单鞭尉迟公。上交王公侯伯、五府

① 獒（áo，音熬）——狗的一种，身体大，尾巴长，四肢较短，毛黄褐色。凶猛善斗，可做猎狗。

六部，还有个七星阿哥是朋友。招众天下绿林客，窝藏一群响马贼，州县官员不敢惹。他霸占人家房子田园地亩，还叫房主交纳租银，若是不交，送到官司，打板枷号，还得应承。此人专好美色，妻妾十几个不算，要瞧见别人妻女，略有姿色，叫人去说亲。本主若是不应，他说欠他多少银两，因不还才折算抢夺。若是出门，恶奴围随，一群民人，见他全都站起。若是不遵，就是一顿鞭子，抽的满地下乱滚。有个管家，叫赛郑恩乔三。他一日能行五百里，见人妻女，有些姿色，他硬抢去强奸。小人说不尽他的过恶。那日我父赶集，茶馆坐定，并未留神，没瞧见庄头。庄头恼他不站起来，叫他家人拉下来就打，一时叫他们打死，可怜他年老，又不禁打。打死不叫领尸首，拉到他家，说是叫狗吃了。小的告遍了衙门，全菲两方都不准。老大人可怜小人无处伸冤。”说罢叩头。忠良一听，脸都气黄，暗暗切齿说：“那有这样恶人，真是可恼！”又把别的状词，一张一张看过，言词虽是不同，却都是告他的多。施公暗想：“此人万恶多端，无奈势力过大，若要明拿，只怕不妥，必须如此如此，方能除暴安良。”老爷想罢，开言说：“你们暂且回家，各安生理，五日后听传对词。”众人答应，叩头出衙而去。

施公眼望州官开言说：“你把昨日拿旱道青的捕快叫上来，本部堂问话。”州官回身到堂外，高声叫道：“捕快王朝凤、张岐山，速来进见回话！”公差答应：“有。”来至跟前。州官说：“随我上堂去见大人。”“是。”“要小心回话。”“是。”公差来到案前左右跪下，自己报名说：“小人张岐山、王朝凤给大人叩头。”施公点头问说：“你二人拿的旱道青呢？”二公差口尊：“钦差大人，小人领了钧谕，各处留神细访。城内关外，查了一日一夜，并无

有形踪。”施公见此光景，便抓了八支刑签，扔将下去。门子连忙拿起，指名叫道：“某役某役，快请头号刑来伺候。”一齐答应。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① 家口收监

且说施公摔下八支刑签，门子拿起，叫掌刑的伺候。皂班答应，齐说“有，有！”立刻将二人撂倒在地，退下中衣，皂班举起竹板，唱号五板一换，打的血流满地，每人二十。公差说：“打死小的也没处拿去，不知什么叫旱道青！”施公更加气恼说：“再掌嘴！”又是每人五个大嘴巴，打的公差不敢出声。施公吩咐：“抬出去，五日之内，要交旱道青！如再违限，便加重责；连官都有不是。”州官说：“是是！”不提。

单言那受刑的二名公差，方才板子、嘴巴，却不过瞒哄本官的耳目。他们一马三箭，演就的劲儿，官瞧着打的劲，撕皮搥肉，鲜血外冒，只是肉皮受苦，伤不着筋骨。两人见施老爷去远，忙叫人打了壶烧酒，喷在上面，用脚蹬柔了一阵子，便觉好了多半。扎挣起来，走了几步。张岐山、王朝凤拍掌，各玩笑臭骂一阵。内中有个班头，姓曹名叫栋虎，搭言说：“二位老弟，玩笑是玩笑，正事是正事。你们这差使，是奉钦差的命。依我想，这无名少姓的到那里去找？今日受了比较，刑又太重，又给了五天的限期，期内要办事认真，如拿不到人，如何是好？你们俩跟哥哥走罢！”说话之间，天晚，忽见小马来跑进酒铺说：“三位爷们，不

① 闪批——地方官府发给差役办事、提人的签证。由于任务紧急，如同劈雷闪电，故称“闪批”。执行任务中，持闪批者拥有某些特殊权力。

要喝咧！官府回衙去了。”三人闻听，忙忙站起。张、王二人，也不顾疼了，同到柜上，曹栋虎写了帐，奔至衙门，到里面回明了州官。

穆印歧也牵挂着这宗事情，由公堂伺候大人回来，到了衙中。听见差人回来，只道是拿住了旱道青，令人忙把差人传进。三人上堂，叩见州官已毕，站在旁侧。州官连忙说“你二人拿住旱道青？”这公差说：“大爷听禀：这旱道青无影无形，实无法拿去。钦差大人传谕甚严，各处遍访并无影形。限满了拿不到，大人必怒生嗔，打死小的不算，还怕连累了大爷的前程。求闪批出城，昼夜找寻。三天内得着旱道青，保住老爷前程，我小的免受重刑，别的呈词由他办，事到临头再理论。”穆印歧听说，思前想后说：“你们这些混帐东西，哄我来咧！我出闪批倒不要紧，好比开笼放鸟，你们无影无踪无影信，扔下鱼头，还是叫我搞不清。我想你们三人这般心眼，倒不如我先下这绝情。”叫：“内丁！”“有。”“快快看大刑！”曹栋虎着忙说：“太爷且住，容我三人细禀。”内丁止步，又使过一个眼色。曹栋虎一见满心欢喜。怎么说呢？从来官向官，吏向吏，又都知道州府前紧后松是个糊涂虫子。故此紧爬了半步，口尊：“老爷。暂息盛怒。容小的三人细禀：求老爷开一线之恩，我三人感恩不尽。”言罢，咕咚咕咚叩头。印歧闻听，眉头一皱，生出一计说：“罢咧！既是你们苦苦哀怜，老爷从宽。你同他两人，立刻把你三人家眷入监，本州这才放心。”遂吩咐内丁，立刻传出：将他三人家口入监，盘费官领。内丁答应。又吩咐书吏，写了闪批，急速拿进用印。霎时写完，拿来用了印。州官说：“他二人领批拿旱道青；你随本州办事。”又吩咐：赏他二人京钱五吊，以作路费。三人叩谢爬起。内

丁送出后堂，吩咐：快把他三人的家口，押赴监禁。只吓得三家男女老少，不知如何是好。众伴们看着，俱皆叹息。

王朝凤、张岐山看这光景，虽不肯掉泪，也是无可奈何，硬着心肠说：“曹哥，你老人家为我们受累罢了！连老嫂子跟着受此囹圄之罪，我等于心何忍？”曹栋虎闻听，带笑开言说道：“这不甚要紧。你们俩放心去办差。使他们姐妹、孩子，要受一点委屈，我就不是朋友咧！”总而言之，一言难尽。直到天亮，分手出监。曹栋虎随着官府，办着差使。张岐山、王朝凤散淡游魂，出了衙门，信步而行，说些前后事故，愁眉不展。王朝凤说：“老弟，依我说咱们离了德州，进北京城里。我有亲眷，咱们俩上那住几个月；再托人打听钦差信息。纵拿不住，差使完不了，还把家口定了什么罪名不成？施大人圣旨很紧，就不完案，他也得进京。咱们不管糍子州官，他坏不坏，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等他去了，咱们再露面接差，你看如何？”张岐山哈哈大笑，说是：“好计，好计！施不全利害，他杀不了家口，是时候也得进京交旨。只有一件，俗说：投亲不如访友，访友不如下店。现今的世态浅薄，见咱把差使扔了，不免冷淡咱们。我想禹城有座辛集镇，集上有座小店，后东与我相好，咱投了去，莫说住两三个月，就是住上一年，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钱。咱们临走，也不白他。快些跟我走罢！”

二人说话之间，走到太阳平西，到了禹城的北门之外。不多时来到辛集，到了店门口，二人闪目观看：只见店面收拾得齐整鲜明，门柜上有一付对子，上首是：“兴隆人投兴隆店”；下首是：“发财客进发财门”。影壁上面四个大字：“张家老店。”看了一番，正往里走。店小二早瞧见说：“大叔从那里来的？那阵香风，刮

到贱地？”张岐山说：“相公你可好，二三年不见了，你们爷的买卖越发兴旺了！你父亲在家，可是出外去了？”小二说：“我父亲上北京去了，目下就该回来了。大叔先进店罢！”二人走进店内。小二说：“请上房里坐罢，待小侄灌茶，打脸水去。”又将茶水送来，说道：“我到外面招呼招呼行客，你多住几天。”说罢笑嘻嘻跑到店外去了。二位公差，净面，吃茶。随时间就拿过酒饭。二人用罢，似乎困倦，早早安歇。到了次日，红日东升。他二人早早起来，净面，吃茶。王朝凤说：“你这里熟，你去弄只尖嘴来，再弄上三两斤肉。咱弟兄俩解解愁闷。”岐山说：“使得，使得。”遂拿了三吊京钱，去到街上，拐弯抹角。赶到集场。闹闹哄哄，只听吆喝：“黑大豆、高粱、小米、大米、芝麻、棒子。”又放前走，瞧见驴马市，牲口不少。霎时又到鸡鸭市，成筐成担。也有几个杂货摊子，设立两旁，有干鲜菜蔬、筐箩簸箕、条筐、竹篓，诸盘器用不少。暗说这是乡村小集镇，这们样热闹。忽瞧见鸡鸭市站着一位老翁，鬓发均白，有六、七十岁，浑身褴褛，声声咳嗽。抱了一只鸡，二目模糊，看物不准，破鞋袜捆着钱串。岐山看了，良心发动，取出一吊京钱，叫声：“老者，你这鸡卖给我，我给你一吊钱。”老者闻言，满心欢喜说：“我这鸡那值这些钱，这是爷们行好的人，叫我多买几升米吃。”千恩万谢的去了。

张岐山提鸡往回走，猛抬头瞧见一锅猪肉，暗说我买生猪肉去。又走，见路南有两间土房，开着板搭，架子上吊着三四块肉，有几个人围住买肉呢！公差看罢，忙走到跟前，闪目看那买肉的人，又细看那卖肉的屠户：生的状貌凶恶，身高八尺，膀阔腰圆，麻面无须，粗眉怪眼，约有三十多岁，身穿蓝布衫，腰系蓝围裙，土色布的袜子，青布尖鞋。手拿一把砍刀，不住的割肉，这个一

块，那个一块。那些人接过来就走，并不上秤，也不争论。张岐山看罢纳闷，暗暗称奇。这禹城离德州不远，怎么就两样呢？莫非是肉贵不成。正自思想，人都散去。张公差把鸡放下，用脚踏住，拿出小钱一吊，前来说：“卖肉的大哥收钱，给我割三斤硬肋。”那屠户伸手接钱，也并不数，花拉就扔捺在大钱桶内，回首把猪肉端详端详。不知怎样惹气，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

且说屠户韩道卿，往肉上端详端详，喀哧就是一刀，割了一块硬肋，回手就递给了他，把砍刀插在架子上。回身就往里走。张岐山一见，就说：“大哥先别走，这肉可倒好，就是骨多肉少，没点油，怎么下锅去炒呢？你再添上块油。”屠户闻听，心中不悦说：“尊驾必是远方来的。此处又是一样风景，买肉连油此处不行。不信你去访访，外号就叫一刀，没有两样。”公差又气又恼，想着人在外乡，目下又是孤身，且又心中烦闷，压下火气说：“大哥不用生气，买卖人有三分纳性。算我乍进芦苇，不知深浅。俗说：‘现钱买的手指肉。’再者，古人留下斗合秤，为的是公平。我原是德州人，相离不上七、八十里地，就是两样行事？我实告诉大哥说，要在我们德州，别说饶油，就是白要，还得给上一块呢！我心不明，请示大哥，怎么就立下这个规矩呢？”屠户见问，回嗔作喜说：“哦，这就是了。尊驾原不是本地的人，这就莫怨了。皆因今人不似古人，公平买卖一例。小人花钱治了酒席，请来本地举监生员，军民人等，议合定下规矩，也学古人。尊驾知道，姚通炊肉煮汤，有个屠户叫黄一刀，不论人要三五吊钱肉，就叫黄一刀，再不用还手。人回家去秤称，每斤足有十六两。因此卖肉不用秤。”公差说：“古人姚通买肉，遇见黄一刀罢了；如今我买肉，也遇见黄一刀咧。”屠户说：“虽然我不是黄一刀，怎

奈众亲友赴了我的酒席，公议也送了几句号儿，尊驾访访便知。”公差说：“你把那几句号告诉我，我也明白明白。”屠户说：“你问此话，听我道来：‘辛集韩道卿，卖肉不用称；准斤十六两，无欺更公平。’尊驾听真，并非我自夸，是此方乡亲们抬举我，才定下肉规。请罢！不用唠叨了。”言罢回身干他的去了。把这公差说的傻呆呆的发了会子愣，无奈一手提鸡，一手提肉，只得回去。心中有气，暗暗想道：他论姚通，是《汉书》上有个姚二愣——招灾惹祸充军的人。马清、杜明陪着他住在店内。遇着恶屠户黄冈，割下一刀肉由着他算。近方居民，不敢争论。他自称黄一刀，后终于恶贯满盈。如今又出了韩一刀，有心合他弄气，又怕耽误了大事。

正自思念，忽见店门不远，迈步进店，来到上房。王朝凤一见，带笑骂了声：“小猴儿，如何去了这大半天，必定是叫黄莺掀伤腿咧！”张岐山说：“你们瞧这只鸡三斤肉，买的如何？”朝凤说：“好好，算你是吃嘴的好主儿。你快去，交与他们白煮罢；再叫他打一斤酒，烙三斤饼，叫他急快。岐山说：“都交与我咧！”拿将出去，那有一顿饭之时，小二用盘端来，全都齐备。小二笑嘻嘻说：“二位爷请用罢！要什么说话。小侄前面有事，不能伺候，担戴侄儿罢。”二人说：“咱是自家来迟了。我在外遇见黄一刀。”王公差笑说：“什么叫黄一刀？”岐山说：“不论多少钱，要买三五斤，只割一刀，并无回手之说。”朝凤说：“你全是鬼话，我不信。”岐山说：“若有句虚言，就是个忘八羔子。”王朝凤吃惊说：“有此事，特奇怪了。你细说我听。”张岐山遂将买肉前后的话，怎么接钱不许饶油，并屠户的模样，怎么说话，细说一遍。王朝凤听了，也是气恼。二人说说笑笑。王朝凤猛然想起，说是：

“大喜大喜，咱今日吃的是喜酒，快些吃罢！”岐山纳闷说：“这怎么算是喜酒呢？”朝凤说：“有差使，岂不是喜酒呢？”岐山说：“又该你说鬼话了，这里那来的差使呢？”朝凤说：“只管开怀畅饮，要没有差使，我就是鸡蛋，叫你生喝了。”岐山仍不解，又饮数杯。王朝凤说：“你想起差使没有？”岐山摇头。朝凤说：“你方才说那屠夫名字，叫什么？”说：“叫韩道卿。”“咱正是拿韩道卿来咧，岂不是有了差使？”岐山又念几遍说：“就是这字不同。”朝凤说：“这个音倒是全同。他必定是霸道一方。就有点不同，这差使我想交得下去。”岐山细想说：“王哥，倒是你参透，比我胜百倍。”二人遂低头商量一会，预备停当，叫小二收拾饼面，全不要了，说到外面走走再来。

二人遂即出了店门，直奔城里衙门投文，文武官员见是钦差公文，各派兵丁衙役前来，只言往辛集查集去。张、王二公差，忙的早就走下来了，二人共议，如何拿法。朝凤说：“咱哥俩到那里，先把他稳住，再等他们文武衙门的人，料他插翅难飞。”一路说些前后的话，却早来到辛集街上。看看天已晌午，集尚未散，乱乱哄哄，男女老幼，旗民僧道，买卖喧哗。二人无心观看，越巷穿街，走到肉铺门口。张岐山一丢眼色，低声说道：“就是这个卖肉的大汉，他叫韩道卿”王朝凤吃惊说：“真长的凶恶！”二人一旁低言，定下了计策。忽听有人喊说：“老爷、二爷来查集呢！二爷是常在街上行走。”众人也不大理会。有人就过去先把街口查住。王朝凤拿了五吊多钱，来到肉铺说：“大哥，我今日可不是唠叨，这可是好几分子呢！”张岐山说：“韩大哥，真有你的。昨日我割那三斤肉，到家一秤，足有三斤十二两。怪不得不肯饶油，再给我割三斤。”王朝凤说：“你那里这么急法呀？是我

先递过钱的。”把钱往回一拉，串子断了，把钱撒了满地。屠户瞧见，就是拣钱。王公差说：“拣钱不忙，你先割肉。钱丢了算我的。”屠户手执砍刀等候。王公差说：“我割五斤，我二姨妈三斤，厢房大妈二斤半，倒座房大嫂子二斤。屠户一咧嘴笑了，说：“我割一分，你再说一分。说了个乱七八糟，把砍刀扔到灌子里了！”王公差说：“咱先拣钱。”屠户闻听，这就屈下腰来拣钱，岐山用大棉袄向屠户的头上一蒙，掏出铁尺。未知拿住韩道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二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

且说屠户韩道卿弯腰拣钱，已是中计，张公差忙将大棉袄脱下，往屠户脑袋上一蒙，王公差踢起一脚把他跌倒，张公差腰内拔出铁尺，照手腕上打去，又照膀弯上打到腿脚。打的那人大声喊叫：“乡亲们，快来救人！”王公差用脚蹬住说：“你的事犯了！打你不算，还给你个地方。”但见铺外兵役一齐上来，绳缚二臂。登时人报官府来了。忙设下坐位。两名公差上前打千回话说：“小的二人回老爷：此人乃是钦犯。多派几个人，押送德州去见钦差大人交批。”文武官回答：“二位上差略待半时，我们自有办理。”公差答应，站在两旁。

县官与守备吩咐带过屠户来，下面答应，把韩道卿搭来。县官说：“屠户，把你所犯情由说清，我好差人行文解你去见大人。内中干系，本县考程。”守备说：“你如有一句虚言，文书轻重难分。”屠户见问，磕头碰地说：“小人祖居河间府任邱县。父母双亡，并无兄弟。小的一人，飘流外乡，习学买卖，积攒数年钱财，娶妻许氏。丈人丈母去世，并无别眷亲眷。住在此地，卖肉为生，已有三年。奉公守法，童叟无欺，不知所犯何事？他二人买肉，并不为什么，他们动手就打。叩求老爷作主，给小的鸣冤。”列公，这守备乃步兵出身，幼年习学武艺，拿弓把子，捕盗拿贼，数立奇功，争到守备前程。这位老爷，姓张名光辉；知县乃捐纳

出身，姓周名文魁。二位爷说：“屠户，你叫什么名字？”屠户说：“小人叫道卿，姓韩。”守备说：“周老爷，你听听名字，与来批不对，文书上写的是旱道青。”这位县爷一肚子臭屎，自保身家，那管别人的生死，遂即答道：“张老爷，你我何用耽此惊怕？钦差、州官，俱是上司，德州来人拿的，不用追究，令人抬到车上。”又派地方看守肉铺。知县与守备一努嘴，早已预备，交与内丁；送了些规矩，又求那两名公差交批。

且说张、王二公差，先跳上车去，县里的捕快全上了车，天有半夜就到德州，官差进店歇息。那天将亮，忽听炮响，就知是开城，仍然上车押送，穿街越巷，来到州衙门外。且说德州州官穆印岐出州衙，下役跟随，张岐山、王朝凤见老爷出来，忙忙上前，跪倒报名说：“拿住旱道青。”州官说：“好好好，快带他来。”下役答应，搀住屠户，来到角门。该执役人喊报犯人告进。前有两人的提着脖子，推推拥拥，到了滴水檐下，一齐用力，把屠户咕咚摔在地。从役退下。州官侍立一旁，容他苏醒过来，哼哼有声。施公说：“抬起头来说话。”屠户叩头说：“小的祖居河间府任邱县，搬到辛集，娶妻许氏。开猪肉铺度日，并不为非作歹。这公差何故把小的浑身打伤，拿着个大铁尺打人。不知小的犯了何事？无赃无证，是差役错拿人了。求老爷作主释放，得命归家，焚香念佛。”磕头碰地。施公坐上暗想：没有对证，如何招认？一扭头说：“如此如此，速去快来。”不多时带进一个人来，跪在一旁说：“小人是地方，在黄庄居住。李姓的房后，有个旱道青来，伊妻许氏偷跑，并没音信。房子里闹鬼，以后无人敢住。”施公一摇手，地方叩头起身而去。施公发怒说：“我看你满脸凶恶。定是个匪徒！应该先打后问，姑宽恕一日，自有公断。人来！”

“有”。“带下去，暂且收监，明日再问。”下役把韩道卿收监。施公吩咐州官说：“两名公差拿犯人有功，每人赏银五两。家口受惊，不论老幼，每人赏钱一吊，免差一月。”“是。”穆印歧答应，退步回身，出了公馆回衙。

再言施公与天霸闲谈，说些放赈红土坡的故事，又说旋风引路，掘出尸首的事，施公略有为难的意思。又说道：“本要拿旱道青，虽则是韩道卿，一字不同，看他相貌，绝不是好人。没有对证，如何他肯招认。但听得他妻许氏；姓李的妻，亦是许氏。二许之中，或有隐情。但此事必须暗访，恨无其人。”黄天霸欠身说：“恩公这是何言，此事亦不甚难，小人情愿效犬马之劳。”施公惯用此法，明是满心叫他去，偏说不敢劳动。天霸改换行装。施公吩咐传张岐山、王朝凤示谕明白，一同暗暗出了公馆，同天霸直扑德州大路，关乡而去。

路上张岐山说：“将爷，咱此去先奔黄庄。”天霸说：“先访李姓妻许氏的年貌，素日的行为，合李姓的形影。访真了好上辛集，再访拿韩道卿妻许氏，年纪形容。两下一对，便知详细。”岐山说：“我们听将爷主意而行。”天霸说：“是是，快赶路罢！”说说笑笑，来到黄庄，进村进了酒馆。岐山说：“大哥，给点现成酒菜来。”酒保说：“有有有，油炸果子，全都现成。坐下坐下。我拿火，先吃袋烟。”三位坐定，忽见又进来三人，公差认的是两个看尸首的，一个是地方周义。见了，笑说一阵，坐一桌，让天霸上坐，众人一围。岐山说：“周哥，你是此方地理图。有偷跑的姓李妻许氏，你可知道么？”周义说：“上差你不问我，我也不说。偷跑的男子，姓李名贵，外号醉鬼，赶边猪为生。”岐山说：“李醉鬼赶边猪？”周义说：“不错，常不在家，他住的是黄

隆基的房子。管家常来往，无人敢撵。不知因何逃走？他妻许氏，真是风流人物。不是我说戏谑话，我倒常去；男的不在家，我们就去见许氏，叔嫂相称，爱斗个嘴唇，说些皮磕笑话拉倒咧！没别事情。那许氏的容貌，乡村之中，并无二个：长细软的杨柳腰，发如墨染，柳眉杏眼，耳戴排环，容长脸面似银盆，牙齿如石榴子，十指尖如春笋，玉婉佩金镯，满手的金银戒指，金莲不到三寸，曲儿唱的更妙。怎见得，有诗为证，诗曰：

漫道佳人是艳妆，不涂脂粉正相当。柳腰软摆风中韵，莲步轻移水里香。

一点秋波含意味，十分春色泄行藏。有情如此谁无感，除却无情不断肠。

这许氏岁数，今年二十六岁，他是三月初六日子时生。就是一样，可恨月下老天不公平，配了一个丑汉李贵。我说并不是虚言，这里有个原故。德州城东北有位黄庄头，他有两名管家。一个叫乔三，一个叫刘德。这个美人，就是乔三包着。”天霸说：“同有公事，酒要少吃，叫他们散去，咱好赶路。”岐山说：“离辛集不远，咱到了就住张家店；我那里相熟，好会店主人，打听打听事情。访着实犯，好回去报功。大人一喜，至少又赏银五两。”天霸心中不悦说：“大丈夫须求名节，赏银几两，我都不要，全是你们的。今晚我去，大事就成。夤夜我进内院，你俩在外听候。若有知会，不可怠慢，凡事要加小心。”公差连说：“是是！”正走，抬头看见辛集，直奔张家店。店小二笑道：“昨日得了美差，连被盖都不要咧！”岐山说：“昨日押着犯人回去的，那得工夫？快拿脸水、茶壶。”“是”。登时全都搬来说：“请三位爷先用酒，先用饭？”天霸说：“一齐用。”“是。”答应，即刻端来说：“爷爷

请用罢，这又是一只鸡，三斤肉白煮的，三斤饼随后就到，先喝酒吃肉。”张岐山想起说：“将爷，想跟我们走这一遭，还没有领教爷爷贵姓高名，那里人氏？”天霸微微冷笑说：“祖上家乡，不必细表，子不言父讳。愚下姓黄名天霸，初在江都跟知县，不算有名人尽知。黄某年幼习武，家传刀法，外有镖枪三支，百发百中。剿灭贼寇，飞檐走壁。方在山东，拿住红土坡贼人于六、方成。数百喽兵，全都赶散。”今保钦差到此。”二公差吓得魂飞魄散，忙站起来，躬身施礼，满脸陪笑说：“我两人实无知，是失敬，求爷爷耽代，恕我们愚蒙。”天霸说：“岂敢，岂敢。咱们同是当差，无分彼此，请坐请坐。”二人告罪，依旧坐下共饮，让酒让菜，加倍钦敬。

饮毕，三人出店，公差引路，登时来到韩屠户门口。天霸门目观瞧；见两边有夹道通后街，铺后就是住房。看罢说：“二位少待，等我越墙而过，听听动静，千万不可声张。”二位说：“是是。”天霸遂走到墙根，一伸虎腕，纵身上去，轻便如猫。二公差点头说：“他的话果然不错，咱俩藏在暗处等候。”那天霸在墙上移动时，听见房中有人咳嗽。爬身轻移后坡，依房脊伏身听了一会，院中无人，移身前檐，伙身静听。屋内有人说话，咳嗽一声，姣似鸟音，说：“相公不要害怕，拙夫被人拿去，并夫别的亲故，只管放心。就是昼夜同欢，也没人来哼一声！若同外人。就说你是我亲兄弟，还怕什么？我为你常在门前瞻望，一时不见，我坐卧不安。忘了亲夫，废了人伦，总是爱你的心盛。”又听一男子说：“自从那日瞧见你，我的魂就飞了。”天霸在房上句句听真，只气了个肺炸，一翻身轻轻落地，回手拉刀，要把狗男女一刀一个，立时杀了方才称心。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

且说许氏勾引情郎，正说到情密之处，天霸那里容得，恨不能刀剁两段。又听姣音滴滴的说：“我为你这点真心，都掏出来了，你可别对外人说，别嫌奴残花败柳，侍奉郎君，管叫你趁心如意。我那本夫姓李叫李贵，同着韩道卿作伙伴，赶边猪为生。因此人常到我家，不分内外，这就是奸从夫勾引。奸人入门，背着我夫，把奴奸骗。奴家不准，他就是要命。把奴拐到此处，叫奴家日夜愁思。那日看见相公，必是好人，你我到老也没二心。就在一处快乐。我叫许金莲，又叫三姐，今年二十三岁。本是屠户强占，我是没法。可喜他被人拿去，一定当堂拷打问话。”不表。

且说张岐山自从天霸上屋，忍不住叫王朝凤，托住他上墙来探头听话。只听见有男子的声音，心中纳闷，自说道：“屠户被拿，该剩他妻一人，那里的男子声音？想必天霸也行苟且呢？必得下去瞧瞧，我才放心。”想罢双脚落地。咕咚的一声，惊动屋里淫妇，说道：“有人！”奸夫怕捉奸的、急忙站起，也不要美人咧！开门往外就跑。天霸见了，一个箭步，伸手抓住，说：“你这娼妇养的，往那里跑？”只抓的他浑身筛糠相似。屋内淫妇大声喊叫：“街坊爷们，了不得了，有贼了。”这一喊叫，前面看铺子的二人惊醒，连忙扒起，穿了衣服，一个使铁尺，一个使攘子，

忙开后门出来，竟奔天霸。好汉一见，忙把狂生往张头那里一扔，咕咚栽倒。张岐山上前按住。天霸回身，不慌不忙，瞧见攘子，就将身子一闪让过。随跟进步，去使了个黄莺掏嗦，抓住了复又一推，咕咚栽在地下，只是哼声不止。后面那人着急，一个箭步上来，抡起铁尺，照脑袋打来。天霸一闪，铁尺打空，使的劲猛，往前一栽，天霸趁势一拳，打了个嘴按地，“嘻哟！嘻哟！张岐山按住狂生，猛然想起这两人必是看铺子的人。连忙说：“将爷别打咧！问问他们，是作什么的。呸！我们是奉钦命前来公差。你们是什么人？”二人听得这说，连忙爬起说：“我们是县中捕役，奉命看守肉铺。忽听里面喊贼，那有不管之理？那知道全是自己人。求上差息怒，也算我们在圣人门前卖百家姓。”躬身连求恕罪。天霸带笑说：“方才二位直撞过来，我若不急闪，早中了重伤。”捕役说：“不知上差到此，求恕求恕。”天霸说：“天大亮，你们去一人到县，如此如此，急去快回。”回说：“是。”

一人先到肉铺，取了几条绳子。天霸吩咐把这奸夫捆上，再去捆那许三姐。且说那三姐早听见好汉告诉县差那一片言语，自料自己的事情，遮掩不住了，听得浑身冷汗，粉面焦黄，也不敢浪叫咧！又见公差进房，知道无法可使，只得任凭差人，绳拴粉项。此时衣襟没扣，把县差也招出邪僻来了，不住的给他拉衣裳，趁机摸他两乳，叫：“小娘子慢慢的，别穿歪着鞋尖。多蒙你昨天晚上给酒喝；你放是要朋友，叫你瞒哄了许多。不是上差在外，早把你按下了。快些走罢，好给你我对词去。”拉过奸夫，练在一处。霎时天亮。招惹的闲人齐来观看。也有说武禄宦富门弟子，不该这样下贱的；也有骂淫妇欺夫偷汉的。

众人正围着看笑话，忽见狂生的寡母跑来，见儿子犯法，一

阵子发抖，大骂：“武禄春好小子，放着书不念，干出这种无耻的事来，看你怎么有脸见人！”又骂声：“小娼妇！我好端端的儿子，叫你这无羞的小娼妇引诱坏了。你心下何忍！”骂着赶上去就打，被众人上前拦住。

又见县中那名公差回来，望天霸说：“将爷，我们县主说，多多拜上。县主有皇差，不能面会。今派大车一辆，马一匹，护送兵四名。这还有点茶资，望你将爷笑留。”言罢双手送过。天霸一见，笑而不言，望着岐山、朝凤说：“你们俩哥替我收着罢。”张、王闻言，满脸陪笑接过去，是一大包银子，真是喜出望外，入了腰包。黄天霸换了便服，说：“我先骑马回州去见大人。你们随后押解速走才好。”二公差回答说：“将爷，诸事交给我们俩罢，放心先请。县役引领出门，好汉上马，一抖丝缰，骑马如飞而去，先回德州。且说天霸沿路加鞭，早进了德州城，来到公馆。正遇施公办理公事，瞧见天霸，满面堆欢。天霸单腿下跪，口称：“恩公。”把一往从前，细禀了一遍。施公点头说：“此事已定，且请坐下，多受辛苦。”黄天霸侍立一旁。

且说二犯人的车到州衙门首，那些同事的，见张岐山、王朝凤得了差使，上前问明白原故，无不欢喜，岐山叫声：“曹头，你去替我们回一声，好交差销票。”曹头点头说：“交与我罢，少等片刻。”言罢回身进衙。不多时只见他笑嘻嘻出来说：“你二人大喜，官府很喜欢。少时出来，就带你二人去见钦差大人。”说话未了，只见州官骑马，带领跟役出来见了。朝凤、岐山带奸夫淫妇，跪在马前，把一往从前的事，回明了。州官闻听大悦，连啧啧说：“好好好，起来起来。快着快着，带他们去见大人。”言罢打马先走。青衣喊道说：“闪开，闪开！太爷来了。”吓得军民人

等，往两旁一闪。张、王二人，带着差使下役，跟随来到公馆。州官下马前行，率领犯人来到仪门，知会门上，通报进去。不多时传出话来：“外面当值人听真，钦差大人吩咐了：州官急速回衙，全班伺候。大人立刻上州衙升堂理事。”穆印歧连嘴说：“是是是。”急忙回身出公馆上马，带着众人先回。内丁又吩咐“派执事全班，伺候搭轿。”“哦！”该值答应。忽见仪门大开，走出贤臣，上了大轿。地方吆喝，青衣喝道，来至州衙堂口落轿。州官、三衙跪倒迎接。施公摆手，二人站起。

施公转身升公位坐下。三班喊堂。堂规已罢，站班齐整。州官、三衙站立公堂左右。施公吩咐：“带奸夫、淫妇！”“哦！”三班答应，跑至堂口，大叫“原差呢？带奸情！”张岐山、王朝凤一人站着、一人进角门，高声报道：“犯人当堂！”外接声，公差来至月台，手提铁锁，往前一撂，又往后一按，把二犯咕咚摔倒，跪在地下。施公说：“抬起头来。”两旁施威。奸夫淫妇，战战兢兢，一齐抬，施公细看奸夫：年岁不过二十上下，白面焦黄，两眼垂泪，相貌透着斯文。又看那淫妇：正值青年，杏脸桃腮，柳腰樱口，云鬓微斜，舒胸半露。施公看罢自思道：“武禄春定是个书生，许氏必是个淫妇。须先问武生，便知详细。”遂说道：“武禄春，要你实说委曲，若要虚假，立刻就动大刑。”武生见问，垂泪说：“我父举人，早已辞世。剩下寡母孤儿。子不言父讳。文生武禄春，自十六岁入泮^①，今年二十一岁，闭户读书，不敢招灾。隔壁住着韩屠户，他妻许氏太轻狂。他夫被捕役拿去，家中无人。文生走他门前过，他以俏目传情，翠眉欲舞，文生睹此形

① 入泮（pàn，音畔）——科举时代，学童考进县学为生员，叫入泮。

状，领入情天，方寸难持，意不自主，即携手入室，随赴阳台^①。我恨佳期过晚，他嘱明夜早来，笑脸相迎，并肩移送。总是淫妇勾引，非文生斗胆妄为。求大人施雨露之恩，文生终抱云天之德。”言还未了，许氏听得，真气得柳眉直竖，杏眼圆睁，忘了在大堂上咧，大声骂道：“好薄情东西呀，别混赖人。你常从铺前来往，见了奴家、就卖动风流。你见我夫被拿，你对我道，夫主不在家，独宿寒衾^②苦，不嫌愚卤，愿偕枕席。我不理，你又来见，见铺旁无人，你摸我小腹，说：‘嫂嫂孕了没有？’奴要声张恐人耻笑，你见奴不嗔，你的胆子越觉大了，即问奴心下如何，奴因气忙了，不及发作，那知你这薄幸的东西，生下不良之心，天良跳墙，来行奸骗。奴家不准，大喊救人。”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① 阳台——男女合欢之所。

② 衾（qīn，音亲）——被子。

第一三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

且说许金莲一派抵赖之词，惹恼钦差，一声吩咐：“皂班，把他揪住！”扯开青丝发，用手搬住头，跪在地下，可怜他瘦小腰儿，雪嫩粉脸，挨着磕膝盖。掌刑的这位少年人，曾受过这害，弄的家产尽绝，亲友稀少，时常抱恨。今日见此淫，不由心中发恨说：“我耿布顺也不顾大人嫌疑，我要多费些气力。”只听吧吧几声，可怜打得他粉面含青，玉牙活动，“哎哟哎哟！”连喊不止，姣嫩脂肤，如何禁得住这样重刑？

施公看的明白。只见淫妇说：“不用打咧，我全招了，等我从头实说罢。小妇人娘家姓许，奴叫三姐，今年二十三岁，嫁与本村李贵，成就夫妻。夫因家贫，与人抱鞭赶猪；搭了个伙计，名叫韩道卿。常来常往，不分内外。那日李贵不在家，他硬行奸淫奴家。孤身妇女，实是无奈，才把贼从。谁知屠户胆大，把我亲夫杀死，暗暗埋在后院，他怕庄头知道，才把小奴拐到辛集。奴与韩道卿虽是同床共枕，其实不是本心情愿。后来才勾引武禄春，郎才女貌。天意该当丢丑，并无一句虚言。”说罢叩头。施公听罢，微微冷笑说：“不怕不招。”随吩咐把韩道卿提来。众役答应，登时提到。韩道卿一见许氏，又有一书生，就知他又续了情人，事必坏了。他跪在地下。施公问许三姐，把前话又叙了一遍。施公叫声：“屠户”那屠户怕受刑法，俱各招认。书吏写了

口供。施公提笔判断：韩道卿谋奸拐骗，伤害人命，该当斩罪。许氏通奸，谋害亲夫，照例应劓。武禄春有玷孔孟，虽未成奸，应发本学，革退秀才。死尸掩埋，俟等家属再领。判毕拿下，把三人亲笔供招画完，即刻带下收监，解学的送学。

诸事已完，施公正要退堂，忽见前面那一群告黄隆基的，一齐上堂跪倒，口尊：“青天大老爷！小的们等了数日，不听呼唤。今日冒死前来，叩求大老爷与民作主。”施公说：“汝等暂回，我自然有个道理，你等听传。”“哦！”众人站起退出，不表。且说施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伸手取拜帖，放在案上，笔走龙蛇，顷刻写完请酒字柬，望关小西说道：“你只如此如此，千万留心，不可误事。本院立等回音。”小西答应，转身而去。施公这才退堂，上了大轿，复回公馆不表。

单言小西上路，心中暗想，请皇粮庄头，他与我无一面之交，那时见他，须得见景生情，不可误事。才要问路，只见酒旗飘摇，想着喝几杯，壮壮行色，再去打听，遂进酒铺，要了酒菜，一边喝酒，就问皇粮庄头的住处。店主一一说知，小西点头说：“多多承教，就此告辞。”又就大路前行，不多一时，只见城墙高大，树木成林，深沟绕墙，绿水旋流。走到临近，又见一座石桥，桥旁有一酒铺，铺内出来一人，大声吆喝说：“呔！你这厮要往那里走？未曾来到霸王庄上，也不访访。如不是我瞧见再往里走，还叫狗吃了呢！是什么人使你来的？作什么的？快说！一字说错，先把你拴上。”好汉闻听，暗想说：话不虚传，他的奴才这等横暴，那庄头更不用说了。好汉又往前走了几步，压下火性，躬身陪笑说：“乡亲请了。”那人说：“谁合你是乡亲？有话快说，没工夫与你唠叨。”小西说：“列位何必动气呢？我是奉大人之命，

不得不到宝庄。”一人带怒答话：“你说五府六部，朝郎驸马，王侯公伯，你叫了他来，那个我不认的？你说是那一家？我给你通报。”小西说道：“我奉康熙佛爷钦点镶黄旗汉军三甲、巡按老爷施大人之命，到此下帖。”那人听见，把手往上一扬说：“哦哦！我想起来了，尊驾贵姓”小西说：“不敢，我姓关。”那人带笑说：“关爷，要提这位施大人，我更知道他的根底。他祖上海岛称为寨主，招安平服水寇，主上大加升赏世袭镇海侯，入了镶黄旗汉军。少爷进京受官诰，祖上镇海口，未尝动身。二爷升了知县，因拿桃花寺和尚有功，又钦点山东放粮。想必回京交旨，路过此地。他也知我们大爷根底，往来王公侯伯，还有位索皇亲七星阿哥，都是朋友。施大人必知道，你来的必是请帖。”小西说：“不错不错，真有先见之明，请问爷上贵姓高名。”那人说：“我姓胡名可用是也。”小西说：“没的说，借重尊驾通禀。”那人带笑说：“你可少待片时，待我去禀。若是别的大人下帖，未必能见，这位大人很有听头，是我领你同去。”

小西遂后跟着，霎时来至濠边桥头，有土房二间，檐下挂一小锣。从房里走出一人问：“胡哥带此人何往？”胡可用将一往从前，说了一遍。那人说：“等我打锣通知，你好带他过去。”遂举手连打三声，回身往屋里去。小西跟随过了板桥，来到砖堡门首，又走出一人，问明来历，取槌敲点三声，门内又出来一人，问个明白，又说：“胡大哥，咱俩过去，叫这位外面听信。”胡可用说：“使得。”一人说：“张大哥，你同此人作伴，一则看狗；二则叫巡风的瞧见，你好说明来历。”那人答应。二人进去通报。

小西细看宅舍，真比王府威严。正自观看，忽见胡可用出来，笑说：“关爷大喜，我们太爷喜欢这位老大人，一听说差人下帖

来请，满脸带笑说：这位施大人德州下马，我当先拜望他去，他倒反过来先拜我。连说了几句：好一位知趣的施不全！我必得回拜他去，正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吩咐：叫他进见。我告你须要小心，见了必须下跪。太爷若一欢喜，必定有赏，如得了赏给我一半，你须记着下跪。”小西说：“是了。”胡可用在前，好汉跟随，暗暗说道：这就是龙潭虎穴，见平安无祸才好，明日准去。要是稳中计，我必先杀庄头，死也有名。拿定主意，来到南边一小门：倒厅五间，出廊舍满院景致。胡可用说：“你就在台阶站住勿动！少时我们太爷就出来。”言罢跑出一人说：“小么们呢？”“有。”“快收拾干净，太爷来咧！”只见四个小童，扫掸灰尘已毕，从门外走进一人，衣服鲜明，仆人跟随不少。小西定睛一看，年有五旬已外，身体胖大，相貌凶恶，黑面大耳，豹子眼，连鬓胡须，鼻大口方，一脸黑肉；头戴西瓜皮帽儿，红顶青穗迎面顶上嵌珠，又白又大。夹套上织就五爪团龙袍子，是天蓝的颜色。足登的厚底官靴，倭缎蟒袍，一色鲜明，一步三摇。后跟家奴一群。到了倒厅，坐在椅上，吩咐说：“快带来人！叫他说个明白，我好回拜施大人。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

话说关小西看罢庄头黄隆基，原本生的恶相架子，款式倒不俗，腹内说，他虽乡下人，一切房屋陈设，甚是精致，比京都旗下老爷们不矮短。我将才见他从此一过，剜眼瞧我一眼，还不知吉凶怎样？不表小西暗自思虑，单言庄头在椅上坐定，笑着说：“叫施不全打发来的小厮进来，我问他话。”家丁答应上声，望小西说：“那人跟我来，太爷叫你呢！”好汉闻听，并不答应，举步向前，假充愣怔，两眼可直瞅着庄头；从怀中取出那字柬来，往上一递。黄隆基有点心中不悦，“啊啊啊”了几声，伸手把字柬接过，摇着头说：“小厮，见了你太爷，也不下跪，也不叩头。别说你哥哥儿，就是你主人施不全，见了你老爷，也得哈哈腰儿。也罢，且看你主人施不全之面，暂且恕你出去。外边站着！”家奴一齐大声说：“愣头青听见了没有？太爷恕你不跪之罪，出去站着罢！快去。”小西仍不答应，暗说“爽利！”转身出门下台阶，还在原处站立不表。且说庄头用手从封简内取出字柬，留神细看，只见上面写着：

本巡按施车请台驾光临，明日佳教，勿却是幸。

不全拜

庄头看罢，点头担项，望家丁们带笑说：“施不全前作顺天府，我见过他，生了个四六不成材。可笑万岁就看上他咧！升为钦差大臣。耳闻他有个听头儿，会想邪钱，故此我喜欢他。又是

好汉的后代。他也知道咱家爷们有个名望，因此才下请帖，请我相见。这要是六部九卿^①大人们，那有工夫会他们呢？”言罢，把红柬放在桌上，站起就往外走。走着说：“叫那小厮等着我，施不全眼前既有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就此更衣，同他进城，会会施不全大人才好。叫可用陪着，赏他杯茶吃。”除却胡可用，余者跟同庄头，蜂拥而出。

且说胡可用见众人俱去，左右无人，他上前伸手把小西一拉说：“你到台阶上坐着歇歇。”小西答应，二人一齐坐下。胡可用低言说道：“关爷，你的造化不小，你不下跪，竟免了一顿脚踢。那时老爷回来问话，你跪下罢！光棍不吃眼前亏。”小西故意迟了一会说：“我知道了，不用嘱咐。我有一事不明，说是院中狗多利害，为何不见狗的影响？”胡可用说：“关爷不知，宅内恶犬足有一百多只。派四个人喂养，都在北角，白日围起，更定这才开撒。外人给起了外号，太皇庄叫作恶狗村。”小西点头。

不表小西、可用叙话，且说黄隆基家奴跟着，出了南院，来到自己住房，进内更衣。家奴都在门外伺候。忽见大管家乔三来到。众奴一齐站起，个个垂手侍立，如同侍候主人一般。乔三见众人侍立，便说：“孩子们坐着罢！”又问：“太爷呢？”众人见问，即将施公下施之事，回了一遍。乔三说：“幸而我回来，几乎投入施公套圈。等我进去说罢！”迈步入内书房，但见庄头更衣。乔三上前打千回话说：“太爷不用更衣咧！奴才有话回明了太爷，可

^① 六部九卿——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明制，除六部尚书外，还有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这是大九卿，清代不将六部尚书算在九卿之内，所以大九卿不明。而小九卿则是：宗人府府丞、詹事、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府尹、左右春坊庶子。

行可止，再细酌斟。”庄头点头说：“有话起来讲。”乔三站起，侍立一旁说：“小的今早进城，到盐店当铺烧锅里算帐，已闻施不全把告咱爷们的呈状收的不少。他差人下帖入城是计。太爷，此事恐有不利。”庄头说：“依你说怎样办法？”乔三说：“依小的拙见，先打发来人回去。咱到东院与响马商议商议，今夜叫绿林朋友去几位，潜入金亭驿，行刺如何？”庄头说：“此计甚妙，就先打发来人回去。”乔三答应，望众奴说道：“你们跟我去见投帖之人。”

众奴答应引路，霎时进了南院。胡可用见了乔三，连忙站起，又望小西低言说：“你快站起，我们管家乔三爷来咧！”小西只得站起，偷眼观瞧，但只见一人出来，走进厅中。叫声：“尔等快请那人来。”一人答应出门，眼望小西说：“乔三爷请台驾呢！”好汉闻听，暗说：“不好！这事有些差了。庄主说更衣出来就走，为何此人不来，打发管家出来呢？又加一个‘请’字，其中必有原故。见面听音，便知详细。”想罢带笑说：“不敢。”跟那人进去。乔三见英雄，站起身说：“看坐。”有一人拿过一张椅子来，放在对面说：“上差请坐。”小西见恶奴带笑，以礼相待，只得陪笑回答说：“爷请上坐，我小的有僭^①了。”小西对面陪坐。乔三扭项，又说：“看茶来。”众奴答应走去。不多时托盘端了两杯茶，先让小西，然后递与恶奴乔三。茶罢接茶杯。乔三望小西陪笑开言说：“家主进内更衣，才要进城，忽然心疼不止，老病发作，不能前去。尊驾回去，善为周旋。容日病好，必去陪罪。”小西回

① 僭（jiàn，音见）——超越本分，古时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器物或待遇等。

言：“好说，好说。”就要告辞。乔三复又嘱托说：“多有借重了。胡可用送上差出庄，小心恶犬。”可用答应：“晓得。”眼望小西说：“我送爷出庄。”好汉站起身来，乔三说：“失送，望祈包容。”好汉回言：“不敢。”乔三与小西哈腰而别。小西在后，可用引路，一同而行。到了庄外，二人拱手而别。

小西走路，心中犯想，我看恶奴言谈礼貌，强于他主百倍；他给家主托病，心内却藏奸诈。一路走，一路想，霎时来到金亭馆，面见施公，将已往之事细说一遍。贤臣点头，心中为难：请他不来，拿他又费了事咧！众军民呈状无数，无人原案，如何是好？忠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摆手，小西退闪。贤臣忽闻天霸在一旁冷笑，施公暗里察见。待小西出去后，明知故问：“壮士冷笑何故？”天霸见问，只得上前打千说：“老爷容禀：想庄头那厮，不足为惧。久闻绿林中有人讲说，他手下有个管家名叫乔三，外号飞腿。他手使单鞭，坐骑乌马，黑面目，满部胡须，文武都通，人送他外号叫赛郑恩。他专爱结交盗寇，抬聚能人，窝存好汉，足智多谋，心毒意狠。庄头见帖，真心前来，打算是要与大人交好，忽又推病。必是乔三识破咱的机关，拦住不叫主人前来，其中必有了毒计。依我细想：或者他夜叫贼人到驿馆来害老爷，千万提防才好。”贤臣闻听，心中不悦说：“壮士此言差矣！恶人不过叫贼人来害施某，我想就算他文武精通，怎奈有官兵日夜巡查，何足惧哉？”黄天霸微微冷笑说：“恩官所想，虽是如此，怎奈暗箭难防，他并不讲争战之勇。依老爷讲，白日有兵将堵挡，夜晚有城守巡捕。自古道：‘能人背后有能人。’不可不防。想当初江都县行内巡逻，衙外有兵丁，恩公灯下观看案稿，我小人夤夜进内，谁人知晓？”

施公被天霸几句话，说的低头不语，心中有些恐惧，不好明言。暗想：“明有防备，暗来行刺，令人难防。当日天霸行刺，不亏我三寸之舌，焉有今日？”思虑了一会，有些胆怯，可不肯带出惧色来，反倒含笑说：“壮士，依你怎样呢？”好汉说：“那用恩公挂心？古云‘年年防火，夜夜防贼’。就只小的与小西二人，自己防备。我在户上，他在地下，每夜如此。大约贼人有天大胆子，白日也不敢来；即便夤夜行刺，不过一二人，何足惧哉！”施公点头，即吩咐小西一同防备不表。且说乔三打发小西去后，到东院见了众绿林，说几句客套话，一齐坐下。吩咐厨役收拾酒菜，与众寇饮酒闲谈。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

话说恶奴乔三与众绿林饮酒闲谈，正饮到半酣之际，才要提叙谋害之话，忽然跑进一人，走到乔三跟前，躬身带笑说道：“庄外来了一人，年纪约有三旬，身形瘦小。穿平常衣服，坐骑白马，身带弓箭，拔一支骹头眼^①，望空中射去，坠下；用弓梢接来，滴溜溜一转，接在手中。把弓箭插在囊中，下马躬身，口称：‘线上的^②来到。借重通报一声。’小人特来报知。”乔三尚未答话，忽见一位老江湖带笑说：“三弟，此人来的正好。我们正想趁施不全奉旨山东赈济，饱载而归，截他些路费，哥们也好各奔前程。连连在此搅扰三年，我们心下不安。”乔三闻听，知道这家好汉，乃响马的瓢把子^③，姓褚名彪，年有五旬，浑身武艺。手使双拐，一匹甘草黄马，一日能行三四百里。那马好像透骨龙，每日吃的都是小豆。恶奴见过他的本领，敬之如神，连忙带笑，尊声：“老仁兄，你我却似同胞一般，何言搅扰二字。不知来的此人，怎样称呼？”褚彪说：“此人姓朱名光祖。我素知他是真正好汉，少时请进，须要迎接才好。”乔三说：“快请。”那人答应，转身出去，霎时回报。那人到门前，乔三连忙站起，同

① 骹头眼——骹，读雹，骨簇之箭。

② 线上的——江湖黑话，即“合字”、“并肩”，同行之意。

③ 瓢把子——江湖黑话，指土匪头儿。

众接出门去。褚彪连忙接马上前拉手，光祖带笑问：“大哥好。”褚彪答言说：“三弟好。又说：“老弟过来见见。这就是我常提的黑马单鞭的乔三爷。”朱光祖闻听，松了手往前紧走两步，与乔三拉手儿说：“久闻三太爷很圣明，今日特来拜望。”恶奴回答：“不敢，兄台过奖了。久闻大名，今观尊颜，三生有幸。”朱光祖谦逊了一会，只得先行，一同众盗进厅，让坐，分宾主位坐下，又添酒菜。敬酒已毕。席前乔三说道：“施公现在德州下马，不日回京。咱们借他些盘缠，烦劳众位，白日乔妆打扮像平人，混入德州城去，夤夜齐进金亭驿，杀了赃官施不全，抢去财物，众位只管四散。”朱光祖噗哧的笑说：“列位兄台，休生暴躁。古人云：‘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乔三闻听，答言：“若依贤弟，怎样办法？”光祖说：“这点小事，何用大众进城？交给小弟；只须如此这般，便可成功。”褚彪说：“别说过头话，事若不成可奈何？”光祖闻听，微微冷笑说：“仁兄，不必小看于我。我与仁兄一别几年，遍访明师，受异人传授，善能飞檐走壁。众位不像当面打扮与众位看看。”光祖安心要显显本领与众观瞧，把众人请至当院。光祖蹿蹦跳跃，上房越脊，不亚如猴猕一般。乔三观之大悦，褚彪连声夸好。褚彪说：“愚兄与弟相别几载，那知你强胜十倍。我们大家恭敬三杯。”光祖不好辞脱，带笑说：“小弟谨领。”褚彪说：“千斤重担，老弟不得卸肩了。”朱光祖酒已半酣，站起来说：“我既献丑，就有心兜揽。杀了施不全，回来好献功。”褚彪说：“贤弟把人头带回，方不负绿林好汉。”乔三吩咐唤酒，先与朱贤弟庆功。忽听朱光祖说：“小弟此去，不过天交了五鼓就回。”乔三与众定闻听不表。

且说施公与天霸商议停妥，酒饭用毕。时已天晚，点上灯烛，

吩咐各去方便，非呼唤免到。众内丁答应出厅，回身把榻扇掩关，虽不敢远离，却去偷安躲懒。剩下施公一人，心中事烦，回手向案上取过稿案来展开，灯下观看，但见呈词上，庄头所犯，尽是十恶不赦之罪。暗想：下帖请他不来，怎么与民原案？想了一会，“不如我明日亲身到霸王庄拜望，就中行事，何愁拿不住庄头？”想罢，不由心中大喜。

不言贤臣阅看呈状，却说朱光祖与众寇谈至天晚，好汉复又换上那一付行头，外罩一件大衣，告辞了。众寇等把他送出堡外。光祖两腿如飞，来到城下。看了无人，天黑无月，把身上大衣脱下，卷了卷掖在破壁之上。听了听锣打一棒，好汉让城上巡夜兵过去，施展走壁之能，扒入城墙。复又纵下，脚踏实地。忽又想起说：“哎哟！我好粗心！初至德州，又不知驿馆在那巷内，该问明方是。此时天黑，即便问信，我这式样，漫说讨信，只怕人一看见就准嚷喊拿贼，行不成刺，还把我拴上呢！这可如何是好？”为难多会，说：“有咧，我何不溜着窃听私语？”看官，常说无巧不成书，光祖正在思想之间，那边来了二名更夫，一夫打锣，一夫打梆摇铃。此差乃大人下马后新派的，先前止一人打梆而已。且说好汉让过二名更夫，暗暗溜湫着窃听。只听前边那个打锣说：“张老弟你须要屁股摇铃，手打梆子。往年差使，定更打锣。今钦差到此，官兵不断巡逻；新近又添这些夜防严密，半夜必到金亭驿点三次卯。”说着一直奔金亭驿而来。朱光祖跟着更夫，到了馆驿。更夫去到馆内点卯。他就在那围墙上绕走。但见前面大门之外更房那三面，全是风火后檐。看罢，走到后拐角，脚朝上，顶朝下，双手抱住墙角，双膝用力，霎时上去，爬在墙上。双脚一挺，上身一拧，翻身走起。又用双手扶瓦，身形一挺

站起，掌手遥望；但见群房前面有灯，后面黑暗无人，两边配房，一边房内有亮，一边黑暗。又看正厅三间，前有卷棚，屋内透灯光，窗棂关闭，寂无人声，好汉看罢，暗说：“施不全，你合该命尽。但见一面，将你杀死割下人头，带回好见众家兄弟。”

“不言光祖房上暗想，且说黄天霸、关小西二人，早已议定，天霸令小西暗里躲藏，抛砖为号；天霸在正厅抱厦之下爬伏，双双暗中提防。黄天霸此时早已拿定主意，想着两边房后，并无进处，来人必得从前面进去，好汉忙把镖取出防备不表。且说朱光祖看罢，一伏身顺墙溜下，竟奔房后，打算必有进路，潜踪来到房后细看，但见沿下横窗一溜，上面是墙。心内说：何不上去，隔窗偷视动静如何，再打别路进去。想罢，走到墙根，把身一蹲，往上一蹿，嗖一声纵起身形，伸两手搬住窗台，又把身子一拧，轻轻上了窗台。手拉上面，扭项，用舌尖湿破纸窗，一只眼往里瞧看。由上往下一出溜，轻轻脚沾实地，绕过后面。回手腰内取出两把板斧来，双手抱定，直奔抱厦走来，进门来行刺。且说抱厦下的黄天霸与关小西，二人躲在暗地早已看真。天霸此时把镖擎在右手之中，暗骂：“好个囚徒，竟敢来在金亭馆行刺，那知有贼祖宗在此等你！”言犹未尽，只见贼人村离不远，好汉一声大喝：“呔！贼人休走，看某镖到。”把右手一扬，单撒手只听吧的一声，天霸安心要留贼人的性命，往下三路打击，镖中大腿，哧！“哎哟！”光祖才要转身逃走。黄天霸听贼人中镖，忙跳下。小西听见“哎哟”一声，慌忙打了一箭步。从黑暗处噗一声，蹿至面前，举刀就砍。天霸一见，连忙嚷道：“留活命要紧。”小西闻听，擎住利刃。话言未了，忽听贼人一声大叫：“使镖的莫非是黄天霸？”好汉一听声音甚熟，忙回说道：“中镖者别是朱光祖

罢？”小西一旁听着发楞。

但见二人，他一个丢斧，一个插镖，凑到一处，执手相亲。这个问：“仁兄一向可安？”那个说：“老弟别来可好？”小西听了听，这才醒过来咧！抱刀说：“你们二位既然相好，就乃是一家人，快请这位进房一叙，有何不可？”天霸此刻说道：“此言有理。”望着朱光祖说：“仁兄请。”朱光祖说：“老弟且往，等劣兄把镖还你，然后讨坐。”言罢弯腰用手拔出腿上那支镖来，双手一递，带笑说：“劣兄的贱肉皮裂了，老弟有药拿来，休怪休怪。”天霸带笑回言说：“小弟斗胆，伤了贵体，求恕求恕。”忙回手从锦囊内取出一包灵药出来，打开与光祖。上在伤痕之处，立刻止血不疼。光祖毛腰拾起双斧，插在背后。天霸将镖入鞘，他二人拉手前行，小西在后。三人进了屋内，分宾主坐下。小西将刀入鞘，挂在壁上，走出去，不多时，端进茶来，每人一杯，茶罢，黄天霸带笑说：“小弟请问一言，不知仁兄受何人之托，前来行刺？”一句话问的朱光祖面红过耳，迟疑半会，说：“罢咧！此事把人真羞死。老弟跟官，劣兄实不知情。闻听人说施大人赶到德州下马。”二人正在讲论，忽听有人咳嗽一声，天霸说：“这必是钦差大人前来，商议此计怎样行法。”不知商议什么计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诓捉恶霸

话说黄天霸正与朱光祖私相谈议，忽听窗外有人咳嗽。天霸一听，知是施公声音，低声说道：“大人来了。”光祖闻听心中胆怯，望天霸说：“老弟，我是躲避不躲避？”天霸说：“不用躲避，大家叩见便了。”朱光祖回答说：“遵命。”言罢，天霸、小西在先，朱光祖随后，见了施公，自己通名，双膝点地说：“小人乃盗寇罪人，今叩见大人。”施公闻听，不解其意，忙问：“天霸，此乃何人？”天霸见问，打千下跪，忙将已往之事，细说一遍。贤臣闻知，如梦方醒，点头说：“原来如此，快请同到正厅相叙。”天霸闻听，忙让光祖站起。贤臣起身前行，三家好汉后跟，同进了倒座正厅，三家好汉侍立两旁。老爷带笑说：“关壮士，给朱壮士看坐。”小西答应，立刻设下座位。朱光祖侧坐。贤臣望天霸、小西说：“众位不必拘礼，一同坐下，好公议。”二人回答：“小人斗胆。”言罢同在光祖右边一齐坐下。施公带笑开言说：“三位义士，此事怎处？施某领教。”表过天霸心直口快，一句话也藏不住，一闻贤臣之言，忍不住先就答话。施公也知他的秉性，但有点事儿。明用他又不肯明说，必须卖暴腌鱼。好叫他应承，即便赴汤蹈火，他也万死不辞，且说天霸见问，口尊：“恩官，这有何难？小人倒有一条放水拿鱼之计。大人只须如此这般：朱仁兄回庄，见了皇粮庄头管家乔三，只消随口哄过；再与绿林的朋

友说明——借兄台的虎威，替恩公美言一二。大家同心合意，明日保大驾到霸王庄，里应外合，拿恶人如探囊取物一般。此小人拙见，未知恩公与仁兄意下如何？”忠良闻听，点头称赞。朱光祖亦咂嘴说：“妙，此计亚赛孔明。”正议论间，忽听更锣已敲三棒，施公要留朱光祖款待酒饭，好汉再三告辞。老爷同天霸、小西送至院内。光祖告别。走到墙根说道：“吾去也。”但见他把身形一蹲，往下一扭，腰又往上一纵，嗖一声蹿上墙头，由墙越房，眨眼不见。施公点头，不好明言，腹内说道：“哎哟！今夜不亏小西、天霸，险遭毒手。”叹罢回步，进了倒厅。二位好汉相随进厅。

天已微明，内丁献茶。施公茶毕净面更衣，吩咐内丁传出话去：“叫马、步兵北门外扎营，文武官员一同来见。本院到皇庄拜客，不可有误。”内司答应，立刻传齐，文东武西，鱼贯而行，来至仪门。该值人高声喊道：“文武官员至厅台，各按品级行参拜！”拜毕平身，侍立两旁。施公按天霸之言，早已写定字柬几封，封面上写着文武职衔字号，内详要事，恐不机密，走漏风声，使各官自看，按柬而行。老爷座上看文武整齐，心中大悦。施公手擎字柬，对各官道：“尔等接本院字柬，各看明白，驿外等候。”且说天霸见施公吩咐已毕，走到小西身旁，把嘴伸到他耳边，低声悄语，说了几句，小西点头，又把王殿臣、郭起凤拉到身旁，低言说：“如此这般。”施公见好汉行事完，座上高声吩咐：“抬过轿来！”轿夫将轿搭到滴水檐，钦差上轿。三声炮响，出了辕门。全班执事，文武官摆队而行，通城兵丁，前后护卫，好似一窝蜂，登时来到霸王庄外。贤臣吩咐：“停住执事，就在此屯扎，不可前进。”下役答应。又叫：“小西！”好汉忙至轿旁，下马打

千，一旁躬身侍立，贤臣说：“你来过。仍须你去答话才好。就说本院亲身来拜。”小西把马交与别人拉定，迈步走进原先那座酒馆之内，可巧胡可用又在铺内，小西就将施公前言，对胡可用说了不表。

且说八人轿抬至酒馆，胡可用一见点头说：“使得，跟我来。”胡可用在前，八人轿在后，霎时来至瓦房门首。仍如前次打锣，过桥来至砖堡门首，八人轿落地。四家好汉，并不骑马，都在轿旁两行侍立。胡可用上前报与看门之人。看门人复又击点三下。点声未住，忽见跑出一人，问明来意：回身进内，通报庄主。

黄隆基听家奴禀说：“钦差亲身临门拜见。”即便追问来说：“钦差带了多少人马？”下人回答说：“带来的文武官员，都在桥西，就只主仆五人过桥，现在西堡门外。”庄主点头说：“呵，呵！”心中暗说：“钦差此来，并非歹意。昨日下帖拜请，理该先去回拜。误听乔三之话，未曾进城；他又亲身来拜。若说去见，乔三又不在跟前，只恐生变不测。若说不见，来而不往，非礼所在。再者，他乃奉旨钦差，职分非小，出京就是阊阖^①外天子，大有威权，两次不见，他若一恼，怪罪下来，到那时反为不美。”沉吟多会，忽然转过一个少年来，不过十五六岁，眉清目秀，俊俏风流，不亚宋玉之美。走到庄头跟前，娇声媚语说：“太爷不必迟疑，钦差乃奉旨大臣，亲身来拜，是要与我交好。倘有什么歹意，早就出签票，拨官兵衙役，围困住咱的村庄咧！刚才人说，只有执事，都屯在堡外。虽有官员跟随，并未过桥。只有一乘大轿，跟随四人，何用等乔三商议？速去迎接才是。”隆基闻听，忙

① 阊 (kūn, 音, 捆) —— 门槛。

把衣服换上，带着四名小童，出了内院。众奴见家主出来，跟随上许多。庄头一摆手，家奴站住，庄头与小童五人前后而行，临行复又吩咐家奴说：“快杀猪羊，叫厨子治备筵席。”主仆五人，出门迎接钦差不表。

目说贤臣止在轿内观望，忽见大门内出来五个人。相离不远，但见当先一人，头戴立绒秋帽，大红丝缨石青夹套，四爪团龙天蓝缎袍，腰系丝带，荷包飘绿，两边相配。足登齐头官靴；粗眉大眼，鼻高唇厚，大耳有轮，方字大口，却是满脸横肉，半部胡须。年纪约有五旬开外，款步而行。后跟四个小童。老爷看罢，暗说：“此必是庄头。”四家好汉都在桥左右待立，单等吩咐。不多时庄头走至轿前，口尊：“钦差大人在上，庄头要知大人驾到荒庄，理合远迎才是。迎接不周，庄头在大人轿前请罪。”言罢，假装屈膝，倒像下跪的模样，其实肆慢，不肯跪下。施公一见，正中机关。老爷也连忙带笑，在轿内躬身回答说：“施某拜见来迟，休得见过。你我乃通家之好，何必多礼，人来！”天霸、小西答应，转过轿前伺候。贤臣故意摆手摇头说：“贤契免礼，快请起来。”庄头听贤臣很谦虚，他更装下跪的样式，老爷说：“快搀起来。”天霸、小西二人上前，早已定下牢笼妙计。他二人上前忙一伸手去扶，庄头不知是计，反把两支胳膊递与两家好汉。小西、天霸各接住庄头一只胳膊，用劲往上端，跟进一步往后一拧，又用力往上一拥，按倒恶人嘴朝地。庄头着急，扭项方要问故，忽又走过郭起凤、王殿臣二人，毛腰把庄头的两条腿拳上，回手腰中取麻绳递与天霸，天霸忙把恶人黄隆基绑缚二臂，又一回手把单刀拿出，用刀背把恶人两膀打伤。

这时，小西飞身上马，天霸与郭起凤二人，把恶人搭起，递

与关太马上按紧了。各人回手都亮出兵器，也一齐上马。施安此时不敢怠惰，取火早把铁铤点着，只听咕咚响亮一声！他便回身上马，忙催坐骑，往回里奔走。虽说把恶人倒剪，仰面横担马上，他却不住的挣扎。天霸说：“郭哥下马来，把这囚徒收拾收拾才好。”郭起凤答应，忙下坐骑。天霸说：“关兄，你把恶人推下马来，等我两个，把他收拾妥当才好。省的他挣扎。”小西闻听，用力把恶人往下一推。只听咕咚一声响，便倒在马下。天霸、起凤二人，赶上前按住，拿绳子从那人隔肢窝里，穿过捆好。天霸说：“郭哥，咱俩把他搭在马后再用绳子拴好，咱也放心。”起凤答应。二人毛腰把恶人搭起，捎在小西马后，用绳子从马肚子底下掏过来，凑了个结实，那头拴在膈肢窝，这边拴着腿弯子。恶人给拴在马上，只急的破口大骂。天霸弯腰抓了一把土，往恶人嘴里一塞，塞了满嘴，立时骂不出来。天霸复又上马过桥。这恶人还想挣扎，那里还动的了？贤臣、小西在前，众人围随在后，奔走不表。单言跟黄隆基的四个小童，见人把他主人拿去，他们跑进门来，一个个的抓住铜锣乱打一阵。乔三惊醒出去。毕竟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五回 关小西押犯回衙 施大人候旨问罪

话说恶奴乔三听说家主被施公拿去，央及众绿林帮着出去，把家主搭救回来。那知朱光祖暗保施公，想着里应外合，把恶霸杀个鸡犬不留，不等众寇答话，先开言说：“乔三，你快去把庄汉传齐，赶上围住。我们随后就去。”乔三信以为真，立刻跑出去，招齐众庄汉，各执兵器，立刻出了庄门，顺着霸王庄大道，一直往北赶下去，展眼之间赶到。天霸听见后边赶来，连忙说：“回老爷，后面赶来的人不少，老爷催督轿夫人马快走。”贤臣闻听，连连嘱咐壮士：“只可堵挡下去，千万别轻伤人命，杀害良民。”天霸答应：“小的知晓！”

不表天霸，且说那些德州武职官员，奉施公之命，同来在恶狗村外行用打猎。单听霸王庄村头的铁铳一响，他等好齐来迎接大人出了庄，好一同行围射猎。众武官每人各带五十名兵丁，离村近处，撒下围场，不敢远去。今忽听炮响，想是人齐了，正好出庄射猎。那知打围是假，其实是贤臣拿黄隆基的妙计：响铁铳是为调他们到来，好拥护恶人进州，回衙严究重惩，以结民案。且说忠良与小西等人马，刚出村庄之外，众武职也都带兵来到。贤臣一见，心中大悦。众武官见施公轿到，要下马接见。施公即吩咐：“尔等一概不必下骑，拨几名前去，带着兵丁，吓退那些庄汉，不可伤人，如违令者一定重处。”有几名武职答应，用目

瞧看，见马后捎着一人，捆作一团，连忙吩咐几个兵丁前去拥护不表。

且说那一支兵马，往恶狗村那边勒马慢走，等那些庄汉到来，以便挡住，好让贤臣出庄去。可巧这里武官领兵到来，庄汉也就赶来，天霸当先，把马搂住，对着庄汉说：“站住。”武职兵丁，站在好汉左右。忽听黄天霸望着庄汉一声大喝。庄汉们又见有官兵阻挡，不由的胆战心惊。再者，又无黄姓的亲丁；又有两个，想起庄头素日待人的强横，乔三的打骂，说了一片懈怠话，谁肯轻生近前？说声散，就一齐四散不表。

单言天霸见庄汉退回，扭项望武职说：“他等既然退回，咱就快见大人，好同押解进州。”武职兵丁与小西等，押解黄隆基登时进了德州北门。早已惊动城关百姓，两旁观看。一霎时到了官衙，至滴水檐下轿，老爷款步升入公位坐下，众武职衙外下马，入衙与文官等上堂行礼，分班侍立。黄天霸同小西，把庄头推拥上公堂。众役发威，一齐断喝：“叫犯人跪下！”只见恶人把头一抬，气忿忿回答说：“尔等这些狗党！少要猖狂叫跪。少时，我那救兵到来，就给我磕头，你大太爷还未必肯依呢！”言罢，恶狠狠的站在那里，又说了些狠言大话。施公见恶人下跪，心中大怒，喝叫：“来人！快拿夹棍。”众役答应，去不多时，夹棍取上堂来一撂。施公大叫：“来人，你等快去把被害之人传来，当堂与恶人对词。”当值人答应出去，登时从角门外带进多人，一齐退到堂下跪倒。青衣退闪开来。贤臣座上开言说：“传尔等进衙，与黄隆基当堂对词，那个若有虚言妄告；本院究出立即追命。尔等俱须据实上诉。”内中有个年老的，往上跪扒半步，口尊：“青天大老爷，小民的儿子被他打死，诬赖欠账不还，恳求老爷给小

民作主。”这个说：“我的妹子年十六岁，被他抢去，硬作妾室，逼的我父投河而死。”那个说：“把我妻子硬行霸占，怀抱小儿，活活饿死。”这个说：“我的房屋他硬占去，连地亩一并而吞。”那个说：“他见犬子生的美貌，硬行抢去，作为变童^①。”施公听罢，吩咐：“尔等原告起去，一旁候着结案。”众人答应叩头，一起站立一旁。施公又叫：“来人，上夹棍加刑。”下役答应，一齐拥上，用杠子敲震夹棍，把恶人疼的痛入骨髓，怎奈心如铁石，总不招认。为是挺刑耐守，待救应一到，还想生路。审了一日一夜，夹了三次，敲震几十杠子，黄隆基一句也没招认，贤臣点头，暗说：“好个黄隆基，真乃名不虚传。”众多原告，见施公严刑问不出口供来，莫不害怕；怕是倘然他的情到，救出庄头，这告他的人，岂肯干休？

人人都不得主意，忽见角门外闹嚷嚷，马上銮铃震耳。又见一人从角门跑进，慌慌张张跑上大堂，双膝跪倒，口尊：“钦差大人在上，今有大人差去上京的人回来了，说圣旨来到，请大人快去接旨。”贤臣闻听，心中暗喜，忙忙站起。吩咐：“来人，搭过恶人，放在一旁，俟接过圣旨再问。”下役答应上前，连恶人带夹棍放在一旁不表。恶人此时听见圣旨到，只当情到，心中大悦不提。且说贤臣忙换衣服，众文武也都伺候。施公下堂在前，众官后跟步行，开中门迎至门外。但见施孝在马上，肩背圣旨，贤臣在马前双膝跪倒，众官也一齐跪下，贤臣将旨意双手捧过，贤臣、众官站起平身，那马上的施孝这才下马。贤臣率众官走至大堂、将圣旨供在公案居中，行三跪九叩礼毕。未展圣旨。施公

① 变（luán，音峦）童——旧时指被当作女子玩弄的俊美男孩。变，美好。

先就高声说道：“尔等文武官员听真：施某素秉忠肝，报国为民。皇粮庄头黄隆基，作恶多端。尔文武官员，枉食君禄，自保身家，使民遭害。今奉旨严拿贪官污吏，尔等惧势殃民。俟本院请旨，定恶人之罪，与民报仇之后，尔等候查听参。”文武官闻听，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诺诺而退，躬身施礼，口尊：“老大人，怜恤卑职等，感恩世代。”贤臣闻听点头，展开御批，说：“尔等跪听宣读。上写：

钦差施仕伦，奏皇粮应黄隆基，恶款多端，俱十恶不赦之罪。旨到即按律治罪，即行处决。一切皇庄、房屋、土地，俟朕派员撤回，暂交妥人照管。及众官一并革职留任，俟有功后，官复原职。再要隐恶贪私，解不问罪。钦此。”

贤臣宣罢御批，文武叩头谢恩，扒起站立两旁伺候。贤臣说：“尔等原告与堂下文武听真：现今有皇上旨意斩恶霸，与此方军民报仇除害。也不管黄隆基招与不招，施某按原告呈词定罪。只问尔等原告，所告他的恶款，可是都真实不虚？”众原告说：“大老爷，小人们的呈状，一字不假。倘有妄控虚词，被查明情愿领罪。”施公点头，叫书吏按原告呈词写供。老爷又问：“尔等文武官员听真：想黄隆基之恶。人人皆知。怎奈他忍刑不招，只得你们替他画招，好算凭据；众原告也画供为证，见好立刻处斩，安民除害。”此乃奉旨之事，谁敢不尊？一个个齐声答应，俱愿签押。施公点头大悦，立刻拿下稿去。众文武、原告，替他画了手字花押，呈上施大爷过目存案。复又往下吩咐：把黄隆基押至法场处决。不知后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

话说那些该值人，把黄隆基拥出监斩，恶棍坐在尘埃候死。忽听有人喊叫：“刀下留人？皇宣到了：解往京都治罪。勿伤皇粮庄头性命。”吆吆喝喝，进了法场。刽子手停刀。但见那匹马竟奔棚口而来。且说恶棍黄隆基听得明白，喜出望外，心中暗念：“阿弥陀佛。”马上人高声说：“刀下留人！北关外差官催逼甚紧说是：倘有文武官员违背皇宣，一例问罪！”但见那马上之人说着话，在监斩棚外，弃骑离鞍，将马拴在棚柱，跪至公案前，双膝在地，口称：“钦差大人台驾在上，德州四门紧闭，怎奈秘旨无法可入。差官现在北关，请大老爷的钧谕定夺。”那人言罢，叩首在地。施公忙在心里，却面带春风，叫声：“报事人速速回去，隔城告诉差官，待我预备妥当，立刻去接旨请罪。”不表。且说钦差打发报事人出棚去后，座上沉吟，暗想：“这秘旨来的奇怪。我施某未拿恶棍之前，先写折本奏闻。圣上准本，御笔钦此，回旨与民除害。因何又有秘旨来到？自古君无戏言，那有反悔之理？若说不是皇宣，谁敢假传秘旨？令人难解，真是怪事。再说不放恶霸，不去接旨，就是背旨欺君，我施某难免有灭门之祸。这可如何是好？”贤臣沉吟多会，心生妙计。高叫：“尔等监斩文武官员听真：今日本院斩逆安良，偏遇皇宣赶到，赦免凶徒。施某去见真实。德州州官穆印歧暂替本院监斩，尔等都听他调用。如有

不遵者，从重治罪。再者，杀场仍照旧巡察，恶棍黄隆基牢牢看守。候施某接了旨，再作定夺。那个徇私，革职重处！”州官侍立一旁。贤臣说：“你拿此字帖自看，不可泄露机关。”且说贤臣又取一字帖，忙叫：“天霸、小西领命。”天霸、小西接过字帖一看，心中明白，又回到公案旁侍立。贤臣吩咐：“天霸、小西备马随本院去接皇宣。”二人答应，贤臣出棚上马，一扭项叫声：“施安、施孝，速随本院出城。”二人答应，随后也上坐骑。

天霸在贤臣前头打顶马，小西在马上揣着铁銃——预备着施公命令，好放号炮。主仆五人，竟奔北门而来不表。且说贤臣主仆，一拥出城，但只见北关龙旗玉仗，居中马上坐着一人，想是内监。脊背上背着皇宣，马后围着跟从人役，似一窝蜂。旨旁边，马上一人，相貌凶恶。贤臣看罢点头，暗说：“必是恶奴乔三。有心先接旨进城，恐怕走脱恶奴，我何不如此这般而行。”想罢，慌忙弃鞍下马，跑至差官马前，双膝跪倒，不住叩头，口尊：“钦差在上，施仕伦早知圣旨降下，理该接出德州境外。叩恳天恩，恕不知之罪。”言罢俯伏在地，但见那些打龙旗执事之人，一个个连忙下马，早被施公看出破绽。那背旨的太监，一见众人下马，他也心虚，连忙翻身下马。乔三也弃骑离鞍。但见那太监紧跑几步，满脸带笑，弯腰一伸手，拉住施公的手，口尊：“施大人请起。此番虽是旨意，乃娘娘的秘旨讲情，求大人宽恕皇庄之罪，我好回京交旨。快快请起。”施老爷乃天生聪明，又经见多识广，背旨的差官失了国体，就知是虚假。连忙站起，不肯说破，为是好拿恶奴乔三，一并治罪正法。贤臣也满面堆笑，口尊：“钦差老大人，卑职施不全请讨示下：不知那位娘娘秘旨？讨明示下，好放皇庄。”背旨的见追问，便撒谎妄想虚词，道说：“施

大人何用追问，不过是王贵妃的旨意。依我说，快快请秘旨进城，赦免皇庄，再作商议。”贤臣闻听，就参透机关，便随口答应说：“钦差言之有理。”言罢扭项叫声：“关小西，快些放炮，好叫刀下留人。”壮士答应，取出铁铤点着，只听咕咚一声炮响，为是叫城内州官听见，好早些行事。又听贤臣高声叫：“黄壮士听了，吩咐你问问来的这些人，如有皇庄的亲丁，叫他快随咱们的人飞跑进城，吆喝刀下留人；怕是救应去迟，有伤皇庄的贵体，难免施某违背玉旨之罪。”言犹未尽，忽听恶奴乔三高声答应：“小人愿往。”施公故问：“你乃何人？”恶奴见问，回答：“小人乃皇庄管家，名叫乔三。”施公说：“你去最妙。”恶奴答应，回身上马。施公叫声：“小西、天霸，你二人同乔三飞马进城，保住皇庄的性命要紧。我同差官进城，方不误事。”天霸、小西二人答应，飞身上马，一左一右，围住恶奴，星飞而去。

且说乔三救主心急，加鞭催马。说话之间，三人已到北关门外。天霸连叫开城门，门军答应，将城门开放，但见三匹马闯进门来。把守关门的武官，复又叫人把门闭好，照旧把守，专候施大人接旨进关，按下不表。且说天霸、小西、乔三进城，乔三大声喊叫：“刽子手停刀！休伤皇庄的性命。”不住的吆喝。天霸、小西暗说：“好个囚徒，已入牢笼，尚不知死，待少时爷们一定捉拿于你。”

不言天霸、小西另有妙计捉拿乔三。单言德州州官，他已看明施公的字帖，一同众官，送施公出监斩棚，复回身进棚，替贤臣办理，遵号炮暗令行事。忽听一声炮响，忙吩咐：“王殿臣、郭起凤，叫刽子手快把犯人黄隆基开刀。”一声叫，刽子手闻听，随即跑上前去，钢刀一落，只听喀哧一响，人头落地。此刻杀场四

面，瞧着的那些仇家，见杀了恶霸，无不趁心。州官回身，同文武各官进棚。忽又听杀场内外喊声震地说：“刀下留人！皇宣到了。”众人一齐细看，但见三匹马如飞而来，当先马上，乃是恶奴乔三。众仇家一见眼都红咧！一齐接声喊骂：“狗娘养的乔三来咧！咱们要不拿他，等到几时？”一声喊叫，一齐拥上不表。且说黄天霸已知杀了黄隆基，不敢怠慢，将马离恶奴切近，一扬手背，照定乔三脊背叭的一巴掌，恶奴不防，只听咕咚一声，栽于马下。那马跑去不表。但见小西马到近前，连忙奔蹬下马，才要上前捉拿恶奴，回身不见了乔三。那知恶奴爬起，撒腿就跑。天霸追赶问信，也有说往南跑的，又有说往北去的。总而言之，东、西、南、北赶去问遍，不见恶奴的踪迹。天霸、小西只是报怨众人误事，如何见施公交令。此时天霸、小西二人知道狗党们已经入城，好放心擒拿恶党，此话不表。

且说贤臣同差官进城，把守城门的武官，复把关门紧闭，打锣有令知会。天霸、小西二人，无如之何，只得催马回去。且说催马奔法场，不多时来到。但见未散的军民，一齐跑到叩头，口尊：“大人，把恶霸黄隆基尸首，赏给小人等，以消素日之恨。”说罢一齐叩头不止。老爷一见点头，说道：“满城军民，留神细听。即将恶人尸首赏与尔等，任凭尔等处治去罢。”众人闻听，谢恩扒起动手不表。

且说吴进孝坐在马上，听得明白，心中着忙，又不能逃脱，吓的面如金纸，跟着施公，登时来至棚外，众官出棚跪接。忠良一见，马上摆手，众文武站起，施公下马，进棚坐下。但见差官如泥塑一般，老爷吩咐：“快把假差官拿下。”左右一齐呐喊，拉下马来，上了绑绳：那些打执事与跟随假差官的众人，吓的滚鞍

下马，跪在尘埃，只是叩头求饶。口尊：“老爷，我等都是乔三雇的，教假充跟随钦差之人。”施老爷一见，点头说：“尔等既是良民，毋庸心怯，我自有道理。”叫：“人来，快带差官！”该值人答应，立刻带过。那人明知事犯，吓的心惊胆战，双膝跪倒。施公座上微微冷笑，叫声：“差官听真：这起打执事的是什么人？快快实说，以免本院动刑。”差官闻听，不敢隐瞒，口尊：“大人，小人名字叫吴进孝。离州城百有余里地，名叫吴家村。十二岁净身入皇宫，只因我在宫内偷窃玉器，捆打四十大棍，撵出宫来，发回本地，永远不准入京……”不知后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话说施公问明吴进孝的实话，要发放那些良民，忽抬头往外观瞧，但见两匹快马直奔棚口，霎时来到，细看乃是黄天霸、关小西，二人连忙下马，将马拴在棚柱，急忙走至公案下跪，口尊：“恩主大人在上，我二人身该万死。”忙将走脱了乔三之故，细细回禀。言罢二人叩头在地。施公闻听，座上着忙，心内暗暗自语：好两个该打的奴才！有心归罪，内有天霸奉旨朝见升官，因此不肯定罪。迟疑多会，叫声：“天霸、小西，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劳有功，立刻归罪。今仍罚你二人速去捉拿。拿住乔三恕罪，如若拿不住恶奴，决不轻恕。”二人答应，叩头爬起。回身出棚，到各处访拿不表。

且说施公又高声大叫：“尔等打执事的众人，那个是为首的？快快说来，好放尔等。”众人见问为首的，即回道：“是那刘三、王五。他二人奉乔三差遣，雇的小人们。”施公闻听，座上点头，吩咐：“立刻把刘三、王五上锁，其余众良民，每人重责三十大棍。”放起撵出棚外。众人一瘸一拐四散。贤臣又叫：“武职官，快传命令：城上添兵，巡拿恶奴乔三。如有徇私放走乔三，与他一例治罪。”

且不提搜寻恶奴，亦不表贤臣出棚上马回衙。单说乔三被天霸一掌打落马下，恶奴闻听人嚷说杀了黄庄头，就知事情败露。

现今若不找个藏人之所，教人赶上拿住，仍是命在旦夕。恶奴正自踌躇，忽然想起姐夫来了。看官，你道他姐夫是谁？乃德州土居之民，姓朱名亮，今年五十九岁。黄面净脸，满额胡须，身高五尺。只因他年幼爱习枪棒，学会了浑身武艺，二十五岁上，入了公门为役。因捉拿盗寇，几次有功，现今升为步快头领。为人透灵，广有识谋，衙门的伴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赛孔明。他最爱交友，好玩笑吃喝，游耍一乐而已。因此满城军民，无不钦敬他。乔三想起朱亮，心中暗说：“我何不投到他家，叫他出个主意，搭救我出城逃命。”想罢两腿如飞，忙忙奔到筒子胡同，走进巷内朱亮门口。可巧门半掩半闭，乔三不敢叫说，连忙进去，又回手把门紧闭，迈步往房中而一见满面汗流，往里直走。乔氏一见，便问：“兄弟，如何这般慌忙？快进房来告诉我听。”恶奴见问，忙进房来，又把房门紧闭，入内坐下。乔三低言叫道：“姐姐不知，容我细禀。”就将已往从前之事细说了一遍。乔氏闻听，吓了一跳，说：“兄弟呀，这可如何是好？”乔三说：“但能救我出关，你夫妻如同父母一般。”乔氏说：“如今四门紧闭，你姐夫纵有手眼，也难救你出关。”姐弟正然打算，忽听胡同之内，乱哄哄的齐喊：“谁家藏了乔三？如若不报，待搜寻出来，拿了一同问罪！”乔氏、乔三吓的浑身如筛糠一般，愣了多会，听着吆喝声音远了，才敢言语。

不言乔氏乔三姐弟家中害怕，且说快头领朱亮，遵奉钦差大人的钧谕，又奉州官穆印歧的差遣，带领手下，挨着户，大街小巷，高声喊叫，细细留神访拿，半晌并无影响。堪堪天晚，众役觉着饥饿。那朱亮素有义气，众伴儿要生心激他，走到僻处，一齐止住脚步，俱各不走。内中有个户儿，姓李名顺，素日与朱亮

玩笑，叫声：“金星子别扒了，太爷有个巧当子，告诉你再扒。”朱亮闻听，叫声：“第二的，有屁早放。”李顺叫声：“金星子，你别藏脏。听大朋友告诉于你，就怕说出来你不应。古语说：‘官差也办；私事也办’。人是官的，肚子也是官的吗？少不得借你个光儿，吃顿饭再去访查。难道拿住乔三，咱就生借脸挂帐；拿不住乔三，就饿着肚子不成？”朱亮闻听说：“你说话，我爱听。要不还上王家饭铺；咱们当衙门的人，素日是吃了不还账的。”一边说一边走，登时来到王家铺门口，一齐进店坐下，要酒要饭。众伴儿酒饭还未吃完，朱亮心中忽然想起一事，心内着忙。腹内说：“哎呀！我只顾在外，忘了家里咧。我想乔三那个奴才，刚才拿他，毫无踪迹。这地方城内他别无亲故，莫非这狗头躲在我家中去了不成？”朱亮越想，心中越怕，连忙叫声：“众伙伴计算吃完了饭咧！我想起一宗紧事来。你们哥儿六个，出铺之后，还是照旧吆喝访查。都在十字街面等候见面，咱再去见官回话，讨示下。”众人答应晓得，一齐站起，同到柜上。朱亮大大的架子，叫声：“王掌柜的，写上我罢！”掌柜带笑说：“朱大太爷请罢。”大家一笑，彼此拱手相别出铺。

众人各皆依旧访查。朱亮心要回家，霎时走到自己门口，但见两扇门紧闭，静悄悄无人，上前敲门不表，但见他姐弟正然在屋内担惊害怕，忽听的打门三响，吓的乔三只当有人来捉他，低言叫道：“姐姐快去门边问真，如若声不对，千万别开口。急急回来，再定主意。”乔氏说：“知道。”言罢来至门口说：“外面叫门是谁？”朱亮说：“是我。”乔氏听见是夫主的声音，心中稍安，伸手忙拉插管，把门开放，让朱亮进门，乔氏复又把门插上。夫前妻后，同进了房门，朱亮抬头一看，瞧见乔三，不由吓的瞧着

恶奴，只是呆呆发怔。恶奴见他姐夫回家，快忙站起，叫声：“姐夫，快搭救我的性命要紧。”朱亮闻听说：“难为你这胆！竟敢假传圣旨。拿住内监，全都认招，单等拿你去完案。”乔三闻听朱亮之言，愣了会子，叫声：“姐夫，你不救我，我可就死定咧！常言说‘人到难处，就如虎落深坑。’素日我知道你广有机谋，因此我才投奔你来。”朱亮闻听，叫声：“我的儿好乖嘴！就怕被人知道告发。我不告你，我就算救你的一样；你再想教我救你出坑，好似叫老虎拉车，我不敢。一来四门紧闭，二来兵将巡逻。救不成你，连我一齐拿住，那就要了我的宝贝咧！我劝你早些滚罢！”乔三闻听，回答叫声：“好老爷子，只求你老人家想条妙计，救我的性命，再不忘姐夫的天恩。”朱亮闻听，估量着眼下难以推托，前已表过，朱亮广有智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故意带笑，叫声：“兔羔子，要老爷子救你不死，听我告诉你妙计。幸喜今年东北城角上，连日阴天，雨水浇塌一块城墙。少不得你装我的户儿，今夜晚送你越城墙逃命。你先等一等，我出去，一来打听打听；二来沾点酒儿，你喝了好壮壮胆子逃命。”言罢站起身来，走到厨房取酒壶。回头叫声：“贤妻，跟我开门。”乔氏答应，同了丈夫出去，来到门口。朱亮出门，乔氏又复将门闭上，回房不表。单说朱亮手提酒瓶出胡同，登时来到大街，暗说：“乔三，你今错想了。只知我救你，那知你身入牢笼。少时回来先稳住你再拿。必须如此这般而行。你要想逃生，除非是认母投胎。”一边想一边走，不知到家如何拿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

话说朱亮手提酒瓶，到大街上打酒，紧往回走，暗说：“乔三拿我当喜神，那知是你的丧门星！少时到家，先稳住他，然后再拿，必须如此才好。要想逃走，万不能。”一面想一面走，只见满街各巷，人马来来往往，挨门按户，这家搜了，又进那家去搜。朱亮一见，心中着忙，恐怕搜到自己门上，忙忙沽酒回来叫门。乔氏听见，忙出房开门。朱亮进去，复又把门闭好，举步进房。乔氏接过酒菜，忙忙收拾了，放在桌上。乔三与朱亮对面坐下，乔氏把酒斟上。忽听朱亮说话，心中主意并不告诉妻子，带笑叫声：乔三我的儿，你放心喝酒，天气尚早，壮壮胆子。等到了五更时分，兵丁闹的人困马乏，老爷好趁空儿送你出城逃命。囚攘的，听爹爹的主意；倘有人撞见问你，你就唱一出‘一门五福’，说：‘吾乃小孙孙是也。’我的儿，听为父之言，才算孝顺。非唱这出，难以逃命。”乔三闻听，信以为真，心中大悦，叫声：“老爷！爸爸！——你骂舅太爷，今日全都让你。”朱亮闻听，叫声：“舅爷，你喝酒，老爷赏你脸，你就出浪声儿。我的主意虽然如此，吉凶祸福，只得听天由命。”乔三说：“我的全是不对，老爷任凭你罢。”言罢二人饮酒。朱亮在家，先稳住恶人不表。

且说钦差大人，出监斩棚，回至州衙升堂。不一时天到黄昏，满街高挂灯笼，施公座上暗想，拿了半日，这又定更时候，还搜

不出恶人，莫非官吏有他亲眷，把他隐匿？座上开言说：“尔等不用伺候本院了，急听我谕令：传与文武官员四门城上严加防范。家家户户，无论举监生员，兵丁衙役，都去叫门仔细搜寻。天亮拿不住恶奴，不拘官吏，本院都问罪名。”该值人闻听，连连答应，急出州衙，遍传钧谕。文武官员，遵命而行，各派手下兵丁衙役，按户搜寻。直搅的各家妇女，咒骂恶奴，这且不表。再说钦差大人官衙坐等，忽听天交四鼓，还不见拿住恶人的音信。

不言钦差官衙坐等。再说朱亮力劝乔三饮酒，稳住恶奴。朱亮明说搭救乔三的生命，暗用牢笼捉拿恶奴，好保他自己性命，二人对坐，吃到天交四鼓。朱亮心毒意狠，作事不对妻子说知，为保全他夫妻脸面，明知乔三武艺精通，不是容易捉的，反怕不美，故此内心作事。见他姐弟吃酒，他也面带春风，看着他妻子，叫声：“老婆子，我要不看夫妻之面，再不搭救乔三这个王八羔子。”乔氏闻听，口尊：“夫主，言之差矣。古人云：‘一日为亲，终久托福’。你不瞧他，也须瞧我。”乔三心中有酒气壮胆，叫声：“老姐夫，骂是骂了，此时天不早咧！少时就亮。老舅爷子问问你，你要搭救我，有什么妙计快行？你要不救我呢，你就说不救，你我就拼上一拼。”说罢回身把腰中攘子一抽，说：“这就是你的对头。”朱亮听他急咧！他也真机灵，即便儿回答说：“好狗头！急什么？我既应了你，何用你着急呢？听老爷子告诉你明白，头里我去打听咧，我知道自有救你的时候。再者，你逃命出城，也须路费，待我给你带上几文钱，好买东西吃，何用你心急。”说罢走到柜边，开柜取钱，答讪着工夫拿钱，就把蒙汗药下在酒里面了。这才带笑，与乔三讲话，说着斟上一杯酒，放在乔三面前。

乔三虽说喝到七分醉，冷眼瞧酒色忽变，一阵心疑，不端酒杯。乔氏叫声：“老三，不用你多心。等姐姐先喝，纵有毒药，先药死我，你再喝。”伸手端过乔三那杯酒，沾唇一气喝干。又复将酒斟上一杯，放在乔三面前。看官，此乃蒙汗药酒，其性迟慢。乔氏先抢那杯酒，饮在腹内。朱亮一见，正中下怀，忙忙接言，催劝乔三，叫声：“舅老爷，这可不用你多心了。你看你姐姐先喝咧！下剩的也不多咧！咱三人爽利的喝干了，好送你出城逃命呢！”他心中一喜，并不推辞，一饮而干。朱亮见乔三入了圈套，姐弟两人，把酒斟上，只顾喝，不一时酒净瓶干。忽见他姐弟二人眼发眩，口内只嚷头上发昏。又听门前人声喊叫，又细听了一听，乃是邻右担惊害怕，都喊：“咱们各加小心。”朱亮听罢，见乔三与妻俱皆昏倒在地，便找了一条绳子，把恶奴倒剪二臂。将乔氏先放在旁边，候报官先拿了乔三，再用凉水救活。

诸事停妥，朱亮连忙出房，并不开门，越墙而过，两脚如飞，直向十字街而来。不多时到了十字街，望众伙伴说道：“我已搜着乔三，快跟我去，回明钦差，好拿奴才问罪。”众人答应，一同前去，登时来至公馆，先禀明州官，说明实情。州官闻听，喜不自禁，立刻带了役吏去见钦差。霎时来到衙门口下马。天交五鼓，进衙到丹墀以下，双膝跪倒。但见钦差坐着堂上，冲冲大怒。高声说道：“尔等快将我的话传与兵将人等，赶天明拿不着乔三，一律问罪！”穆印歧听着钦差吩咐毕，这才口尊：“大人在上，现有卑职的步快朱亮，用计捏着乔三。”贤臣正自着急，听说有了乔三，不由心中大悦，连忙叫声：“贤契，不知恶奴现在何处？”州官忙将朱亮用计之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贤臣闻听，又把朱亮叫上来，跪在下边，老爷又问了一遍，与州官说的一样。贤

臣吩咐：“速把恶奴抬来，好与吴进孝对词完案。”州官答应，即飭朱亮衙役，急速一面派人知会游、守、千、把带领捕快人等，将人调全，穿街越巷，来到朱亮门首。班头朱亮，还是越墙而过，开了大门。州官在马上坐等，等下役进内，抬出乔三。但见恶奴人事不醒。州官吩咐：“急速进行，禀见钦差大人。”下役答应，抬起乔三，急速来到衙门，放在当堂。

州官回明，贤臣叫人用凉水把恶奴喷醒。不多时乔三苏醒，翻身坐在下面，心内糊涂，冷呆呆往上瞧着发怔。施公坐上，用手一指，微微冷笑，骂声：“该死的奴才！尔等情由败露，快快明言，好把你定罪。”乔三闻听施公之言，心才明白，如梦方醒，后悔贪酒，入了自套，口尊：“老爷，小人乔三有家主。常言说家奴犯法，罪归家主。叩求青天老爷，察覆盆之冤。”说着不住叩头。贤臣闻听大怒，用手一指，高声骂道：“大胆囚徒！还敢巧辩。带吴进孝上堂，对质口供。”下役答应，登时带进吴进孝，跪在下面，施公坐喝道：“尔等快把他两个夹起来再问。”下役答应，拉去鞋袜，套上刑具，用麻绳一扣，痛入骨髓，浑身发软。吴进孝不住叫喊，口尊：“老爷，小人招认，情甘领罪。都是乔三囚攘的把我害了。我头里已经全说实话，你纵不招认，也是枉然。”恶奴闻听，明知有死无生，即将已往从前俱都招认。钦差座上闻听，恨的咬牙切齿，吩咐：“下役，每人重打四十大板。打完了，绑出去开斩。”下役答应，一声呐喊，把两个人打的两腿崩裂。贤臣又吩咐把乔三、吴进孝搀出上绑，急命州官押解云阳市口监斩不表。

且说施公又吩咐：“尔等快提刘三、王五上堂。”青衣答应，立刻提到，跪在下面。老爷往下又吩咐说：“你两个，这罪过果

知道不知道？”刘三、王五二人齐说：“小人不知，叩求青天大老爷宽恕。”老爷说：“私传圣旨，罪该斩决。幸而你两个不是事中之人，每人重打四十，罚你二人充军。”施公吆喝：“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哪个留情，本院治罪。”青衣发喊，打了四十，打完放起，复又上锁。施公堂上提笔判断，书吏一旁作稿。诸事停当，即命公差起解，带出官行不表。且说施公堂上，坐等杀场斩了乔三、吴进孝二犯，好进京交旨，心中正自着急。只见州官走进衙，上堂跪禀，斩了二犯。施公闻听，站起身来说：“本院钦限甚急，立刻搭轿，就要起身。”不知到景州，又访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三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天霸寻王栋出城

话说施公由德州城内拿住了飞腿乔三，就地正法。谁知乔三的兄弟，逃跑至黄隆基的小舅子家里，看官，你道黄隆基的妻弟是谁，此人大有名头，他兄乃千岁宫中一名首领，他兄弟现捐纳的州同，又借着哥哥势力，就无端作恶，欺压良民，通官交吏，无所不为，心傲气雄。此人姓罗名叫似虎，人送个名号，叫作恶阎王。那日乔四给他送了个信去，哭诉其情，恶棍听此信，气不可言，却有心合施不全作对，替姐夫、姐姐报仇。估量着施不全势力大，他乃奉旨钦差，犹如皇上一一般。走动时，官役围随，到处官兵拥护，势派不小，难以下手。欲待不管，恨之有余。无奈写书一封，差人上京，送到首领哥哥那里给他姐夫报仇。他哥哥转求千岁，在圣上驾前奏言施不全过恶，不过是求其归罪于施公，方消此恨。若遇机会，好报此仇。

且不言恶徒罗似虎，再说施大人自从离了德州，转牌早到景州。大小官员，忙接钦差，排开执事，兵丁衙役，接出城外。文武跪在两旁，各举手本，自报花名。顶马施安传话，叫他们起来，到公馆中伺候。众官听了，平身站起，两旁分排，让钦差执事、顶马、轿子过去，这才一齐上马，跟随钦差，前护后拥，进了景州城。霎时来到公馆滴水檐前落轿。钦差下轿进内，净面更衣，吃茶不表。且说众官不敢入内，将手本投递。长随接过，入内去

不多时，出来高声说道：“大人吩咐：众官免见。明日在州衙伺候办事。”众官答应，各自散去。

且说施公在大厅用饭已毕，闲坐吃茶，郭起凤、王殿臣、施安等，在厅外伺候。内中惟有黄天霸、关小西，他二人在厢房，用饭已完，也是闲坐吃茶。为何他二人不在厅外伺候呢？有个缘故，关小西是自己投来，自愿效力，并非银钱买来的奴仆；二来又有几次功劳。黄天霸乃是施公亲自请来帮助的，这一入京，贤臣保举，引见圣上，还不定封他二人什么官爵，故此以客礼待之。闲言不叙。且说忠良在厅内叫声“施安”，长随答应，掀帘进内，在一旁垂手侍立。施老爷说：“你去把关壮士，黄壮士叫来，我有话说。”内司答应。出厅不多时，把二人带进来。他二人在下面，才要行礼，施公把手一摆，二人平身，一旁侍立。贤臣叫声：“二位壮士，本院叫你们不为别故，因本院当年有个同窗契友——此人乃中堂王希王老爷的族侄，名叫王年，现为陕西的学院，原是此郡人氏。他的父母俱在本乡居住。我今有一拜帖，关壮士可去一投。黄壮士暂与本院叙话，免我在此发问。”关太说：“小人愿去。讨老爷示下，不知此人住什么地方？”施公说：“去岁王大老爷差人下书到京，书信上写的在此郡王家屯居住；再者你看门前有旗杆、挂进士匾者就是他家。”关太回答：“小人知道。”施老爷忙将书字递与好汉，小西接过，出厅而去。

黄天霸在一旁，口尊：“老爷，小的想起一件事来。”施公问什么事？天霸说：“小的先同王家兄弟在一处居住。听见他说过有个亲娘舅，乃是此地一家财主，此人有名的叫丁太保。我想王栋不辞而去，或是往他舅舅家来了。我的意思要想找他问问，他不辞而去临阵脱逃的缘故。看他怎么见我？不知老爷准与不准。”

施公这次待黄天霸不比在江都县之时，乃是聘请前来，怎么好意思不令他前去？再者此处是在州城之内，驿馆之中，许多兵丁卫役伺候，也无用他之处。至迟不过明日就来，后日就可起身，大略不至误事。二来也是合该有祸——施公不教他二人离开，焉有这场祸？且说施公闻听天霸要去找王栋，老爷沉了一沉面说：“壮士此次既是要去，见着王栋，也不必浮躁。虽然走了于七，也非他一人之错。他如愿意跟官呢，你只管同他回来见我。施某这一进京，自然不肯难为他。如不愿回来呢，也就罢了。千万壮士早回来。”天霸回答：“晓得。”言罢转身出来不表。

且说贤臣打发天霸去后，天色已到黄昏，馆夫秉上灯烛。施公独坐看书，施安一旁侍立。霎时天交初鼓，施公心中惦记明日到衙内查看各案招稿，众官有无病弊亏空，好进京交旨。老爷心内一烦，合上书本，吩咐施安打铺安歇，内司应说：“回老爷，早已铺设妥当了。”施公说：“你去吩咐他们小心火烛，门户要紧。”施安转身出去，告诉了馆夫，把门闭好，自己在外间屋内安歇不表。施公熄烛上床，心中困倦，朦胧睡去。不多时，天交二鼓，心血来潮，似睡不睡，忽听门外有喝道之声，不知何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〇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

话说贤臣自小西、天霸去后，书房独坐，看了会子书。施公熄烛上床，似睡不睡。忽听有喝道之声，鞭板、锁子连声响亮。施公梦里心疑说：“何处官员，半夜来临？”想罢闪目往外观看，但见一对红灯，走进门来，后又进来两个人，打扮格外异样：右边的穿戴乌纱圆领、羊脂玉带，足登粉底乌靴，手执牙笏，躬身侍立；他穿的四品补服，眉清目朗，白面长须，髯如黑墨。左边的年有七旬，两鬓如霜，脸上皱纹如鸡皮，颏下胡须，赛如白银；头戴万字巾一顶，身穿茧绸道袍，青缎衿领，腰系丝绳，红缎云鞋，素绫白袜，手执一根过头拐杖，笑容可掬。施公看罢，更加纳闷，心内沉吟：不像吾大清之人。右边的一定是有职分；左边的好似乡民。又听见外面吵闹，估量着是衙役三班人等，心中正是不解。只见二人行礼，拖地一躬。口称：“星主，此事但求施展才能。”说罢，又见那老者用手往外一指，进来一个当差的人，左边手提定一面锣，右手持锤，将锣连打了三下。从外面又来了两物，扑进厅来。贤臣闪目留神，认的是两只绵羊，往里鱼贯而行，脖子上带锁，腿上带镣，少皮无毛，腿流鲜血，望着贤臣两只前爪跪下，咩咩不住叫唤，把头点了几点，如叩头之状。贤臣不解其意。待要问老者，忽见那锣里头跳出来一物，细瞧是个耗子，一尺多长，灰色皮毛，跳在羊背上，又抓又咬，急的那羊乱

跳乱窜。贤臣一见，心中大怒。站起身来，两手扎杀着哄老鼠。又听门外一声响亮，蹿进一物来，又像驴子，又像虎，竟奔忠良梦境而来。贤臣吓了一跳，栽倒在地。又听门外风吼声鸣，噗噗蹿进二野虫来。贤臣虽倒，心内明白，闪目留神，原是两只猛虎，黄白二色。贤臣估量着命难保守，那知猛虎竟不扑人，剪尾摇头，竟扑怪兽而来。两只虎按着怪兽，又抓又咬，登时怪兽命绝。两只虎竟进内间屋去。施公害怕，见老者同那一位，连忙伸手扶起贤臣坐在正中。忠良说：“请问二位贵驾，这事情愚下心内不明，望乞指示。”二人见问，躬着身说：“此事星主自详。问我二人也不知晓，天机不可泄露。若要问咱姓名，有四句言词：

斜土焉能把金成，王子头白总是空。

十一轮回功行满，土也成金鱼化龙。”

言罢，复又用手指着，口尊：“星主，须要小心，两只猛虎又来了。”贤臣闻听，失一大惊，猛然惊醒，乃是一场梦。吓的一身冷汗，“哎哟！”一声，吓坏了长随。

施安从外面忙来相问，将灯点上。口尊：“老爷方才怎么样？”施公说：“方才梦中喊叫了一声。天不知交了几鼓？”施安说：“正交三鼓。”施公忙把表盒打开，看了看，果是子时三刻。说道：“施安，你将参汤熬些我吃，再把好茶对一碗来。”内司答应，登时把炉中火添旺，一时俱办停妥。老爷起来用罢。施安忙问：“不知老爷方才作什么梦？也求老爷告诉小人听听。”施公便把梦中之事，对施安细说一遍。施安低头想了半天，口尊：“老爷，若依小的详解此梦，也好也不好。梦见虎头驴尾的怪物，扑了老爷一个斤头，定主不样。幸有两只虎，又咬死他，大略无碍。又有耗子咬羊，想来不过驳杂点儿。老爷虽然吓倒，幸亏又有那穿红

袍的合那老者扶起来，此乃吉兆。依小人想来，那穿红袍的合那白胡子老头，必是喜神、贵神。那虎头驴尾的怪物，必是个四不像儿。老爷只管放心，此去进京预圣，包管大喜高升。”那贤臣自思梦中之事，自言自语，嘴里说：“好奇怪呀！”前已表过，贤臣不比平常之人。老爷登时参透，腹内说：“原来是城隍、土地前来警教，内里还隐着一段的冤情，等施某前来才能结案。罢了，罢了！我这一进衙去，查出情弊，合郡官员，多有参罚。”忠良想罢，不觉东方大亮。施安服侍贤臣净面吃茶，用罢点心，更换衣服。吩咐传出去：“预备轿马执事，伺候本院进州衙理事。”

轿马出馆驿不多时，到景州州衙门首，一直进了正门，到滴水檐前下轿。内司把被褥铺在公位，贤臣坐下。众官参见行礼。贤臣摆手，众官平身。这才分班站立。个个偷眼瞧着大人，见他头戴一顶貂帽，帽带紧扣，那时头上无顶，看不出官居几品来。容貌长脸，细白麻子，三绺微须，萝蓂花左眼^①，缺耳，贡肩，小鸡胸，细瞧左膀不得劲。头里看他走路，还是踮脚。身量瘦小，坐在公位，不甚威风。身穿狼皮蟒袍，海龙外褂，青缎官靴，仙鹤补服，一串朝珠，硬红嵌花。众官看罢，却多暗笑，瞧不起是皇家二品大员。那知身量虽小，志量却大，是朝中一位干国能臣。众官正自暗中笑话，只听贤臣口呼：“众位，本院奉旨前往山东，一来为放赈；二来为访查赃官污吏。今到贵郡暂住馆驿，所为查明档案，好进京面圣。大略众位无甚过犯，少不个要查看查看。钦限紧急，不敢久停，明日要进京交旨。”众官闻听，一齐答应

① 萝蓂花左眼——萝蓂花，即萝卜花，花瓣呈十字状。说人的左眼象萝卜蓂，是比喻它象京剧中丑角眼眶图案，呈十字形状。

说：“遵大人示谕。”言罢众官吩咐书吏，预备各处案卷，送至大人案前。二施公将案卷看了一遍，留神细查，不过是奸情盗案，窝娼聚赌、行凶杀剐，杖斩绞犯，军徒枷号，判断明白，并无寻私之处——那知州官与书吏暗定诡计，以哄施公。贤臣看罢，又查钱粮地亩，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来到库内查验银子数目，分毫不差。施公连连点头赞说：“到底是列位贤契作官清正，本院进京面圣，一定保举升官。”

众官闻听不敢怠慢。忠良总惦记昨日作的恶梦，并未查出梦中之情，老爷心中不悦。眼望众官开言说：“此郡可有一人姓罗，名叫如虎，又叫如鼠。贤契可曾闻知否？”众官闻听，一个个眼望钦差，似聋似哑，都不作声。景州知州想罢，哈着腰儿，脸上陪笑，口尊：“钦差大人，卑职查此郡，城里关外，并无姓罗有名之人居住。若有，卑职不敢在大人台下隐瞒。”州官说罢，贤臣心下暗自沉吟说：“州官此话，大有情弊。他说城里关外，并无姓罗有名之人，必须得如此这般办法，才得梦中之情。”想罢叫道：“贤契，本院此问，也无关紧要。明日本院就要进京面圣，一定保举贤契升官。”言罢。吩咐搭轿。内司传出话去，登时外面齐备。大人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众官一齐送大人上轿，登时来到馆驿下轿。贤臣进厅归座，吃茶用饭毕。复又献茶。施公手擎茶杯，眼望施安说：“我今有个主意，必须如此这般办法，庶可得梦中之情。”要知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景 贤臣改扮访民情

话说施公少不得亲身出去私访，访真再议。长随说：“老爷，小的请问爷，怎么就知是城隍、土地前来指教呢？”施公说：“我的儿，你听我分解：那梦中的老者合那一位官长说，若问他们的姓名，临走留下四句偈言^①，本院记的明白。他说斜土旁边加一成字，岂不是个城池的城字？王字头上加一白字，岂不是个皇字？十一凑起来，是一个土字。土也并起来，是个地字。这明明是‘城隍、土地’四字，何用细解。”施安说：“既是城隍、土地前来托梦，何用私访？一来钦限甚紧，二来黄、关二人并未回来，谁保老爷同去？万一有个舛错，那时怎么办？”贤臣说：“本院此去假扮，何用跟人？人多反倒招摇。再者既秉忠心，为国救民，焉怕是非。尔亦不必多言，快把此处人的衣服找几件来我用。”施安知道老爷的古怪性情，只得答应，走去问馆夫借衣不表。

且说贤臣打发长随出去，自己找了一块白布，提笔写上几行字，两头用竹竿绷紧，卷起来，掖在腰中。施安借来衣服，老爷连忙打扮停当。幸喜此驿有个后门，无人把守，老爷先行，施安瞧了瞧院内无人，这才一同出厅。才至后院门首，老爷低声吩咐施安说：“我儿，本院出去私访恶人，或虚或实，天晚必回。若

^① 偈（jì 音季）言——梵文 Gatha，译作偈陀。佛经中的唱词，有七字句诗文。

晚晌不回，就有了事咧！也不必叫众官知道，等黄天霸、关小西回来，叫他们去找本院。再者，我去之后，你传出去就说本院有病，众官一概免见。千万嘴稳要紧。”言罢，施安将门开放，老爷出门，吩咐仍将门闭好。

老爷出了馆驿，不知准往那里去。此时是冬月光景：一片荒郊，树木凋零，草都黄败，朔风透骨，冷甚冰霜。忠良不由点头，是为除暴安良，受此辛苦。倘能拿住恶霸，救出良民，即受此惊惧，也不负康熙老佛爷重用之恩。老爷想罢，强抖精神，不管南北，信步而走。当时出城，更觉凄凉。老爷出馆驿时候，天才挂午，此进天已午措。借步走了五六里地，浑身又冷，腿又酸疼。忽见眼前一座院落，外门宽敞，门墙高大，两溜门房如瓦窑一般，住的仆人、佃户。那大院砖砌围墙，青灰抹缝，四角更楼，高耸碧空。往北一望，盖的更觉威风。三间一明两暗，露着窗户高台阶子有十数多层。一对黑鞭子挂在门首，两条懒凳左右分排。因为天冷，无人在门房存身。贤臣看罢，暗想：“这所宅子，不像民人富户，定是前程不小，不亚都中王侯卿贰，不知住的何等之人？施某倒要访他一访。”想罢举步而行，来至门前，往里观看。忽见由门房内出来一个人，穿着一身布衣，长了个横头横脑的。他把老爷打量了打量，见爷穿着一件翠蓝布棉袄，老青布棉褂，白布棉袜，油底的布鞋，头戴一顶宽沿儿老样毡帽。瞧模样麻脸歪嘴，萝菔花的左眼，缺耳，前有个小小的鸡胸，后有个贡肩，左膀矮，走道还带着点脚儿。又见他手擎着一块白布，宽有一尺，长约二尺，两头儿竹竿绷紧，上面写着几行大字，几行小字。这人并不识字，一声断喝说：“那小子探头缩脑的瞧什么呢？”

贤臣暗恨在心，忍气吞声，假意陪笑说：“愚下乃行路之人，

从此经过，颇晓的些风鉴相法。看贵宅大有风水，将来必出将相之才，故在此多看。”言罢，把身一躬说：“休怪，休怪。”回身就走。那人不管好歹，竟不容情，赶上去倒揪着领子，把老爷揪了个趔趄，几乎跌倒。口内说：“回来罢！大哥那里溜啊？闹的是怎么花串儿，你又会看风鉴相地，我们这里又有风水咧！看你这嘴巴骨子，分明是来闯亮^①，瞧着无人，你好进去，有得手的東西，你好偷着走。遇着人，你就说瞧风水呢！怪不得昨日院子里晒着一床被窝丢了，敢则是你瞧风水瞧了去咧！”贤臣闻听，忽的大声嚎叫：“哎哟！委屈死人了。学生乃是斯文人，况且又是才到贵宅门首，如何昨日丢的被窝，便赖自我偷去呢？”正然吵嚷，从里面又走出几个人来。贤臣暗闪虎目，打量出来的这个人，但见他身穿皮袄、皮褂，青绸子吊面，羔儿皮披风，内衬着月白綾子小袄，足登落地白底緞靴，头戴貂帽，大红丝纓猩血一般。海龙领袖，兜着银边。长的轩昂架子。年纪定有五旬。惨白胡须，赤红脸面，浓眉大目。贤臣看罢，疑是本主来到。那知他乃管家，姓张名才，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脸，虽是恶人的管家，不屈枉人心，离着五里三乡，大有名头，此是闲言不表。

单说那些恶奴，一见管家出来，俱都垂手侍立。只见那人开言说道：“你揪的是什么人，因何吵嚷？”恶奴见问，连忙回话，口尊：“张大爷在上请听，方才我在门房，瞧见那人探头缩脑的在门外，正观望呢！我问他找谁？有什么事情？他说路过此处，因为瞧见宅院很有风水，必出将相。我说他信口胡言，分明是闯亮，偷盗东西。瞧见有人，要脱身逃走，故此我把他揪住。正要

① 闯亮——江湖黑话，意为望风、探哨，也有碰运气的意思。

回管家，请示请示，或是拷打，或送州衙，但等张大爷吩咐一句话，好把他锁捆起来。”管家张才听罢，面带怒色，气忿忿的瞧着钦差施大人。未知施公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二回 酒肆闻恶徒名姓 路遇得霸道真情

话说管家听见门外吵闹，出来问了问，恶奴即对管家如此如彼告诉他一遍。管家听恶奴之言，把贤臣打量了一番，不由的心中动怒，将眼一睁，叫了一声：“七十儿，你这个囚攘的！特地生事。我瞧此人的打扮，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或者是个教书的先生。现在他手拿相面的幌子，定然是他懂的些相法。你坐家在地，那知出外的难呢。为你这个莽撞无故的生事，我说你多少。”骂的七十儿不敢言语，连忙把贤臣松开。

且说施公听见管事的这一些话，就知是个好人。连忙往里跟话，口尊：“长官爷，真乃眼力高超。学生何曾不是个儒流秀士呢？因为上京科举未中，羞归故里，一气儿流浪江湖，来到贵郡。因无事可作，自幼学些堪輿相法^①，暂借此为生。因看贵宅有风水，我才站住。那知这位出来，不由分说把我揪住，说我偷出被窝，岂不冤屈。幸亏尊驾圣明，才说出学生清白来了。”大管家闻听老爷这一片诳言，满口里说：“如何呢？我就猜的很是，再不错。不是教书先生，就是穷秀才。”言罢叫声：“先生，你贵姓呀？”贤臣随口答应：“岂敢，学生贱姓任。”大管家“叫声：“任先生，别理他，看我面上罢。礼当领教谈一谈。怎奈眼下我们老

① 堪輿（kānyū，音刊于）相法——旧时相地看风水，以选择宅基或墓地的一套迷信技法。

爷就回来，有些不便。”言罢，把手一拱说：“请罢，请罢，改日再会。”贤臣也巴不得离了此是非之地，也就拱手说：“多承看顾。”言罢，大人迈步前行。一边走，一边想，暗说：“好一个恶家丁，不亏了管家来善劝，施某一定吃苦，细想来真可恨。”

贤臣想罢，不觉离了村半里多地，忽见路旁有一茶馆带着卖酒。大人迈步，进了茶酒店，一来有些干渴，二来探访恶人的名姓。见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两条板凳。有个人在那里坐着打盹儿，一见贤臣进去，连忙站起，把老爷打量了一番，说：“客官爷，是吃茶呀吃酒呢？”贤臣坐下说：“倒碗茶我吃。”那人连忙拿过茶杯、茶壶来，将茶呈上。贤臣斟上茶，手擎茶杯，眼望那人，叫声：“伙计，宝铺的生意可好？”那人说：好啊，托客官爷的福。”贤臣说着话，答讪着，就问说：“掌柜的，宝铺东边儿那一所房院，是个什么人家的？”那跑堂的来至贤臣跟前，对面坐下，低言叫声：“客官爷，你既不是这里人，我告诉你，料也无妨碍。说起来，那所大宅院，村名叫作独虎营。要问庄主姓名，人人听见打个冷战，亚阎王罗似虎，人人都晓，又有银钱，又有势力，万恶滔天，专害民人。他弟兄四个，大爷净身，现在千岁宫内总管，康熙佛爷宠爱，封他是阿哥安达^①。他二爷三爷在京都西沿河作买卖，有两座金店，当掌柜的。惟有罗老叔在家享福，捐纳候选州同六品职衔。不守本分，胡作非为，爱交光棍泥腿，包揽官事。开设赌场，讹诈官吏，喜玩斗鸡鹌鹑。听说新近又入了穷家棍子头，越发的作恶了。霸占人家房产土地，硬教人家给他纳税银。

^① 阿哥安达——阿哥，清代皇太子的通称；安达，满语，把兄弟的意思。阿哥安达，皇太子的把兄弟。

若要不依，送到州衙枷打了，还得应允。更有一宗可恶之至：好色贪淫。家中妻妾已有十几个，还在外边霸占人家妻女。瞧见谁家妻女美貌，硬教媒人提说。若是不应，就使讹诈，说人家从前借过他几百银子，放帐滚利，利上又加利，加二加三还是小利钱呢。那家若是还不起，就打算人口。女子貌美，给他为妾；幼童貌美，他硬鸡奸；不美的作为奴仆使用，无人敢作声。不然就要田房，若说了句不允，立派恶奴锁拿到家，打死了无处伸冤。那怕你告遍衙门，总不准情。许多恶处，一言难尽。不知害过多少人咧！私刻假印，讹诈州县。家中安炉，私铸铜钱，造作假银。若要出门，众恶奴前后围随一群，他比州官还有威风。民人见了，两旁躲开。新近听说出了一件事：他家使着的一个仆妇，有些姿色，硬行奸淫。后为本夫知觉，恶棍恐生不测，活活将本夫打死，大卸八块扔在河中。客官爷你想想，恶棍如此行为，怎不令人可恨？”

施公听罢过卖之言，把脸气成个焦黄，咬的牙齿响。那伙计一见这光景，口中说：“啧啧啧！我的客官爷，这不是胡闹么？国尊驾再三问我，我又瞧着你不是我本处人，我才告诉你这底里深情，那知你有这么大气性呢？罢罢罢，我的爷，你喝碗茶，快些请罢！趁早儿别给我们惹祸。若教罗府人万一听见，我们是吃不住。不然，你老要气出痰火病来，那是玩儿的么？”贤臣闻听，把气略平了平，假意带笑，叫声：“掌柜的，休要着急，我也不过听着，令人可恨，与我什么相干呢？”过卖说：“这句话，尊驾言之有理。我见爷的脸色都已变了，故此我才着急。”贤臣说：“还有一件事不明。请问这等恶霸，难道官府都不知道么？”过卖摆手说：“休提此处的官员，谁敢惹他？与他都是朋友相交，弟兄

相称。前任州官，为接了告状的呈状，将他大管家传入衙门，尚无沉动一点，恶棍便差人上京说与大哥送信去。几日工夫，京里的千岁官旨意来咧！把一个州官撤根子抹了回家。因此我才对你说。”贤臣点了点头说：“伙计你把酒烫上二壶，再剥两个鸡子我吃。”过卖答应走去筛酒不表。施公独坐，心中暗想：“可恨景州众官，枉吃皇上俸禄。属下有这等恶棍，不能办理，施某盘问，又相隐瞒，不能首举。”

忽听酒铺门外乱哄哄的人声吵嚷，只见一群人都跑出铺门外站住。贤臣当官府来到，细看又不是衙门式样。贤臣纳闷。又见过来了一匹马，马上一人，相貌凶恶，两手捧着一件东西，足有二尺多长，外面罩定黄缎子套，不知是何物件。随后又来了两个人，打扮的格外两样。一个骑着走骡，黑如墨定；一个骑的叫驴，色白似银。一个穿的小毛皮袄裤，灰绸面，一斗珠皮褂，黑漆漆的起亮，两边露出荷花色手巾。俱时新式样，头戴貂帽，生丝缨子，一色鲜红，足登青缎尖靴；白面无须，一双吊角眼睛，年纪不过三旬。一个身穿皮袄，不套外褂，里外发烧，腰中系着鸡皮绉搭包，足登紫绒毡靴，头戴双重东瓜帽，算盘顶儿相趁，倭缎云镶；浓眉大眼，满脸横肉。酒糟鼻子，四方口，赤红脸，连鬓胡须，身体胖大，在驴背上，还有三尺，腆腰大肚，长的恶相。二人并肩而行，后面跟人，一窝蜂相似，也有步下走的。又见揪着一人，那人直往后拽不肯走，马上的跟人，直用马鞭子打。那人疼痛难忍，直嚷求饶。贤臣看罢，沉吟了半晌。忽听旁边一人管着那边一个人叫声：“第五的，今日可尽了二皮脸的量了。他终日喝的醉醺醺的，满街上乱骂胡闹呢！今日可碰的钉子上了咧！”那一个说：“不知他怎么惹着独虎营罗老叔咧？”这个说：

“因为罗老太爷从我们村里出来，正遇见二皮脸，喝的涨涨儿的在那里骂街呢！被罗老叔看见，叫他的家人就带起来了。这一带回家去，轻者二皮脸也有一顿棍挨。”那一个又问说：“罗老叔望你们村中怎么去了？”这一个说：“啧啧啧！我的糊涂爷，你没瞧见那个骑驴的，不是我们村中万人不敢惹的石八太爷么？”贤臣也在一旁，忽见那群人，有一人望骑驴的说了几句话。

贤臣离远，虽未听见，估量着此处乃是非之地，不可久住。才要进馆会钱起身，又听那二人讲话。总是施老爷目下合该有场大祸，不由的又要探听冤家头的恶处，好一并擒拿问罪。只听那一个叫声：“三哥！只因我在京中，做了二三年的买卖，那知咱这里，就有这些缘故。请问这石八不亚如一路诸侯；再借着太子宫中王首领的脸，连坐四人轿的，都合他们相好。石八爷家里，本来也够了分咧！倚财仗势，纵容手下的小们在外，无所不为。这穷家一伙子，总有十几个人，都是磕头弟兄。石八算是头一个，有渗金佛吴六、泥金刚花四、破头张三、闯粗胳膊邓四，要钱硬讹诈。短辫子马三、白吃猴儿郭二，他两个集市上私抽税务。还有崔老叔，外号叫秃爪鹰，单陪阿哥玩雪白脸儿外孙，若要叫瞧见，吓的冒走真魂。恶棍徒七恍，外号叫铁嘴儿，单讹牙行客人；火烧铛^①上，他盘腿儿坐着，浑身脱个净光，烙出一身燎浆泡来。五股高香点着，膈肢窝夹裹，一个时辰不害疼。外有真武庙六和尚，他是盐商一个替身，吃喝嫖赌，爱交匪类。只可恨咱这里地方官，连一个有胆的也没有，都是些无用怕事的囊包货。昨日闻听人说，奉旨钦差点了一位镶黄旗汉军的施老爷，往山东赈济放

① 火烧铛（chēng，音称）——一种平底的浅锅。

粮，一路上严查贪民污吏，又拿恶霸土豪。听说把德州有名的皇粮庄头黄隆基外号叫赛敬德这恶棍硬拿了开刀问了斩咧！真正的这才是位好官呢！什么时候来到景州访一访，拿住这伙子恶棍治罪，那才显出报应来咧呢！”贤臣在一旁听罢，心中正自思想。忽从外面进来了一群恶棍，揪住贤臣衣襟不放手。不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三回 恶阎王诓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

话说施公访着了凶徒的住处名姓，又得了杆儿上^①石八这些人的底细，恨之已极，一定拿住治罪；再将太后宫与千岁宫的两名首领，一齐参倒，才解我心头之恨。思念之间，肚内饥饿，只得就着茶，吃了两个点心，会了钱才要起身行走。忽从铺门外闯进人来，走至老爷跟前，把眼上下先打量了一番，上去用手拉住叫声：“先生，想必你会相面。”贤臣随口答应说：“略晓一二。”那人说：“走罢！先生跟我到我们家里，给我们爷相相面。”贤臣说：“令恩主是那位老爷？”那人说：“要问我们上头，是独虎营罗四老爷。”贤臣闻听，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心内暗说：不好，施某眼下有祸。无奈勉强支吾，口尊：“众位，相面请到这里来罢。天气晚咧，愚下还有事，二则还要赶路程。”只见又有一人插嘴声叫：“先生，你怎么这样不懂？你叫我们老爷往这里来罢！好不懂事咧，我们下一请字，你倒这么不识抬举，拿糖摆式的。伴儿们过去揪住他，看他走不走。”又有几个做好做歹的，一齐说话。贤臣是个居官之人，岂不懂这混话？谅着衙役不在面前，难以违拗，少不得走一场。无奈叫声：“众位爷们，请先行，愚下走就是了。”言罢，贤臣在前，众奴在后，一齐走出酒铺，竟

① 杆（gān，音甘）儿上——一种流氓兼土匪的人。

奔独虎营而来。

不多时来到恶霸门首，进了大门，见门底下奴仆无数。众恶奴内有一人叫声：“哥儿们，谁去回爷一声。”去不多时，出来说：“爷吩咐，叫你们把相面的带进他来呢！”七十几答应，至大门以下，高声说：“爷吩咐咧！叫把算命的带进去呢！”众奴答应着，拉着贤臣就往里走。七十几望着贤臣说：“老伙计，头前你说我们宅内有风水，这一会你可进去细细的端详端详。”老爷闻听也不理他，跟定恶奴往前走。忠良暗自思想：事情业经访真了，只怕眼下祸患不小。忠良一壁思想，猛见有一恶奴走出来，叫声：“老七呀，先把相面的带过来站住。等罗太爷发放了二皮脸，再带上他去。”这一个闻听，把大人带到穿廊底下站住。

贤臣从人背后闪目留神，往里观看，但见厅内迎门上面坐着二人，就是头里骑驴子的那个人，两旁站立恶奴不少。只听恶阎王罗似虎手指着那人，骂声：“忘八羔子，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见了我与你八大爷，还敢满口的胡凑毛嚼的讲闹。我的人说说你，你还敢不依，要打架，反了你咧！你也背地里打听打听，漫说是五里三村的庄民，就是那些府县的当差、书吏人等，他见了我们，那一个不是垂手侍立的站着？那像你这撒野的囚徒，不懂眼。”又见显道神石八望着罗似虎，叫声：“老兄弟，你也特烦咧！那有那么大粗的工夫合他劳神，不用问他咧，他的眼眶子也甚高，瞧不起你我，纵然把他打一顿，他也未必怕。不如拿石灰，把他狗人的眼睛揉瞎，就算完了。兄弟你没我爽快，但有撞了我的，不是把他滑子骨拧折，就是把他眼揉瞎。”罗似虎闻听，登时把石灰拿来。任凭二皮脸怎么哭嚷哀求，众奴不肯容情，按把着，登时把眼睛揉瞎，抬出去了不表。

且说厅外贤臣只恨的腹中暗骂：“我把你两个剥鲜^①的奴才！这是怎么个王法，如此可恶。即便冲撞了州、县官的马头，也不至如此治罪。罢了，罢了！我施某依仗主子的洪福，出了贼宅，合你两个算帐。”老爷腹中正恨，又听杆上石八说：“老兄弟，我走咧！”说罢站起身。罗似虎把石八送出门，回到厅房坐下，吩咐：“快把那相面的叫上来。”恶奴答应，跑出外一点首，冲着贤臣说：“大爷叫你呢。”忠良忍着气，一边走，一边偷眼观看。但见厅内陈设何等齐整，也难为他内监哥哥，怎么挣来的有这分家私，可恨恶人不会享福。

且说上坐的恶阎王罗似虎，一见相面的进来，留神闪目观看，只见他穿戴打扮了个难看，再配着其貌不扬的资格，恶人看了，不由的好笑——那知贤臣的贵处。贤臣在一旁，手拿着一块白布，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上写着“学看相”三个大字。还写着“全不识山人”五个小字。两旁又写了两行小字，一边是：“残眼能观善恶分贵贱”；一边是“歪嘴直言祸福辨忠奸”。恶人看罢这两句话，不由的心中吓了一跳，暗道：“好个施不全，他竟特意的来有心访我，立刻迫他的命。不知是真是假，暂且留下狗官性命，问他的来意如何？但有一句话说不对，必须如此这般。”恶人想罢，眼望着手下的家人叫道：“小子们不用拉他咧，叫他慢慢走，想必是他腿上有疮，不得动转。”贤臣闻听，暗说：这样慢待斯文？爽利是一点儿一点儿的蹭罢！一边里蹭着，一边里心中暗叹说：“罢了，罢了！我施某现作朝廷的钦差，怎么倒给一个白丁行礼呢？要不依着他们，现今又在贼宅，就如龙潭虎穴。

① 剥鲜（Zhǎ, 音眨）——鲜，腌鱼，剥鲜，剥开腌成鱼。形容恨之入骨。

恶人一恼，我施某就是眼下不测之祸，就讲不得失官体咧。”一拐一点的走到恶棍跟前说：“财主爷在上，芝士这里有礼了。”言罢，只得哈了腰，作了个半截揖。恶人一见，不由的大笑，口说：“啊啊啊！好说好说。”众恶奴才耍狠，督着下跪。恶人手一摆说：“你们拿过个座儿来，叫他坐下，好给我相面。”恶奴答应，取了个机^①子来放下，贤臣坐下。

恶棍叼着烟袋，手把鹌鹑，叫声：“麻子，你姓什么？那里人氏？怎到我们这里相面来了？”贤臣闻听，暗道：“好哇，施某做官，越发体面咧！又有人叫起麻子来了。我只得气忍在肚里。”回答答话，口尊：“财主爷在上，贵耳请听：学生姓任，贱字方也，祖居福建，现住北京地安门内锣鼓巷。自小攻书十数载，侥幸身列在黉^②门。因为今岁乡试未中，心中一气，离家要到山东访友，偏偏扑了个空，故此流落贵处。盘费少短，因我幼习堪舆相法，不过暂取路费，好登路程。”恶棍闻听，点头微笑，说道：“麻子，你方才说什么？那块布，又写着是什么幌子？‘全不识’几个字，你别是倒过来念罢，你是施不全罢！”贤臣闻听，打了个冷战，口尊“财主爷，要问‘全不识山人’五个字，乃是愚下自撰的草号。因为招牌上那两句话，口气过大，恐怕久闯江湖的那些老先生瞧见了恼我，故此写着学看相的‘山人全不识’。识者，认也。方才尊驾说什么施不全，我不懂得这是什么话？”恶棍口内冷笑说：“你自然不懂得。你不懂得我可懂得呢。咱也别管是‘施不全’，是‘全不识’，你先相相我后来还有造化无有呢？”

① 机（Wù，音勿）——小凳。

② 黉（hóng，音红）——学堂。

贤臣闻听，故意踮起身来说：“尊驾把冠往上升升。”恶棍依言，把帽子托了一托。老爷又端相了一会说：“尊驾今年贵庚？”恶棍说：“我今年二十四岁。”贤臣说：“财主爷这付尊容，好比浮云遮盖太阳光，休怪直言，要看贵相，四岁至十四岁，这十年讲不起丰年，连衣食不能足，其相应饥寒。怎么说呢？相书上说的好：眉低散乱妨少年，奔了吃来又奔穿。难得尊驾这一双眼，乃是将相之眼。十四至二十四，正走眼运，好比一轮日照浮云散，万里光华耀满川。愚下直言，并非是奉承。尊驾自二十四岁往后，有五十年旺运的，不但大富大贵，只怕后来还有个一字并肩王的造化。多亏一个似阴非阴、似阳非阳的贵人扶助，子宫迟立，寿有八旬。此愚下直言，财主爷休怪。”

看官，老爷一派谎言，不过是为自己身在危地，方才又被恶棍看破了招牌上的话语，知道是施不全前来私访，故此打算奉承恶棍几句，叫他放自己好出虎穴，发兵出来拿他，那知竟被老爷谄着了。贤臣说他四岁至十四岁，运气不佳，那时恶棍的老子，给人家做长工呢！当差的哥，还未得时。他妈妈缝穷。自己正捡长粪、挖苦菜卖呢！老爷又说 he 有一个并肩王的造化。他想着：康熙皇帝万年后，千岁爷坐了殿，他哥哥把他带进去；千岁爷要一喜，就许封了他个王位。那知贤臣是个哑谜：说他不久便要过铁，乃是亡故之词，闲言不表。且说恶人罗似虎被施公几句话，奉承了个眉开眼笑，心里甚欢喜，有放贤臣之意。不知毕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霸拷打施大人

话说罗似虎被施公一片奉承言语，说的眉开眼笑，恶人就有释放贤臣之意，忽见恶奴乔四在众人丛中站立，两眼不转眼的望上瞅着，耳内留神听话。他听见施老爷一派谎言，说的罗老叔喜出望外。沉吟半晌，心里明白，怕罗老叔心中一喜，放了忠良，他哥的仇就报不成了。急忙迈步走到恶棍跟前，一条腿打了个千儿，说：“小的回舅老爷，千万别听他话，他竟是习就的一片熟套，信口胡诌。舅老爷要是听他的话，那就耽误了大事咧！若是信他，只怕连舅老爷都有不便。”恶棍闻听，叫声：“乔四，你认真了，他是施不全么？”乔四说：“小的千真万真，认的他是施不全。一来他亲到过我们村庄；二来他将小人主儿拿进德州衙门亲审，我随后暗跟去打听，曾见过他两次，岂有不认得的？”

看官，施老爷先前只打量恶棍是看出招牌上的破绽，再不想他是皇粮庄儿的至亲，有人早泄了底，说是施不全，这会子贤臣如梦方醒，才知黄隆基是恶人的姐夫；说话的人，是乔三的兄弟。此时老爷犹如高楼失脚，扬子江紧溜横舟，腹内想：“罢了，罢了，据该命尽，我施某才遇见对头仇人。”老爷正然害怕，只见恶棍登时把脸撂将下来，叫声：“施不全，你好大胆！我要拿你，还怕拿不住，你竟敢找到我头上来咧！”施公此时出于无奈，只得心胆壮起，口尊：“财主爷，旁言休听。学生头里禀过：我乃

千真万真看相卖卜之人，如何把我认作施不全？学生不懂得他是谁。他与府上有仇，财主爷千万休要委曲好人。”恶棍闻听，微微冷笑，叫声：“施不全，你不用装假，虽然我不认得你，可有人认得甚准。我且问你，我们姑老爷与你有什么仇？你把他拿来问斩抄家？”恶棍说着，不由动怒，手指贤臣说道：“你倚着你是钦差，不过是威吓府城、州县，怕你提参。再者，你来是为赈济之事，差满就来京交旨，缘以何故杀人？黄隆基与你何仇恨，将他问成斩罪？实言告诉你，我与黄宅姑舅至亲。你来到我家，是自投罗网。”施公自知事怕不好，命要不保，只得花言巧语诌哄恶人，不但不露惊惧，反带笑容，望着恶阎王罗似虎，口尊：“财主爷，过耳之言，不可听信。再者，尊驾是圣明之人，我如果是钦差，任你斩杀也不委曲。学生本是相士，抛家失业，才到贵村，拿我顶缸当作仇人，岂不损了阴功？”

恶人闻听，犹疑不定。恶奴在旁插言，叫声：“施不全，你不用巧辩！想要逃命，万不能够。你瞧着我舅老爷好哄，怎能哄得了我乔四？我自幼跟着我们老爷，走南闯北，无论他是什么人，只一经我的眼，就断他个八成儿。何况你这一个资格儿最好认的；前鸡胸，后罗锅，倭胳膊，麻面歪嘴，左眼萝藤花；我猜你走道儿，还是个跼脚儿咧！是不是？”贤臣说：“尊驾何苦只赖我是施不全？俗语说‘人有同貌人，物有同形物’。”乔四说：“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也不放你。只怕放了你，就误了大事咧！慢说你是肉身，便把你烧成灰，我乔四抓把闻一闻，就知你是施不全的味儿了。别耍巧咧，教你坑的我们主人、奴才，死的死，逃的逃，家败人亡。你又跑到这里充老实人来咧。你也想一想，你的行事毒不毒？我哥哥已经是跑了，就是怕你咧！你又搬砖弄瓦，

教人把他淘寻着，将脑瓜儿片下去，你才歇了心。幸亏我跑的快，逃到这里来；不然这会子，也早就他娘的洗了三咧。”言罢，望着罗老叔，叫声：“舅老爷，千万别听他的话，俗言说：‘抄手问贼，谁肯应呢？’舅老爷你想想，他要不是施不全，他就立刻跪下叩头，恳求舅老爷咧。看他还是大人的架子，站着说话，皆因他怕失官体。再者，舅老爷你想想：我的主人与你是什么亲戚？舅老爷要不替他报这个仇，以后怎么见我们的奶奶？这是一；二来他又扮作相面的先生，到咱们庄上来。他必是打听出舅老爷与主人是至近的亲戚，终必想一并除害。不是小的多嘴，舅老爷若是放了他，犹如纵虎归山一般。”

看官，乔四说的话，不亚如火上加油，一片言语，就把罗似虎怒激起来了。又遇着恶奴七十儿，想着头里为施公挨了大管家张才一顿骂，他心里正没好气，一闻此言，他也跑过来加火儿，单腿打千儿说：“小的回爷，这相面的千真万真是施不全前来私访。怪不得爷未回家时，他就在咱们大门口儿走过来，走过去，探头缩脑的好几次。”恶人罗老叔闻听这一片话，不由的冲冲大怒。骂一声：“好！该死的狗官！怎么竟敢访你老太爷来了？小厮们！快些拿马鞭子来打这个狗官。”恶奴答应，登时手拿藤鞭三四把，专听主人吩咐。恶棍高声叫道：“快打！问他访我何事？”众恶奴上前动手，倒揪领子，按在地上，用鞭子照贤臣打了去。只听唰唰的响，好似雨点一般。贤臣两手抱着脸，疼的浑身乱抖，觉着有死无生，不能报答君王。有暗叹七绝一首：

一点丹心照太空，浩然正气贯长虹。

君恩料识难于报，直待来生再尽忠。

移时，恶阎王见施公这样光景，吩咐恶怒说道：“尔等暂且

住手，待我问明。”众奴闻了言，连忙住手。老爷一翻身，坐在地下，二目紧闭，一言不发。恶阎王叫声：“施不全，你不用合我装着。给我细说，扮作相面的到门上，做什么来了？”老爷把二目睁开，望着恶棍叫声：“财主爷，我要是施不全，好说来历。我本不是，教我说些什么？”恶棍说：“抽了顿马鞭子，还是这样嘴硬。老太爷今日倒要试试你的横劲。这顿鞭子，不过先给你送个信。再要不招，比这个辣的还在后头呢！”众恶奴在一旁，齐声断喝说：“快！施不全说！”贤臣腹内说：“好一起剝鮓的囚徒！本院今日倒被这起狗奴威吓起来了。正是：龙离沧海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施某就是一死而已，万不可说出真名姓来。”想罢叫声：“众位不用威吓，我愚下也不求生，要杀要剐，只要早些给个痛快。我不过作个含冤之鬼。财主爷损点儿阴德，叫我什么施不全，那可不敢从命。”恶阎王说：“你想早些求死，那里能教你痛快死咧？还用惩治二皮脸的方法惩治你。快拿石灰来揉了他的眼！”恶奴答应，登时把石灰取来，又吩咐揉起来。恶奴答应一声，一齐上前动手。贤臣暗说：“这可罢了，纵然不死，也成了废人咧！”忽见从外边走进一人来，不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话说恶棍吩咐众奴挪起施公，用石灰揉了揉眼睛。众奴才要动手，从外面忽然走进一人来，高声叫道：“且莫动手！等我见爷还有话说。”你道此人是谁？罗宅大管家张才。但见管家走至恶棍罗似虎跟前，在一旁哈着腰站定。恶棍说：“你这半日那里去来？”张才说：“头里吴家村的王举人，把小的请去——就为那杨龙、杨兴的那宗事。他如今情愿拿出一百银子，赎他的表妹，还求爷开恩，告诉州里，不拘怎么，把杨龙、杨兴打几板子放下罢！王举人说：‘他明日亲身来给爷叩头。’”恶棍闻言摆着头说：“不中用，王举人他又充怎么有脸的？等他明日来再说罢。”管家张才复又开言说：“小的不知这相面的先生犯了什么罪呢？又揍他。”恶棍说：“他是施不全私访来了。”张才说：“爷知道么？此人头里小的问过他，他是今科乡试未中的个秀才，名叫任方也。因为投亲不遇，故此相貌为生。那里来的施不全？再者呢，施不全他乃奉旨钦差，走动八抬大轿，全副执事，多少官役围随，不亚如康熙爷的圣驾出京；他那有许多的工夫，这样冷天来私访呢？休要委屈无过之人。小人在外面听见人说，施不全于初四日才能到景州南留集上。明日才能到那里，今日那有施不全呢？”恶棍闻听说：“既是这样，暂且教他多活一夜。明日要有施不全过去，才放他；若无施不全过去呢，不用说，一定是施不全来私访，

再要他的性命也不迟。小厮们把他捆起来，锁在堆粮仓房里去！”众奴答应一声，遵恶棍的吩咐而去。张才本意要替贤臣讲情，教放了他，见主人的话口儿紧，也就不敢往下说了。恶棍站起身来，往后院而去。老爷在恶棍宅中受罪不表。

且说关小西奉老爷之命，往王家屯王善人家送拜帖。出驿馆上马，登时出城，眼看太阳平西，壮士心急，想着送帖回来，还要赶紧进城。打听得离城只有八里地，展眼之间走到。瞧了瞧，果然有座大庄院，庄前有座铺面。好汉下马，将马拴在铺门外，想着问个信儿，省的寻找。忽然从南来了一群马，从此经过。小西的坐骑是儿马，瞧见母马，挣脱开缰绳，赶着那群马，呱呱乱跑。小西一见，慌忙的赶坐骑，只看见前面群马之中，还有个人骑着马赶着，内中就有自己坐骑。好汉大声说：“大哥略站一站！我的马亦在你马群内了。”那人扬扬不理，赶着马越发跑的快，展眼跑出有二里之遥，只见那人将马赶进大门里去了。好汉跑到跟前，大门已闭，上前把门打了三响。看官你道此是那家？就是王栋的亲舅家。

前已表过，此人乃临清人，移居在此，名叫丁彪，外号神行太保。年六十四岁，身高六尺，背阔腰圆，说话声如铜钟，一顿要吃五斤肉，六斤的面饼，能打少壮小伙子六、七十人。幼年系保镖为生，自今已挣的家成业就。关小西叫门半晌，无人答应。好汉动怒，用脚把门一踢，惊动里面众位徒弟，一齐跑了出来，开门望着小西开言说：“你是那里来的？砸我们大门。”小西勉强陪笑，尊声：“众位，刚才小弟惊了马，跑入府上马群之中。”众人说：“谁见你的马来？也该打听打听，谁敢砸太爷的门？还不快些滚开！”小西闻听，心中大怒，骂声：“挨刀的，休得无礼！

明明昧下我的马，还敢开口伤人，快快送出来无事；少要迟延，就是饥荒。我要一恼，拆了你们的窝巢，还是要马。”一脚踢开了一扇门，砸倒了三个人。那几个一见了，齐声大骂，围住小西乱作一团。丁太保正在里面配药，忽听得门外面闹吵吵的乱嚷，正自设疑。猛见家里使唤的一个人，名叫大哥儿，喘呼呼的跑进来，叫声：“老太爷，不得了！不知那里来了一个醉汉，一脚把我们的街门也踢下来咧！那些小大叔们围着乱打呢！”丁太保一听，也顾不得配药咧，连忙甩去长衣，搭包煞腰，迈步出房。来至前院，噗！使了个箭步，蹿至门下，一声大喝：“什么人找上门来撒野？”

好汉关小西一见里面又蹿出了一人来，虽然手里招架着众人的拳脚，眼里不住的瞅着那人，恐其上来帮手。好汉留神预备，那知老英雄见他八个徒弟围着一人动手，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前，只得在旁边观其胜负。只见那一人蹿蹦跳跃，拳脚的门路精熟，不亚如一只疯魔的猛虎。丁太保点头暗夸，就知受过高人传授过的。猛见二徒弟呼雷豹，被那人一脚踢出四五步，扒在地下哼哼；大徒弟独眼龙，他乃是墙上画鱼的一只眼，冷不防备，被小西“吧”一拳打中了好眼，登时肿起来了，独眼龙竟成了瞎眼咧！丁太保一见，又气又恼，骂一声：“无能的业障们，还不住手么？八个人打一个，还叫人家打了。”言罢，又回叫一声：“朋友，你贵姓？”好汉说：“我姓关。”丁太保说：“关朋友，方才我见你的拳脚，却能使的好。你果然是一个汉子，敢与老夫比拚三合么？”关小西哈哈大笑说：“来来，那群奶黄未退的孙子们，还不是关爷的对手，你这老牛其奈我何！”丁太保心中大怒，骂声：“囚徒！休得胡说！你太爷开恩，让你把衣服脱了，好和你动手。”关小

西也不答应，将马褂子、皮袄脱下，又将帽子摘下，连拜帖放在一处。丁太保往后退几步，两手抱拳，说声：“请！”关小西见他如此礼貌，也便拱手说：“请，请！”言罢，二人拉开架式不表。

且说黄天霸回明了大人，要去找王栋，登时出了城，一边骑着马走，一边想，猛见前面有座村，速速催马前行。展眼进村，抬头看见路北有座宅舍，门口四根旗杆，门上悬着金字大匾翰林第。好汉腹内暗说：“虽然听见王哥常提他舅舅丁三把是个财主，并未听见说是什么前程。这所宅子挂着翰林匾，大略不是。”猛见里门出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天霸连忙落马带笑说：“请问老人家这里是姓丁么？”老者闻听，带笑回答说道：“这里不姓丁，此乃翰林院王宅。”天霸复又问：“可是与王希老爷一家么？”老者说：“不差，太老爷就是王希老爷的堂弟。我们大老爷在任上，二老爷是光禄寺少卿。你是那里来的？”天霸说：“我乃钦差施老爷的长随。请问老人家，方才有我们的伴儿来下拜帖的，见了没有？”老者摇着头说：“并没见有什么人来下拜帖。”天霸说：“呵，莫非不是这里？”老者说：“请问这位老爷，莫非是作过顺天府尹的施不全施老爷么？”天霸说：“不错，正是。”老者说：“该回过敝上，前去叩见，才是正礼。怎奈我们大老爷、二老爷都在任上，太老爷现在染病不起。借重尊驾回去，替我们爷请大人的安罢！”天霸回言说：“好说，好说。还有一事，请问老人家，此处有个保镖丁太保住在那里？”老者说：“哦！你问先保过镖的丁太保？他家离此六里地，名叫做回子营。那里一问便知。”好汉回答说：“多承指教。”两个人哈了哈腰儿，分手。

天霸上马，直扑大路，展眼就是五六里。天色将晚，幸而天上有月。只见前面一村，好汉催马进村。走不远，前边路北有座

大门，门前围的人不少。好汉勒马观看，但见门内是个空院，院内还有一群人，原是两个人比拳脚呢。天霸为人一生好武，瞧见这比试武艺的，也顾不得找人咧！坐在马上留神观看，打量谁赢谁输。只见二人你来我往，不分胜负，好似二虎相斗。天霸不住的喝彩，猛又留神细看，乃是关小西与那人比并输赢。好汉看罢，挤入人群，暗自忖度：有心招呼一声，关哥必回顾看我，倘被人家趁空打来，他必受伤；欲待上前帮助，又恐他与此人相契，再到归期再作主意，想罢复又观看，看了一会子，猛见几个人进去，取出来了几件器械，围住小西动手，天霸不由心中动怒，把两手往左右一分，蹿到当院。众人被好汉拨拉的一溜歪斜，栽倒了几个。且说天霸一声大叫：“呔！好囚徒，我黄天霸在此，休得无礼。”看官，黄天霸道出姓名，为是叫关小西知道他来好放心。

且说关小西闻听此话，闪目一看，果是黄天霸。心中暗想：“黄老弟他怎么也来到此处？哦！是了，必是施大人不见我回去，故打发他来找我了。”且说老英雄丁太保，猛见一人蹿到眼前，自称黄天霸，老英雄心中设疑，高叫：“孩子们，且别动手。”又叫：“关朋友，你也且住手，我老夫有句话说。”言罢，走至天霸眼前，上下打量了一番，执手开言说：“请问尊驾贵姓黄么？”天霸言：“咱姓黄，怎么样？”丁太保满脸带笑说：“有位飞镖黄三太那是何人？天霸见问，也就以礼相答，口称：“不敢，那是先君。”老英雄听了，赶着与好汉拉了拉手儿，口称：“黄兄，恕我眼拙，失敬失敬。早已久仰大名，今会尊颜，三生有幸。话不说明，老兄也不知晓。当日愚下保镖为生，在苏州路上，亏了令尊三太爷，仗义让我的镖过去，那时我就感激不尽。又蒙李红旗李兄引进，与令尊结为契友。”天霸闻听说姓丁，连忙说：“有位王栋兄，可

是令亲么”丁太保回言：“那是舍甥。”好汉也就拉手儿说：“恕罪。”又将特找王栋的来意，说了一遍。

且说关小西在一旁，见他二人说说，说到一家儿去了，听了半晌才明白。再说了太保将天霸、小西让进书房坐下，又与小西陪罪。关小西也与丁太保作揖。丁太保又叫：“徒弟们进来，与二位好汉见礼。”但见大徒弟独眼龙的好眼被关小西打肿，二徒弟呼雷豹的腿也踢伤了。关小西一见，到觉脸上发愧。丁太保吩咐摆酒，登时摆上酒饭，让天霸、小西上首，丁太保陪坐。饮酒间，叙起话来。丁三把才知他二人是保施公往山东赈济。又听小西说因为马跑到他家，他追来要马。丁三把闻听大怒，立刻叫人到园内去查看，果然查出。老英雄向众徒弟是谁放马去来，要昧下马？问来问去，是独眼龙放马去，拐来此马。后来有人找上门来要马，他执意不给，才若的关爷动气。老英雄骂声：“打嘴的奴才！怪不得关爷把你好眼打瞎，你干的就是瞎眼的事。罢了，此刻我不究了，明日再合你算帐。”天霸、小西再三相劝。不觉饮至四更，这才撤席安歇，霎时交了五鼓。刚到天亮，天霸与小西起来，穿衣净面，整顿齐备，告辞丁彪要走。老英雄苦留不住，又送了法制的伏姜，令人牵出两匹马来，把天霸、小西送出大门。三人彼此哈了哈腰儿，这才分手。不知怎么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话说黄天霸、关小西在回子营，告辞丁太保，要赶紧进城。出村正遇天降大雾，不辨东西南北。行走之间，马不前进，四蹄乱进，往后直退。天霸知它的毛病，估量着前途必有岔事，就不肯紧催了，连忙下马。关小西忙问：“此马不往前走，这是什么缘故？”天霸说：“关哥你不知道，我这马有个贱恙，慢慢再告诉你。”言罢，将双镫连在马鞍之上，将鞦撩起系好，叫声：“关哥拉着这马，只管前走，头里等我，我随后赶你。若是工夫大了，你只管进城去。”小西只得拉着天霸的马，从西北绕道而行不表。

且说黄天霸见小西去后，把皮袄襟掖起，大踏步紧往前走，眼内四下观看，但见路旁雾罩罩的，细看是一攒大树林。好汉刚然走过去，忽听背后有脚步响声，回头一看，却是一人手举棍子，照着好汉的腿要下绝情。好汉双足一蹦，蹦起有三尺多高。那人打了个空，举棍又照顶门要打。天霸瞧着棍离不远，将身一闪，伸手抓住那人的棍，往怀中一拽，复又往外一操。听听咕咚一声，把那人栽了个仰八叉。天霸赶上，踩了一脚，叫脱皮袄。贼人心里暗说：“我若不脱皮袄，他把棍子一按，我就死咧！不如暂脱下来，然后再调动人来，将他拿住，再报此仇。就只是见了众伙计，我脸上无光。”贼人正打主意，只听好汉一声说：“你再不言语，我就要动手了！”贼人见好汉动怒，连忙哀告说：“老爷息怒，

且莫动手，放我起来，我脱就是了。”好汉闻听，放起贼人，只见他把皮袄脱下。天霸肩扛木棍，挑着皮袄往前走，见前面树上隐隐约约似乎有人。好汉暗说：“这树上不像个人么！此乃隆冬之时，这人在树上作什么呢？莫非是要上吊？”英雄想罢，连忙走紧几步，相离不远，看了看，是在树上捆着呢。浑身精光，脸如白纸，二目双合。好汉就知是被贼所害。贼把衣裳剥去，便不管草死苗活，说：“我有心搭救此人性命，又恐耽误了工夫，施老爷报怨；待要不管，那有见死不救之理？也罢，我先看看还有救没有。”好汉于是把棍子皮袄放在地下，上前伸手摸一摸那人的心口，秃秃乱跳，还滚热呢。又摸口鼻尚有热气。好汉说：“有因儿，合该咱俩有缘。”言罢把绳绑松开，放倒在地。回手又将大皮袄拿过来，叫声：“老兄啊！这是我干儿子孝顺我的，帮了你吧。”说着给那人披在身上，又将那人的嘴掰开，瞧了瞧，塞着一嘴的棉花。好汉与他伸手掏出。猛见那边尘土飞空，像有许多人来。相离不远，但见七八个人赶来，尽都是彪形大汉，恶眉凶眼，来的正勇。那些人猛见好汉，举棍把旁边石台砸碎，又见上树如猫，暗暗惊慌，把雄心退了一半，就知此人是个英雄。互相观望，不敢前进。

内中恼怒一人，混逞好汉，大叫：“哥们且后，待我拿他！”言罢手举铁尺，撩衣进前。天霸在树上早把镖擎在手中，照准贼人手打去。只听唰的一声，“哎哟！”咕咚栽倒在地。且说众人见伙计铁尺落地，仰天平身栽倒，众贼还不知那里这东西，俱都怔忡忡的发呆。好汉在树上大喝一声说：“贼寇听着！你祖宗的宝贝，有一百多支，任凭你有多少人，只管快上来。叫你们来一对死一双。快来吧！”众贼听见这话，叫声：“第七的，我们可顾不

得你咧！”言罢，撒腿就跑，好汉在树上蹿将下来，那人吓的直叫：“爷爷饶命！只当个买鸟放生。家中还有年残父母，无人侍奉。今日饶了我的命，你就是个老祖宗。”好汉闻听，就势把镖拔出来，搽了搽那血迹，收起来，大踏步往前追赶。走不多远，猛见旁边有个土坡儿，孤孤零零，有座破庙。天霸暗说：“那伙狗男女，大略去了不多远。这座破庙必是他们窠巢。”想罢迈步竟奔破庙，走至跟前，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叫：“老四呀！方才那个小子好利害家伙，一棍把块祭台石打碎了。幸亏咱们跑的快，若被他打一棍，管把豆腐浆砸出来。”好汉在外听着，不由的暗笑。

正听着，忽有一人大言说：“何必给别人家贴金，伤我们的人。我们该报仇雪恨！皆因没本领，只得吃亏，就让那人有法术。常言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天霸一听，心中大怒，一脚把榻扇踢开，就倒了一扇。好汉站住，往里观瞧，但见里面漆黑，比外面阴昏雾罩。细看了一会子，才瞧出当地下有一池儿活火，几个人围着烤火呢。猛见有人把榻扇踢倒一扇，众贼刚要喝问是谁，好汉堵门而立，吓的众贼手忙脚乱，无处藏躲，一齐跪倒在地，叫声：“我的佛爷！弟子没敢说什么，休要见怪。”天霸闻听，一声断喝说：“少要胡说！我只问你们，那树上绑的是什么人？是你们害的不是？但有虚言，我又祭起宝贝了。”众贼知道利害，吓得一齐都说：“别祭宝贝，神仙老爷，我等情愿实说。皆因小人们为穷所使，才把那人如此。不料并无什么值钱东西，只有一件破褥套，还有身穿一件破袄。老爷若要，小人情愿送还。”好汉说：“既然如此，都跟我来。”

众贼答应。天霸登时将众贼带到树下，将受伤的那人，并那

名贼寇，叫众贼抬至庙内。天霸吩咐把那人放在火池旁边乱草上躺下。可巧有丁三把送的法制伏姜，好汉拿了一块，用滚水砌开，灌在那人腹内，叫他慢慢苏醒。好汉又盘问众寇说：“你等有多少伙伴？现在那里窝藏？头目是谁？不许隐瞒。”众寇闻听，齐说：“小的们实回太爷。我们并无什么头目，也无别的伙伴。”天霸说：“既如此，快把此人衣服财物等项一齐拿来，你们各自散去。”众寇答应，忙把褥套取来，放在地上。又有一人望着好汉叫声：“太爷，这皮袄赏与小人，他的棉袄，小人穿着呢。”天霸说：“那么着你俩就换了罢。不必多说，快些散去。”贼人不敢迟延，千恩万谢，出庙四散不表。

且说地下被害的那人，猛然腹内一阵汨汨作响，一连出了几个虚恭，姜赶寒散。好汉一见，心中大悦。只见他苏醒多时，把眼一张，翻身起来，四下观看，两眼发赤，口内只是哼哼，好汉知他心中纳闷，把已往情由，对他说了一遍。那人闻听如梦方醒，站起来，慌忙跪倒，叩头谢恩，好汉一见，说：“不必如此，快收拾回家去罢。”那人细把天霸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小的瞧爷很面善，就只不敢讲。”天霸说：“只管讲。”那人说：“小人家住德州。只因来了个钦差施大人，将本州庄头黄隆基、家丁乔三，一并抄拿。小人到州衙瞧看审案，故此认识大爷尊颜，知是跟钦差的。”天霸说：“不错。”那人说：“还有一件事情，大爷请听：小人姓宋，叫宋保。只因我姨家住独虎营，给罗宅作仆妇。今日我看我姨去，见有个相面的先生，细瞧很像钦差大人，被罗宅拿住。”好汉闻宋保之言，不由失惊。忙追问下情说：“此话未必真罢？我们老爷身居钦差，那里有什么工夫去私访？”宋保说：“大爷，小人不敢撒谎，我把钦差相面记得很真；一见相面的先生，

就有些疑心。又听罗宅的家人，纷纷乱嚷说：‘那相面的先生是施不全假扮私访。’小人越发信真咧。我倒替他老捏着把汗儿，怎么说呢？罗宅现是黄隆基骨肉至亲，他要替亲戚报仇，还肯轻放吗？”天霸闻听，虽然心内担惊，面上却不露出来，故意笑道：“傻朋友，别满嘴胡说咧！我们老爷现在馆驿之内，这就是你认错了。我且问你，此处离独虎营还有多远？”宋保说：“还有十数里地。这是背道；要打景州城里去，不过四五里。”好汉问：“这罗宅是个什么人家咧？”宋保说：“若提他家，仿佛一路诸侯。家有内监，他哥哥现是千岁宫的首领。京里有数银楼、当铺七八座。罗老叔外号叫恶阎王，独霸此方、倚财仗势，连此处官府还怕他三分。”好汉听罢，惟恐贤臣遭害，也不肯往下再问，叫声：“朋友，我还有事，不能久在此叙话。你也急早回家去罢。”宋保扛起行李，同好汉出庙，千恩万谢，告辞而去不表。

且说黄天霸瞧了瞧雾散天晴。此时正逢冬至，天日短夜长，不觉天已晌午，心内着急，迈步紧走，要去搭救钦差。往前正走，只见远远一座村庄，村头有磨砖大门。好汉暗说：“这一定是恶人住的村庄。我再打听打听，好行事。”可巧一问就问着头里老爷吃茶的那座小铺儿。举步进内坐下，只见旁边座儿上一人站起，欲要招呼。天霸瞧了瞧，乃是小西，连忙望着他挤了挤眼。关小西也就明白了，复又坐下，一语不发。仍然两人假装不认识似的，各吃完东西，天霸先起身，会钱出铺；小西随后，也会了帐，连忙出去，追赶天霸。二人走到无人之处，这才开言讲话。黄天霸先说：“关哥，你到此为何？”小西见问说：“老弟只顾咱俩分手，愚兄到驿馆等你，不见回程。谁知老爷改扮行装，私访出城。临走嘱咐施安，不许声张，因此我先到此处探听音信。但

不知老弟如何来到此处？”天霸见问，就把路遇贼人，救人得信说了一遍。未知探得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七回 黄天霸踩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

话说天霸虽得了大人消息，不知大人是吉是凶。与关小西蹑到恶人房檐，潜身绕至内合房后坡，隐住身形。幸喜这一晚天无月色。好汉低声叫道：“关哥，飞檐走壁料你不行，你在这里等着倒妥，也看着衣服。我先到里边探探一准的下落，回来好叫你再搭救老爷出来。倘有了失闪，我须得发个誓，不论男女老少，杀个烟灭灰无，滚锅泼老鼠——一窝儿命尽。”小西答应说：“就是如此，千万老弟你可想着我些，别忘了我。”天霸说：“放心罢！”天霸顺着瓦陇，出溜出溜，登时不见。

不言小西老等，且说天霸来至恶人内舍房上，闪目各处观看，但见各屋都是明灯亮烛，人语喧哗，满院总不断行人。此时好汉穿的绑身小袄，紧系搭包，背插单刀，外带镖三支，腰掖甩头一子，在房上隐住身形。先看了看，不知那是恶人的住房，也不知大人在何处，只急得眼中冒火。猛听下面有妇人之声，这个说：“妹子快快的收拾罢，爷在书房等急了，把我骂了一顿。”又听那个妇人说：“是咧，刚把锅子煽好，这又蒸馒头，还又炒野鸡片儿，一个人何曾得空闲儿？”又听一个妇人笑嘻嘻的骂道：“浪东西呀！不用说咧，提防少时，还叫收拾一桌果酒呢。爷头里吩咐咧！今晚间要和杨大的妹子，还有个小寡妇儿，今晚成亲呢。但愿抢来的小寡妇应允了那宗事，咱爷要弄上手，一高兴一

乐，多赏你个脸儿，叫你陪着睡一夜，岂不得福儿？”又听那个妇人照脸噗的啐了一口，骂声：“挨汉子的老养汉精！别说嘴咧！你问问他几时敢合我撒野来？只当是你呢！那一晚叫他挤在过道儿，摸着奶子，硬叫你与他咂舌头，咬了好几个嘴儿。罢了，别说嘴咧！”几句话，说的那个妇人脸上臊的满面通红，搭讪着，连忙煽火锅了去咧。

好汉在房上听了个明白，暗骂：这起不知羞的娼妇老婆，必是全被恶阎王养肥疯了。不然，必不如此轻狂！好汉听了多时，并未听见大人的生死下落，恨不得一时找着老爷。复又转想，何不趁早儿，绕到恶人的住房，隐住身形，再窃听窃听。想罢，复施展飞檐的本领，犹如狸猫一般，顺着房，随着妇人的声音，霎刻来至恶人的书房，上有天窗，前有卷棚。好汉于天沟内，隐住身形，顺着天窗眼内望屋里，听的真切，看的明白，好汉于是向里闪目暗暗窃视：只见炕上坐着一人，头戴瓜皮软帽，豹鼠尾，青红穗，身穿蓝缎细毛皮袄，青缎皮坎肩，腰系花洋绉搭包。又见他方面大耳，白净的脸儿，生来活像一个奸雄，就知是恶阎王罗似虎。两边伺候着几个妇人，看那样是才吃饭，面前碗盏满桌。天霸瞧毕，暗说：“我当罗似虎怎么样形势，虚担‘恶阎王’三字，我混号叫‘短命鬼’，少时我这鬼合阎王拼一拼！”

好汉心中正自暗想，忽听恶人说：“尔等把家伙撤去了罢，快把乔四叫来。”仆妇答应，手端油盘而去。不多时进来一人，口尊：“舅太爷呼唤小的有何吩咐？”恶人说：“叫你不为别事，就是头里那个相面的，果然认准了他是施不全么？”乔四说：“小的焉敢在舅太爷跟前撒谎。皆因小的见过几次，如何认得错呢？他亲身到过我们霸王庄拜客，那时我就认准了。他又把我们爷拿进

德州，当堂审问；小的在旁边听着，怎能认错了？”恶人闻听，冷笑一声说：“是呀！你自然认得不错。这屋内并无外人，你想你的主人是我的嫡亲姊夫，他被施不全害的家破人亡，这个仇还不当报么？就只一件，你舅太爷并不犯上，这会子有点后怕起来咧！即要是那州府、县官，不是你舅太爷夸口，只用我二指大的帖子，就教他回家抱孩子去咧！纵要他的性命，也是稀松。你舅太爷为人，向日你也知道，我是那样怯敌么？就只是这个施不全，我听大太爷回家说过：他是施侯爷的儿子，系荫生出身，初任作江都县，办事很好，皇上喜爱他，把他越级升了顺天府尹。最是难缠，一进朝偏参了皇亲索国舅；二次又参倒了御前两名总管梁九公、李玉康。康熙佛爷偏喜欢他，把他又升了仓厂总督。如今又派山东放粮，外兼巡按，奉旨的钦差。哥儿，你可估量着，别给我惹这个穷祸。”

恶棍在屋内言讲这些言词，天霸在房上俱都听见，才知施大人还有命，就只是不知现在那里。好汉腹内暗说：“细听口气到有因儿。恶棍意思，恐惹不了，八成有放老爷之心。但愿神佛暗中催着罗似虎释放了大人，我也就不肯伤人性命咧！免得他一门同遭横死。”天霸想罢，又听乔四说：“舅太爷此话说的不合理。小的斗胆说，既有此心，就该早吩咐。为何业已行出，又有悔心？头里既把钦差重打了一顿马鞭子，衣衿俱都抽烂，脸皮儿都打破，顺着脑袋流血。后又把他囚磨起来，单等天黑，就要害他性命。如何又后悔要放他呢？如果要是相面的，放与不放都是稀松；要准是施不全前来私访，要放了他，那祸可不小。那时咱爷们要想逃生，万不能够。咱爷们还是小事，还怕大舅太爷，罪也不轻。这是小的拙见，是与不是，望舅太爷酌量而行。”恶人闻听乔四

之言，倒没了主意了，叫声：“相公，你坐下，咱们商量商量。”恶奴说：“舅太爷只管放心，这点小事儿，交给小的。别管他是施不全不是施不全，但等夜静了，用刀把他杀死，大卸八块，用口袋装上，背到菜园子里，扔在井内，就算完了账咧！明白纵有人来找寻，我就说有个相面的先生，相面相了会子出去了，不知去向。谁知就是咱家害了他咧？”恶棍点头说：“这也倒罢了，倘或他是相面的，明日又有施不全来在咱景州下马，我心里有点子怀着鬼胎，怎么说咧？我素日的声名在外，耳闻施不全爱管闲事，万一他要寻着我的晦气，那却怎么样呢？虽说我有书字到京，告诉你大舅太爷，求他不论怎么样使个法子，坏了施不全咧！怎奈远水难解近渴。俗语说的好：‘未曾水来先垒坝。’无的说咧，你再想个方法儿，自要保的成我脸。哥儿，你是知道的，我是最舍花钱的，我一百二十两银子新买的那个小使女玉姐赏了你，再者家里也无什么事，你到长辛店当铺管点事儿，强如闲着。”恶奴又闻听，心眼都乐，就势儿趴下磕了三个头，复又站起来，把脑袋一低，得了一计，口尊：“大爷，此事除非这样而行。小人想起一人来，我去找他，至容且易，施不全若是明日下了马，必往金亭馆驿。舅太爷须得破点钱财，小的托他行刺。若问此人是谁，提起来舅太爷也知道，他是真武庙的六和尚，武术精通，专能飞檐走壁，又有膂力。从先做过绿林，在霸王庄闲住过，与我兄是莫逆之交。因为犯事怕被拿，才削发为僧，硬刚儿霸占了真武庙。住持被他杀了，掩灭踪迹。我同家主到过庙内。他虽说出家，甩不落酒、色、财、气四字，专好耍钱，广交江湖朋友，俗家姓陆，名陆保，人都称他为六师父，听说如今又起了个出家法名叫惠成。使的兵器，小的曾见过，是两把戒刀，六斤有零。还有宗暗

器，飞石子打人，百发百中。若教此人行刺，施不全有死无生。”不知到底害的施公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

话说恶奴乔四千方百计在罗似虎跟前要献妙策谋害施大人，不言天霸在房上发恨。且说罗似虎叫声乔四：“你说这六和尚，我倒不知他有怎样一身武艺。我虽未见过他，常听横房里的崔老叔与石八爷表过。但能他肯去杀施不全，我解了仇恨。纵费我几千银子，那可又算什么？”只见有个丫环走进房来，望着罗似虎尊声：“爷，后面宴席齐备，请爷去与新来的那位奶奶吃喜酒呢！”恶棍闻听，连忙站起，望着乔四说道：“这事就这么罢。天还早呢，等至夜深，你先办事去，明日我听你个信儿。”

不言乔四应允这事，等夜静了害人；亦不提罗似虎入内吃酒。且说在房上窃听的黄天霸，抬头仰看三星，天不过一更时候，不知老爷下落，心中着急，要想下房动手，复又来回各房上寻施公的下落，不表。且说贤臣从黄昏时被恶奴锁在仓房。恶奴乔四把老爷四马倒攒蹄捆了，放在高粮囤里，又抓了一把土填在老爷嘴内。噎的老爷口不能言，腹内暗叹：白日挨了一顿鞭子，如今又被捆绑起来，锁在仓房囤里，不由心内发急。起初一身直出虚汗，后来工夫大了，又冻的浑身发挺。此刻天到二更，腹内已空，怨气攻心。思念之间，心内发慌，两眼发黑，忽悠悠爷的魂灵早已出窍，飘飘荡荡就要归阴。暗中惊动当方土地、本处城隍，一见贤臣灵魂出窍，二位神圣连忙上前挡住爷的灵魂，知道目下有人

来救，暗中保护不表。

且说恶奴乔四，自从领了罗似虎之命，单等更深夜静，要害施公性命。来到外边房中，众恶奴耍笑饮酒，直到天交二鼓。喝了个愣里愣怔的恶奴，酒够八分，猛然想起，嘴里说：“哎哟！了不得，几乎忘了一件大事。”连忙辞众奴，趑趄趑趄的迈步竟奔仓房而来。恶奴早就备下钢刀，在腰内掖着。倒运的恶奴伸手拔出，持在手内，犹如猛虎，晃里晃荡，看看临近仓房，恶奴猛一眼瞧见，唬的一跳。但见一物，浑身雪亮，眼似金铃，顺着窗台出溜出溜的走。恶奴虽认的是个猫儿，又大不相同，形如犬大，望着他不住的龇牙儿，瞪着眼，嘴里不住的喔喔的发吼。看官，你道此猫是那里的？此乃是恶棍家那几年运旺，有狐仙爷在他家住下。皆因这三间仓房里洁净无人，老仙爷就在粮米囤内时常起坐。今被恶奴乔四把施老爷捆绑扔在高粮囤内。施老爷现是皇命钦差，官居二品，乃国之封疆大臣，好大的福分。狐仙爷虽然成仙，究竟邪不能侵正。一见乔四把一位上界的星官囚禁在内，老仙爷那里能安稳？连忙就溜出去咧。正在满园里出溜寻找下处，迎头碰见乔四，喝的酒气醺醺。老仙爷知是他的邪火炽大，心里正恨他得很，故此望着他龇牙儿。乔四见是白猫。用刀照准一砍。狐仙大怒，站起前腿，望面上噗喷了一口仙气。乔四觉着打个冷战。那猫儿倏忽不见。恶奴此刻邪气附体，心里发迷，眼内发昏，手提钢刀误入仓房隔壁屋中。此屋乃是七十儿同他妻子居住，正与妻喝酒，冷不防乔四闯进，不分皂白，一刀一个，结果性命。乔四杀了七十儿夫妻，心中这才明白，腹中暗说：“我本意要害施不全，为何无故杀了罗府之人？”想罢，抽身往外而走不表。

且说城隍、土地二位神圣挡住贤臣魂灵不放出去，见天霸来

到，用圣手一指，爷的魂灵归窍，神圣复用法力使贤臣口中泥土化为乌有。老爷不由“哎哟”哼了一声。好汉猛然听见，又见那房下边影影绰绰来了一人不表。

且说小西来至二层房上，留神向下细听，不见大人的声音来，又不见黄天霸的踪迹，心内着急，但见靠着后沿堆着一捆杪篙杆子，小西借着杪篙溜下房来，忙把腰中搭包解开，抖出折铁刀来，复又将搭包系好，手提单刀，黑影里一直往前走。有条过道，顺着过道向东行。刚出过道，碰着一人，晃里晃荡的走过去，口里嘟囔着自己捣鬼。小西忙把身背向外，让过道去，随紧跟在后，留神听他的话。只听那人说：“合该倒运，我乔四想是得了昏迷心，平白杀伤七十儿夫妻。明日舅太爷要追问，我怎么应承呢？”后又说道：“不怕，若果杀了施不全的性命，舅太爷一喜，就不究情咧！”恶奴只顾走着，自言自语的，那知背后跟着关壮士。房上惊动了黄天霸，才要下房，忽又听见房内“哎哟”，是大人声音；忽见那边有人自言自语的说话，才知恶奴来杀大人，好汉岂肯容他展爪？忙取飞镖，照着那耳朵发去，只听唰一声，恶奴乔四“哎哟”一声，栽倒在地。小西不知是那里的帐，只当此人有羊儿风。赶上前去按住，用刀一指，骂声：囚徒！快说实话。”恶人把酒也吓醒咧，也不心迷咧，只觉疼的难忍。他只当盗贼前来打劫他们家的，唬的浑身打战，叫声：“大王爷别动手，我愿实说。就是要金银要首饰也有，都在上房里。只求爷爷放起我来，我好去取。”小西闻听，骂声：“囚徒！别作梦咧！我们并非大王、二王的，乃是跟施大人的长随。你须要快说，把我们大人藏在何处？但有半句隐瞒，要你狗命。”

闲言少叙。且说天霸发镖打了恶奴，才要下房，猛听是关小

西的声音，好汉嗖的一声，轻轻落地。天霸就不肯说官话咧，低声叫：“合字儿，春点念团呢，要叫本克里的错腕儿，苍哨子着熏着，他必凉上。”小西听了黄天霸这些春点，知道是要叫本家罗四听见，他必逃走，千万别放这个恶奴走脱。留神一看，但见恶奴在左耳上穿着一枝镖。好汉得了主意咧。忙把飞镖拔下来，递与天霸。又把乔四的裤腰带解下来，就从恶奴着镖的耳朵上穿的窟窿内穿过去拉着，同天霸来至仓房门首。小西把乔四拴在窗户棧上，又用刀背吧吧吧把膀打伤。小西惟恐他嚷，弯腰抓了一把土，填了乔四一嘴，恶奴就如死人一般。天霸摸了摸门上有锁锁着，好汉用手一拧，锁便开放。

此话不表。单说恶棍罗似虎，自从厢房回到自己卧房。不由的闷闷不乐，坐在炕上，耷拉着脸。猛听窗外脚走动，慌张的很，恶棍打量杨氏应了口，有人来请他去，那么个事儿，忙问：“外边是谁呀？”只见一人走至窗下低声说：“爷还未睡呢吗？小的是李兴。”恶人说：“你有什么事？”恶奴说：“爷快起来罢，了不得咧！小的方才从仓房门口过，听见有两三个人说他们是钦差的长随，来救施不全。外面有许多官兵，把着咱们家的大门呢。我见一人，举着明晃晃的钢刀，按住一人。我听了听哀告的声音，乃是乔四。唬的我连忙溜下来送信。爷须早定个主意才好。”恶棍闻听，犹如登楼失脚一般，唬的浑身打战，心里不住的秃秃乱跳，口内半晌才叫：“叫管事的传齐佃户、长工，大家努力去挡官兵。先把进来的两人拿住，同施不全捆在一处，再把官兵杀退。任凭什么乱子，明日再说。等着石八爷与崔老叔来了，我们商量就是了。”李兴说：“说句俗语，三十六着，走为上策。”说：“可往那里去呢？”李兴说：“北京现有千岁府，大老爷是名得脸的首领。

爷是他的亲兄弟，逃在那里管保无事。”恶棍闻听，叫声：“李兴，到底是你见识高超，不亚如孔明。还要问你一句话，不知到京多远？几日才能走到？”李兴说：“离京大约不过五百余里，三日两夜，便可到京。”恶人说：“就快备两匹马，咱就立刻起身。”主仆出后门不表。

且说黄天霸拧开了仓门锁，推开了进去，里面漆黑。小西连忙把火镰取出，将火打着，入仓房照着火亮，留神细看。但见三间通连屋，一溜窗下，并无别的陈设，尽都是木桶、席囤。又瞧西北晃旸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子，桌面摆着香炉五供，还有酒壶酒杯，满满的供一杯酒，三个鸡子儿。小西见有一对蜡烛，登时点着，照的明如白昼。黄天霸猛见一物，原来头里猫叼的那一枝鏢，上面裹写着一字柬。好汉拿起打开一看，上写四句诗词：

天上星君寿未终，引将侠士立功功。

要知吾乃为何许，爪犬山人自老翁。

天霸看毕，不解其意，估量着是仙家指数。牢记着寻找大人，连忙收起。二位好汉举着蜡烛，四下留神，并无大人踪迹。小西说：“想必不在这房内，问问乔四咱就知道咧。”天霸说：“分明我听见这屋里是老爷哼哼。”复又细找，忽囤边又哼了一声。二人走到高粱囤边，只听哼声不止。天霸举着烛一照，但见高粱囤里躺着是大人。天霸说：“救爷来迟，望乞恕罪。”贤臣闻得是天霸，不由心内感伤，鼻翅发酸，眼圈发红。老爷恐失了官体，把眼一瞪，“咳！”了一声，叫声：“天霸，莫非是梦里相逢？”天霸闻听回说：“老爷，咱们不必起疑。”小西也叩头请罪。猛听外面又有脚步响声，慌慌张张来了一人。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四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

话说忽有人找到仓房，见了慌张。你道此人是谁？乃是恶阎王罗似虎的大管家。名叫张才。表过此人良善，不与恶棍一类。因在西院内着看众人作花炮盒子，他只听见有人里面喊叫吆喝，他只当又是主人饮醉了耍叉呢。知道别人劝不下来，故此慌慌张张跑来观看。他见各屋俱都熄烛睡了，就是西北晃沓仓房里，明灯火烛，有人说话。他猛然想起相面的先生，在这屋里幽囚着呢，疑是主人差人谋害，故此赶着来救护。刚走到门口，冷不防被小西揪住，晃晃的一举，喝声：“囚徒那里走？”把个管家张才唬了一跳，当是盗寇前来打劫，连忙口尊：“好汉，有话商量。必是太爷们短了盘费，小人合家主说明，也可资助一二。”小西说：“休得胡言，跟着我来。”言罢，揪住领子，往里就走。且说张才此刻也不知是那葫芦内的药。但见席囚里坐着一人，瞧了瞧，是相面的先生。旁有一人站立，瞧光景相似盗寇。猛听那坐着的开言说：“你认得我不认得？”张才说：“我怎么不认得，尊驾是那相面的先生。”天霸说：“休得胡说！这是奉旨的钦差施大人，还不跪下。”张才闻听，只唬得抖衣而战，腹内只说：“阿弥陀佛，可了不得，幸亏我没得罪了他老人家。怪不得乔四说是施不全来私访，敢则是一点不差。”一面想着，连忙跪倒，咕咚咕咚不住的磕头碰地。贤臣说：“不必害怕，你叫什么名字？”那人说：

“小人名叫张才。回大人，因我不亏负人，外人都叫我张公道。”

“我且问你，可是你是他家典买的呀？是雇工呢？”张才说：“小人并非典买。我本是北京人氏，阿哥之处当买办。罗首领爱我为人忠厚，后来阿哥吩咐了罗首领，打发我家来给他管事。”施老爷听罢点头，又望天霸、小西开言说：“你们要是拿住恶棍，带来本院审问。”天霸说：“小的只顾先来救老爷，还未曾搜拿恶棍呢。请老爷示下，小的们立刻就去。”大人说：“尔等快去搜拿，只要活口，本院好审问于他。”天霸、小西答应说：“谨遵钧谕。”张才望着老爷说：“此处不是大人存身之所，不如到小的屋里去。”大人点头。登时天霸、小西搀着老爷，往管家张才住房而来。到了屋内坐下。张才又拿出了一套衣服，给老爷换上。老爷又用了茶水，才觉身上清爽了。移时天交三鼓，贤臣说：“天不早咧，管家你带着我的人，快去搜拿恶棍。天一亮，本院好回衙审案。”管事答应。只见老爷又望天霸开言说：“壮士只可把罗似虎拿住，罪归为首一人，不可无故威吓众人。”天霸等答应。贤臣说：“还有乔四、七十儿，这两个奴才也要擒住，勿令走脱。”天霸说：“回大人，乔四早已擒住，现在仓房窗外拴着。”贤臣点头。天霸早见墙上挂着一口刀，伸手摘下，带在腰间，跟定张才竟奔恶人住房。小西在屋内保护大人，把乔四交给张才，派人看守不表。

且说天霸、张才二人来至后边，先到恶人卧房寻找，并无影响。天霸心内着急，又找到家奴李兴儿的房中，把李兴儿孩子、老婆唬的唧唧喊叫。见好汉举着明晃晃的刀，闯进门来，不知什么缘故。又见张才在后面说：“你们不用害怕。咱家爷犯了事咧，这位爷奉钦差大人今来拿咱家爷，与你们无干。”只听李兴儿的

儿子六狗儿在被窝里说：“张大爷，你们不用找咧。这会子我爹爹早跟老爷逛去咧。”天霸闻听，连忙追问说：“小孩儿，知道你爹往那里逛去了？”六狗儿说：“我听见我爹爹说往京城里找太老爷去了，说回来还给我带个小北京城儿来呢。”黄天霸闻听，估量着小孩子嘴里说实话，必然是真。暗说：这也就不用忙了。二人仍回到张才的房中，见了施公，把恶棍逃走之事，说了一遍。贤臣闻听，暗说：不好！沉吟半会，叫声：“天霸，还得你辛苦一场。”天霸答应，说：“大人万安，此事交与小人。”贤臣叫张才快去备马。管家答应，登时将马备来。天霸拉马，出门骑上，追赶罗似虎不表。

且说恶阎王罗似虎，同着家奴李兴，从二更天悄悄开了后门，主仆二人上马，一前一后，直从北京大道而去。走到半路，忽听吱儿一声薄头响^①又见树林中出来数十匹马，便将他主仆围裹上来。此时恶棍那魂都吓掉，他连声直嚷说：“可杀了我咧！后边有人追赶，前途又遇强盗，这是该我的命尽。”一回头也不见李兴，恶棍说：“可上了这奴才的当，诬着我抛家失业。我还指望他给我壮胆，谁知他先跑了。罢了罢了。只须合眼放步，凭命闯罢！”但见众寇发了一声喊，把他围住在居中。一个个手执钢刀，大声说：“呔！那厮快留下买路银钱，饶你不死，少若迟延，大王爷把你心割下来渗酒。”恶棍一听众寇之言，在马上强打精神，口道：“寨主爷不必发喊，听愚下一言奉禀，爷们今日赏我个脸。只因我上京引见，来的慌促，忘下盘费。上京见了千岁，办完官事，一定补情。”一寇道：“别拿什么王公威吓我们！就是

① 薄头响——响箭一类的信号飞行器。

皇帝老子也不遵。另说新鲜的罢，小子！”又有一寇插嘴说：“那有什么大工夫合他斗嘴！看起来就该割下他脑袋来当酒瓢用。”说着手举钢刀，搂头就砍。恶棍着忙，一带缰往旁闪过，忙说：“暂息盛怒，我还有个下情奉禀：愚下也认得一两位朋友。常走江湖，提起来大略也知道。”有一名盗寇说：“哦，看这样子，你是要提朋友，使得，你且道及道及是谁，若是个光棍，我们瞧着他的面上饶了你，却倒使得。”恶棍闻听，少不得要借脸咧，口尊：“列位爷，若要问我认的这位，原先在绿林很有听头。如今洗手不干，现在真武庙削发出家，人叫他六师傅。他俗家姓陆，那是我磕头兄弟。”强寇闻听，噗哧一笑，把脸羞了个飞红。又见一名盗寇喝声：“割！快说别的罢！打着朋友旗号就算咧不成？你方才自通名与道姓，说是恶阎王罗似虎，很好很好。哥儿，你若提是别人，还有个指望，留个情儿，放你过去。你既称什么恶阎王罗似虎，那知你祖宗偏要去寻你，谁知哥儿你竟碰上来咧！”众强盗越说越恼，不由动怒，骂声：“囚徒，罪该万死！你素常欺压良民，鱼肉一方，硬抢妇女，鸡奸幼童，倚仗家有太监，胡作非为。大王爷虽身居绿林，替天行道。专劫赃官污吏，赈济贫穷。闻你霸道，背地发过誓愿，要到你家打劫财物，一掳而空，放把火将房屋烧个火烬灰飞，算给良民报了仇。不必多说，快些下马受死！”说着话手举明晃晃的钢刀望恶棍就砍。崔三说：“留他性命，你不可伤他却教他便宜了，不如将他绑上去见大哥，慢慢收拾他，只当咱们解闷。”刘虎闻听，说：“还是三哥高明，说的很是。”刘虎言罢，连忙先着几人拥恶棍先回庙中。留下黑面熊胡六、白脸狼马九、宽胳膊赵八、小银枪刘老叔四名强盗，催马齐进树林内不表。

且说天霸心急性暴，恨不得一时追上罗似虎，拿回好见大人交令，脸上才好看。不住的加鞭催马，顺着上京的大路追赶。此刻正是朦朦月色，假阴天远看不真，估量着前边马蹄声，追赶有二十里之遥，听见前面有马蹄之声。好汉自己暗想：这一定是恶棍的马跑呢。顺着声儿，追将下来。不知到底追上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〇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竟遇英雄

话说黄天霸自十五岁上，跟着他父黄三太就出马，专赶这个营生。一闻簿头响，就知道有绿林的哥儿们。好汉自说：“不料此处也有江湖的朋友，我倒要认认是谁？怎么听不见前边马蹄之声呢？莫非恶棍听见后面我的马蹄响声，醒了腔咧，从别处走下去了？”好汉正然思想，只听发了一声喊，从树林中有两三匹马闯上来，把路挡住，一齐在马上断喝，说：“那小厮快留下买路钱，饶你不死，但少延迟，大王爷把你剜心渗酒。”天霸闻言，并不动怒，瞧了瞧，这些人全不认得。心里说：“这都是那里饿惊了的？也不知有顿棒子棍子本式没有，就出来露脸。我黄某当日在绿林中的时候，总没有见过他们一个。”

且说众寇见天霸不语，低头勒马，他们以为好汉心里害怕。这内中唯有小银枪刘虎，年轻嘴快。他本是宝坻县人，一口的妾字^① 俚音，先就一声断喝，说：“那小厮你不必打主意咧！有银子快献出来，算在大王爷跟前尽了孝心咧！若你是没有银子，快把脖子伸出来，吃你刘老叔三枪。”黄天霸仗着武艺精通，不慌不忙，早把那鞘内钢刀拿在手中，只听当啷一声，用利刀架住银枪。刘虎在马上冲将过来，好汉仍勒马不动。刘虎复又旋回马来，

① 妾字——此处“妾”应为“怯”。

只听喊叫连天，骂声：“匹夫，好大胆子，你竟敢磕我兵器！想要逃生，大王爷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怕。”说着复又用枪望门面来刺，天霸勒马躲过。刘虎银枪刺空，把个强盗气的满脸通红。天霸马上犯想，腹内说：“这厮枪法精通，我若不早教这小子出丑，他不死心，只恐怕误了我的路程。拿不住罗似虎，无面目见大人。”好汉心中正自犯想，又见那盗寇催马挺枪，闯将上来，举枪便刺。好汉又用刀架住。刘虎抽枪改势，使了个拨草寻蛇的门路，瞧冷子往天霸左肋下就是一枪。天霸见他的枪抽回，改了门路，便说道：“好小子，往老爷使这个鬼呢。打量打量黄老太爷是谁呀？我脚丫子使出来的鬼，就得你使半年呢！”好汉一边里说着，眼内留神，见刘虎枪临切近，打胳膊一扬，身子一闪，让过枪尖，一伸手随把枪揪住，右手刀往上一举，喝声：“小辈看刀。”刘虎说声：“不好！”便把两腿电蹬，就势往旁边一闪，只听“哎哟”了一声，天霸的刀正砍在马前加骨上。那马负痛“唉儿”一声，蹿出数步之远，栽倒在地上。刘虎扒起来，抱着脑袋急走如飞。天霸一见，哈哈大笑，复又说：“好小子，必卖过元宵——会滚弹儿。”好汉连忙高声叫道：“不必害怕，老太爷不赶你，慢慢的走，瞧着石头要紧。”刘虎只装未听见，跑的更快咧。

且说黑面熊胡六、白脸狼马九、宽胳膊赵八，见刘虎这个光景，齐催马闯上来，围住天霸齐骂。好汉微微冷笑说：“谅你猫贼鼠辈有何能耐？”说着掏出镖，照准黑面熊哧的一声，正中左膀之上。胡六在马上一个筋斗，栽于马下。只见赵八、马九撒地快跑。天霸快下马来，见胡六躺在尘埃，不肯伤了他性命，插镖入鞘，上马追赶二寇。

且说二寇见风不顺，展眼之间跑到下处不表。单说金大力，

因为夜里未得睡觉，时在偏殿里，同着几个响马对坐饮酒叙话。前已表过，这伙人都是久作绿林，金大力是新入的伙。因这绿林那是被他打跑了七八个，众人知他利害，才邀请他入伙，瞧他的年纪又大，故此众寇都与磕头，拜成弟兄，尊他为老大哥，他才应了，闲言不表。

且说金大力见众寇擒来一个，忙问缘故。众寇就把擒罗似虎的话，说了一遍。金大力闻听众寇之言说：“我耳闻他素日很霸道，正想找他呢！今日自投罗网，省的大王爷费事咧。”说罢叫声：“小卒们，把他锁在尿桶上，等明日一早好摘心渗酒。”小卒答应，才把恶棍带去。又见刘虎慌慌张张的跑将进来说：“了不得了！禀大哥知道，有只孤雁，甚是扎手。大哥你若不出去，倒只怕他找上门来。”金大力一听，把桌子一拍，怒冲冲的说：“何处小辈，胆敢欺压大王爷的人？老兄弟你不用着忙，我金某与他拼命罢！”忙将长衣脱去，往架上取出棍来，率领众寇，就往外走。

此时天霸追赶二寇，刚刚来至庙外，猛见庙里出来一伙人，只见为首的一条长大汉子。右手斜提一根浑铁大棍，堆累着杀气腾腾，很有威风。天霸暗说：“这厮来的凶猛，必是出来寻找于我，倒要留神小心。”天霸正打主意，只听那大汉喊了一声，窜到跟前，照着好汉举棍打来。天霸见棍来至切近，忙用手把刀往上一磕，只听当的一声，刚刚磕开。好汉暗说：“这厮好利害，不但这哭丧棒不轻，手头上的劲还不小。”好汉正自沉吟，只见那大汉一棍没打着，急的他暴躁如雷，斜行跃步，两手举棍，照着马七寸子就是一棍。好汉的眼尖，急力甩镫，扑蹕到那边地下站住，只听把马腿上着了一棍，那马唉儿一声，栽倒尘埃。天霸心

中大怒，骂声：“好囚徒！伤老爷坐骑，吃我一刀！”嗖就是一刀，金大力搭转身形，用棍腾开。天霸先抢了个上首站住。金大力两手拿棍，复又交锋。战了几个回合。天霸暗里夸奖：“这厮果然本领高强。”有心恋战，恐误追赶恶棍之事。想罢，把甩头一枝，擎在手中，复又犯想：“有心打他上三路，可惜这条好汉；不如打他下三路，叫他知道知道。”主意已定，手内照架着他的棍，眼里瞅了个空子，一撒手，只听吧一声，金大力“哎哟”，跳几跳，咕咚栽倒在地。天霸举刀才要砍，只见众寇着忙，说声：“不好！咱们快救大哥要紧。”言罢先迈步就跑。众寇吵发声喊，一拥齐上，挡住天霸，刀枪并举，把好汉围在居中。众小卒上前，把寨主扶起来，坐在地上。金大力真算好汉，竟连眉不皱，只见众人围着伤他的那人，他便高声大叫，说：“众家兄弟，你等须要大家努力，拿住小辈！那个后退，放跑了那厮，我定削他的头示众。”不知众寇围天霸如何，见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一回 王栋解群围认友 李兴救家主勾人

话说众寇围着天霸放箭，被天霸连接二支雕翎，扔在地下。众寇一见大惊，正在怯敌担惊之际，猛听人声吵发。但见庙内又出来十数余人，后跟着一人。众寇知是寨主的朋友，前来助战。后人空里呼的一声，直扑面门而来。此时乃是半夜动手，虽有月光，看的到底不真切，天霸也不知道是什么兵器，说声：“不好！”才要低头，见那物仍又回去了，好汉正在纳闷，忽听的身后一人高叫：“那里面的可是黄天霸黄老兄弟么？”黄爷闻听语音很熟，天霸也就高声说道：“问我的可是王栋王哥么？”那人一听，说：“众位慢着，休要动手，咱们都是一家人。”言罢，众人一齐大笑。王栋又望众人说：“大哥今在何处？”众寇才要答言，那个金大力已走至面前。王栋说：“大哥应了一句俗言：‘大水冲倒龙王庙咧！’来罢，二位太爷见一见罢。”说着，王栋便代二人道明姓字。金大力赶着黄天霸，与他拉了拉手儿说：“久仰老太爷大名，失敬失敬。”天霸回答：“好说好说。弟方才莽撞，望大太爷恕罪。”金大力说：“岂敢岂敢，借着王兄弟的光儿，尊驾下遭儿还望大腿上打，就算留下情咧。”王栋接言：“二位太爷都别挂怀，谁要忌恨一点儿，便是畜牲。”金大力哈哈大笑，叫声：“王兄弟，你是知道我的为人，是最爽快，不过说趣话儿罢咧。这位黄爷既是你的朋友，与我的朋友一样。”大家一笑说：“无毒。”王栋又引

见众人，俱拉拉手儿。又望金大力说：“大哥，这位黄老兄弟是我的心上兄弟，你们老哥儿俩，往后要比我多亲近些，就是合我姓王的好咧。论理二位早该认识才是，当日在江都县保施老爷就是此公。”金大力复又与天霸执了手，说道：“黄贤弟前在江都县，金某耳闻尊驾，真是位侠义的朋友，可恨金某未曾会过金面。”天霸说：“久仰见之大名、就是未能亲近。”王栋在旁边哈哈大笑说：“你二位越说越到一家去了。此处非叙话之所，请弟台到我们下处一叙。”天霸说：“小弟还有要紧一事，不能从命，就改日再奉拜罢。”言毕就要起身。王栋说：“老兄弟如何这般外道？任凭有什么事，也须明早再办。”

且不提众寇与好汉相会，单说恶棍的家奴李兴儿，自从遇见众寇逃生，绕道而行，无面目回家，有心逃走，无处存身，偶然想起罗似虎主人的朋友来咧，暗说：“我何不到东村找石八爷去？外号人称显道神，现在是窃家头众。”想罢直扑东村而来。登时来到石八的大门口，打的门连声山响，叫个半天，里面有人答应，蹶声蹶气的说：“外面是谁？”里面那人气忿忿的出来，“哗唧”一声，把门开放。但见他披着衣裳，怒目横眉的说：“你是哪里来的，怎么这样不知好歹？三更半夜，拍户砸门，报娘的丧的？”李兴儿看那人有五十多岁，知他已躺下，怕冷，懒怠起来。连忙叫声：“老太爷，你不用生气。我是独虎营罗老叔那里来的，特见八太爷有件要事奉求。”那人闻听说：“八老爷被真武庙六师父请了去咧。”兴儿听罢，一抖缰奔真武庙，王庙门首下马，手拍门。有个小沙弥出来问：“是谁？”李兴儿把来意说了一遍。沙弥入内回明，复又出来开门，让李兴儿进去，闭上山门。李兴儿把马拴在门柱上，跟随小和尚来至三间禅堂。但见墙上挂着弓箭、腰刀、

弹弓子各样兵器。条山大炕，炕上放着骰盆，上有许多人围着掷骰子。李兴儿看罢，认的是罗老叔的把兄把弟。这人们是谁呢？渗金佛吴六、朱砂眼王七、泥金刚危四、短辫子马三、白吃猴郭二、破脑袋张三、净街锣邓四、秃爪鹰崔老、金钟罩屠七、显道神石八、蝎虎子朱九、作地炮刘十，还有红带子八老爷，共十二个人，俱与他爷相好。听着语音，还有两个西人，并不认得。又见一个凶眉恶眼的和尚，李兴儿知道他是此庙的六和尚。连忙上前，先给石八打了个千儿，然后挨次回了好，又望着六和尚说：“六老爷好，我们爷叫我请六老爷的安。”恶僧最喜奉承，一听此言，点头带笑说：“啊，好好！你老爷好啊！性广拿个坐来，叫他歇歇。”石八先就开言，叫声：“相公，半夜三更到此找我，有什么事情？”李兴儿随口撒慌说：“八太爷白日刚走，京里来了一封书字，乃是我们大太爷教我们爷立刻起身进京，后日老佛爷在定海引见我们爷直隶州同。小的主人心忙意乱，立刻登程。那知美中不足，刚出门，遇见一伙大盗，截住硬要银子。偏偏的我们走的慌速，未有带银。强盗不依，还要剥皮摘心。小的主人无奈，说出众位太爷们来，心想着唬退众寇好走，还提六老爷的大法号。哪知他们不但不惧，反倒动嗔，说出来的言语，多有不逊。小的无奈，才转回程，到八太爷府上送个信，为是明日商会事情。家主吉凶难定，怕明日白劳太爷们空去一趟。故此小的特给太爷们送信，还要回家去商议商议，怎么搭救主人脱难。”言毕，回身就要告别。内中恼恼了显道神石八，叫声：“李兴儿，你且坐下，我有主意。”

看官，恶奴李兴儿用了个激将计，分明是来求众棍，他偏不肯直言，只说来送明日他们家下摆众儿的信；他恐怕直说出来，

再要使激将计就迟了，所以他故意要走。内中一个大汉，先就不悦。怎么说呢？他是头人会的会首，又是窃家头众，罗似虎与这些棍徒都比他小。今日一个座儿的兄弟有了事，他如何澄的上清儿？再者，康熙年间的王法甚松，不甚追究，闲言不表，且说显道神石八叫：“李兴儿，你且站住。怎么个孩子！我既听见其事，何用你去往家里商量啊？难道八太爷还了不开这点小事吗？”李兴见石八着了急咧，连忙站住，尊声：“八太爷，方才要是平常的人，小的就不回家。怎奈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强盗，一个个凶如太岁，恶似金刚的，张口就要摘人心肝渗酒，这也是玩的吗？”六和尚在一旁，也就开言，叫声：“李伙计，六老爷问你们爷儿俩走到那里，就遇见这伙子人咧？”李兴儿说：“小的同主人离了庄，才走了二十多里地，东北上有一座破庙，庙前有一攒树林，就遇见他们咧。”六和尚闻听，噗哧笑咧：“我当那来的两脑袋的大光棍呢；原是那们。”那石八就问：“六师父，莫非这些人你认的他们么？”六和尚闻听，口尊：“八太爷，听我告诉于你，若提起破庙的这伙强盗来，全都是酒囊饭桶。亚油墩子李四、小银枪刘虎，这些晚秧子扬风乍刺，身上未必有猫大的气力。并非我说大话，六和尚眼瞪瞪，他们就得变了颜色。就只是如今咱不肯那么行事，既入佛门，礼当谨守清规，那里还管人的闲事？”李兴儿听罢，肚内说：“这个秃业障说了会子大话，恐怕落到他身上，临了儿说出不管别人的闲事。此话分明是说与我听。纵你就是拉丝，你李老爷子使个方法，说出来，你只得应允。”李兴儿正然犯想，忽听石八说：“六师父不是那么说。”登时把脸一沉，叫声：“你说错咧！我方才问你认的不认的，有个缘故：如今合尊驾相识，我就不好意思糟踏他们咧！不过是把罗老叔赎过脸来，就算

完事。譬如尊驾，若不对付他们，我岂肯善罢干休吗？我要不弄的他们卷了兵刃，拿住送官究办，我石八爷就白在大面上混咧！再者，我石某从十几岁就挟着汗褙儿出身闯道儿，至今五十一岁，从不仗着朋友走道儿。罗老叔他是我一个坐的兄弟，我岂肯拉扯别位？那怕红了毛的晁盖，我石八要不单斗，找了他去拼个死活，我就白交了许多朋友，教慕名的那些人，也不免背后谈论我石八不赴汤蹈火，无患难相扶的义气了。”六和尚见石八急咧，复又拉勾儿说：“八太爷了不得了，该罚你老人家。我是无心之言，说了这么两句，那知八太爷多了心咧。罗老叔我们虽不甚好，我看着很是朋友，说又是八太爷磕头弟兄。这点小事儿，只怕不能，要能出点汗，不是好的吗？”红带子八老爷，一旁听之不过，叫声：“六师父、八太爷，都不用言语了，正该早办正事要紧。”石八爷叫声：“李兴儿，你头里说强盗们说了些什么话，你将那不逊话述说过，告诉八太爷听听。”李兴儿闻听，故意的打打伤儿哼：“小的头里没说什么呀！”石八爷把眼一瞪说：“你快说呀！你头里说强盗们说了好些不受听的言语，怎么这会子又说没有咧？李兴儿故意的叹口气，口尊：“八太爷，他们虽说了几句闲话，小的就是不敢往下说。”石八说：“孩子，不用害怕，只管说！你八太爷不怪。”李兴儿又故意为难了会子，口尊：“八太爷，要提起那伙强盗来，实在叫人可恨。小的主人曾道及过太爷们的名姓，还有六老爷的法号，指望唬退那伙强盗，那知他们太也欺人。他们说，若不提这些狗头的名姓，大王爷到许开恩放过你去，你提起这些狐群狗党来，不过在本地欺压善良，一出了交界，管保迷了门咧。若提那真武庙的六和尚，玷辱僧人，空入佛教，大王爷早晚就要去捉住秃驴，解解众人之恨，也不剜

眼，也不抽筋，单把他脑袋割下来，作夜壶用。”李兴儿言犹未尽，气坏了一群恶棍，一个个的恶棍气的还好些，唯有恶僧六和尚气得暴跳如雷，一声大骂：“哎哟！好一起狂乍的囚徒，竟敢背地里骂的我连个杂毛而不值。罢咧。罢咧！”一齐出真武庙去搭救恶人罗四，暂且不表。

单说黄天霸同众寇来到下处。金大力是最好交友之人，又耳听黄天霸是一条好汉，不肯怠慢，立刻叫人摆上一桌酒菜，让天霸上座。王栋对天霸说：“罗四现在在此，兄弟只管放心，明日去解交差。见了钦差大人，贤弟只说没有见我，我不过三两天就起身，还要回家务农去呢。”天霸闻听咂嘴说：“很是，真信服你这汉子，说话有心胸。既然承众位哥儿们赏脸，替我拿住恶棍，我感情不尽，我礼当陪众位叔话。皆因大人立等审案，小弟就此告别起身，容日再谢众位帮助之情。天霸说着才站起身要走，只见乱哄哄的跑进几个人来，不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二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霸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

话说黄天霸闻听恶棍被众寇拿住，心里熟记施公还在恶人家中等着，不肯久恋，才要起身。忽见从外面乱哄哄的跑进几个人来，口尊：“众位寨主，不好了，外面来了好些人，手执短刀铁尺，蜂拥而来，口中直嚷：把罗老叔送出来，万事皆休，少若迟延，杀进来，连窝都要拆了！”金大力闻听，气冲两肋：“哎哟！好狗男女，敢在大王爷跟前来要人。”跳起来就要往外跑。天霸相拦，叫声：“金大哥，何用性暴？承太爷们情分，既把罗四拿住，交给小弟解去。他乃犯人，就算差使。如今有人指名来要，就算他劫夺差使。大哥不必动气，待小弟出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金大力、王栋说：“既如此，我等奉陪老兄弟出去。也都想必是两个脑袋的人，不然也不敢老虎嘴里夺脆骨。”言罢，三个人站起身、各抓兵刃往外就走。众寇见头目出去，也都怒气冲冲，手提兵器随后而来。

登时开了庙门，但见门外有一群人围着，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指手划脚的闹呢。天霸连忙上前答话：“呔！你们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还不快些跑开。”但见有个凶眉恶眼和尚开言：“呔！那小子休得作梦！快把罗老叔送出来，是你等的造化。别等六老爷动痰嘚嘚，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天霸闻听，才要动气，复又压了一压，叫声：“和尚，你一个出家人，只该背上块砖，挨门

去化缘磕头，那是你的本等，为何随着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我劝你趁早回去，实告诉你说罢，罗四被施老爷差人拿去，他乃犯法之人，并不与寨主们相干。”恶僧闻言，说声：“那厮不必多言，我们也不管施老爷、干老爷的，快请出你罗老太爷来，咱就拉倒。再要多言，六老爷就要动手。”天霸一听，那还忍受的住，骂声：“好个不知好歹的秃驴！太爷好言相劝，你却合我古眉古样，自称什么六老爷。我问你是那个六老爷的夜壶？”恶僧闻听天霸之言，气的一声大叫：“哎哟！好小辈，竟敢出口伤人，别走，吃我一刀！”照天霸就是一刀。幸而天霸眼尖手快，瞧刀临近，随手封避。金大力一边动怒，手执铁棍，竟扑石八而来，照准马腿遂下绝情。只听吧一声响，马觉疼痛难忍，连声吼叫，跳几跳，栽倒在地。大汉石八躺在地下。金大力赶上举棍要打，破头张三蹿将上来，把闪杆一摆，被棍崩为两段。张三手持半截闪杆，唬了一身冷汗，回身就跑。金大力赶上，随后照背一下，只听“哎哟”咕咚栽倒。众寇一见围上来，兵刃乱举。那边怒恼众寇，吵发声喊了，也冲上来，大骂：“囚徒！以多为胜，你大王爷那个是省油灯？”说罢，两下兵刃战在一处。一个个虽都使着兵器，不过胡抡乱打，那里是众寇对手？只有真武庙和尚是可算挠儿赛。

且说众寇与众棍交手，只听一阵兵刃震耳，来回走了几趟。金大力不亚病魔之虎，一条棍横撒竖扫，指东打西，水里蛟龙一般。猛见短辫子马三：“哎哟”一声，躺在尘埃。那边粗胳膊邓四，冷不防耳门上也着一家伙，躺在地下。石八被亚油墩李四一锤，打的晃了几晃。金大力趁着这个晃，赶上去就是一棍，只听扑咚一声，如倒半截墙一般。王栋跑上来，用刀背吧吧，膀子上

就是两刀背。众棍见他们头目被擒，一个个越发的着忙。正在忙促之间，白吃猴郭二被黄天霸单刀一撩，耳朵去了半个，疼的两手抱着耳朵，撒腿就跑。王栋一见，忙把飞抓抖开，哗唧随后打去。郭二正跑之间，猛听后面呼的一声，被飞抓连脖子带脸抓住。他仍指望要跑，飞抓的五个爪，打入肉内，抓的个结实。王栋这边把绒绳往回一搜，喝声：“囚徒往那里跑？还不回来？”郭二倒听话的，依他回来。乃又吩咐手下人，快将拿住的这几个，全都上绑。手下人答应，登时上绑。众恶棍见光景不好，打个号儿，说声：“跑！”一个个抱头乱窜，如风卷残云一样。众寇随后就赶，只剩下恶僧还与天霸交锋。王栋知道天霸心高气傲，不用别人帮助，站在旁边掠阵。

但见恶僧蹿并跳跃，腾闪砍剁。天霸不肯用力，不到刀临切近，不还手。恶僧打量他要败，刀法越好，一步紧一步，空白费力，再也砍不着好汉。来往又走了十数步，使的张口发喘，浑身是汗，后力将要不加。天霸大叫：“秃驴这会何不施展英雄？耳闻你武艺本来平常，出家人本当谨守清规，绝不该勾串狐群狗党，胡作为非。大略你也不知我黄天霸，竟敢班门弄斧。”恶僧闻听好汉之言，就有几分惧怕，把舌头一伸，腹内暗说：怪不得这小子扎手，敢则他就是黄天霸？我当日在真武府地方作响马，就知南路一带有个黄天霸，是一条好汉，才十五六岁，多少达官好汉，都不是他的对手。我还不信，今日瞧来，果然不虚。”想罢，随急就跑。天霸一见，随后追赶，大骂：“秃驴往那里走？”恶僧一边走，一边里往肚兜里取出一物，回身望天霸一撒手。只听嗖的一声，黄天霸回头猛见一物，竟扑面来。看官，方才六和尚使的这宗暗器，是什么东西呢？提起来人人尽知，乃是槐莲丹

皮砸烂撮成团，约鸡卵大，此物比石头还硬，还结实，恶僧闲来演习，能三十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从不落空。表过恶僧先作过响马，但遇扎手的达官，杀不过人家，就用此物伤人，闲言不表。且说黄天霸虽然追赶凶僧，他早留神提防着呢。正赶之间，忽听迎面有声，似一物打来，好汉眼快身轻，急中便将身往上一纵，把手打上往上一招，便将那一物招在手内，瞧了瞧，扑哧一笑说：“小子真会玩。”说罢，单臂攒劲，嗖的一声打去，又用大声说：“呸，大相公！拿你爹脑巴骨子去吧！”凶僧发出此物，扭项正看动静。猛听唰的一声，那物又打回来，凶僧才待要躲，只听吧一声，正中脑瓜勺子上。凶僧摸了摸，顺着脖子流血，原是打了个窟窿。凶僧连忙从棉袄上扯了一块棉花堵上。天霸早已赶到。凶僧忙把双腿一纵，嗖的一声，纵上庙墙去，顺着墙上了佛殿背脊。天霸一见凶僧登庙脊之上，随后单刀一背，嗖一声也上殿去了。且说六和尚在庙房上，猛见一人抄着影儿也跟上房来，凶僧轻轻的顺着瓦垄儿，扒在后坡里，隐住身形，偶生一计，忙把外面衣裳脱下一件，揉了个团儿，往下一扔，指望天霸必打量个人下去了，顺着必赶，他好就势儿脱逃，那知天霸早已轻轻绕到他身后。凶僧正脱衣裳往下一扔，天霸趁空儿站起，两膀攒劲，把他后腰抱住。凶僧作急，恐为所擒，忙把胳膊上绑的攘子往后一墩。只听吱的一声。好汉“哎哟”松手，凶僧得便脱逃。天霸不顾伤膀疼，紧紧相跟，从鞘内拔出镖来，照准凶僧大腿打去。只听恶僧“哎哟”一声，栽倒身躯，顺着瓦垄往下直滚，噗咚掉在地上。好汉往下一纵，脚踏实地，赶在和尚跟前，不肯伤他性命，留活口，还要见钦差交令，却用甩头一子，吧吧吧！把恶僧两膀打卸。

众寇也都进来，赶到跟前，见好汉将凶僧擒住。金大力为人莽撞，举棍照脑门上要打，天霸上来拦住，叫声：“大哥，不可伤他性命，小弟还要带他见大人交差。”说着伸手拔镖出来。王栋忙令小卒取绳来，把恶僧与那几个练在一处看守，然后让天霸同进屋内。好汉在灯下脱下衣服，瞧了瞧左膀上，被恶僧攘了有一寸多长的三尖口子，鲜血直流，金大力、王栋齐问缘故。好汉说：“方才被恶僧扎的”二人说：“老弟千万别冒风，须用伤药调治才好。”不知天霸说出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三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

话说黄天霸见众寇业经拿住罗似虎，急力要起身告辞，说：“兄长不必费心备酒，小弟就要起解，见大人交差，省的恩官在独虎营贼宅悬心。”王栋、金大力再三款留，天霸执意要走。二人无奈，只得依从，令人将恶棍罗似虎、杆上石八、真武庙六和尚、破头张三、白吃猴郭二、共五人，俱是绳扎脖子。又遣十名盗寇押送起解。又备马一匹，天霸骑着。五名恶犯在前，好汉在后，来到庙门以外。金大力、王栋俱送出半里之遥，执了执手儿，各自躬身别去。十名盗寇押解犯人，一齐而行，竟扑独虎营而来。

不言天霸押解登程，却说钦差大人，自从打发天霸追赶恶棍去后，忠良坐在房中，单等回音。张公道在旁伺候，拿出各样点心，供奉大人。关小西把住门口，保护大人。唯恐贼宅有变，吓了大人。又怕张才别有异心，留神瞧他变动。贤臣在此，虽然无碍。如坐针毡一般，各样点心不能下咽。张才再三尽让，老爷只是哼哼，懒怠入口。见黄天霸不回来，心着急，忽听打了亮钟，越发不放心。

且说好汉押解众犯，心急性躁，惟恐钦差着急，催逼众人紧走，不多时到了恶棍门口。天霸望众寇开言，尊声：“众位弟兄，略站一站，待弟进去回禀大人，再请众位里面坐坐。”众寇说：“老叔只管请吧！我等也不便进内，等尊驾出来带进犯人，我们

好回去见寨主交令。”天霸说：“既如此，小弟从命。”好汉从后门走入，到了张才房中，才要打千儿，贤臣摆手说：“壮士请起，多有辛苦了。不知可曾拿住恶棍没有？”天霸说：“恶棍等俱已擒拿，现在门外。”施公闻听说：“好好，快快进来，本院先审一审。”好汉答应，迈步出房。去不多时，把众犯带至门外站立。众寇回去不表。

且说天霸进门说：“回老爷，犯人带到。”贤臣闻听，定神细看，但见有个和尚，不解其意，忙问：“壮士，那一个出家人是做什么的？”好汉说：“回大人，这是真武庙的六和尚。这三个乃是杆儿上的，他们都是罗似虎一党。小人追赶恶棍，路遇小人朋友之处，朋友业已将恶人获住。才要起解犯人前来。忽又去了这群恶棍，硬要劫夺差使。亏小人的朋友帮住小的，把他五人拿来，剩下的逃脱。求大人恩宽。”贤臣说：“壮士多礼了。这就很好，本院正要一并擒拿，壮士今既捉住甚妙。这起杆儿上的更又可恶。本院亲见着他们用石灰将人眼睛揉瞎。大清国岂可留这种恶徒，遗害良民？”

贤臣正要往下审问恶棍，猛见外面闹吵吵的，有无数人进院。小西恐有别的缘故，持刀往外就跑，看了看，但见许多的官员带着兵丁，还有轿马、人夫、执事，挤满一院子。小西知是此处的官员站在门外。只见众官走至跟前，齐声口尊：“将爷，借重通禀大人，就说我等特来请罪。”小西闻听，连忙进房回话，说明此事。复又走出，立在台阶之上，把手一点，说：“大人吩咐叫众位进去。”众官闻听，一齐进房见了施公，一个个手撩袍服，抢行数步，上前跪倒，口尊：“钦差大人，多有受惊。卑职等救应来迟，特来请罪。”贤臣一见说：“众位请起。此处多有这不法

之徒，理当早除才是，为何容留他们，苦害良民。昨日本院在当堂究问，众位还推不知，必是受过他的贿赂。本院此时也不深究，俟入京奏闻圣上，听圣上的发落就是。”众官闻听，唬的闭口无言，只得站起伺候。施安、施孝、郭起凤、王殿臣四个人，上前请了安，回明来接的执事。施安才把包袱打开。老爷换冠袍带履，复又归座坐定，眼望众官开言：“列位贤契，快查恶棍家口男女共有多少，将男人带来见本院；查清妇女，不准差役混杂生事。”众官答应：“谨遵钧谕。”守备、千总去查家口不表。

且说贤臣派官去查恶棍家口，不多时千总、守备进来回话说：“卑职查出男女共四十三口，内有男女死尸三四个，并无遗漏。”贤臣闻听，忙问：“这死尸又是何故？”天霸在旁听说，连忙上前说：“回大人，这个女人，小的知道，他乃此地之民杨隆、杨兴的妹妹，妹夫死守贞。恶棍抢来，烈妇不从。恶棍教人用针将妇人十指钉住，又用麻绳将妇人命要了。小的从天窗亲眼看见。还听说妇人的哥哥杨姓弟兄二人，现在州衙受刑。恶棍讹诈杨姓该欠百两银子，又用银子买通了州官，非刑拷问，追这银两。若无银子，就拿他妹妹顶帐，再不应口，就叫知州要了他们性命。”贤臣闻听黄天霸这些言语，气的咬牙切齿，眼望众官开言说：“列位贤契，所有恶人家中雇工奴仆，全都释放；其典买家人，守府派兵昼夜巡逻，不许放出一人。但有徇私，决不宽恕。回衙差人验尸，审问口供。本院奏明圣上，候旨发落。”文武官一齐控背。大人这才站起，吩咐：“快搭轿！”又吩咐文武官员，严紧把守门口，发放雇工。管家张才，随他搬往别处。暂且不表。

再说钦差大人人马轿夫。直奔景州衙门而来，登时出了恶棍的门。只见许多人拦路而跪，手举状词，高声喊冤：“叩求青天

救人！”钦差轿内吩咐，接了状词。手下人接状词，递与大人。瞧了瞧，俱都是告罗似虎。复又吩咐青衣将原告带进州衙，好当堂对质。青衣答应，带领原告进城。不多时到了衙门，钦差下轿，立刻升堂，众官分左右站班。老爷吩咐：“将罗似虎带上来听审。”青衣答应下堂，不多时，将罗似虎带到公堂。不知什么机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四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

话说施公将原告叫上堂来，正要问话，与罗似虎对质，忽见青衣上堂打千儿说：“回大人，有一位宗亲黄带子，同一个皇粮庄头，现在衙门外，口称有机密事，要见大人。”贤臣闻听，沉吟半晌，说：“叫他们进来。”青衣闻听，翻身而去。不多时，只见外面走进两个人来。施公闪目留神：一个头戴貂帽，南红帽缨一色鲜明，灰鼠皮袄蓝缎子面，年纪有四旬；一个川鼠皮袄，川鼠外褂、青缎吊面，外面罩着合衫大呢面，头戴海龙皮帽，足登缎靴。身后四个跟人，彪形大汉，长的凶恶，手中擎着包袱坐褥。且说众官役见黄带子与何三太前来，算着必与罗似虎、石八讲情。且说施公见他二人走进堂口，因是皇上宗亲，不好意思不理，只得把屁股欠了欠，勉强含笑说：“请坐。”黄带子与皇粮庄头哈腰说：“岂敢，我二人久仰钦差大名，幸台驾光临，我二人特来拜望。”贤臣答言：“好说。人来看个座儿。”青衣连忙持了两张椅子，放在公案左边。黄带子与庄头两人告坐，家下人把生褥铺下，二人归座，眼望施公，口尊“大人，我们一来拜望，二来还求一件事情，奉恳大人赏脸。”贤臣明知故问说：“不知所为何事？”黄带子闻听，满脸赔笑，口尊：“大人，我们特为罗姓那件小事，还有穷家儿石姓一人，听说都被大人带到衙中。他们向日忠厚老实。罗姓虽然豪富，并不自大，纵有不到之处，还望大

人容纳一二。他令兄，大略大人也知道，现是千岁宫的首领儿。”贤臣听罢，不由鼻音冷笑，也不生气，说：“哦，我当什么大事？原为罗似虎之事。那可有多大事情，何用二位亲自来？只差人告诉本院，瞧着尊驾也不能不放。少不得本院当着二位略问一问，再放不迟。”黄带子与庄头信以为真。笑着说：“怪不得我等向来闻听老大人很圣明，今日看来，名不虚传。多承大人赏脸，我们实实感情不尽。”贤臣回言：“好说好说。请问宗亲现在那衙门当差？”黄带子说：“不怕阁下见笑，在下是个闲散身子。提起来，大人料也认的，现在古北口作将军的伊公爷，就是我哥哥。刑部正堂八大人，那是我侄子。”施公闻听，口里哈哈啊啊：“我知道了。请问这位贵姓？”庄头回言：“不敢不敢，贱姓何，我乃八王爷府的庄头。”

施公想：少不得叫原告对证。吩咐：“原告快讲实情。但有半句虚言，本爵法不宽贷。”众民一齐叩首，这个说：“罗似虎霸占我地，反与他纳租。”那个说：“硬讹小民家产，私立保人文契。”这个说：“我父惹着他，被他打死。”那个说：“小的儿子刚交十四，抢到他家作奴。”又见举人口称：“治晚回大人：罗似虎硬赖我表兄弟杨隆、杨兴该他银二百两，差人把他二人拿去；又派家人把表妹抢到他家作妾。治晚在州官台下告过，怎奈州官受贿，不准状词。”忠良闻听，冲天大怒，叫：“青衣与我快动手！”青衣闻听，一齐动手。黄带子、庄头见收拾罗似虎，心中不悦，站起身来，叫声：“施大人，你错咧！方才你应下我二人的情分，说不过是略问一问，便放他回家，如何这会子就要动刑？这不是给我二人没脸面？你说你是钦差，那就是威吓别人，你宗亲爷可不怕！”贤臣闻听这些话，把脸气黄了，一声断喝：“哇！好二个不

晓道理的，连王法全无了，人来，快将这两狂徒赶出去！”黄天霸、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四人，慌忙奔了黄带子、庄头。二人手下有四个家丁，才要拦挡，被王殿臣、郭起凤推住。黄天霸、关小西二人上前，就把黄带子，庄头掐小鸡子的一样，撵出衙门不表。

且说贤臣爷又重复再审问恶棍。恶棍还是不招，又夹了两夹，打了三十大板，这才招了。大人知恶棍走眼甚大，恐迟则生变，忙写折子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不表。且说贤臣才要审问杆上的石八与六和尚，只见州官上前回话，口尊：“钦差大人在上，卑职验得恶棍的家口，内有一男一女，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还有一个妇人的尸首，令稳婆^①验了，十指发青是实，别处里无有伤。”贤臣闻听，把牙咬的山响，说：“如此恶棍，按律杀他还便宜！”叫声：“贵州，快把杨兴兄弟二人提来对口供。”州官答应。不多时，来到堂下跪倒。钦差叫声：“杨隆、杨兴，该欠罗姓多少银两？快对老爷实讲。”二人见问，磕头碰地，口尊：“青天老爷，小人实是冤枉。只因小人有个妹妹，出嫁半年，丈夫身亡，催他改嫁不允，情愿守节。妹夫周年，妹妹上坟祭扫，不期路遇罗似虎。看见妹妹姿容，回家托媒提亲。妹妹不肯改志。似虎硬说该他二百银两，假写文书，立逼要银，如不还银，就将妹妹娶去折账，小人不应，硬叫家人把小人兄弟打伤，到次日拿到州衙。州官不问情理，非刑拷打，招往监中。恶棍硬将妹妹抢到他家。倘有半句谎言，小人情甘领罪。”说罢，两眼含泪，不住叩头。老爷闻听杨隆、杨兴之言，与访问一点不错，且与从前梦境相符，

① 稳婆——此处指负责验尸的差役。

扭头叫声：“州官呢？”州官连忙跪倒。老爷座上，冲冲大怒，叫声：“州官，可惜你作着皇家五品官，乃是此地民之父母，很该理军化民，除暴安良，才是正理。可恨你这种狗官，趋炎附势，受贿贪赃，不管子民冤枉，身该何罪？”州官唬的不住咕咕咚咚叩头，口尊：“大人，卑职该死，求大人开恩宽恕。”老爷说：“你且起来，候皇上旨意到来再说。”知州立起。不觉天晚，老爷吩咐把那恶棍罗似虎、六和尚、石八、乔四等俱皆陷监，仍把杨姓兄弟收监。老爷把诸事办完，上轿回驿馆安歇不提。

到了第三日，老爷吩咐搭轿到州衙理事。登时上轿，到了州衙，下轿升堂。才要审问众犯，忽听旨意来到，连忙离坐，率领众官迎接。太监说道：“此乃千岁爷王命。”贤臣闻听说：“很好很好，施某倒要听听千岁爷谕旨，所为何事？”太监忙把王命打开，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又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口尊：“大人过目。”贤臣拆开细看，认的是老太爷笔迹，瞧了瞧，也不过是叫放罗似虎，与千岁书上一样话语。贤臣看罢，叫声：“太府不必作急，略等一等皇上旨意，再作商议。”正讲话间，忽听外面说：“闪开闪开，这是京里旨意到了。”但见一匹马直扑堂口。贤臣忙出坐位，走下堂口，看那马匹浑身是汗，施安在马上骑着，背后斜背着黄包袱。见老爷同众官俱在堂口站立，便高声叫道：“皇上旨意来到！请爷忙来接旨。”贤臣忙走几步，来至马前，双膝跪下，说：“奴才施不全接旨。”施安忙把背的黄包袱解下来。双手高擎，往下一递。贤臣接过，双手捧定，众官跟着，齐到公堂。施安这才下马。贤臣把旨意供在居中公案之上，带领众官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平身，宣读圣旨，高声朗诵：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尔钦差施仕伦奏罗似虎万恶

滔天，苦害良民。前者二千岁朕前保举罗姓升官，若非卿奏明，朕几误用恶党。二千岁当罚俸一年，全革去对子马。爱卿又奏恶奴乔四助恶行凶，与恶棍罗似虎均按律定罪，就地正法。又奏杆上石八等，素行不法，又劫夺犯人，按律拟罪。六和尚，河间府知府任宗尧业经奏过，是久犯盗寇，前有几件命案，调兵四处查拿，并未拿获，今出家仍复为恶不悛，着即就地正法。宫内王首领，念其年老，侍奉皇宫日久，姑开恩赦罪。千岁宫罗首领，念其在京，伊弟在家不法，不及觉察，姑宽恩免罪。罗似虎恃家豪富，武断乡曲，鱼肉良民，当抄家，悉充赈济饥民；朕另派员来抄。爱卿查拿赃官污吏，进京另有升赏。朕暂赏尔父一年俸银。黄天霸、关小西屡次涉险，擒贼有功，俟进京，朕封官授职。钦此。”

圣旨读罢，众官叩首。千岁宫太监听明白，那里还敢多言？出衙回京不表。且说施老爷遵旨，把杆上石八发西安府军罪三年，立将罗似虎、乔四、六和尚杀剐在景州，与民雪恨。又将杨隆、杨兴放出。老爷念他二人无辜遭屈，将罗似虎资财，赏了他二百两以为养伤之资。又念他妹妹贞节，赐“节烈留芳”匾一面，自奉俸银二百，交给杨隆、杨兴，以为旌表葬埋之助。诸事办毕，吩咐搭轿，立刻起身进京。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五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

话说施公起身回京。一日走到一处，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见路中人迹寂灭，不像别处道上，行人过客往来不绝。忽又远望前面一阵黑土飞扬，弥漫树杪。心中就不由的纳闷，即问：“黄壮士，此处叫作什么地方？”黄天霸闻言，催马来到轿前，哈着腰儿说：“回大人，此处叫作商家林。”老爷说：“到河间府，还有多少路程？”天霸回道：“这就是河间府地面，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老爷说：“此乃是直隶交界，又是进京大道，因何路静人稀，并无行人往来，荒凉至于如此？”天霸见问，复又控背说：“回大人，此处虽是大道，行人却不由此走，其中必有个缘故。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当初商家林、献县两搭界地方，有一盗寇姓窦叫窦尔墩，在此啸聚好汉，劫夺行人。虽系调兵把他拿住，至今余党未尽。”闲话暂且不表。却说黄天霸随着大人的轿，且说且走，猛抬头一看，看前边过来了一丛人马，驮轿人夫，前护后拥，真是一窝蜂一样，瞧见钦差的人马，竟奔西去了。

你说这一起坐驮轿的为何躲着钦差走呢？终是贼胆怯。他原是一伙响马盗寇。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年纪四旬开外，生的身高六尺，膀乍腰圆，一嘴的黄胡须，有飞檐走壁之本领，手使两把压油锤，外带铁弩弓，箭三支，不亚穿杨之技，百发百中。其余盛大膀、郑剥皮、山东王、蝎虎子、张大汉、崔三、飞毛腿

邓六等，俱是胁从党援。还带着熏香盒、软梯子，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驮轿内坐着一人，年方二十一岁，姓彦名八哥，外号叫赛饿鹰，面如敷粉，唇若涂朱，子都之姣^①，不能擅美于前，故当为之语曰：“莲花似六郎，粉团似八哥。”穿着一身式样衣裳，扮作官府形象。这彦八哥又非头目，如何教他坐轿？因为模样长的好看，假称：某处官府，从此经过，特来拜谒借宿。就有许多倚势的人家，觉着官府来拜，岂不体面长人？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一见必要入彀^②。因此就揖盗入门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等夜间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即把各屋财物抢去，就如盗入宝山一样，那个肯空手而回？

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姓费名玉，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因丁母忧回家。此人在任作官廉洁，并不贪图民财。六亲皆无，就是夫妻二人，膝下一子，才交三岁。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故由此经过。正走之间，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一撮毛先高声喝道：“何处来的官府？把你苦害良民的金银财宝，快给爷爷留下，放你过去。不然教你人财两空，那时就悔之晚矣。”官府未及答言，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姓鲁名叫醉猫，不达时务，想拿着官势压迫他们，遂催马前来，用鞭一指，大喝道：“好一瞎眼囚攘的！还不闪开道路，让费老爷驮轿过去？”他还当是黎民呢，怕他吓唬。这些强盗们那怕他？盛大腾闻听大怒，骂道：“这狗娘养的！不知好歹，合爷爷们发横，你是自来送死。”

① 子都之姣——子都，古代美男子的名字。《诗经·楚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孟子·告子上》：“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② 入彀（gòu，音够）——入圈套。彀，使劲张弓，引伸为牢笼、圈套。

就着认扣搭弦，只听哧的一声，照着醉猫大腿射去。“哎哟”一声，咕咚栽于马下。山东王一见跳下马来，举刀赶来就砍，骂声：“好个花驴筋，吃你老爷一刀。”咯吱一声，红光出现。这个鼠辈，把个醉猫儿结果了性命。那些人见风不顺。吓的撂下二府驮轿，一哄而散，驴夫、跟人都无影儿咧。把个官吓的浑身乱抖，强挣扎着说：“好汉暂息雷霆，容下官一言告禀，请列位贵耳倾听。下官虽在外作官，职原卑小，地方又遇荒凉，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合家感恩不尽，虽没齿不能忘也。”众好汉一听微微冷笑，说：“好个狗官，谁合你个文呢？”内中又有一寇郑第二的说：“那有那么大工夫和他斗嘴，要不显显咱们的灵验，他也不知咱们是那庙里的神道。”说着就蹿到跟前，举刀就砍。郑剥皮连忙用力把他的刀架住，高声叫道：“四哥，你别伤他性命，那里不是行好来呢？”山东王闻听大怒说：“你是老虎戴念珠，假充什么善人？”赌气了站在一旁也不言。郑剥皮大叫道：“要不亏我拦住，你早见了阎王老咧。再要为打正经主意，也就说不了咧。”费玉还是苦苦哀求。正说着话之时，郑剥皮一抬头，看见轿内妇人，怀抱一个公子，长的肥头大耳，目秀眉清，面白真似银盆，发黑浑如墨锭，真是令人可爱。细瞧脖项戴着赤金项圈，心中一动，就用刀一指说：“把这赤金项圈给了我们，别的东西也就不要咧！”费玉说：“大王爷既爱，理当奉送，奈因此事，乃是小儿满月，亲友留下的；他有一女，也刚满月，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恐日后年深不认，临别故将一对项圈分开，以为后日之押记。今日若被大王拿去，可怜他孤鸾彩凤各东西，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望大王爷开恩，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郑剥皮大声喝道：“咧好你这狗官！真是善财难

舍。”说着就将费玉拉出轿来。咕咚一声往下一扔。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用力在脖项上咯咯一声，将孩童杀死，脑袋扔在一旁，把项圈拾将起来。众盗寇一齐催马而去，不表。

单说费玉躺在地下，扒不起来，待够多时，才挣扎着起来，瞧了瞧他儿子躺在地下，只剩下腔子咧，脑袋在一旁扔着。他的马氏，唬了个魂不附体，迷迷糊糊的，好像死人一般。费玉一见，哭的是捶胸跺脚，死去活来。登时几个跟人，同几个驴夫，见强盗去远，这才从树林内出来，会在一处。费玉一见，骂了几句，无奈只得将马氏救醒，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包在一处，搁在驮子上，然后自己上了驮轿。嘱咐驴夫趁天尚早，快些赶到河间府，好鸣冤告状。这且不表费玉赶路。

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正向北走。忽然从北来了一群人马，离大人轿子堪堪临近，头里三对对子马。对子马刚过来，跟着就是两匹顶马，后随人马无数。但见居中一人坐在马上。若不是王公宗亲，定是贝子贝勒，这马上的人，见施老爷这边下轿，他那边早也下马咧。便打发人前来问了：“是施大人，仓场总督奉旨钦差，由山东赈济回京。”一来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听见是施大人，素日早知难缠，不由打个冷战。二来也是合该犯事，闲话不表。且说忠良见那人下马，心中未免疑惑，登时两下里走到一处，忠良口称：“奴才施不全，早知主子驾到，应当回避。”说着话才要请安，那个伸手拉住贤臣，口尊：“施大人先请上轿，愚下何敢有僭？”老爷含糊答应说：“有罪有罪。”哈了哈腰先上轿咧。那人随后也上马。两下里跟人也俱都上马，彼此分手。

施大人上轿才要登程，忽见前面来了一人，飞马而跑，到了轿前，弃镫下马，双膝跪倒，口尊：“大人，冤枉！卑职费玉，系

直隶雄县人，现任南省庐州府同知。因丁母忧回籍，路过前面密树林，对面遇着一乘驮轿，跟随人马，约有十余多口，俱知尽是大盗强人，截住卑职，硬要买路钱。卑职作官，原来寒素，并无金银奉献。却将小儿头颅砍断，摘下项圈，扬长而去，失盗是轻，人命唯重，可恨群囚并逸，偏成漏网之鱼。独怜小子何辜，竟作含冤之鬼。伏乞捕缉盗寇，得以伸冤雪恨，则卑职举家感恩不尽矣！为此叩恳青天老人，恩准施行。”钦差大人听见费玉一片言词，不由满面生嗔，暗说：“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那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怪不得见本院，一个个贼眉鼠眼，瞧着就不象外官行景，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开言便问：“费同知，你可曾记得面目？”费玉回言：“卑职见了众寇，早吓软瘫咧！那里还记得？内中一人长的身躯高大，脸上有一瘕子，瘕子上有一撮黑毛儿，别的也记不得什么。”言罢叩头。忠良说：“事已如此，不必着急。你先起去，本院准你的状子就是咧！”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费同知听说，站在一旁伺候。忠良叫声：“黄壮士。”天霸答应。贤臣说：“你即刻回走，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天霸上马而去。

且说钦差大人，坐着轿望前正走，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带着兵丁衙役等，俱投递手本，前来迎接。但见众官员紧走几步，迎面跪下，各报职名，口尊：“迎接钦差大人。”大人在轿内一摆手，众官站起身来，往回里走。大人轿子刚要向前走，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来到轿前跪倒，口中乱喊：“冤枉！”大人在轿内吩咐：“把喊冤的这些人，都带到河间府听审。”衙役答应。不多时来到河间府。众官参见毕。大人吩咐：“把喊冤的人带上来。”衙役答应，霎时带到堂下，一齐跪倒。大人瞧了瞧，不是平民，俱

是有体面的人。望着那人们说道：“你等一个一个的各报姓名，不准乱说。”一个说：“小人姓刘名叫刘成贵，作当行生意，家住任邱县东北。”一个说：“小人姓赵叫赵士英，家住新中驿，开粮食店为生。”又见一人口尊：“钦差大人，生员孙胜卿，祖居河间府首县。”又手指一人说：“他住河间府东南，姓杨叫杨奎，是个举人。他父任江西教官。系生员表弟。”众人报罢姓名，贤臣先叫：“刘成贵，你是什么冤枉？先诉上来。”刘成贵说：“前日是小人母亲的生日。小人从当铺回家，与母亲上寿。还有些个亲友正在家中吃饭。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说外边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要求见。小人暗想：并无作官亲友，既来寒舍拜望，只得到外边恭迎。出门一瞧，果然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跟了十数个人，都有马匹。彼称是广东的知县，前去上任，只因天晚咧，要在小人家借宿一宵。小人想了想，家中有的房屋，又是家母生日，粗茶薄酌不无有的，客官因天晚借宿一宵，为什么不作个脸儿事呢？让进去款待了，岂不是留下一个交情？哎哟！老爷！合该小人倒运，那知是一伙强人！吃了喝了，让到书房安歇。到了半夜，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将各屋衣服首饰打扫了个干尽。这还是小事，可恨那杀人贼，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见小人妹子，生的美貌，他们就轮流奸淫了。妹子乃是有婆家之女，他公公现任守备，下月还要过门呢，这可怎样？说着放声大哭，叩头碰地，贤臣说：“你可记得那些人模样呢？”刘成贵说：“曾记得内中一人，脸上有个痣，痣子有一撮毛儿。”贤臣听罢，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瞧了瞧，原是告的都是那伙人，俱是失盗之事。连费同知共五家失盗，伤了三条人命，这内中唯有孙胜卿妻韩氏，年十九岁，被盗连被窝裹了去咧！贤臣看到此处，心中大怒，叫声：“尔等

起去。此伙狗强盗，本院路上见过，已差人追去了。尔等下去。”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六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

话说施大人到河间府公馆升堂，把道上喊冤四个人，带上堂来问了问，把状子接来看完，叫四个人下堂听候；等拿回强盗来，好与他们洗冤完案。又吩咐众官员各回衙门退堂，才要喝茶，听当差报道：“外边有二位官府，进了公馆。”话犹未了，二位官府走到大人面前，一齐跪倒。但见一人身穿宝蓝皮袄，红青皮褂，足下篆底缎靴，头戴貂帽红缨罩顶，面貌苍老，身躯瘦弱，很象个斯文样式。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青布外褂，薄底尖靴，也是貂鼠皮帽，生丝红缨，年纪不过三旬，虎背熊腰，面貌微黑，身躯肥胖。各递手本。忠良看罢，一个雄县知县蒋绍文，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并有呈词，一齐递上。大人先看知县呈词，上写：

具禀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为上差勒索银两，恳恩详细究查，以肃官箴，而重国典事。窃有天子宗亲、奉旨钦差五大人，据称钦差查道，皇上明年某月某日上五台进香，由敝县地方经过。教卑职速办道差，毋得故违。倘临期有误，先灭宗族，后平祖墓。在卑职衙门整住三日，日夜骚扰。一事预备不到，便就价折银两若干。卑职伏思：既是皇差，何以又要价折？叩乞青天老大人恩准详究施行。

忠良看完，又看新中驿守府卢珍呈词，却与知县蒋绍文呈词

言语，是同一事。忠良不由心中大怒。腹内暗说：“我瞧那起人的行景，就不正气，果然不错。那有皇上宗亲行此不法之事。再说派人查道，各衙门应早有文书。施某身虽在外，来往也有报马，施某没有不知道的。若说此事有假，又有兵部印文。若说是真，如此到处讹人，教人难解。大清国那有这样大胆人？再说，还有那起绿林，天霸要全拿住才好呢！只好等天霸回来再作道理。”贤臣座上开言说：“蒋知县，卢守府，且请回去听候吧。”二人说：“遵大人钧谕。”一齐站起，出了公馆。

贤臣刚令二人回去，猛见黄天霸从外走上堂来。忠良一见，满心欢喜，说：“黄壮士你回来了？”天霸答应说：“小人尊老爷命，赶了二十余里，并没看见强人踪迹，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施公说：“只得慢慢设计擒拿便了。”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不免心下为难。

正在忧疑之际，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施公即传谕：“请他进来。”知府进了公馆，参拜礼毕，平身站立在一旁，哈着腰儿，口尊：“大人，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说贝勒五大人特来查道，教卑职伺候公馆，快去迎接。”施公座上不由心中大悦，叫声：“贵府，只管去迎接，让进贵衙，着他住在花厅。本院暂在贵街二堂居住，以便察他动静。”忠良吩咐罢，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贤臣又叫：“黄壮士，尔出去见了知府，告诉他必须如此这般，千万不可走漏风声。”不知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七回 设谋诓捉五林啊 派差遍搜一撮毛

话说知府杜彬听黄天霸之言，依计而行，把一位查道的钦差，接进公馆来。那知这假钦差仍然打骂人，要东要西的混闹。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贤臣却不时的命天霸去查看他们行景。此日天晚，忠良就在二堂住下。知府竟伺候了一夜，不知不觉，就是三天，这位假贝勒爷种种恶款，不记其数。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来到二堂，见施大人行礼毕，站在一旁，控背弓身，口尊：“大人，来的这位贝勒，仗着皇上宗亲，一事应酬不到，就要打骂，还叫卑职预备俊俏妓女，美貌顽童，又要银若干。孝敬五百两还嫌少。诸般折磨，卑职实在不能堪。”贤臣闻听知府之言，气的虎目圆睁，连说：“岂有此理，这还有王法咧？”又叫黄天霸等人：“速速收拾，同我前去。但看他有破绽，立刻擒拿。”天霸答应。忠良又望着知府开言说：“贤契，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就说本院才到贵郡，听说贝勒爷在此，立刻禀见。”

知府去了，施公当即出公馆，不多时，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施安、黄天霸等人下了马，扶持着施老爷下马，教差人传禀了一声，然后才带着众人进公馆。各归座位。两旁衙役献茶。黄天霸等紧贴儿施老爷一边侍立。大人圆闪虎目，瞧看他的破绽，但见满桌残酒剩馐，那知他把小旦妓女早已经藏在别处去了。忠良开言，口尊：“钦差五大人，不知那位王爷殿下？现在贵府住在那

城？施某领教领教。”宗亲见问，便开言说：“施大人若问我的来历，大王爷殿下老贝子，圣祖皇爷乃是一派宗亲，现今钦派总理带管茶房。大人，我到此处，只为皇上五台进香，特来查道。是钦差奉旨来的，并非私自出京。”忠良说：“五台进香，早当发抄，天下共闻。此事施某竟自不晓，大料着未必是真。你乃金枝玉叶，凤子龙孙，该自尊自贵，为国尽心，严察不法官吏才是。你倒假传圣旨，讹官诈吏。尊驾也未必是宗亲。若是实言相告，施某念官官相护，倒要存点私情，免得声张。不然，我定上本提参。”施公所说的话，本自利害，句句本是全戳恶人的心病。这位假宗亲，觉着事到临头，说的软了，还透着假咧，不由的羞老成怒，叫声：“施不全，你且住口！你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呵？”施大人道：“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不许放走一人！谁要偷私放走，立刻斩首。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两边众役答应，登时将门紧闭，把守不提，且说忠良又吩咐众役人等说：“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等待何时？”但见那个五大人，气的将身站起，口中大嚷说：“好个施不全，反咧反咧！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你竟是头一个不尊王法的野蛮人。我乃是皇上宗亲，你是一个臣宰，竟叫人拿我。我瞧你怎么一个拿法！”说罢站在当地，连气带骂说：“我看那个敢来动手！”

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听说钦差大人吩咐拿人，才要下手，瞧见这个光景，又不敢动手。又听那里话头利害，个个退步缩头。施老爷一见，虎目圆睁，大叫：“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那一个要再退后，立追狗命。尔等只要下手拿他！”一齐上去七八个人，往前刚走到跟前，只见那人那胳膊一伸，往后一拨拉，只听咕咚咕咚的尽都栽倒。又有几个掌响马的番子头目，瞧着心中

不服，耀武扬威的上来，才走了两三步，被那人胳膊一甩，就是一溜躺下了。又有一人绕到身后，指望拿他，被那人一个反嘴巴，只听吧一声哎哟，吐噜，打出四五步去，爬在地上。此时黄天霸、关小西等在一边，把拳头攥的咯吱吱连声的响，单等大人吩咐一句，总不见老爷言语。小西、天霸二人忍耐不住，上前打了个千儿说：“回大人，若依小人们看来，此处衙役，未必拿的住那人。讨大人示下，不如小的们动手吧。”大人点头说：“很好很好，千万别伤人命。”二位好汉答应一声，一个箭步蹿将上去。怎知那人早已预备，会家遇见会家了。这边是蹿跃蹦跳，武艺高强；那边是闪辘腾挪，封闭精通。半天不见输赢。恶人那边手下恶奴，气冲冲也要动手。但听大汉高声喊叫：“你们不必前来帮助，大料着你赵老叔，一个人也不至遭人毒手。”这一句就漏了空了。贤臣在一旁听得明白。暗说：“赵老叔三字，宗亲如何有这称呼？一定是假。”按下贤臣参破之意不表。

且说小西、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心内着急。天霸生了一主意，绕到大汉身后。大汉只顾招架小西，冷不防备，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跺了一脚，只听咕咚响了一声，他倒在地下，大叫：“施不全，了不得！”那边座上恶人，见大汉栽倒，连忙站起说：“罢咧，施不全，这件功劳，让你拿吧。”说罢，又望着大汉哇啦的翻了几句满洲话。那知施老爷满汉皆通，一听此言说：“你二人才说的话，是不教他招认。我岂肯合你们甘心？”恶人一听说：“罢咧罢咧！既是你懂满洲话，难以瞒你，爽快告诉你罢。我叫五林啊，那位叫赵黑虎，既被你施不全识破二位老爷的行藏，咱们就是冤家对头，少不得你二位老爷要领领你的刑法咧。你若不服了你二老爷的本事，施不全你也不甘心。”施老爷闻听恶人之

言，心中大怒，眼望着知府说：“贤契快请刑具来伺候。”知府吩咐三班：“将全副刑具立刻运到。”老爷座上开言道：“他两个乃是旗下，按例应该先动皮鞭。尔等撩着衣服，剥下他的下身，教施安按翻译‘厄木拙’^①等语数着数。天霸、小西轮流着打。”登时打完了五林啊一百鞭子，又把赵黑虎照样打完。要平常人那里禁得住二位好汉这等鞭子？两个恶人，挨着一百皮鞭，不但不输口，反到哈哈大笑说：“我们这几日觉着皮肉发紧，受这点刑法，倒觉着松快咧！”老爷见恶人不输口，又叫青衣用对棍，每人重打了三十。贤臣言：“尔等共有多少人？作的什么事？有话只管实说，本院全归罪他两个，与你们无干。”众人听罢，一齐磕头，口尊“大人，他二人全是五爷门上先当办押拉^②，现今革退差使。五林啊的老娘是府内嫫嫫妈妈，很得时得脸。因此他在外招事惹非。官司打过几次，就提督衙门营城司坊，都有人情，越闹越胆大。故此又装宗亲，假扮钦差，教我们扮作奴仆，一路上讹过州城府县，当铺盐店，不计其数。这是以往实话，望大人恕罪。”贤臣微微冷笑，望着恶人说：“你们听见了没有？你们两人还是不承认么？”恶棍听见反倒指着说：“他们是怕打，满嘴胡云。难道他们抬的口供，就算我们招的口供么？姓施的，你今儿非叫短了太爷，不算你有能耐。”贤臣暗想：使尽各样刑法都不招认，不如改日设法再问。遂吩咐把十四个人一同收监。众役答应收监不表。

且说贤臣望着知府开言道：“把贵衙门捕快叫上来。”即叫喊

① 厄木拙——厄木，“一”的意思；拙，“二”的意思。全文意为：教施安按翻译“一、二——”数着数打屁股。

② 押拉——王府听差。

堂的传捕快。不多时捕快上堂跪倒，口尊：“大人，小的姜成、杨志伺候。”贤臣即标了一支签，上写五日限期，锁拿一撮毛到案，火速无违！”承差捕快姜成、杨志，限你们五日，把一撮毛拿来听审，违限重处。”二人听罢，唬了个倒抽凉气，暗说：“我的老老，这个差使要命。”爬起来检签，迈步下了大堂，一个个哭丧着脸，噙着嘴，往外正走。门上的众伴儿，迎着上来，一齐盘问：“怎么个话儿？你们老哥俩恭喜！如何施大人单叫上去？必有美差使给。你们发了财，可别忘了我们哪！”正说着，有名公差姓尼，外号叫泥球，夙日就与姜成、杨志离戏。他两个愁眉不展的，他就在旁边打着哈哈说：“姜第二的，杨第八的，你只当咱们本府老爷呢？出一张票，叫你传人去，上面写那人家住处某村庄某姓名。今日遇见这位施老爷子，叫你们拿什么一撮毛，就把你们毛住咧，便吃不躺咧！罢哟，你们到底不济哟松啊。枉闻了鼻烟儿，白走了月饼会了。还不及我老尼打个嚏喷的工夫就得了使差咧。”姜成、杨志说：“你也算了人咧，问问你敢合我们一般一配么？你小子是老土着了水，和了和，变成泥里的球儿，真是个忘八蛋。你再娶个女人，不用说咧，也作出些个小泥蛋来。”众人一齐大笑，笑的个泥球脸上下不来，说声：“你二人不用吹咧，这位新来的钦差施老爷子，比不得咱们官府。你们俩要把这一撮毛，恐拿不了来。哥哥儿是鸭子吃鱼，眼子朝上。”旁边人见他两下里话紧，怕玩笑恼了，一齐上前解开。姜成、杨志这才迈步出衙。二人无精打彩的到了家中，见天色已晚，在家住了一夜。到次日早晨，二人商量出城，到镇店村庄，私查密访。正在踌躇之际，后边有人赶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八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

话说姜成、杨志拿不住一撮毛，正要进城讨限，后边有人赶来说：“要拿一撮毛，我晓得他下落。”二人回头一看，原来是冯七恍的儿子，好喝便宜酒，都叫他冯人嫌，外号叫高丽棒子。姜成、杨志夙日合他玩笑，说：“你赶爷们来作什么？”冯人嫌说：“今日有个巧机会，特来送信。”姜、杨二人说：“什么巧机会，你小子又闹鬼吹灯呢。”冯人嫌说：“请问头儿，施大人派你两个拿什么一撮毛，你两个须得扛扛屁股领刑罢。不是八十就是一百，几时打破了才算。还把家眷捕监，叫你们去访。要再访不着差使，硬把公差算凶犯。并非我说瞎话，只因我有个老舅舅在顺天府当门公，他有外号，人因他姓陶，人都叫他陶奴儿。他告诉这一位施大人最是狠刑，你们俩今日要拿一撮毛，不是吹，这差使就是老冯爷子知根底。”杨志说：“玩笑少说。这个差使要紧，比不得别事，你混耍笑。”冯人嫌说：“谁与你玩笑，他是三代玄孙！”二人见他又起誓，又说大人怎么利害，刑法重，未免心中有些毛骨，叫声：“小冯儿，你果然是个朋友，帮我们得了差事，没的说呀，大量不能别的，穿我们一双德胜斋的缎靴，料着准行。咱们先到酒铺里去，听听小冯是怎样个拿法，咱们好有主意。”二人说着来到山东馆。

只见铺门口挂着“太元居”一面匾。这店是知府的轿夫东家，

甚是兴隆。三人走进去。掌柜是认得的，知府捕快头儿。连忙让坐。二人怕走漏了风声，到了楼上，打了个清净桌儿坐下。过卖净了桌子，问：“要什么菜？”杨志素日最是好脸，又搭着为打听差事，叫声：“堂官，要一个金华楼火锅，半斤腊肉，通州火肉要熟的，五壶玫瑰酒，四斤荷叶饼，葱酱要两碟。”走堂的喊下去。不多时，热腾腾的端上来。冯人嫌一见真是吐沫往下咽，就红了眼咧，不等人让，斟上酒，先喝了一杯，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肉。手不停筷，又喝酒，又吃饼卷葱，真是两眼不够使，满桌混看，眼如灯一样，登时吃了净。火锅边上有块红炭，他只当是炉肉，夹起来往嘴里就吞。二公差看看又是笑又是恨，叫声：“冯第二的，那么个眼神儿，你还要喝杂银去？连个熟货也没见过。”冯人嫌烫的两手握紧着嘴，说话也说不出，满嘴里乌噜乌噜。姜成说：“你不用翻满洲话咧！酒也喝了个足，菜也吃了个净。”杨志咬着牙，写了账，三人这才出了酒铺。冯人嫌喝了个便宜酒，唱着河南调，回家去了，姜成、杨志见晚了，也回家安歇，约会明日再上堂讨限。

到了第二天早起二人只得进公馆讨限。且说施公自派出个捕快去拿一撮毛，指望拿回这差事来，好与费同知、刘成贵、孙胜卿等洗冤完案。这日算着限期已满，专等公差回来。忽见姜成、杨志进了公馆，走到面前，一齐跪倒，磕头碰地，口尊：“大人开恩，小的们奉大人差派拿一撮毛。各处访查，并无消息。恳大人示下，再宽几日限期。”施老爷一听没拿住差使，冲冲大怒，喝令：“把两个奴才，每人重责三十大板！”青衣答应，登时打完。又吩咐众役，把两姓的家口，全都掐了监。又限三天，再拿不住一撮毛，把他二人就算凶犯。二公差无奈，只得下堂出来。杨志

叫声：“老哥，这才算咱二人倒运，一伙大盗，又无名姓，就说是拿一撮毛。把家口尽都收了监，给了三天限期，再要拿不着，就替罪名。咱须早些拿个主意。”姜成闻听，叫声：“贤弟，我并无别的主意，除非跑海去躲避躲避。”杨志说：“跑海躲避躲避也了不了事情。常言说：‘事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我倒有个主意：愚弟有个手艺，除非咱们改扮行装？作着买卖，留心探访。或者访出个消息来，也未可知。”姜成忙问：“什么贵行？”杨志说：“从前我吹过几天糖人，家伙全有。”杨志回家，早把挑子收拾齐备，改变行装，走到乡村。看官，二公差作买卖，所为招人，好访一撮毛，外州府县捕快，都有些武艺，二公差这箱子里暗藏着些铁尺挠钩，为是预备有风吹草动，好下手拿人。这是闲言不表。

且说姜成、杨志，出来访查，不觉就是三天。这日又进一村庄内，人家不多，路东有座黑漆门，家中就是孩子多，还多卖两钱。二人把担子放在门首，姜成打锣，惊动了里边小孩子。但见哄的一声，来了一群，就来七八个，一个个跳跳蹦蹦，这个说：“我要个孙猴儿。”那个说：“我要黄鼠狼偷鸡。”姜成说：“拿钱来。”挨次把钱收了。杨志登时把糖人儿吹完，打发孩子们散去。内中有个孩子不很大，独他不走。问他叫什么，他说叫六斤儿，留着个歪毛儿。他可围着担子闹，小手儿抹了块糖稀吃，又把模子拿起来就跑。杨志说：“小六斤儿，你又淘气呢！还不放下模子？再淘气，把你一撮毛拔下来。”看官，杨志他无心说出这句话来，你说把个小六斤儿吓了一跳，眼似銮铃，东瞧西看，这才叫声：“伙计，你要给我们这家里惹祸。一撮毛是我爷的朋友名字，你怎么混叫起来了？要叫他听见，还不把你屁股打烂！”你

说两名公差，正没处访一撮毛呢，一闻此言，岂肯容他倒脚：正叫声：“六斤儿，你拿几块玩去，等我明日再给你几块好的。”六斤儿笑着说：“可别给他们。”杨志说：“不给他们。你方才说什么一撮毛，是你爷的朋友。你再告诉我一遍，还有好的呢，也给你。”小六斤儿笑嘻嘻的说：“一撮毛长的凶恶，人都怕他。他那脸上有个瘰癧，瘰癧上有一撮毛。使着两铜锤，一张弩弓三支箭；还不是一个人，好些个呢！”二公差听见小六斤说这伙人不少，都是有武艺的，觉着扎手，大料难拿，不如趁早离了是非窝。毕竟姜成跑脱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五九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

话说姜成、杨志，哄着小六斤儿，把一撮毛已往情由，俱都说出。正然盘问，忽见门里出来个人，把小六斤一巴掌打的，小六斤往里飞跑。二公差听小六斤说，这伙人都有武艺，觉着扎手，不如趁早回河间，禀报大人，再作主意。挑起担子才要走，只见那人上来，一把揪住杨志搭包。姜成一见，估量着不好，开脚就跑，杨志见姜成跑咧，自己挑着担子，被人揪住，想走不能。这恶人揪着杨志骂道：“站住罢！”杨志见他这样，还装乡下怯样说：“大爷，俺大小是个买卖，又没得罪你老人家，别要骂人。”恶奴说：“别合我装羊，骂你就算了么？还得打你这三个。”恶奴把杨志推揉揉，拉进大门去不表。

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自己撒脚就跑，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好派人去拿。不多时跑到河间府，太阳已落。见了大人，把他们已往怎么访查，杨志怎么被人揪住，回了一遍。大人说：“你知道那家姓名么？”姜成说：“回大人，若问那家姓名，小的不知，瞧他房屋象个富户。小的听小孩子说有好些个人，都在他家居住，个个武艺精通。为首之人，名叫一撮毛儿侯七。手使怎么兵器，怎么厉害，全都告诉了。才要问他主姓名就被人听见，把杨志就揪住了。小的实不知那家姓名，还不知杨志吉凶如何。求大人恩典，早派人去拿。”施公座上一摆手，姜成叩头起来。施

公叫声：“黄壮士，这是如何拿法？”天霸躬身，口尊：“大人，依小的愚见，还叫姜成引路，小的同关小西、王殿臣、郭起凤，趁天黑去打听明白。事情果真，不是小的夸口，任凭他有多少盗寇，保管拿来，明日结案。”施公点头。

四家好汉，同姜成各带随手兵器，出了公馆，走到恶人村外，略歇了歇。天霸叫声：“姜成你头里走。”姜成说：“眼前就是。”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天霸叫声：“众位，你们在此等着，我先进去打听一个真实，回来再议。你们不可远离。但听有锁子响，就是我回来了。”言罢，倒退了几步，把手一拍，嗖的一声，蹿上后沿，顺着瓦垄爬到前坡。但见周围房舍，瓦窑一样。此处原是后院。好汉来至房前沿，扒扶着往下探望，细听有妇人声音，听不大真。挺身又往前行，来至前边，见各屋点着灯。又听得下面妇人说：“不好了！张姐姐，房上有人了。”又听一妇人说：“大婶，你别大惊小怪的。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是猫在房上，你就乱叫。”天霸听见此话，借猫为由，“嗷嗷”的叫了两声。那妇人说：“你听何曾不是猫？快端油盏走罢！你没听太爷吩咐：今日是他的寿日，是个好日子，叫咱把前日偷来的那妇人劝醒，今晚要合房咧！”那一妇人说：“你劝去罢，人家是秀才之妻，就肯嫁他？”好汉听是偷来的妇人，心中纳闷。见那两个妇人走进屋内，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探下头来，往屋内细听。这个妇人说：“新娘子你很聪明，为什么想不开？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有，奴仆成群。”那妇人骂道：“你们这泼妇，要当我是下贱之人，那就错狠了。我告诉你们主人说，杀刚给我个痛快罢，我死了，提防我孙相公丈夫，替我鸣冤。”天霸听罢，暗说：原来这家姓祖，偷来的那娘子，定是一撮毛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

看官，这祖七混名大头目，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一膀子能扛两条口袋。在集上经纪客人，不敢惹他。后又生讹了一张贴，量斗尖入平出，人须得用他的斗量，按加一要钱。又交这一伙大盗，坐地分赃，拿这闲钱交与官吏。衙门内都有看顾，所以越仗起胆来。闲话不叙。且说天霸又听了会子，转到另一屋顶。屋内祖七说：“那厮你有什么分辩？吊起来打着问他。”正打之间，杨志怀内揣着一件东西，吧嗒掉在地下。众寇闻听说：“方才落在地下的是什么？”家丁拿灯一照，捡起来原是油纸包，用线缝着。把线挑开，折去油纸，还有一层细纸。打开瞧是张纸，内有一人识字，一念上写：“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场总督世袭镇海侯施，奉旨钦差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速赴河间府，当堂听审。毋得违误，火速须票。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差捕快：姜成、杨志。”

众寇听罢，一齐恼怒，有说将他公差杀了的，有说还打的。祖七说：“你们没听见么？这票并非府县州官出的，乃是奉旨钦差所派，别当儿戏。”众寇说：“莫非放了姜成？”祖七说：“也不用放他，暂锁在空房，等明早我到衙门打听打听，再议。”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天霸房上看得明白，见家丁回去，趁着无人，飞身下来，拧开锁进去，将杨志解下来，一同到外边，见了关小西等，各举兵器齐至恶奴后院，见各屋都吹灯安眠。天霸知道后院是些妇人，直奔前院。众好汉合公差只得跟着走。纵有狗咬，拿刀一晃，狗见刀夹尾就跑了。仆嫡家奴俱是困乏睡着。四家好汉同姜成、杨志走过这道二门，来至前院。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瞧见好汉，忙问：“是谁？”小西低声说：“老兄弟风紧。”天霸并不言语，紧走几步，赶上前去，手起刀落，嗷吱一

声响，那人栽倒。忙把脑袋砍下。天霸回身，叫声：“哥儿们随我来。”言毕迈步当先。五个人跟着一同进这道门，内中唯有姜成不得主意，欲待不去，又怕被人瞧见了，眼睁睁的见杀了个人，心里发怔。

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也就睡了。这时盛大膀没睡着，叫声：“郑老三，我瞧他酒不沉，如何出去这半会子？”听见咕咚一声，必是栽倒，说着即披衣裳下炕。刚出门，那知天霸早在门旁，扬起刀背，往下一砍。“哎哟”一声说“不好了！”众哥们一听见他一嚷，忙上前砍了几刀，栽倒在地。屋内人全都惊醒出来，好几个手中都有兵器。头一个刚往外一跑，被地下躺的几乎绊倒，往前一栽，殿臣拿铁尺照滑子骨就一下。那人躲过，回手就是一刀。殿臣用铁尺架住。小西、起凤各举兵刃截住。那几个盗寇一齐出来动手。杨志不知从那里找了顶门门，也就抡起来，单打众寇滑子骨。就只胆小的姜成，吓的在黑影里打战。盗寇头儿一撮毛手提铜锤“噗”的一个箭步，从屋里就蹿到当院，大喝一声：“那里来的小辈？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言罢，照好汉就一锤。天霸一闪，回手一刀。二人战在一处，不分胜败。关太、殿臣、起凤三人，各使英雄，与众寇动手，黑夜之间，难辨清白。山东王举起拐来，照着自己人飞毛脚邓六大腿上就是一下。“哎哟”一声，山东王这才瞧出是自己人，心里一急，漏了空，被小西一刀背，把手腕打脱。“哎哟”一声，拐子落地。那边杨志抡起门门，照盗寇腿上，又是一下。只听“吧”，正打在滑子骨上。“哎哟”一声躺倒。小西怕他跑了，连忙几刀，卸了他两膀。一寇叫闪电神见风不顺，撒脚就跑。那知杨志早把一道门用石顶上，离门不远，怎晓黑影里蹲着个人，只听“咕咚”把他绊倒，趴在那个人

身上。这个空儿，殿臣赶来，不管一二三，抢铁尺就打，疼的盗寇“哎哟”不止。打的贼身子底下那个叫是“哎哟”。还有几名盗寇，都被小西、起凤拿住，看守不表。

单说天霸合一撮毛动手，猛见他用锤磕开自己刀，将身一晃，蹿上墙头。好汉对准盗寇腿上，回头就是一镖。盗寇才要迈步上房，只听“刷”一声，“哎哟”咕咚掉下墙来。好汉赶上，连三并四几刀，一撮毛难以动转。天霸叫声：“哥们，快找绳来捆上。”叫人看守，又寻找恶人祖七不表。

且说小西叫声：“哥们，谁带着火镰打火，咱们进屋去照照，还有贼人没有？”杨志答应，立刻打火引着火纸，进房点着灯，搜了搜，只彦八哥一人，也把他上了捆绳，拉到外边。举着灯到院内，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才知道姜成也死了。数了数盗寇，共十一口，等天亮解送。

且说天霸举着刀闯进恶人院内，那知祖大头早知事不好，唬的他悬梁自尽，天霸拿住一个仆妇追问，言：“主人公自尽。”好汉不信，亲到外屋，果见一人悬梁而死。把管家李胡子找着，也捆上，带到外边。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打算把她救出，那知孙胜卿之妻，是个节烈妇人，自觉虽未失身，终无面目见人，夜间得空，早已自尽。

不多时，天已大亮。好汉黄天霸等，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面见施公交差。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回了一遍。贤臣大喜，吩咐升堂，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众寇情知难推，尽情招认。又传孙胜卿到案，将伊妻节烈晓谕一番，教他回家收尸成殓。吩咐知府：“把众寇监禁狱中，俟本院启奏皇上，候旨前来，连五林啊等，一齐按例问罪，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知府答应：“谨遵

钧谕。”忙令手下人，把众寇入监。贤臣见诸事已毕，心中牢记，保举黄天霸等功名。忙吩咐：“搭轿，本院回京。”到底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〇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

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正走之间，忽见前边人马迎面而来。头里还有匹马，急跑如飞，正自诧异，那人已到轿前，下马跪倒。施公才知未起身之先，打发去的转牌马回来不表。但说贤臣霎时到任邱县亭驿，入了公馆。才入公馆，就有人喊冤。任邱县知县在一旁伺候，心中就有害怕。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开言道：“喊冤人，一一报上名来。”一个说：“小人叫刘进禄。”一个说：“小人叫陈忠。”一个说：“小人叫李富。我们三人住任邱县郑州镇。”施公说：“有何冤枉？慢慢说来。”三人见问，各把呈词递上。施公将呈状逐次看完，俱告的是牛黄，绰号叫牛腿炮。霸占陈忠两顷地，讹刘进禄房产一所送与家丁，硬讹李富银两若干。俱各私立文书，有保人。内中还牵连武豹、金山、赵文璧三人。又问那两个喊冤的：“你二人所告何事？叫什么名字？”一个说：“小人周荣，年六十五岁。不幸妻李氏早亡，所留一女，名叫玉姐，已经受聘，未曾过门。上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候，父女各房睡去。忽小女在绣房一声喊叫。小人正在梦寐中惊醒，慌忙爬起点灯，见女儿门开了。进去一看，不知女儿被何人杀死。房中细软，俱都不见。次日天亮，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想来杀人偷财，必是一枝桃。叩恳青天大人恩准，拿一枝桃来追问情由，好与小人雪冤。”说罢磕头碰地。施公闻听周荣言词，不

由心中着急，暗说：“这事又是缠手难办。”思想多时，便往下开言道：“那一个所告何人？慢慢诉来。”那人说：“小人蒋旺，娶妻吴氏，夫妻同庚，今年二十六岁。父母俱各去世。小人所仗厨行手艺。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两日未曾回家。第三日回家叩门，屡次无人答应。撬门进去，瞧见妻吴氏血淋淋躺在炕上，不知被谁杀死。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故此前来鸣冤。”说罢不住叩头。忠良闻听蒋旺之言，腹中说：“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沉吟多会，座上开言道：“周荣、蒋旺，你二人家遭凶事。难道就不报官么？”二人上前，一齐叩头说：“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若不经官，谁敢擅自抬埋？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今日幸蒙钦差大人驾到，特来伸冤，望乞青天拿住凶犯，好与小人报仇雪恨。”说罢不住叩头。

忠良点头，望着任邱县知县开言道：“贵县，周荣、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你如何不出票捉拿凶犯？”知县见问，连忙跪倒，口尊：“大人，周荣、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卑职即到他们二人家中亲自勘验，实系刀伤。令尸亲埋葬，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怎奈不知一枝桃姓甚名谁，怎样面貌，何方人氏？比追公差，也没处捕捉，望大人宽恕。”忠良一摆手，县官沈存义平身。忠良沉吟半会，叫声：“周荣、蒋旺，你二人暂且回家，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了案。”二人叩头回家不表。

施公又叫：“贵县！”任邱县知县连忙答应。贤臣说：“李富、陈忠、刘进禄，他三人所告之事，并无虚假。本院出京时，沿途私访民情，路途上听见有个牛腿炮，在郑州居住，横行霸道，交官交吏。他还不是一个，还是一党三人：一个叫金刚武豹，一人叫金山，一个叫赵文璧。牛腿炮在涿州探亲，过三家店，在途中

对人夸口，将自己所作之事尽情说出。本院只为赈济事重，未曾到此剪除恶党。既有人告在你县衙，为何置之不理？”沈存义见大人一问，惊慌失色，双腿跪倒，不住叩头哀告。忠良见他哀求，即便开恩说：“知县，你既这样苦求，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暂且恕你。速速派人把牛腿炮、武豹、金山、赵文璧四人，即刻锁拿听审。多带衙役刑具，本院在此立等，速去莫误！”沈知县叩头站起，往外走，留衙役在此伺候。出公馆上马回县，忙差衙役去拿恶棍不表。

且说施公往下吩咐：“刘进禄、陈忠、李富三人，暂且回家，等知县把四人拿到，好对词结案。”三人叩头退出公馆不表。下人摆饭，施公用毕，撤去家伙。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说：“回禀大人，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请大人钧谕施行。”贤臣闻听，满心欢喜，连忙吩咐：“叫知县将带来的刑具，俱各设在驿亭之上。”贤臣看见牛腿炮，冲冲大怒，吩咐差役：“带原告来！”霎时刘进禄、陈忠、李富跪在堂下。贤臣叫：“把你等所告言词，照前诉来。”三人见问叩头，将所告言词，如此这般诉了一遍。牛腿炮看见原告，不由着忙，且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诉出，又听施公座上叫看大刑，心中越发害怕了。见他脸上变貌，口中还强自支吾。登时青衣将夹棍放在尘埃。老爷吩咐：“将牛腿炮夹起！”青衣答应，上前按倒牛腿炮，拉去鞋袜。一个青衣将刑竖起分开，把牛腿炮滑子骨入在里面，做扣拴绳，一背一拢，只听牛腿炮“哎哟”一声，口中只嚷：“招了招了！”施公吩咐：“从实招来！”牛黄尽行招认。沈知县在公案旁边亲自秉笔，立刻写完口供。这才吩咐将刑卸下。施公又把武豹、金山、赵文璧问了一遍，俱各承认，画供已毕。施公吩咐将人每人重责四十大板，立刻钉枷，

枷在郑州镇上。枷满时分省发遣。青衣将四人领出，郑州镇枷号示众，暂且不表。

施公复又吩咐知县：“带领原告，到牛黄家追还房产土地银两。你就不必回来，在本县要用心办事。衙役也不用许多，本院等着拿住一枝桃完案，方才进京。”知县答应，带领原告出公馆，留下几名衙役，在此伺候大人，余俱带领回县不表。

施公退堂，用饭，众人俱各吃毕。黄天霸上前回话说：“回大人，小的要到外边采访一枝桃的形迹，请大人示下。”忠良闻听，满心欢喜说：“壮士这一去，须要存神仔细。”黄天霸答应，告辞大人，带上盘费，暗藏飞镖甩头一子，还是个长随的打扮，出离公馆，任步而行，一路上留心采访。那有踪迹？意欲问人，不过知道有个“一枝桃”，不知姓名，也是无益。走到南关北城里，还热闹些。觉着口中干渴，看见路东有座茶馆，还带着卖酒。好汉走将进去，拣了个座儿坐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一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

话说天霸正在茶馆，手擎茶杯，留神细访一枝桃的消息。外面来了一人，四面探望，走到天霸跟前，不住留神细看。好汉心中猜疑，即便问他：“莫非认识在下么？”那人说：“爷台莫非姓黄么？”天霸说：“正是。”即便问他姓名。那人说：“这不是讲话之处，找个僻静地方说罢。”遂叫堂倌：“烫两壶酒，有现成菜蔬，拿两样儿来。”堂倌答应，登时烫两壶酒，两样小菜。二人将酒饮完，天霸会了酒钱，一同出酒馆。到关乡外，有一座破古庙，叫白云庵。四顾无人，二人进去，席地而坐。那人不等天霸开言，遂口称：“黄爷，今年贵庚？”天霸说：“在下虚度二十八岁了。”那人说：“好快时光，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黄爷你可别恼，我别令尊的时候，爷还不过七八岁的光景。那时爷虽然年幼，大约也知在下的姓名。当初跟随令尊在绿林二十多春，都是我踩访盘子。论走道，胜过刘飞腿。神眼计全，绿林中无不知晓。若是有人叫我见过一面，不怕相隔多少年，永不忘失。只因令尊洗手，我也就回家。改邪归正，稀粥淡饭，为延残喘。膝下并无儿女。不幸拙妻去年病故，我也害了一场大病，险些没有了。老来茆独^①，无依无靠，各处找寻朋友，故此流落郑州。今日正是‘他

① 茆（qióng，音穷）独——没有弟兄，孤独。

乡遇故知’。不知尊驾现作何事？莫非还干旧日营生？”天霸闻听，猛然想起来说：“老兄担带着些，小弟眼拙，多有得罪。幼年常听先父说过尊名，久仰久仰。”计全说：“岂敢岂敢。”天霸说：“小弟今日也归正了，跟随奉旨钦差山东放赈回来，路过此处，住在郑州驿。前日有人前来告状，是人命盗案，差小弟前来访查凶犯，不想今日遇见老兄。老兄既无依靠，不如随我去见大人，一同进京。”计全说道：“不知大人几时起身？”天霸说：“拿住贼人，就要起身。”计全说：“大人接了状子，是人命盗案，不知贼盗姓甚名谁？不是计谋口出大言，南方一带，直隶全省，有名盗寇，无一不晓。”天霸说：“这贼奇怪，每逢偷盗人家财物，临行墙上画一枝桃花。原告都是告的‘一枝桃’。”计全说：“若是一枝桃的底儿，愚兄尽知，连他窝巢，愚兄俱都到过。”天霸说：“既然如此，仁兄同我面见钦差。”

不多时，二人来到公馆。天霸叫计全等候，天霸进公馆，先到上房，见施公回话，口尊：“大人，小的奉命采访一枝桃，偶遇故人名叫计全，是我父在日手下踩盘的小伙计。有名盗贼，他无不知，故此小的把他带来，老爷一问便知贼人下落。”施公闻听，满心欢喜说：“既有此人，何不教他面见本院？”天霸闻听，转身出公馆，带领计全到上房，参见钦差，天霸侍立一旁。计全跪在尘埃，口尊：“大人，小的计全叩见。”施公座上开言道：“接了两张状词，俱是人命盗案，告状的都是郑州人。告的是失去财物，杀死妇人，天亮看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故此事主告的俱是一枝桃。但不知这一枝桃是那里人氏？怎么个形象？因此难以捕捉。”计全听罢，口尊：“大人，一枝桃的姓名、窝巢、行踪、面貌，小的很晓得。这人手段高强，难以擒拿，不在此处住。原

是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氏，自幼抛家失业。遍访名师，学成武艺，棍棒刀枪，样样精通，后来入伙为盗。拜师又得几宗惊人之艺，单刀一口，连珠药镖，百发百中，蹿房越脊，如走平地。现往郑州，他本姓谢，名谢虎。因他左耳边挨着脸有五个红点，好象一枝桃花，故此叫一枝桃。是他自己卖弄本领，偷盗人家财物，临走之时，他必在墙上画一枝桃花，显他的武艺，遮掩各州府县应役人等耳目，留下这个记号。”施公说：“他在城外窝藏之处，是人家呀？是店呢？”计全说：“全不是。郑州北门外有座北极玄天庙，庙内和尚叫静会，原先也是匪类，老来洗手，作了和尚。贪图谢虎贿赂，教他住在庙中。此庙原本是一层殿，谢虎给他新盖了两间禅房。”施公闻听点头说：“计全，你怎么知道这样详细？”计全说：“小的方才已经说过，幼年在绿林，对这伙人来往行踪无一不知。昨夜还到了玄天庙，指望借谢虎几两银子，好度日用。熟料他初一见，很相亲热，一提供银，他就沉下脸来，说的敢怒而不敢言。欲待要走，天色已晚，只得在庙内暂住一夜。今早起来，不辞出庙。竟到南关，适遇天霸引见前来，得见大人。”施公听罢，眼望天霸说：“这件差事大家商议，怎么办。必须把他擒来，方可动身。若是不完此案，如何进京？”好汉闻听说：“也没什么商议处。不必忧虑，明日小的把他拿来。大人请放宽心。”施公点头说：“但愿你斟酌个万全之策，方好去行。”天霸告辞大人：“小的带领二人上郑州北关拿住一枝桃，好与民结案，咱好进京见驾。”

三人竟扑关乡。走不多时来到关乡。郭起凤说：“咱们在这里寻个饭店，随便用些饭，须喝点酒，歇歇脚、养养神，打听着玄天庙，然后再走不迟。”王殿臣点头。惟黄天霸恨不得一步走

到玄天庙拿住谢虎，方称本心。欲待不依从他二人。俗言说：“一不敌众。”只得随着二人寻找饭店。望前一瞧，刚刚关乡口路东，有个饭店，挂着蓝纸幌子，门外边设着两张条桌。三个人就坐在外边。堂倌过来说：“客官爷是吃饭，是吃酒？要什么菜？”郭起凤说：“先给三壶酒，一个熟羊肉，一个青豆粉，一个豆腐汤，六张清油饼。”三个人连吃带喝，正吃着饭，天霸猛抬头，见从南来了一人。头戴着关东片毡帽，皂青绑身小袄，搦披着一件羔子皮袄，足登抓地虎靴，绿皮云头，相貌长的浓眉大眼，两扇薄片嘴，年纪约有四旬挂零。走到铺前，天霸留神看见，他左边挨着耳朵有五个红点，恰似一朵桃花。好汉望着郭起凤、王殿臣使了个眼色。二人会意，连忙放下筷子，就要起身追赶。天霸摆手，二人复又坐下。见这铺门口人多，也不肯明言。三人连忙吃完，叫堂倌算帐会钱，起身往北而行。出了关乡，四顾无人，天霸说：“既知他姓名住处，又见了本人，还怕跑了不成？”竟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二回 和尚开山门答应 天霸追谢虎中镖

话说黄天霸、郭起凤、王殿臣三人，在北关乡口真素馆吃完饭，会钱，出了关乡约有半里之遥，见大道西边有座庙，匾上刻着“北极玄天庙”五个字，山门紧闭。细看是一层殿，还有两间禅房，是新修盖的。离了两箭远，有二十多人家。三人看了多时，天霸上前敲门。里面一枝桃心下明白，常说“伶俐不过光棍”，就知是饭馆前吃饭的那几个人来了。看官，一枝桃怎么知是天霸等呢？真素馆与天霸打了个照面，见英雄有些眼岔，又见他望那两个使了个眼色，他就参透隐情，到庙中早就作了准备。听见敲门，仍然外面披着大皮袄，走入大殿内，“和尚出去把来人让进。如此这般。”嘱咐了一番，和尚答应。

前头表过，和尚也是匪类出身，老而无能，落发出家。一枝桃逛到郑州，看见周荣之女，蒋旺之妻，生的美貌，他就要在方近住下，以便图谋窃玉偷香之事。见这庙离人家甚近，他与和尚商议，每天房中两吊京钱，每饭不断酒肉，教他跟着白吃白喝。他贪图便宜，故此受其呼唤使令。闲言不表。且说静会来至山门，将门开放，见门外站着三个人，连忙问道：“三位施主找谁？”天霸说：“找姓谢的，不知在庙中没有？”和尚说：“不在，不过片时就回来。三位施主请进庙来。”天霸总是艺高胆大，并不躊躇，迈步进去。殿臣、起凤，也就跟进去。见里一切作饭家伙俱全，

知是厨房。天霸坐在坑上，殿臣、起凤坐在床上，和尚搬了条板凳迎门而坐。和尚说：“不知三位爷那里来的，找谢爷有什么事？”天霸说：“我们从北京来，找谢爷有件官事商议。”和尚说：“原来是为此事哟！”正说话间，忽听榻扇响，天霸等皆作准备。和尚站起来说：“谢爷来了。”说着话他就出去咧。那人走进房中，就在板凳上坐下，眼望着天霸等开言道：“三位找姓谢的，我就姓谢。咱们素常并不认识，找我有何事？有话请讲，我还有紧要事要出门呢。”天霸眼望贼人说道：“姓谢的，原来就是大驾，方才在北关会过尊容了。我三人这来非为别事，只因钦差大人从此经过，有人喊冤告状，为是大命盗案，大人差派拿人。在下心想是尊驾，故此找到庙中。少不得屈卑屈卑大驾，跟着我们见施大人去。”天霸心中大意，料着谢虎是必拿咧。那知一枝桃更是高傲，他没把天霸放在心上，听见天霸这派言词，反倒哈哈大笑：“原来是有人在施公前告了状咧！为是人命盗案，也难为你们怎么想来，就想到我身上来了，真算是你们有能。这场官司，必是打的。但只是我愿去就去，不愿去就不必去，得依着我。别说是钦差，就是皇上圣旨，我也不遵！不知你三位有什么武艺，竟敢来找我。当面咱们比试比试。”

黄天霸性情高傲，见谢虎口出大言，心头火起，便道字号，说是黄三太的儿子。谢虎闻听，心中暗想，说：“常听我师李红旗说过，他会使甩头一子，飞镖三只，单刀一口，是传家绝技。怎么他又跟着钦差奉命拿我，是谁使的捻子呢？必是计全。因我不周济他，他就泄了我的底咧。”又见黄天霸甩衣拔刀早已准备，他甩了大衣裳，先蹿出院说：“黄天霸，来来来。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武艺。”说着从肋下取出刀来，恶狠狠站在院中说：“敢上

前来比试比试，真算你是好汉。”黄天霸闻听，一个蹿步，蹿在院中。二人交手，刀对刀，刃对刃，斗够多时，不分上下，郭起凤眼望王殿臣低言说：“看他二人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材。”王殿臣说：“天霸刀法门路精通，谢虎刀法亦自不弱，不知谁胜谁败。”郭起凤说：“天霸虽不至于大败，约也不能取胜，不如咱们拔刀相助。”王殿臣点头。立该二人手擎铁尺，蹿将上去，大叫：“贼人不遵王法，我等奉钦差之命，特来拿你，还不快快服绑？”说罢，抢开铁尺就打。谢虎用刀架住。天霸也用刀劈来。谢虎眼快，也用刀架住，又虚砍一刀，闪在一旁说：“你们人多，庙内窄狭，不能动手。来来来，咱们到庙外再赌输赢。”一转身直扑庙外而来，浑身攒了攒劲，只听嗖的一声蹿在墙头，又一煞身，跳在墙外。天霸一见说：“这才算的是个飞贼呢。”随后也蹿在墙头，看见谢虎跳在尘埃，天霸也跳在墙外。一枝桃见天霸跳在庙外，郭起凤、王殿臣开了山门，一齐也赶将出来，四人又合在一处，赌斗多时。一枝桃心中暗想：“他是黄三太的儿子，飞镖必是精纯。我谢某虽然不怕，但只是一件，俗语说的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又道‘打人先下手’。我如今何不照着俗语而行，先给他个连珠镖吃吃，叫他知道我谢某的利害。”

贼人谢虎居心要使镖打英雄，就不肯恋战，二目留神，用力磕开三人兵器，纵身跳出圈外，往正东就跑，说：“谢太爷杀不过你们三人，我定要走咧！”说罢扬长而去，黄天霸拿贼心急，恨不得立刻擒住谢虎，解到公馆，在施公面前报功。随后紧紧相跟。谢虎是要败中取胜，见天霸赶来，回手一镖照着天霸面门打来。天霸见谢虎一扭膀，一只飞镖直冲面门，一歪脑袋躲过，飞镖落地。谢虎又一倒手，二只镖又照英雄前心打来。天霸又一闪身，

刚躲过第二只飞镖，第三只镖又照着左腿打来，躲闪不及，只听哧的声，穿皮刺骨，痛不可忍。英雄止步，不往前赶。郭起凤、王殿臣一闻天霸追赶贼人，他二人随后也追来，见黄天霸腿中毒镖，心下着急，连忙赶到跟前说：“贤弟怎么样了？”好汉见郭起凤、王殿臣一问，羞得满面通红，用手拔出镖来，扔在地下，只说：“气杀我也！”不知天霸镖伤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三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

话说郭起凤、王殿臣二人，见黄天霸镖伤，药性行开，疼痛难忍，心中难以为情。又听天霸说：“不回公馆咧！”不由心中更觉着忙。郭起凤说：“贤弟，你把心放宽些，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天霸点头，二人即伸手搀扶着天霸，相辅而行。黄天霸终有愧色，觉得半世英名，一旦丧尽，一路上还是长吁短叹，惟有低头而已。走不多时，来到郑州驿，进了公馆。王殿臣不等天霸开言，连忙上前单腿一跪，口尊：“大人，容小的细禀。”即将已往从前如此如彼的话说了一遍。施公听见王殿臣的言词，忙上前亲看镖伤，见围着伤眼有茶碗大一块漆黑。施公说：“不好，这毒气不小，快些把他搀进厢房歇息将养，速速延请名医调治。”天霸说：“小的无能，不曾拿住一枝桃，反倒重伤，又劳大人挂念，殊觉抱惭。”施公说：“壮士你说那里话来？误中毒镖，非尔无能，皆因轻敌之故，这又何妨？只管放心将养镖伤，擒拿谢虎与民结案，再为缓图可也。”说罢，令王、郭二人把好汉搀扶进厢房，安置在炕将养不表。

施公即飭令^①任邱县衙役，立刻寻医调治。衙役不敢违误，即到外边找到了个姓李的医生，号叫李高手。领他到厢房，看见

^① 飭（chì，音赤）令——旧时指上级命令下级。

黄天霸伤痕甚重，到上房见了施公行礼毕，口尊：“大人，我看那人伤痕甚重，不易调治。我是专理内科，只可开方吃药，保着毒气不至攻心。要是疗理外科伤痕，非鄙人所长，大人还得另请高明。大料着这样人，此处还是稀少。”施公点头说：“既是如此，快些开方。”医生连忙把方开完。施公给了医生银钱，一面派人去取药。取了药来，把药煎好，放在茶碗，顿了个不凉不热的，教天霸吃下去，躺在炕上将养不提。

且说施公独在上房闷坐，正自沉思，忽看值日的青衣跪倒说：“回大人，公馆外来了两个人，在门口下了马，口称要给大人请安，还要寻找黄爷。”施公闻听，一摆手。衙役退下，转身出去。施公心下暗想：这两个人是谁呢？一回头说：“施安，你去把关太叫来。”施安答应，转身出去，不多时把关小西叫到上房。施公说：“关太，你去看看，是谁来找黄天霸？问明来历，领来见我。”

小西答应出去，到公馆门口，抬头观看，但见有两个人拉着两匹马，马上搭着行囊包裹，立于门外。仔细观瞧，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一个不认识。关小西看罢，向前紧走了十几步。朱光祖见是关小西出来，满心欢喜说：“贤弟，你一向可好否？”关小西说：“多承挂念，仁兄好否？”二人拉手亲近一会。朱光祖说：“这位姓李名昆字公然，外号人称神弹子李五。怎么你二位不认识么？我给你们哥儿两个见见。李五爷你来。这是关贤弟，名太字小西。”李公然说：“多牵连些。”关小西说：“彼此一样。”二人拉手儿，叙了些交情客套。关小西望着伺候公馆的说：“你们把马上行李解下来，放在厢房里面，把马遛遛喂好。”下役答应，上前解下行李，搬入厢房，然后把马遛了遛喂料不提。

且说朱光祖没看见黄天霸出来，心中纳闷，开言问道：“黄兄弟听见我们来了，怎么他不出来呢？”关小西说：“提起黄天霸的话来，等着咱们见过大人，自然就知道咧。”说罢，三人一同进了公馆。齐至书房门口，小西掀帘进去，将话回明。霎时把朱光祖、李公然带到上房，见了钦差，二人将单腿一跪说：“小的叩见大人。”施公欠身将二人亲手搀起，说道：“二位壮士请起。这位姓朱的本院见过，那一位不知贵姓高名？”李公然见问，连忙说道：“小人姓李名昆。久知大人居官清正，待人恩惠。昨日路途上遇见朱光祖，提起黄天霸来。我与天霸自黄河套相别，未曾见面。他说黄天霸现今又跟着大人呢，小人因此同来请安，顺便看望黄天霸诸位朋友。”施公闻听，问起黄天霸来，不觉长叹一声说：“二位壮士若问黄天霸，现在厢房将养镖伤。”朱光祖闻听大人之言，惊讶不已，连忙口尊：“大人，黄天霸会使飞镖，又被谁打伤？教人不解其意。”施公说：“壮士不信，叫关太领你们到厢房去探望探望，便知端的。”即叫：“关太，你去带他二位到厢房看看天霸去。”关小西答应，带领二位出上房。

至厢房门口，小西打着帘子说：“二位请进。”又叫：“黄老兄，有人来看你了。”天霸吃了药，在炕上靠着铺盖，正与计全闲谈拿谢虎这事，忽听有人叫他，抬头观看，但见关小西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一个是神弹子李五。好汉看罢，满心欢喜，连忙站起身来，口尊：“二位兄长，恕小弟失迎之罪。”朱光祖、李公然二人上前，把黄天霸扶住，连说：“不敢。”计全在旁站起身来，也与朱光祖、李公然拉手儿，叙了寒暖，然后大有一同坐下。天霸说：“许久未见，不知二位兄长今日作何营谋？因何会在一处？”朱光祖说：“自打庄头黄隆基分手后，愚兄还是

东奔西走。昨日路上遇见公然，李兄就提起旧日交情来咧，一心要看望贤弟。故同他一路而来，但不知贤弟与何人打仗，被暗器打伤？”黄天霸见朱光祖问这伤痕，未曾后齿，面红过耳，口尊：“二位兄长要提此事，真要羞杀小弟！”就将钦差山东放赈回来，在此有人告状。奉差拿贼，寻访到郑州，适巧遇计全，得了贼人消息，后来怎么与他交手中镖，说了一遍，朱光祖说：“此处没有作这么大活的人，拿的这个人到底是谁？”计全在一旁接言说：“朱爷，你不知道这人么？他是红旗李爷的徒弟，名叫谢虎，外号叫一枝桃。”朱光祖说：“怎么是他么？利害难惹，又狠又毒。”计全说：“如何？我没有把话说在后头。黄爷再也不信，听听是真是假。”朱光祖说：“必是老兄弟欺敌太甚，才中毒镖。”计全说：“正是如此，那时要听我的话，不至误中毒镖，到此悔不及矣。他的意毒心狠，朱爷你是知道的。就是镖打黄爷，再也不肯远离此处，二三日内，必定暗来行刺，须得留神提防，这是要紧的事。黄爷这个镖伤，也得要紧调治才好呢！”朱光祖望着关小西说：“你去回大人一声，说先把公馆看守严紧，提防贼人。然后再商议请人医治镖伤，设法擒拿谢虎。”关小西答应，立刻来到上房，将朱光祖的话回了一遍。贤臣吩咐说：“你将朱光祖、李公然同着计全，请到上房，大家商议商议。”不知如何商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四回 贤臣任邱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

话说施公登时将朱光祖等三人请到上房。施公说：“黄天霸现在被谢虎镖打重伤。幸喜二位来到，帮助本院才好。”朱光祖说：“要捉谢虎，狠毒无比，虽是镖打天霸，心还不死，恐其乘虚而入，夤夜潜来行刺。大人需要提防着些。”施公闻听点头说：“壮士言之有理。施安你快些伺候文房四宝。”施安答应，研了研墨，将纸铺好。施公提笔上写：

太子少保仓场督堂部院，奉旨钦差世袭镇海侯施，
为晓谕事：照得本院居住郑州驿馆，与敌为仇，有虞无备，疏于防守，恐生不测。仰任邱县知县，即调同城营弁，前来公馆护卫，俾作干城之畜。谨遵此帖，造速毋违。特谕。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

施公将谕帖写完，令施安叫进青衣来吩咐：“把此帖拿进城去，交给任邱县知县，不可迟延。”青衣答应，接谕帖前往任邱县不表。且说施公望着朱光祖说：“本院已发谕帖，料公馆可保无虞。天霸镖伤，须得早些调治才好。奈此处没人会治镖伤，如何是好？”朱光祖说：“会治镖伤的，小的倒还认得这个人。”施公闻听朱光祖认得会治镖伤的人，不由满心欢喜，连忙追问说：“壮士，这个人到是姓甚名谁？住在何处？快对本院说来，好派

人去请他前来医治镖伤。”朱光祖说：“要把他请来，不但好治黄天霸镖伤，要拿谢虎也易如反掌，这人倒不是外人，乃天霸他父一师之徒，姓李名煜，江湖上号叫红旗，洗手有二三十年咧。现今年纪七旬余外，在家安居享富，教子务农。离此有百里之遥，属河间府管，地名叫作李家务。还是小人的长辈咧。小人不忘旧交，时常看望他去。每逢见面时，他就劝小人激流勇退，休作这样买卖。这个一枝桃就是他的徒弟，亲手传授的。李红旗若肯治镖伤，拿谢虎如探囊取物一般。”施公闻听说：“很好。”计全一旁开言说：“请红旗老爷要紧，保定公馆也要紧。依我的主意，不用李五爷去请红旗李爷，我同朱爷去。李爷在厢房内保守天霸，教关、郭、王三位在上房保护钦差，提防一枝桃。这就是万全之策。”施公点头说：“就依你这主意罢。”不表。

且说一枝桃谢虎，自从镖打黄天霸，见有两个人保守，料着不能成功，往正东竟扑任邱郑州驿而来。二更时候，赶到驿馆，闪目观瞧。但见大门并无关着，门口板凳上坐着两溜人。往前走了走，站在墙阴之下，看够多时。顺着墙根，返身往回里走，不过半箭之遥，才有人家。谢虎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房趴在瓦垄之上，欲往公馆那边。用眼一看，只见院内灯光照如白昼，许多人俱是手擎弓箭，腰悬刀剑，站在上房门口。谢虎看罢，心中暗想说：“赃官防的严紧。”那个意思有点下不去，觉得难以行刺，欲待动手，恐怕不能成功。欲待回去，胸中恨气不平。谢虎想罢站起来下房，脚踏实地，仍回玄天庙。走到庙前，见山门锁已揜开，就知和尚回来了。进庙看了看，南屋点着灯。谢虎走进屋内，望着和尚开言说：“怎么你走了？”和尚说：“我的爷，这是玩儿的么？我还不躲开！我见这个天有一更多了，我才回来。大谅着

他们来不来？你别弄我一场挂误官司。”谢虎说：“我告诉你，我在这郑州，可有两个人命案。”说罢按住不提。

且说计全、朱光祖往李家务去，走到三更时候才到。来至门首下了马，用手敲门。叫了多时，里面才有人答应。将门开放，手提灯抬头一看，认的是计全、朱光祖。长工说：“二位半夜到此，有甚事？”朱光祖说：“烦你进去告诉一声，说我二人要见老当家的，有要紧的事请面见。”长工闻听，连忙转身进去，来到上房，窗外说：“老当家的，今有常来的那位朱爷，还有来过求您老人家周济的那位姓计的，他们两个人在门外，说有要紧事件，来见你老人家面讲。”老红旗的老伴不在了，儿子、媳妇俱在后边居住，他在这前边独自居住。这天虽有三更，老英雄尚未就枕睡觉，正在铺盖上坐着打盹呢，眼望着长工开言说：“请他二位进来。”长工答应，出屋到别房，先把安童叫起三四个，这才出去，走到门前说：“二位，我们当家的有请。”两个人将马匹交与安童，长工提灯引路，计、朱二人随后进来。到前边屋门口，先让计、朱二人进去，然后自己这才进去，将灯放在桌上，自己与安童一旁侍立。李红旗与朱光祖、计全见礼毕，这才坐下。李红旗带笑开言说：“二位半夜到此，有什么事？”朱光祖说：“老叔在上，容侄细禀：‘当初老叔一师之徒飞镖黄三太的儿子名叫天霸，现今跟随钦差大人，回京路过郑州，接了状词，是两宗人命盗案，告的是一枝桃。大人差派黄天霸在郑州踩访，遇见计全泄机，才知是你令徒谢虎。天霸玄天庙擒拿于他。’才说到这句，长工烹了茶来，递与每人一盏。红旗李煜让茶，手内擎了茶杯说：‘贤侄，怎么黄天霸要擒拿他？只怕黄天霸不是他的对手罢！’”朱光祖说：“与他交手，比并输赢。谢虎佯败。天霸追赶，左腿中

了他一只毒镖，无人会治。我们两个奉了施公之命，前来请你老人家前去医镖伤，擒拿谢虎。老叔念昔日交情，少不得前去医治天霸，擒拿谢虎。”红旗李煜听罢朱光祖之言，沉吟多会，才开言说道：“贤侄，你是知道的，因为他轻友重色，俺师徒两个可是不对。任凭怎么不和，总是师徒之情，我怎好前去？这事你等商量个万全之策才好。谢虎素常要是听我的话，所行正道，我岂肯告诉于你？也该天霸有救，一则他父合我是一师之徒，二来谢虎没良心、至今不上门，第三件贤侄待我不错，时常来看我。我若执一不应，贤侄怎么出门？要拿谢虎，必须把他的毒镖诶到手中，再拿他可得容易了。只可告诉你们怎么拿，我可不能身临其地。天霸这镖伤，给你一包子药拿去，再给你一张膏药。你回到公馆，将药撒在天霸镖伤之处，将膏药帖上，不过数日之内，就复旧如初。二位贤侄，休怪直言。你们俩去罢，休得迟误。见了天霸，替我问好，就说我恨恼他，怎么三哥死了，也不送信给我？他算眼空瞧不着我。”说着话就站起身来，走到立柜跟前，伸手将柜门开放，从里面拿出一个楠木匣。将盖揭开，拿了一个膏药，有一小包现成的药面子。开言道：“朱贤侄，你过来，我告诉你。”赛时迁连忙站起。李红旗说：“贤侄，这药面子叫做五花退毒散，膏药叫作八宝拔毒膏。你把这两宗拿回公馆去罢。”朱光祖答应，用手将药接过，放在怀内，说道：“多谢叔父费心，你老人家等诸事已毕，教天霸登门叩谢。”李红旗连忙摆手说：“贤侄好说，不用争出这个礼。”

施公与从人正讲计全、朱光祖取药之事，忽听帘响，抬头观看，见是他两个回来，惊喜不已。连忙开言说：“二位回来了，多辛苦。不知李红旗来与不来，快些讲来。”朱光祖就将就里情由，

细说了一遍。施公点头说：“先治天霸伤痕要紧，朱壮士拿出药来调治罢，不必延迟着了。”朱光祖答应，忙伸手在怀内掏出药来，站起身来，走到天霸跟前，将膏药贴在上面。登时间见镖伤的周围，热气腾腾，拔出来的腥臭难闻，顺着腿往下直流。小西用毛巾替他揩擦。施公说：“此药果然神效！天霸合该五行有救，不过数日就好。”天霸说：“小人死不足惜，何用老爷这样挂心？但只恨不能拿住谢虎，与民结案，恩官才好进京见驾。”朱光祖说：“要听李红旗之言，谢虎实系狠毒。虽是镖打天霸，料他不肯歇心，公馆虽防守的严紧，犹恐在路途住宿之处，得空行刺，务得防备。大家商议，见了谢虎，将镖诌到手中，才好拿呢！”不知如何诌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五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

话说朱光祖说：“谢虎意狠心毒，虽说镖打黄天霸，还不肯远离此地，得空儿必来驿馆行刺，日夜须要防备。大家商议，见了谢虎，怎么把镖诤在手内，再拿才好呢！”施公、天霸、小西等一听诤镖之言，俱都无计不表。

且说谢虎回庙与和尚说破有人命几案，给和尚几两银子，自己也就打点预备。心内说：“我如今不如先到雄县那里，等候赃官住宿之时，再去暗地行刺。”一枝桃思想了会子，主意已定，单等明日往雄县去不表。

且说施公在公馆中，到了晚间，内外灯笼火把，防守得风雨不透。计全说：“回老爷，昨夜一枝桃必来咧，看见防守的紧严，因此不敢显形。这个贼要听见今日下谕帖，他一定不来了，必是先往雄县归德驿等候。”朱光祖说：“咱们也不可大意，须要着意留神，才是正理。”李公然、朱光祖、关小西来到施公面前告辞说：“我等回大人一声，我们要上雄县归德驿。”施公嘱咐说：“你三个须要仔细留神。”三人答应，检点各人随身物件。李公然收拾弹弓弹子，朱光祖掖斧带镖，关小西隐藏折铁钢锋。打点已毕，告辞天霸，出公馆直奔雄县归德驿。关小西、朱光祖在前，神弹子李五在后。但说朱光祖、关小西，二人不觉已到归德驿，刚然进村，猛听有人招呼说：“朱大哥么？许久不见。”朱光祖闻听，抬头观看。但见路旁店门口站着一人，正是一枝桃谢虎。此

时李五已来到跟前。赛时迁心中暗喜，高声说：“谢贤弟么？一别就是几年的光景了。”朱光祖与李五听见，说着话，二人拉手儿。一枝桃道：“小弟昨晚就在此处，仁兄来到算是客，请到里面坐，有话好讲。”朱光祖说：“我还有朋友等着呢，到里面再给你们哥儿俩见。”说着三人一同进店。谢虎说：“小弟就在这间屋里住。”说着伸手掀帘，让二人进去，他随后进到屋内。朱光祖说：“谢贤弟，我这个朋友姓秦，就是新上跳板儿的秦兄弟，和你哥儿俩见见。”小西闻听，忙伸手与一枝桃拉手儿，然后分宾主一同坐下。谢虎招呼店小二，倒了一吊子茶来，拿了三个碗来放在桌上。一枝桃说：“伙计给烫上。一是一家人了，不知贵庚多大？”朱光祖说：“贤弟你别客套，面上还瞧不出来？他比你小，本家是山西人。你两上同名不同姓，以后不用外道，就是亲兄弟一般。”谢虎说：“如此，我讨大了，再敬贤弟一盅。”小西说：“谨领。”朱光祖说：“弟台，你不是外人，实不瞒你说，劣兄这几年没得意的事。今年又搭上秦兄弟，从没做过一件好买卖。我们俩今日到此打听奉旨钦差山东放粮回来。一路上州城府县，谁不馈送他些礼物，料想金银不少。听见说今日在此住宿，故同秦兄弟前来，要望他借些盘费。不知贤弟你现居何处？在这里有什么公干？买卖可好？”一枝桃见问说：“朱大哥，你我非比别人。我学武艺的时候，在家咱们可就相好。难道小弟贱性，大哥不知道么？我是懒意搭伴，今冬单身逛到郑州镇，就流落住了。”朱光祖说：“到此有什么公干？”一枝桃就将截杀施不全、黄天霸，已往从前的事，告诉了一遍。朱光祖说：“他自从在扬州投顺施不全，只顾在本官前卖好，每与江湖为仇。莲花院拿了十二名寇，硬正典刑。恶虎村庄因为打救施不全，害了天刁、天虬两个好汉，硬将盟嫂逼死。如此毒心，叫做小罗成。愚兄听见这信，把他恨

入骨髓。那日我要行刺杀施不全，黑夜之间到了顺天府。可巧施不全夜审官司。愚兄心中暗喜，等他完事退堂，就要刺杀赃官。哪知黄天霸这个短命死鬼伏在暗处，一镖把我左腿击中，他还道名道姓，自夸其能。愚兄忍疼越墙而过，得便逃脱。今日遇见贤弟，大家一心努力，合该成功。”谢虎闻听朱光祖之言，哈哈大笑说道：“兄长之言，可是真么？既有镖，借与小弟一观。”朱光祖说：“贤弟要看，休得见笑。”说着伸手掏将出来递与贼人谢虎。谢虎接来一看，掂了一掂，约有六两重，长不过六、七寸有零。看罢，连连喝了几声，随说：“好东西，比我的毒镖分量不轻。”随手又递镖过去。朱光祖接过来又收入囊内，说：“贤弟把毒镖拿出来，愚兄也要赏识赏识。”贼人谢虎把镖取出，递与光祖。光祖接在手内，看了看，九只原是一样，眼望谢虎说道：“请问毒镖药在何处？告诉愚兄听听。”谢虎用手一指说：“毒气全在此眼中。”光祖留神一看，口中不住夸好，往怀中一揣，眼望小西使了个眼色。关太心已明白，隔着桌子伸手来抓谢虎。一枝桃见朱光祖把他的毒镖揣在怀内，心中不悦，才待要问，见小西伸手来抓，就知中计咧。说：“不好！”将身一纵，跳下炕来，掀帘跳在院内，从肋下伸手将刀拔出。随后，关小西腰间取刀，也就赶将出来。朱光祖见他二人出屋，他也蹿在院内，不管他们二人谁胜谁败，就势蹿在对面房上，镇唬贼人谢虎。谢虎开口骂道：“光祖小辈，人面兽心，使计诓镖，忘却当年朋友之情了。”

且说朱光祖与一枝桃花店门口高声说话，李公然俱已听见。见他三个人进店去，神弹子李五，也就走进店内，到柜房将包袱放下，口说：“哪一位是掌柜的？”店东闻听，连忙站起，口说：“不敢，在下就是。尊驾有什么事情？”李五说：“我先告诉你，先住下的那一个是大盗贼。那两个新来的与我都是奉钦差大人命

令前来拿他。可告诉你，暗暗的将店门关上，若要走漏风声，贼人走脱，我们就拿你去见大人。”店东闻听，心下着忙，出屋暗暗的知会伙计们，将店门关上。神弹子李五，将弹弓子拿出来，听那房中动静。听了会子，听见房中有人对骂，有刀响声，就知道动了手呢。连忙拿弹子走出院外，抬头观看。但见关小西与贼人谢虎交手，就堵住门口。小西抬头看见神弹子站在门口，店门紧紧关闭，他仗手中折铁倭刀，明知谢虎不是对手，把刀照着一枝桃脑袋砍来。谢虎一见说：“不好！”手内的刀难以招架，忙将脑袋一闪，只听哧的一声，将左边耳朵削下，顺着脖子往下流血，疼的难受。“哎哟”一声，左手拿刀，右手握着耳朵，一溜歪斜就是几步。神弹子一见，将右手弹子扭在扣内，两旁骨子一收，将弓拉满，对准贼人面门打击。只听吧一声，打在左眼之上。谢虎“哎哟”一声，咕咚倒在尘埃，咣啷一声，钢刀坠地。小西连忙上前按住。朱光祖也就跳下房来，与店东家要了两根绳子，把贼人绑了个四马攒蹄，抬进屋中，放在地下。霎时天色已晚，光祖叫小二快点灯笼。三人饮酒叙话，看守贼人。到了第二天早起，店东叫人把车赶来，搭贼上车出了店。小西给了店东二两银，三人一同跳上车去，加鞭紧走。到了正午到公馆，把贼搭下，三人进内回禀按院。

施公立刻传衙役升堂。谢虎上堂跪在地下。蒋旺、周荣也来赴案。忠良吩咐松了绑，用夹棍加上，好问口供。衙役遵命，松了绑。一枝桃料难推托，前后所为尽情招认。施公一面具奏圣上，一面把谢虎梟首示众。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六回 店婆冯氏替夫告状 贤臣问明提审出监

话说施公在任邱县拿了一枝桃，奏明圣上，把一枝桃开刀正法，与民报仇雪恨。此案完结进京，不必细表。且说三声炮响，按院起身。任邱县的知县，城守营千总，俱在门外跪送。忠良在轿内吩咐说：“你等俱各回去。办理自己应行之事，俱要小心。”施公在途中晓行夜宿，这日到涿州地面，见有个妇人大声喊叫：“冤枉！求青天大老爷救命。”大人吩咐：“把喊的人带起来。”施公入了公馆坐下，那个妇人跪在下面。忠良坐上看罢，往下问道：“有什么冤枉？”

妇人闻听，跪爬半步，不住叩头，口尊：“大人，提起我这冤枉事来，古怪跷蹊。小妇人家住涿州北关外。丈夫姓蓝名田玉，今年五十二岁。小妇人年纪今年三十六岁。膝下一子，才交五岁。有几间闲房，开设客店。只因前者月内初三日，天色傍晚，住下了两辆布车客人。后又来了一男一女。男子三十上下，妇女约有二十开外，口称夫妻。因为天晚投宿，奴丈夫就把他们让进店中，让他们明早赶路。丈夫回到后边自己房中，告诉小妇人说：‘方才前边住下了两个客，是一男一女，虽口称是夫妻，并无行李物件，只有一个小小被套。一个要茶，一个要酒，看意思两个不对。眼见妇人穿戴打扮很俊俏，到像涿州本地人氏。那男子却像是个京油子，眉目之间，瞧着不老成。我瞧着八成是拐带。’小

妇人闻听这话，即便开言：‘不过住一夜，明早就走。俗言说得好，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我夫妻说首话，也就睡咧。那天不过五鼓时候，客人起早要走，把丈夫喊将起来，开了店门。客人车辆出店，奴的夫又把店门关上。听了听晨钟未发，天还尚早，丈夫又打了个盹。天到大亮，丈夫起来，又把店门开开，才想起那住的一男一女来咧。到后边去看，但见双门倒扣，只打量他俩随着众客出店。丈夫上前开了门，他推门进去，吓了一跳！”施公说“怎么样了？”冯氏说：“丈夫到屋内一看，被窝褥满炕鲜血淋漓，腥气不可闻，死尸直挺挺的躺在炕上。细看是一男子，双眼剜去，尖刀剜出心来，凶器在地。那个女子不见踪影，不知躲在何处？”冯氏说到此，施公大惊，不由站将起来说：“冯氏不可慌忙，对本院细细禀来。”冯氏闻听，不住叩头，口尊：“青天，奴的丈夫不敢隐瞒，忙把地方找来，一同到店看了看，从头至尾告诉他了一番。地方闻听，领引进城报官。州尊立刻升堂。奴的丈夫据实直言，回了一遍。州尊出城，亲身勘验，又把丈夫细审一番。丈夫口供，还是照先前回了一遍。州尊此时面带怒色，说道：‘蓝田玉，你满嘴胡言，其中必有缘故。要不动刑，你也不肯实招。’州尊大老爷将丈夫蓝田玉打了三十大板，口叫实招，只说另有别故。丈夫不招，带进城去。这些日子，并无信息。昨日听见有人言讲，说蓝田玉定了抵偿之罪。小妇人听见这一个信儿，把真魂唬冒，心中害怕，几番要进衙门鸣冤，本州大老爷不容，今日幸蒙钦差大人至此，小妇人舍命救夫，特来告状。”说罢连连叩头。

施公听罢了冯氏一番话，沉吟半晌道：“冯氏，你暂且回家，等本院与你辨清此案。”冯氏闻听，连忙叩头谢恩，站起身来，出

离公馆回家去不表。再说施公扭项，眼望知州说道：“贵州你且回衙办事，把衙役留在公馆听用。明日本官要到贵衙。”知州王世昌辞钦差出离公馆回衙。到第二日，忠良乘上轿，未出公馆，先放了三声炮。好汉天霸打着顶马，还有关小西等，前护后拥，出离公馆，竟奔州官衙门而来。州官的执事前头引路，霎时进城。许多军民来瞧钦差，你言我句，齐说：“这位大人性情忠烈，到处除暴安良，爱民如子。”内中有土棍无二鬼，见了噗嗤笑咧，说：“你们瞧罢，我领教过咧！打八下里瞧，总不够本儿，要戴上长帽子，活像打虎的哥哥武大叔似的。你们闪闪路让我出去。”贤臣在轿里这些话听的真切，心中大怒，吩咐：“人来！”公差答应，连忙跪在地下。忠良带怒说：“起去，快把方才多嘴的人锁起来。”公差答应掏出锁来，往脖上一套，拉着奔州衙门不表。

且说贤臣方到衙内下轿，走上大堂，升了公堂。天霸等两旁侍立。涿州的衙役喊堂。忠良座上开言道：“快把背后妄言之人，带上来问话。”衙役答应，拉着那人，当堂开锁下跪。衙役闪在一旁。贤臣望着堂下，打量那人年纪约有三旬，面貌黄白净子，身躯不矮，上下停匀，眼大眉粗，准头发暗，浑身上下光棍样式，穿着时新的一色青衣，跪在堂下，不是惊怕情形，摇头晃脑，立目拧眉。贤臣看罢大怒，叫道：“胆大刁民！快报名姓，在何处住？作何生理？”那人望上叩头，口尊：“大人，小的是本州人氏，木匠生理，姓张名思愚。”忠良闻听，微微冷笑说道：“你们瞧他这样打扮，那象木匠？罢了，就打他一个醉后无知，枷号一个月，枷满责放。”不多时，打的木匠两腿鲜血淋漓。打完钉上枷，赶出衙去不表。贤臣座上开言道：“快带蓝田玉来听审。”衙役答应，不多时，把店家蓝田玉带来跪在堂下。贤臣座上留神细看，但见

年有五旬，眉目慈善，面带悉容。忠良看罢，问道：“蓝田玉，为什么把人害死？”店家闻听，口尊：“大人，容小的细禀。”就将怎么开店，怎么住下一男一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细回了一遍。贤臣闻店家之言，与冯氏回的言词，一字不错。忠良点头，往下叫道：“蓝田玉！本院问你，你这么座大店，难道也没个伙计么？”蓝田玉说：“有个伙计，五六天头里回家去了。”老爷说：“你这个伙计有多大年纪？是那里人氏？”蓝田玉说：“小人的伙计是山西人，姓林名叫茂春，年四十二岁。”忠良点头，沉吟一回，扭项眼望涿州知州说：“贵州，前者你到底怎么问的？”知州道：“回大人，前者卑职到店家验看尸首，问的与今日口供言词一样。只因事有可疑，卑职才打他三十大板，带到衙门收监。有个衙役叫胡成，认得死尸姓佟行六，名叫德有，是本州人氏。自幼上京，跟着他的舅舅度日，日久年深。此处别无亲眷，只有他一个姨娘，又离的甚远。他还有点地儿，可也不多，也不知他在何处住。那妇人随他下店，口称夫妻，一定不假。若有差错，妇女焉肯这样称呼？大料此妇必是在亲戚家娶的，带着上京，住在此店。店家生心，安下歹意。若论此人，年老不敢。想是他那个伙计，又是山西人，又在强壮之年，见了人家褥套，只说内有银两不少，又有美貌的佳人，贪财爱色，与店主害了佟六，把褥套给了蓝田玉。趁早五鼓，他把妇人带回家去了，也是有的。卑职学浅才疏，无非是粗料至此，是与不是，望大人高明细究。卑职已差胡成，传他亲戚到案，查问地方去了。少时回来，大人一见，便知分晓。”

忠良点头，才要问话，只见外面进来了一个人，上大堂双膝跪倒，口中说：“小的胡成，奉命去把佟德有的姨夫传到，地户

郭大朋也到。”忠良闻听，心中大悦，吩咐：“快把二人带上堂来，本院问话。”公差答应，站起来退步回身。不多时，带上二人，跪在堂下。施公往下观看，一个年有六旬，一个四十开外，面貌也不怎么凶恶。忠良看罢，开言道：“那个是佟六的姨夫？”年老的叩头，口尊：“大人，小的姓冯，名叫冯浩。家住城南李家营，今年六十二岁，务农为业。佟德有是小人两姨外甥，他在京跟着他舅舅太监路坦平度日，数年不上门来。再者，他素日行为不正，结交狐群狗党，倚仗他的娘舅，赫赫有名。那年下来，住在我家，要娶媳妇。小的烦媒给他定下亲事，是西村的女儿，名叫春红。放下定礼三日，畜生任意胡行，先奸后娶。要想走动，西村亲家不容。后来闹的不成样式，勾引匪类，时常混闹。要把女子带进京去，逼的姑娘无奈，悬梁自尽。亲家不依，要去告状。佟六偷跑，小的托亲赖友，息了此事。佟六自从那日逃走，至今五载有零，不曾见面。州尊大老爷差人把小的传来，说佟六是人扎死，小的实不知情。这是已往实话，并无半句虚言。”说罢不住叩头。

忠良闻听冯浩之言，才知佟六是个匪类。他座上点头，眼望州官开言说：“贵州，你可听见了，内中有这些情节？你就按着店家图财害命追问。你也不想想，他既是将人杀死，岂不掩埋尸首，还敢报官，招惹是非？但不知那个妇人从何处跟他而来，因什么又将他杀死？”州官躬身说：“大人见教很是。卑职愚蒙，望大人宽恕。”贤臣微笑了笑，又往下叫：“冯浩，本院有话问你。佟六是你两姨外甥，他还有亲族没有？土地有多少？坐落在何方？何人承种？快对本院讲来。”冯浩望上叩头，口尊：“大人，佟六并无别的本族亲眷。土地不到两顷，却是两人承种。郭大朋种着一顷零八分；姓白的种着八十亩，他在涿州城内东街居住。公差

去问了问，白姓出门贸易去了。家中只剩下妇女。曾对公差言讲，说是种着佟六亩地是真，并无拖欠地租，别事不知。”施公点头，在下又叫：“郭大朋，佟六在何处居住？与谁是朋友？与谁家走的殷勤？”郭大朋闻听连忙叩头，口尊：“大人，我虽种佟六亩地，不过秋收纳租。他的起落住处，小人不晓，望求钦差大人开恩。”说罢不住叩头。忠良含笑说道：“回去罢，与你地户无干。冯浩，你也回家去罢！完案时传你来领尸葬埋。”二人叩头起来，出衙不表。忠良又向蓝田玉说：“你且回家安心生理，不必害怕，本院自有公断。”蓝田玉闻听，连忙叩头，“谢大人天恩。”叩毕站起身来，出了衙门去了。忠良说：“本院要回公馆，过三日后，再入州衙理事。”心中思想：这件事情，毫无头绪，不知凶手是谁？到底怎么完结此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七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

说话施公自州衙回到公馆，用饭已毕，手擎茶杯，心中暗想。忠良越想越闷，沉吟半晌，忽然想起题目，心中大悦说：“方才冯浩在堂上说：‘还有一个姓白的，也种着他的地亩，住在城内东街。今早差人去问，说男子不在家中，上京贸易去了。地租儿，丈夫在家交待清楚。别的事不管。’莫非应在此家，也未可定。不然，横竖也有知道底细的军民，在背地里谈论，我何不探访探访。”一夜无词，到五鼓，贤臣起来，净面更换衣裳，打扮了个卖卜的先生模样，算命外带着卖字。霎时天霸已来。贤臣口呼：“壮士，咱两个出去，一前一后，不可远离。倘若访出消息来，须要仔细。”众人送出。贤臣吩咐：“你们回去，千万不可走漏风声。”众人回公馆不表。

且说施公、黄天霸出了门，瞧了瞧天晓，尚未大亮。爷儿两个往东正走。一个手拿卦板，腕挎小蓝包袱；一个拿着一卷字画，霎时走散步前行。但见对面铺子，一边是茶馆，一边是酒铺。贤臣看罢，望着天霸递了个眼色，迈步前行，好汉在后跟随。进了酒铺，拣了个背地方，见一张小桌子，爷儿俩并不拘礼。二人对面坐下，要了两壶酒、两碟子菜。天霸斟酒，爷儿俩对饮。施公虽然坐着吃酒，耳内留神。那些个吃酒之人，内有一人口尊：“众位，今日咱弟兄结义同盟，必须各用的东西，俱各随买停妥，

方才不令人耻笑。须要访学古人桃园之义，意气相投，患难相救。”又有一人开言，口呼：“列位，上次咱们商议结拜弟兄，小弟偶遇一人，说出来列位也必认识他，姓佟行六名德有，爱交朋友。听说我们结义，也要与咱们结拜。我们两个，才商量妥当，就出了事咧。前者，他住在此关蓝家店中被人杀死。并非他独自个住店，听说还同着一个妇女，口称夫妻，占了个独屋。天亮不见妇女踪影，剩下佟六尸首，血淋淋的躺在店中。只怕是妇女动的手，杀死佟六，暗里逃走，也是有的。细想佟六并无婚配，那里来的妇女与他一同下店？教人好不明白。”又有一人说：“大哥，你不知道，佟六他素日为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仗着他舅舅是个内监，发财回家，置买土地，任意胡行。全是那点地租，还不够他花费呢！咱们的乡里郭大朋种着点子，咱这里东街里白富全也种着点子。一定是佟六起了地租来咧，腰内有银钱，不知打那里接了个烟花女子下在店内。女子起意杀死佟六逃走。再不然，他把人家遭踏得苦，暗定巧计，诓出他来，下在店内，夜间把他刺死逃走，把祸摺给店中。店家报官，州官将他收监。店婆在钦差驾前鸣冤。钦差把店东蓝田玉释放出来。还不走呢，听说完了这案才走呢。依我说这件事要完，除非有了那个妇女才结了案呢。不知那妇女姓甚名谁，家住在何处？真是个无头无脑，连一点音信也没有，令人发闷！”只见又有一个说：“哎哟！这件事情，我倒想起来咧，他别是合粉子万儿那么个眼儿了罢？我见他常晃晃住在那里，我如今心内只是疑惑。这宗事。管保不错，准是那一句戏言。”这个人的话未说完，只见有一个年长些的说：“老七还多言呢！人家官司还没有完呢，咱这里只顾胡言乱语，倘若叫官人听见，咱就摆弄不清，也就晚了。依我说咱们还是喝酒，

休要闲谈。”贤臣听说店中之事，被那人拦住不说呢。贤臣甚是着急，也难追问，少不得慢慢的访查。思想之间，将酒喝完，老爷站起，天霸会钱，出了酒铺。爷儿两个，进了一条小巷，瞧见一座小庙，左右无人，一同进去。细看原来是座七圣神祠，旁边有两间土房。爷两坐在台阶石上面。贤臣眼望天霸开言说：“壮士细听酒铺之中那个后生之言，事情可有些顺手。我如今要上东街上寻访寻访，你也不必跟着。咱二人今晚别入公馆，在北关寻店住下。你先出城，在城外等我，赶晚上再见。”天霸答应，辞别贤臣，出庙去了不表。

且说施公见天霸刚才出去，从外面来了两个人，往旁边那两间土房里去了。忠良连忙站起来，轻移虎步，搭搭讪讪往前行。走进禅堂，瞧见方才那两个人，一个在地下蹲着烧火，一个守着面盆和面。见老爷进去，二人连忙站起说：“请坐。”忠良就势说：“二位多有惊动。我要上京，腰中缺少盘费，到此借点笔砚，写几张字送人。一半是人情，一半是卖换几文钱糊口。闻听说钦差公馆要审命案，瞧个热闹。”二人闻听，只见烧火的带着笑说：“若提昨日蓝家店之事，是合该倒运。妇女把人杀死逃走，撂下大祸，教店家遭殃。”和面的闻听，答了两声说：“此事要完结也容易，除非翻遍了东半城。”烧火的说：“你怎么就知道翻遍了东半城，就找着了呢？”和面的说：“我怎么不知道？那一日我一早出城卖菜。刚开城，一个妇女进城。我见她面如金纸，唇如靛叶，年纪不过二十多岁。见她衣服上，微微有些血痕，慌慌张张进城去了。谁知到了清早，就出了此事。昨日我卖菜卖到东街小胡同里土地庙旁，一个门内有妇人出来买菜，我一瞧越像那一个妇人。”烧火的说：“你别胡说咧，这幸亏了遇见了这位先生，要叫

外人闻知，是现成的官司了。”

贤臣得了真情，连忙告辞两个卖菜的，迈步出了庙，直奔东街而来。走到东街，贤臣手打卦板，口中吆喝：“算卦！”

且说这土地庙旁有一人家居住，只因男子出外，家中只剩下年轻妇女，却是姑表姊妹。妹妹尚未出阁，在表姐家寄住。姐姐朱氏，因丈夫出门贸易，夜得凶梦，正在房中手托香腮，呆呆的思想梦境。忽听卦板响亮，又听见算命吆喝的那些言词，意思要叫进来问问他丈夫音信。叫声：“庆儿，你出去把算命的先生请进来。算算命，问你姐夫几时回来。”庆儿答应，连忙迈步出门说：“算命先生，这里来！我姐姐要算命呢！”贤臣说：“你头走罢。”庆儿先进院内，放下了一张椅子说：“先生进来罢。”贤臣此时为民情私访，也不讲的受屈，只得走过来坐下，口中说：“算命啊？可是问别的事呢？”只听里边娇音嫩语说：“我要问你个行人，不知几时回来，求先生仔细算算。”贤臣说：“你随口报个时辰，不许思想。”只听里面说：“未时罢。”贤臣在外面，掐指多时，口尊：“娘子，可曾记得他的时辰八字？”妇人屋内回音：“我丈夫今年二十七岁，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寅时生辰。”贤臣闻听，打开包袱，拿出书掀看。手指头又一掐算，忙站起来，眼望着屋内说：“娘子，此人哪，我可不怕你恼哇。别指望咧！半路途中有人谋害了。”佳人闻听此话，也就顾不得礼法咧，忙忙掀起帘栊，走将出来说：“求先生再与他细细推算吉凶如何？”说着就哭将起来了。

贤臣闻听，沉吟了会子，眼望妇人开言说：“你且不用哭，还有月德解救。再返三日不见回音，可就没指望了。”妇人闻听此话，就不哭咧。贤臣说：“我且问你，不知你丈夫同去的那人，可

是他的表兄啊？还是你的表兄呢？”妇人说：“是我的表兄。”贤臣说：“原来是表妹夫表大舅一路去了。”妇人说：“正是。”贤臣说：“料此无妨，一个骨肉至亲，那里来的差错？”妇人说：“先生不知道，亲戚与亲戚不同。我表兄不行正道，胡作非为，不怕先生笑话，我表兄本来贫穷。这是他亲妹妹，常在我家住着。”贤臣闻听，点头暗想，腹中说：“这秃丫头，敢则是他表妹。必须如此这般，才得其中真情。”想罢，眼望着那妇人开言，口尊：“娘子，你丈夫在家作何生理？”妇人回道：“我丈夫在家，作着个小买卖，还种几亩租地。”这妇人说到此处，粉面一阵通红。贤臣这里察观行色，就参透机关，腹内想道：“若问其中底细，还得这等说法。”想罢，口尊：“娘子，但不知令表兄姓甚名谁？”妇人说：“我表兄姓贺，名重五。”贤臣点头说：“你丈夫同你表兄前去，不见回音，就该往他家前去问才是。”妇人说：“他若有家，怎肯把妹子扔在我家内呢？”说着话，见她掀起帘子走进房去，说：“庆儿，给先生拿出卦礼去罢。”不知到底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八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

话说施公算完命，朱氏打发丫头，取出一百康熙钱来，递与贤臣。贤臣有心不收，又怕他们动疑。有心收下，又觉自愧，沉吟多会。秃丫头说：“先生嫌钱少罢？”贤臣笑了笑，只得收下，将包袱打开了，挎在手腕上，手拿卦板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一边走着，往四下里观看。秃丫头说：“你去还瞧什么呢？莫非要偷谁么？”忠良说：“你这个姑娘知道什么？这院内不大干净。”丫头说：“有甚么不干净处？”贤臣是安心设计，要访情由，连忙说道：“有鬼。”秃丫头说：“要是你家才有鬼呢，快出去罢！人家好好的院子，你说有鬼的。人家害怕。”

贤臣出门，回头观看，只隔着一家，就是土地庙。瞧了瞧，斜对过是枣树，土坯垒的墙，使瓦盖顶，石灰勾抹，两扇大门。贤臣看罢，把地方方向记清，走着心中暗想：“那妇人俊俏风流，夺尽春光，就只是满脸凶煞，带着死气，莫非内中有别的缘故？与佟六通奸，我看着她不像那等人。她丈夫偏又出门，我算他落个外丧鬼。报了个时辰，又逢凶死，岁数又逢三九之年。”贤臣思想着，往前走不多时，出了北门，四下里观望天霸。可巧天又漆黑，看不真切，急的老爷浑身是汗，一面敲着卦板一面走。黄天霸顺着卦板声音，往前紧走，走到跟前，看见贤臣，彼此都放下心来。贤臣说：“我算命走进土地庙内，听见那卖菜的两个人

泄漏了底细，才到东街算命。”那些言语，从头至尾，告诉了天霸一遍。复又叫：“黄壮士趁着天晚，你还得走一趟，东街上有条小胡同，内有座小土地庙，庙旁有一门，斜对过儿有一棵枣树。你等到夜静更深，越墙而过，硬在那院内扔砖撂瓦、装神弄鬼。听那妇人说些什么言词，好查她就里情由。”天霸答应。爷儿俩说话，正走之间，忽见有一人在前面站立说：“小店干净，炕是热的，住了罢”。忠良闻言，煞住脚，仔细一看，原来是座豆腐房。贤臣看罢，眼望天霸。天霸遵爷的谕不敢怠慢，连忙迈步，竟奔北门儿来。进了城，来到东街。不多时，进了小胡同，来到土地庙，去找妇人的门户。到门口隔门缝看着有灯光，细听正房内娇声语，叫道：“庆儿，你且放下红绫被先去睡罢。”又听有人哼哼一声。天霸纵身上房去，轻轻落到尘埃，来到上房窗户底下，蹑足潜踪，用舌尖湿破窗户纸，使一个眼往里观瞧。但见佳人坐在炕上，一双眼内泪珠直倾。好汉观看到这光景，暗里赞叹一会儿说：“此妇一定牵挂她丈夫出外，没有回音。又遇见我们大人算命，算她丈夫在外，逢凶而死。果然是命丧他乡，那才真是红颜薄命呢！拿着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独守孤灯，实在令人可叹的。”好汉想罢，复又听着。又见佳人转身下炕，轻移莲步，到炕下伸出玉腕，拿过铜盆手巾来净手。拭面漱口毕，玉笋拈香，双膝跪倒，叩头顶礼，口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夫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从此弟子持斋茹素，不动腥荤。再者，还有那件事情，难哄虚空过往神灵，望求菩萨，从公判断，到底谁是谁非。老佛爷保佑弟子，消此灾孽。翻盖庙宇，塑画金身。”祝告毕，平身站起，坐在床上，涕泪纷纷。好汉在窗棂下复又往里偷看，见那佳人躺在红绫被上。又迟了一会，欠身形

“噗”一口，把银灯吹灭。

天霸在窗外见此光景，暗说：“大人命我前来打探女子的消息，听了这么半天，连一点信儿也没有。我何不如此这般，看看如何。”好汉主意已定，听了听鼓打三更。忽然一阵朔风刮的窗纸响动，借着风声，口中呜呜号叫，又借手拍的门叭叭直响。复又抓了把尘土，唰一声扬在窗棂，四下里扔砖撂瓦，满院乱响。佳人在房中，并未睡着，听见院内声响，不由得心中害怕，连忙爬起来，打火点灯，坐在床上，叫了声：“庆儿呀！醒醒儿，醒醒儿。”叫够多时，那边床上的秃丫头，这才答应，口中哼着，爬起来说：“作什么呀？这么早起来。”朱氏说：“叫你起来，不为别的事情，我一个人怪害怕的，有你到底作个伴儿，还好些。你听听外面刮这么大的风，倒像是有人在院里打窗户弄门。”那是的庆儿闻听，哈哈傻笑了一阵子说：“姐姐呀！不用害怕，有我呢。等着我出去瞧瞧，到底是人是鬼。”说着即忙下床来，拿着一盏灯，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胡捣鬼话：“我出去瞧瞧，邪魔外祟都怕我。”来到门前，伸手拉开两道门闩，把门开放。往外走，刚一探头，天霸在门外噗的一口气，把灯吹灭。秃丫头吓的往后步一翻身，门槛子拌了个仰八叉，手中灯盏扔了在地，大叫一声说：“我的妈呀！”翻过身来，爬了半步，颤颤打打爬将起来，连说：“不好了，有了鬼了。”佳人吓的浑身打战，连忙下床说：“妹妹别怕，八成是起大风，你往外走，一阵大风把灯吹灭了。”庆儿摇头说：“不是不是，要不是凶神，必是厉鬼。”朱氏说：“坐下罢，不用瞎话流舌了。”庆儿说：“要撒谎，烂了我的舌根子！都是那算命的先生说丧话，他说家院里有鬼，这才招的真有了鬼咧。姐姐呀，那位先生他还说过‘会拿鬼净宅，管保除

根！’明日等他来了，请他进来给咱们净宅，叫他拿住那个鬼魂，是怎么个样，看他还闹哦呀？”

再说天霸吹灭了灯，翻身蹿上房檐，往下细听秃丫头说话。佳人并不言语。好汉自思，再扔下瓦去，再听听怎样。想罢房上揭瓦往下扔，就闹起来了。只听丑丫头说：“姐姐呀，可可不不好了！插上门他进不来了，又拆房呢”那妇人说：“少说话罢。”秃丫头可就不说了。只听那妇人说：“外面的听真，休要如此！你要是贼人前来偷盗呢，实告你说，家内银子衣服全都没有。我劝你另走一家儿罢。你要是见我丈夫不在家中，心生别念，妄想前来调戏良人呢，奴家不是那样的妇人。我劝你早些打断这个念头，快些去罢。”又听屋内佳人说：“是了，莫非是冤鬼？你要是我的丈夫，被人谋死，前来诉冤，只管明讲，何必敲门打户？你妻虽是女流之辈，还能替你伸冤告状，报仇雪恨，延请高僧高道，超度亡灵，早脱幽孽^①。”女子说罢，外面还是响声不绝。只听大叫一声说：“啊！我知道了，敢是你来作耗？你的那冤魂不散，来缠绕我，莫非你死的委屈，不该死。果然若是你作耗，你也得担心自己想一想，是谁之过，千万莫屈心。等我丈夫回家见一面，我合你森罗殿^②上，对口供去。你先去酆都城^③内等我罢！”佳人说罢，将牙咬得咯吱吱的连声乱响。房上的天霸听见这些言词，不由的心中另有缘故。复又想起施公吩咐的言语来，也不挪

① 幽孽——幽，指阴间；孽，灾罪。幽孽：指人死后在阴间所受的灾罪，必须念经超度才得解脱。

② 森罗殿——梵文 yama rāja，译为阎魔罗阇，又称阎罗王。传说为主管地狱神。其办公所在地叫阎罗宝殿，气象阴森，也叫森罗殿。凡死者必到那里报到，诉冤。

③ 酆（fēng，音丰）都城——四川省长江北岸的一个城市。迷信传说中的鬼城。

砖弄瓦咧，轻轻的下房来，走至窗外站住，思想了会子，暗说：“她的言语我已记清，不可久在此处。”猛听金鸡报晓，蹿到墙外走了。不知真情如何探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六九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办差使吴徐领签

话说黄天霸找到老爷住的那座豆腐店的门首，见了老爷。老爷叫天霸会了店钱，爷儿俩又奔了涿州北门而来。一壁里走着，一壁里低言悄语，就把弄鬼装神，暗中探访之事，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细细的告诉了一遍。贤臣闻听，不由心中欢喜：“似此说来，害佟六之事，那妇人虽未明言，据我看就八成是他了。这件事情，还套着别的事呢，必须访个明白，此案才能断清。还有一事，还要你去。你速到州衙，告诉知州王世昌，叫他速发签，差两个能干的衙役，限三日内，或是白富全，或是贺重五，拿着一个，重重有赏。倘违误，惟州官是问。”天霸答应。贤臣又说：“你告诉他就回来。”

天霸奉命来到衙门口，正遇州官升堂问事。天霸进了衙门。州官见天霸上堂，躬身带笑开言说：“二爷到此何事？”天霸就将施公吩咐，叫拿白富全、贺重五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事情紧，叫老爷差派人速办才好。”州官连连答应。好汉说罢，转身下堂出衙不表。且说知州见是钦差大人要的重情人犯，怎敢怠慢？在堂上抽签二支，瞧了瞧该班的捕快徐忠、吴沛，堂上高声叫道：“徐忠、吴沛。”二人在堂下连忙答应。但见二人迈步上堂，公案前单腿一跪。知州王世昌把两支签标上名姓，扔在堂下说：“限三日内把白富全、贺重五拿到一个，就算有功，回来重赏。”

暂且不表。

且说那暗访的贤臣，自从与黄天霸分手之后，又奔了东街。登时到小胡同土地庙，又是大声的喝叫，与昨日是一样吆喝。说是：“净宅，算命，斩妖，除邪！”且说朱氏佳人，同着秃丫头庆儿，整整闹了五更天，才得安顿。佳人那里睡得着呢？思前想后，心中害怕。不多时东方大亮，起来梳洗。秃丫头弄饭，刚吃了饭，只听街上大声吆喝说：“净宅，算命！”庆儿说：“姐姐，那个算命的先生又来了，何不请他进来？”朱氏答应。庆儿来到街门，伸手拉开了锁，将门开了，说：“先生往这里来罢。”贤臣走进，只见秃丫头说：“姐姐，叫那个算命的先生来咧，昨日晚晌实情告诉他。”佳人说：“先生，我家昨夜晚晌，说起来令人惊怕。那天不过三更时候，院内忽然鬼哭神号，只听抛砖擗瓦，四下乱响，细听又像呼呼的刮大风，直闹到东方发亮才休息。不知是神是鬼，求先生看一看，净宅的谢礼格外从厚，多送先生。”贤臣说：“待我看看是个什么怪。我一定给你把宅净的除了根。”又故意的东瞧西看，把四面八方瞧了个过儿，假装惊骇之状，大声说道：“啊！可不好了！并非是别的邪物，原来是一个横死之鬼，怨气不散，前来显魂。你若不早早将他除灭了，将来祸患不小。”佳人闻听此话，隔着窗户说道：“先生既知是一怨鬼，再细看一看，是男鬼是女鬼。”贤臣假装着又瞧了多时，口呼：“娘子，我瞧他是个少年男鬼。”佳人闻听是一个年轻的男鬼，不由的心中害怕，连忙望外开言说：“先生，可知道净宅除鬼，用些什么东西，好叫庆儿与你预备。”贤臣说：“不用别的物件，你把黄表纸找半张，舀点水来。别的东西我是现成的。你就把水与纸拿出来。”庆儿答应，先掇了一张纸放在桌上，放施公面前，又把水拿来放在桌

上。贤臣把包袱打开，取出笔砚朱砂、白芨^①，打开了一本《玉匣记》看着。用白芨研了一研，提起笔来，照书上样式，画了几道符，用手擎起来。心中暗自沉吟：“这件事必须如此，方能套得出女子口气。如得其真情，将他传到公堂，要完结此案，岂非易哉！”想罢，眼望屋内开言说：“给你画了几道符，拿去罢，帖在街门一道，屋门一道，每个窗户各帖一道。还有一事，我的符能驱邪魔鬼怪，你们院内这个鬼，可不能制。他本是负屈横死，无着无落的，阎君也不能管束他，皆因他还有几年寿数，故此各处寻找仇人。大概死的不明白，焉肯善离此地？除非是知道这鬼的名字姓氏，写在一张纸上，也不用帖，等到夜静更深之时，用些烧纸银锭，一同焚化。焚化的时候，必得将来历告个明明白白的，怨鬼自然消灭。他若再有委屈，也只好等着仇人的阳寿将终，阴间告状，凭阎君判断去咧！”贤臣外面说话，佳人闻听，不由的左右为难，偶然心生一计说：“先生，你把写名字的一方儿，留下两个字的空儿。焚化时我自己填写罢。”贤臣闻听，不由的暗暗惊疑，腹内说：“如今妇人识字的很少，此女真称的起才貌双全。”老爷想着，也难往下追问咧，只得将符写完，眼望着庆儿说道：“把这一道符，到晚上焚化时，添上姓名，与烧纸银锭一同焚化。”秃丫头答应说：“这就好了么？到半夜，再要闹起来，我就骂你呀！明日再来了，我叫狗咬你那好腿。”只听屋内的女子说：“庆儿呀，给先生拿出卦礼去罢！”庆儿答应，走进去拿出钱来说：“先生，咱这是老价钱咧，昨日是一百，今日还是一百。又不费什么事，这个买卖一天作这么八十多宗，你倒发了财了

① 白芨(jì, 音激)——兰科，茎含粘液质和淀粉，可研磨出汁水，用以画符。

呢！”贤臣笑了笑，将钱收起，告辞出门。庆儿把他送出门外，抽身回去，关上街门。

贤臣手打卦板，顺着大街往前走，竟奔七圣神祠而来，走到七圣神祠，贤臣见天晚，奔公馆而来。天霸后边跟随。此时两边铺面，点上灯烛，正走之间，抬头一看，但见公馆门首，灯光灿烂。施公、天霸走进公馆，到了庭中。施安、关小西、计全、王殿臣、郭起凤，一同迎出来请安。贤臣说：“本院昨日清晨出去，今晚回来，算是整整两天。公馆内可有什么事情？施安躬身回话说：“自从老爷去后，平安无事。”忠良说：“既然如此，明日歇息一天，后日再到州衙理事。”再说徐、吴二差不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〇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恰遇琉璃河

话说吴沛、徐忠二公差，自领签票访拿贺重五，在涿州城里关外，直访了一天，并无踪影。吴沛忽然想起一个朋友来，望徐忠说道：“琉璃河，我有个朋友燕柏亭。咱二人何不去访访？”言罢直奔琉璃河而来。走的多时，到了琉璃河，进大街，登时来至燕柏亭门首。吴沛迈步上前，用手拍门。看官，这个燕柏亭是个快家子，专吃赌饭，爱交朋友。今日邀了几个人要掷骰子，听见门外有人叫，慌忙出来观看，原来是吴沛同着一个伙计，连忙说道：“二位仁兄，怎么到这里？有什么事情？”吴沛说道：“一点事情没有，特到这里讨扰。”说着又叫徐忠与燕柏亭拉了拉手。这燕柏亭是交朋友的人，焉肯拉了就放？随即把二人邀到饭铺吃喝已毕，燕柏亭说：“二位老弟，咱们来家里去喝茶吧！今日我邀了个小局。”三人说着话，喝茶已毕。观瞧众人，可掷了个热闹，推了来，抄了去。燕柏亭望着徐忠、吴沛说：“一点进钱的道儿无有，叫我怎么过？天是冷了，连一件盖面的衣裳无有。昨日才邀了这几个人，都是至亲厚友。还有外来了一个朋友，闻说他在拦把行中常混混。每人对捎，都是二十吊掷一局。弄几串也好赎几件衣裳出门。”三人正谈论闲话，忽听炕上一人叫：“局家这里来！”燕柏亭连忙站起，走过去说：“怎样？”那人说：“有钱无钱，我输尽了。”燕柏亭瞧瞧，说声：“张四爷，赢了么？把你这钱，

先充出十吊来。”张四爷意思不肯。燕柏亭说：“不怕，起局的时候，望我要钱就是了。”那人说：“燕大哥，不必借他的，烦人往北门外王六店内，说我说的，把钱取来，再赌不迟。”燕柏亭开言说：“老叔，何必如此？使着四哥这十吊。都是自己，不是外人，他府上住在涿州东门，算来都是乡亲。”说着话，连忙伸手将钱推给了那人十吊。二人复又下上注，重新另掷。局家转身下炕，眼望吴沛开言说：“老弟辛苦一趟，北门王六合你可不隔手。见了王六，把事说明。就说贺老叔叫你取钱去咧。告诉他在我在。”

吴沛闻听，心中一动，暗说：“我们两人奉差来拿贺重五，正是明月芦花无处寻。贺老叔这三个字，倒是些缘故，又是本州人，正想找他。等到王六店内，仔细搜寻回来，莫管他是与不是，拿去见州尊，且搪一搪差役。”吴沛想到此处，离了坐，连忙站起身来，望徐忠使了个眼色。二公差到了外边，商议已定，又把燕柏亭叫到外边，细细问了一遍。果然姓贺，又在涿州本地居住。二人闻听，满心欢喜。吴沛说：“待我到王六店内再打听打听，你可千万别离左右！”徐忠闻听吴沛之言，口中答应说：“大哥快去快回来，这件事交给我罢。”

吴沛出门，竟奔琉璃河北门而来，到王六店门口，天色将晚，走进店中。店家王六正在院里呢，抬头看见吴沛，开言道：“吴二兄弟么？到此何事？”吴沛说：“六哥，跟我到屋里，咱好说话。”王六答应，一同进屋坐下。王六说：“老兄弟，有什么事来呢？”吴沛说：“有个人叫我来取钱来咧。”王六说：“谁呀？”吴沛说：“你们贺老叔啊。”王六说：“怎样啊？”吴沛说：“他在燕大哥那里耍钱呢，把拿去的钱输光了，又叫我给他来取咧。”店家说：

“是了。他这几吊钱，赶早赶晚全都卸了，他才走咧。”吴沛说：“我瞧那位朋友很是朋友，他合谁家有亲？为何常在这里住着呢？”王六说：“老二，你不认的他么，他是你们本州人，名字叫贺重五。拦把行里是个想钱的。吃喝嫖赌无所不干，不住的常进彰仪门，来回都在咱这里住，所以我认识他，也不知道他那里弄来了几十吊钱，有十几天头，还有一个人来，在我这里住了一夜。第二日早晨，两个人同着出去，说往西乡里探亲去。那日不过晌午时候，贺重五自己回来，我问他那一个人来呢！他说在亲戚家住下了。”吴沛连忙跟话，说：“那人有多大年纪呀？”王六也说：“不过二十多岁。”吴沛点头也不问了，说：“六哥，他这里还有多少钱哪？给他拿了去罢。”王六说：“还有十几吊。他还该我的店钱呢？先给他拿个七八吊去罢。”吴沛说：“就是罢！”就势合王六要了个钱搭子，装上了京钱八吊，告辞王六，扛着钱出了店，直扑燕柏亭家。

走的离燕柏亭家不远，路东有酒铺，进去要了壶酒。喝完了酒，会了钱，眼望酒家开言说：“借光，我这里有八吊京钱，暂且寄存，回来就取。”酒家答应：“这有何妨。”吴沛交待清楚，来到燕柏亭的门前，一直走将进去。燕柏亭连忙站起来说：“二兄弟回来了么？”吴沛说：“回来了。”燕柏亭说：“取的那钱呢？”吴沛回道：“店家不给。”燕柏亭说：“王六哥是个仔细人，处处小心。就是取钱来，也用不着咧！贺老叔这会子又赢了。”吴沛闻听，满心欢喜，连忙往前走了两步，将燕柏亭衣裳一拉，又递了眼色。燕柏亭不知何故，只得在后跟随吴沛往外走，那一边的徐忠也跟着出来。三个人一齐出了大门。吴沛说：“大哥，我有件心事要讨教。”燕柏亭说：“老二有话只管直说，何必又闹客套

呢？”吴沛说：“就是那个姓贺的，你可能知道么？如今他现有一件事情，我们哥儿俩奉差来拿他。”燕柏亭闻听吃惊，心内说：“我的佛爷！不是玩的，算了罢，算了罢！”吴沛说：“大哥不用害怕，横竖不连累你。你先把局收一收儿，我们好动手拿人。”燕柏亭答应，连忙回到房中，眼望众人说：“咱们先歇歇罢，喝盅酒再掷。”说着把骰子盆全都拿开咧。内中这赢的自然欢喜，输了的就有些不如意说：“大哥，才掷的好好的，这是怎么说呢？”燕柏亭暗使了个眼色，众人不解其意。

只见贺重五说：“你们等等儿，我去去就来。”说罢就往外走。吴沛怎肯容情，一努嘴，徐忠把门堵住，吴沛早就掏出锁来，预备在手内，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跟前说：“老叔，你且站站儿。”说着哗唧一声，套在凶徒脖项之上。贺重五说：“来抓赌？是大家都有，怎么单锁我呢？”吴沛说：“贺老弟，你作梦呢！锁你不为赌博，先把你自己事情摆弄清楚，然后再说赌。”眼望徐忠说：“别的亲友，放他们走罢。”众人闻听全都散了。贺重五心中有病，一见这个光景，颜色都唬变了，眼望着燕柏亭说：“大哥，他们二位也不知有什么事情把我锁上，到底也说明白，我好跟他二位去。哪里不是交朋友呢？何必如此？”燕柏亭闻听，把吴沛拉住说：“老二，你且站住。别人都散尽了，这里没外人，贺老叔他既犯了官事。作朋友的人，他还走得了么？依我说，且坐下有话再讲。”吴沛闻听，只得入座。贺重五说：“尊驾贵姓？”公差说：“姓吴哇！”贺重五说：“那一位呢？”徐忠说：“姓徐呀！”贺重五说：“吴大爷，你方才说，我自己的事情摆弄清楚。这话就是你说呀！我贺老叔一生就是吃喝嫖赌，耍乐交友，没有同人家揪过纽绊，挂误官司没有我。我又有啥事呢？你别错上了门罢？你

再想想罢！”吴沛听得冷笑说：“贺老叔要问什么事，我们全不管。签票上犯人名字贺重五，我们只知道奉差拿人。见了官你再辩去罢！”贺重五说：“真是奇怪！我在这里等着朋友，耍钱间解解闷儿，硬说我犯了事咧”燕柏亭拉着吴沛说：“咱们到外头有句话说说罢。”二人来到外面，燕柏亭说：“二兄弟，他的事情若不要紧，咱们想两个钱儿，叫他去罢。”吴沛说：“我的爷，可不是玩的，敢私放他么？这个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燕柏亭估量不中用，再者，一个官司谁肯多事？这才一同吴沛回到房中说：“贺老叔，你既无事，怕什么？跟随他们走一趟就是咧。”贺老叔见这光景，不去不成，说：“就是罢。”吴沛把八吊钱在酒铺取来，贺重五打点已结，辞了燕柏亭，跟着二差竟奔涿州。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一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

话说施大人上轿到了州衙，州官王世昌接进去，下轿升堂，州官躬身，一旁侍立。贤臣问道：“贵州，前日本院叫你派公差，拿的人怎样了？”知州说：“差去的人，今日必到。”贤臣点头说：“叫你快头上来，还有差使。”知州说：“快头上堂听差。”只见一人上堂说：“小的给大人叩头。”贤臣标了一根签说：“马林，你到东街小胡同内土地庙旁边高门楼儿，双扇门上贴着黄符的那一家，有个秃丫头，还有个少年妇女，到那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马林忙拿签出来，到东街小胡同内土地庙旁边，瞧了瞧第二大门，门上贴着黄符。马林看罢，上前拍门。只听里面说话，叫：“庆儿，到外头瞧瞧，有人叫门。”又听有人答应，不多时将门开放。马林一瞧是秃丫头——应了施公的话了，少不得依计而行，说：“你叫庆儿么？”秃丫头说：“你是哪里的？混叫人小名儿。”马林说：“快进去告诉你姐姐，就说你姐夫有了信来了。”二人外面说话，里面朱氏早已听见，连忙接言说：“既是有了信来的，请进来坐着。”庆儿说：“我姐姐叫你进去呢。”马林闻听，迈步向里就走。来到院内，佳人让坐，口尊：“大爷，先请抽烟喝茶罢。”马林端着茶碗，两眼直勾勾的，只是望着朱氏发愣。佳人心中不悦，说：“大爷何处遇见奴的丈夫？既捎带书音，必是至亲好友。或者书函，或有口音，望乞爷爷细细言明。”马林把施公吩咐的

言语，全撒在九霄以外，那里痴呆呆的，还是瞧着朱氏。又见佳人慢启朱唇，露出银牙，正颜厉色，开言问话。他一时对答不来了，说道：“我且歇歇儿再说。”朱氏不由的心中大怒，无名火起，张口就骂，还要拿棍子打出去。公差见妇人真恼咧，这才把根签拿将出来说：“娘子请看。”佳人一见，唬的惊疑不止，就知道事犯了。说：“上差一定是拿我来了。”马林说：“啊，不差呀！”说着就往外掏锁。看官，这马林是个邪癖人，施公并无叫他锁戴，他想吓唬女子，好叫那女子央求他，他好任意调戏。谁知朱氏不怕，反说道：“上差把锁拿来，我自己带上罢。今日见官，就是犯妇了，万岁爷的王法，谁敢不遵。”说罢接过锁来，自己戴上。复又说道：“得借上差个光儿，让我写张诉状。”马林听说他要自己写诉状，暗暗失惊，点头说：“写去罢！”只见她从镜奁里取出来了一张草稿，也不知是几时写下的。但见她又拿来张纸，铺在桌上，提起笔来，立刻誊清。阅了一遍，叠将起来，揣在怀内。复又回手拿了针线，把她浑身衣服缝在一处。头上罩了块乌绫首帕，素绢旧裙拦腰紧系，收拾已毕，叫声：“庆儿，我今跟随这位上差，到衙门见官去。我去之后，你要小心门户，休贪玩耍。等到天晚，我若是不回来，你到隔壁。刘老夫妻俱各良善。你把始末情由告诉他夫妻二人，叫他明日到衙门，再打听我去。”朱氏说着，就落下泪来。庆儿拉着朱氏，开言说：“姐姐，我替你去见官府领罪。”朱氏闻听庆儿之言，心内更加凄惨，口中说：“庆儿，你只管放心。我这一进衙门，若遇一位清官，断明此案，大料无妨。你在家照应门户，千万小心要紧。”马林在旁边听着，暗暗点头，望朱氏开言说：“咱们走罢。这位官府比不得别的官府，坐了堂这么半天咧。工夫大了，保不住我要受责。”朱氏说：

“这是哪位官府呢？”马林说：“这是奉旨山东放粮的施大人，脾气很躁呢！也不知为什么事情，进衙门升了大堂，就叫我前来拿的你。”朱氏闻听，暗暗欢喜，腹内说：“我今日可遇见青天爷爷了，好叫我诉这满怀的冤枉。”想罢随公差前行。庆儿送出门来，又嘱咐了庆儿几句言语，庆儿回去，这才跟公差出小胡同，顺着大街来到衙门口。

衙役带一锁着妇人走上堂。贤臣见快头马林头前引路，后面跟随一个妇人，细瞧了瞧，正是那个女子，走到公案前双膝跪倒。公差单腿一跪，连忙回话，口尊：“钦差大人，小的奉命领签，将东街妇女带到。”施公座上一摆手说：“那一妇人，你是什么姓氏？丈夫何名？或是庄田，或作买卖，靠何生理？现今在何处存身？对本院据实言来。”妇人闻听，连连叩头，口尊：“大人在上，容民妇细禀：民妇朱氏，丈夫白富全，在家时作一个小买卖，还种几亩土地。若提起丈夫之事来，真正是冤枉。”话说朱氏跪在堂下，听见施公讲话的声音，很是相熟，一时间想不起来，连忙偷眼观看，失了一惊。暗暗说：“这大人，好像昨日那个算命的先生。”越瞧越是不由心中纳闷。朱氏连忙叩头，口尊：“大人，小妇人有诉状一纸，请大人清览。”忠良说：“递上来！”朱氏双手捧举，该值的人接过来放在公案。贤臣打开留神细看，上写：

具诉状人白富全之妻朱氏，年二十二岁，系直隶顺天府涿州城内民籍，为不白奇冤，恳恩详究事。窃民妇生于朱氏之门，许与白郎为配，许字一年，父母不幸而早逝。过门数载，翁姑相继以西归。旁无宗支，独此一户，终鲜兄弟，惟予二人。无何夫主拟作经营，表兄愿同贸易。谁识表兄重五无本，外邀地主修六出银，商同

入银三股，嗣后买卖均分。密嘱表兄携银先往，并令夫主束载偕行。从此丈夫北上，地主中留，往来不避，出入无猜。因使民妇在家，时常看待。认成地主是客，日与供餐。岂料花看如意，一心爱我丰姿。遂将药下迷魂，遍体任其污辱。玉本无疵，竟作白圭之玷。垢岂可涤，空寻清水之波。常怀羞愧，觉无地可以自容。每念冤仇，知有天不堪共戴。于是暗藏短刃，潜设奇谋，虚情缱绻①，假意绸缪②。致令红粉容颜，不顾文君之耻，约以黄昏时候，愿偕司马之奔。日依山尽，抛家业而奔程途。夜到更余，同恶徒而投旅店。酒饮合欢，就此交杯而盏换；词同谗浪，见他骨软而筋麻。饮到更余夜静，听来语悄人稀，因操利器，遂下绝情。摘得心来，解却心头之恨；剜将眼去，拔除眼内之钉。冤仇已报，怨恨悉平。欲将尽节，恐蒙不韪之名。苟且偷生，待诉沉冤之状。叩乞青天，详分皂白。已往真情，所供是实。

贤臣早已访清此事，知道事情不假。又将诉状看完，见字体端方，言词痛切。即问：“这诉状是何人代写？”朱氏叩头，口尊：“大人，是民妇自书自稿。”贤臣心内叹服，又问：“这些事，秃丫头庆儿可知道不知道呢？”朱氏说：“回大人，诉状上面的事，庆儿并不知道。”忠良点了点头儿，又见夹着一纸单，上写着是：“仁明大老爷只管按律定罪，这张诉状千万莫叫人瞧见。老大人即阴德莫大焉！望爷爷隐恶而扬善。还有一件事情：今犯妇怀孕

① 缱绻（qiǎn quǎn，音浅犬）——形容感情好，难舍难分。

② 绸缪（móu，音谋）——缠绵。

三月有余，叩恳青天垂怜，格外施恩，暂且莫动刑具。等我丈夫回家见上一面，说明此事，就死也甘心。”贤臣看罢，赞叹朱氏，痛恨恶徒，暗把该死的佟六骂了几声，沉吟了一会，即援笔为这批云：

才貌兼优，权谋独裕；闺门秀气，侠气英风。色若桃花，妒招风雨；春争梅艳，节凛冰霜！海棠睡去，潜来戏蝶姿餐；人柳醒时，恨杀狂莺暗度。桂叶偶因月露，香被人偷；莲花虽着泥涂，性原自洁。瑕不掩瑜，无伤于璧白；圆而有缺，何损乎月明？譬玉女之持操，温其可赋；见金夫而不惑，卓尔堪风。待敷奏于上闻，以嘉乃节！睹匪颁之下降，用表厥闻。

施公批完，暗说：“前者，我算白富全命犯凶杀，果然他命丧他乡。这才真是红颜薄命呢。”叹罢又往下问话，说：“那一妇人，你可认的那个算命的先生不认的呢？”朱氏闻听，在下面连连叩头说：“小妇人有眼无珠，望老爷宽恕重罪。”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二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氏女旌表流芳

话表施公座上点头带笑说：“朱氏，你不认的本院，本院不怪罪你。我且问你：“诉状俱是实话么？”朱氏说：“小妇人不敢撒谎。”正然问话，只见知州王世昌在一旁躬身回话说：“卑职差去的衙役吴沛、徐忠把贺重五拿到，在衙门外等候，专听钦差钧谕。”贤臣闻听拿了贺重五来，将朱氏带下去不表。

且说施公复又吩咐，叫带贺重五上堂听审。衙役答应，跑出门外，高声传道：“大人说的，叫带贺重五听审！”公差把贺重五带到堂前，跪在下面。吴沛、徐忠二公差打着千儿回话说：“回大人，小的二人吴沛、徐忠，奉钦差的钧谕，把贺重五拿到。”就把琉璃河燕家耍钱，漏出姓名，王六泄底，怎样拿住恶人的话，从头至尾，细回了一遍。忠良点头，心中大悦。老爷将手一摆说：“暂且退去等赏。”吴沛、徐忠答应下去。州官上来在公案一旁躬身侍立。见施公眼望那人说：“你叫贺重五么？”恶人见了向上叩头，口中答应说：“是，小的叫贺重五。”贤臣说：“本院打发人去把你传来，不为别故，今日有件事情必得问你。你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作什么生理？为什么在琉璃河耍钱？是同什么人去的？对本院据实说来。”恶人闻听，吓了一跳，暗说：“这话问得厉害！若非有人泄露机关，不能这样问法。”恶人正然低头拿主意呢，忽听衙役呐喊连天说：“大人问话，快快的说！”恶人无

奈，望上叩头，口尊：“大人，小的原先住在南关时，当着个小买卖，苦度光阴。父母俱都去世，并无兄弟、妻子，就只有个妹妹名叫庆儿，尚在幼年。小的素常原好耍钱，把家业数年卖净，无奈把妹妹庆儿送在东街表妹家中存身。现今同着一个朋友在琉璃河商议买卖，住了几天。因为耍钱解闷，老爷的贵役就把小的拿来，这是已往实话，恳求大人恩典。”说罢连连叩头。贤臣闻听，往里跟话说：“你上琉璃河商议买卖，是同谁去的呢？”恶人说：“同着一个姓富的。”施公闻听，微微冷笑，就知事情真了，心中暗说：“果然不差，不出本院所料。想罢又问说：“姓富的是你的什么人哪？”恶人说：“是小的朋友。”老爷说：“他叫什么名字？”恶人说：“他姓富名全。”老爷说：“别是姓白叫富全罢？”恶人打了一个迟误。老爷连连追问说：“是白富全不是？”恶人重五无奈，只得说：“是。”施公又问：“白富全怎么不回来呢？”恶人说：“他瞧亲戚去了。”贤臣说：“他的亲戚姓什么？住在何处？”凶徒说：“小的不知道。”贤臣说：“你不知道，我可知道呢。听我告诉你，他的亲戚姓阎，排行在五，住在酆都城内。他是瞧阎老五去了，是呀不是？你还有个伙计姓佟，名叫德有，排行在六。他拿出本钱来，你们三个商议停妥，要作买卖，这事我全知道。你为何亲戚改作朋友？我再问你，你的表妹夫白富全，到底那里去了？”贺重五听见忠良问的这些言语，吓的颜色俱都变了，腹内暗说：“他怎么知道白富全是我妹夫，出本钱的是佟六呢？说我把亲戚改作朋友，这话是那里来的呢？官府果知道此事，大概难免刀下之祸。”恶人心下正然思想，堂上的施公冲冲大怒，骂道：“囚徒快些实说！若有一字不对，定动大刑！”恶贼闻听，把胆几乎惊破。连忙叩头，口尊：“青天，小的原本是同着表妹夫

商议买卖。方才老大人提佟德有出本钱，也是情真。一出门就把亲戚改作朋友论，弟兄所为，便于称呼不碍口。佟德有在表妹夫家，等着银两，我们两个先起身要上京。谁知到了琉璃河，妹夫不走，住在王家旅店，表妹夫已往庐村探亲望戚。等了几天，他不回来，昨日在燕家只为耍钱解闷，偶见公差，不容分说硬上铁绳，不知犯了何事情？”说罢，连连叩头。贤臣闻听贺重五之言，越发大怒说：“好一个万恶囚徒！我且问你，是何人把佟六引到白富全家中走动？生出许多事端，淫污了真节烈妇？”贺重五往上磕头说：“回大人，那原是白富全种着佟六许多的地亩，他才往白富全家走动，不干小人之事呀！”贤臣闻听，把牙咬的咯吱吱连声乱响，大叫：“恶人作恶万端，图财害命！谁知佟六被你表妹扎死！”恶人闻听，就一大惊，连忙往上不住叩头，口尊：“青天爷爷，小的不知道这些缘故哇！”忠良一听断喝说：“我把你这万恶囚徒！还是如此！人来掌嘴巴！”青衣答应。一个青衣上前，揪住恶人贺重五，一个掌嘴巴，一边重打十五个，打的恶人满嘴流血，打完退闪在一旁站立。座上忠良带怒喝道：“贺重五！本院问你到底知道白富全下落不知道呢？想来是佟六买托于你，你把他诳将出去，暗暗害了他的性命，是呀不是？”只听两边的衙役发威，齐声断喝说：“大人问你，你快回话！”恶人上前磕头说：“回大人，小的就知道白富全种着佟六的地亩，若要别的事情，小的一事不知。”贤臣微微冷笑说：“白富全到底那里去了？”凶徒说：“他往亲戚家去了，大人怎么只问小的呢？”忠良说：“好一挺刑的囚徒！本院不给你个对证，你也不肯实说。来人，带朱氏上堂。”

衙役答应往下跑去。去不多时，贤良女子带到堂上跪倒。大

人用手指着恶人说道：“朱氏，你认的此人不认的？”佳人扭项一瞧，只见那边跪着一人，只打的满脸青紫。细留神一看，这才认出是他表兄来咧！且说恶人贺重五在堂下跪着，正自己暗里盘算主意呢！猛然抬头看见差人带一妇人上堂跪倒，细看原是表妹，顶梁骨上楞的一声，直如凉水浇顶。不表恶徒害怕，且说朱氏看见是贺重量五，往上磕头，口尊：“钦差大人，犯妇认的是表兄贺重五，同我丈夫出门，上京作买卖去了，为何来在衙门？可曾与我丈夫同来此处了么？”忠良座上开言说：“朱氏，你去问他，你的丈夫何处去了？”佳人答应，一扭项眼望恶人，口尊：“表兄，怎么自己回来？你表妹夫那里去了？”佳人说到此处，心中惨切，带泪含悲，说：“表兄啊！你与你妹夫，还有那佟六商议买卖，你哥儿两个一同出门去了。莫非你两个没上京么？你表妹夫现在何处？快快的对我言来。”贺重五见朱氏问他，吓的呢丸宫内走了真魂，呆呆的愣了半晌说：“表妹，那日与我表妹夫出门，走到琉璃河住下，到第二日清晨起来，他说往庐村探亲去，我在店里等到他晚晌并未回来。”恶贼说到此处，气的那边佳人大叫：“贺重五！无义囚徒！你满口胡说。我们那里并无亲戚。不用说，定是你贪财，害了我丈夫的命咧！佟六拿银子买托于你，你把我丈夫诳出门去，他在家中好作事。越想越是。贼呀！你未曾起意，也该想一想，只为图财，害了自己的亲妹夫，也不怕伤天害理，报应不爽。如今犯事，还敢抵赖？”那佳人越说越恼，指着那人骂了几声，复又向上叩头。口尊：“大人，小妇人只求爷爷报仇雪恨，小妇人死也甘心。”但见他说着站起身来，往厅柱上一撞，要一头碰死咧！施公喝叫青衣上前拦住。佳人无奈，只得回身跪在一旁。忠良说：“你的冤枉，本院早已明白。”说着，就把那店

婆告状，自己私访的话，说了一遍。朱氏叩头说：“还是大人的天恩，明镜高悬，遍照覆盆之冤！愿大人公侯万代，子贵孙荣。”贤臣点头，随即吩咐州官派人去传佟六的姨夫冯浩，店家蓝田玉。这些话不必细表。

单说施公座上又望贺重五开言问道：“我把你这胆大的凶徒，你到底把白富全害死在那里？快些说来！”恶人往上磕头，不必多话，只说：“回大人，小的就知道他瞧亲戚去了，别的事小的实在不晓。”忠良气的虎目圆睁，说：“好一个挺死的囚徒，你是要叫皮肉受苦哇。来人！”差人答应。贤臣说：“着夹棍伺候。”登时差役取过夹棍来，放在堂下。施公吩咐动手。青衣上前拉去恶人鞋袜，套上两腿，两边的背起绳子来，紧紧的往外边一拉。堂上吆喝说：“加劲拢！”贺重五：“哎哟”一声，昏将过去。公差手掇凉水，用口往恶人脸上喷了几口，囚徒哼了一声，苏醒过来。贤臣复又往下追问说：“快实招来。”囚徒挺刑不招，口尊：“青天，夹死小的也是枉然。”贤臣闻听，气的白面通红，吩咐青衣加劲。青衣呐喊，只听夹棍一响，恶贼叫唤一声，又昏将过去了。公差复又喷了两口凉水。二番苏醒过来，觉着疼的透骨钻心，实挺不住了，无奈只得尽情招认。口说：“小的原与佟六相交至好，表妹夫又种着他的地亩。前者，佟六下来起租子来咧。白富全请他到家吃过饭。谁知佟六瞧见他妻美貌，就起了不良之意，要想偷情。白富全又在家里，朱氏的秉性节烈，心如铁石，不能顺手。佟六无奈，千方百计，同小的商议，许了我二百银子，先给我五十两。小的见财起意，与他定计，天天儿同白富全在一处吃喝，常往他家走动。后来熟咧，又商量作买卖。佟六的本钱，我二人去作。白富全中计，佟六又给我五十两银子，托我把他害

死。小的不肯，他又许了我一百两，一共得三百两纹银。如事成之后，跟他上京取银。总是小的贪财该死，我把白富全诳到琉璃河住在店内，只说北乡探亲。路过酒铺，饮到天晚，已下上蒙汗药。走到半路，药性行开，白富全麻倒在地。小的用绳子把他勒死，扔在一座破窑之内是实。并不知佟六怎么又被朱氏扎死。”恶人说罢，叩头在地。刑房一旁记了口供，叫恶人亲自画供。把一个朱氏哭得死去活来。公座上贤臣只气得浑身打战，又望州官说：“你听听，你这境内有这大逆之人，你竟不能办理。险些儿冤屈了良民，叫凶店家，可曾传到了没有？”州官说：“俱各传到。”贤臣说：“带上堂来。”州官答应，立即把二人带上来跪下。贤臣说：“蓝田玉，查验佟六的行李，都是些什么东西？”店东说：“回大人，州尊太爷同差役亲查的。佟六的衣服等物，银子三十两，地契数十张，外无别物。”贤臣点头说：“冯浩，你外甥佟六，此处别无亲故，就是你一人么？”冯浩说：“是。”贤臣说：“那凶徒在世胡作非为，已遭凶报，死之当然，纵再有尸亲前来找问，有州官一面承当。这些地契你拿一张去，将尸首领了去罢。”冯浩答应，忙磕头爬起来出衙不表。忠良又叫：“蓝田玉，你无故被屈，身受官刑，乃是月令低微。若非本院到此，只怕你还有性命之忧。你把纹银三十两拿去作生理去罢。”蓝田玉说：“谢大人天恩。”言罢叩头爬起，出衙去了不表。且说贺重五罪犯斩决。

贤臣一面请王命，将恶人问斩。一面写本，表朱氏贞烈，奉明圣上。写完，眼望州官开言说：“贤契以后办事，须要留神仔细，倘再粗心，本院一定参奏。再者，白富全已死，朱氏现在缺少儿女供奉，所有佟六土地交官府照管，每年起租银钱全交朱氏，作业养赡之资。本院亲赐朱氏‘侠烈流芳’匾一面。朱氏收

殓他丈夫尸首，一切葬埋所用银钱等物，罚你捐俸自备。州官答应。诸事办理毕，不敢久停，吩咐搭轿伺候，本日起身，赶紧进京为是。面君引见黄天霸等升官，所有面君升官一切节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三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畅春园见驾诉功

话说施公在涿州审清蓝家店一案。把朱氏贞烈奏明康熙佛爷，详请旌表。将凶徒贺重五拟罪，请王命立斩决。恶人修六业被朱氏扎死，置之不议。朱氏收殓她丈夫白富全的尸首葬埋，一切费用，派州官捐俸自备。朱氏终身养贍之资，均派州官照管。诸事办妥，即日起身进京面君，保举天霸等的功名。施公吩咐外边：“快快备马！”说罢站起，迈步出了下处。贤臣上马认镫，随后众人也都上马。天霸在前，众人在后，齐撒坐骑竟奔御花园而来。须臾红日东升，老佛爷在安乐亭，众内臣侍立，就有该值奏事的内臣启奏：“皇爷，施仕伦放赈回都，候旨见驾。”老佛爷闻听说不全山东赈济回来，降旨召见。贤臣闻听不敢怠慢，跟随着一瘸一点的紧走。到了园门，遥见老佛爷在御园安乐亭中高居宝座，两边的文武官员，鸳班鹭序，鹄立森排。正是君明臣良，千载之奇逢也。后人有赞诗为证：

升平天子事西巡，几度銮舆幸畅春。

黄拥鸾旗浮有影，红销蹕路^①净无尘。

百官扈从瞻仪表，万国凫趋^②答圣君。

千载奇逢龙虎合，随时辅助仰同仁。

① 蹕 (bì, 音毕) 路 —— 皇帝所走的路。蹕，泛指与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

② 凫 (fú, 音伏) 趋 —— 形容欢欣鼓舞的样子。凫，野鸭。

内侍带领施公进了辕门，行见主大礼，三跪九叩参驾毕，口呼万岁三声。康熙悔施不全身带残病，龙意要问施公山东赈济之事，时候多了，跪的腿疼，扭项望着内侍降旨说：“朕要问施不全山东放米之事。拿垫子来赐坐，朕好问他件件。”梁九公答应，转身忙取垫子，放于龙驾下边。贤臣忽闻皇上降旨，连忙叩首说：“奴才谢主天恩。”且单言老佛爷心中喜爱不全，龙面含春，漫吐玉音，开口望贤臣降旨说：“朕差你山东赈济军民，且闻山东于六、于七二名强盗，劫夺赈米，不知爱卿如何将他拿获？详细奏来。”

贤臣闻听，连连叩头，口尊：“我主听奴才细奏。奴才奉旨赈济山东，出京改扮经商，关太保随奴才在后私行，大轿让于长随施安坐着先行。头行一日走至漫洼，离村庄甚远，居中有一座三义庙，奴才此时焦渴，遣关太寻水。奴才正在庙中等候，忽然进来了一群人，将弓箭利刃摘下，挂在庙内树上，马匹拴在庙外。忽听众人说：‘怎么大哥还不见到？’又听说：‘咱们先进殿坐等，一定少时必到。’又见他们一个个下马前行，走到殿内。忽见一人听见为臣哼了一声，他把众人复又叫出殿外，他们喊喊喳喳不知说些什么，忽一声一拥齐入，跑进殿来，用手指着为臣开言大喝说：‘施不全！我等乃是绿林中的好汉。你在江都县作官，拿我们的人竟自问斩。正要伙众拿你报仇，那知你命不该终，逃走进京。内中又有黄天霸跟随，因此未得下手，让你逃回京去。只说你今生不能见面，冤仇难报。闻听你去山东赈济，因此知会众人，寻你不见。那知你又改扮私行，又不知你是安的什么心。但只好瞒哄愚人，那时终难瞒过好汉的神眼，见面将你点破。施不全，造定你今死在我们的手内，此乃是狭路相逢。你恰是笼中之

鸟，网内之鱼，束手受缚，瞑目而死。’”贤臣言犹未尽，把一位英明佛爷唬的一声大叫：“啊啦！”叫声：“不全，你的伙伴不在，他又人多势众，如何是好？你把脱身之情，细奏朕听。”不知见驾何以对言休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四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敕赐安乐亭演武

话说贤臣将山东放赈路途所办之事，一一奏明。佛爷闻听，龙心大悦说：“施仕伦，你道黄天霸自江都县就保护于你，他染病在招商店中，你将他瞒过，谎奏身亡。已往之事，朕全不究，一概宽免。将黄天霸、关小西等宣来见朕。”贤臣闻听，叩头起来，退出安乐亭，来到御园外，将旨宣了一遍。黄天霸等闻旨，即将兵器交给跟班的看守，整冠束带，立刻跟随老爷进了园门，至安乐亭下。五个人站在禁地台阶以下。贤臣迈步走上金阶。佛爷传旨高卷湘帘。贤臣来至御驾案前，双膝跪倒，口呼：“万岁，奴才奉旨召下役五人随旨朝参。”万岁一摆龙腕，贤臣站起，退闪一旁。圣驾与随侍的文武一齐观看，但见个个是少年豪杰，武将打扮，都在亭子下跪倒。皇上看罢，龙心大悦，降旨宣传说：“单宣黄天霸见驾。”好汉答应，忙打一躬，上亭来至圣主面前朝参。

看官，贤臣已早把朝礼教演熟练。众人今见施公呼唤，不慌不忙来至驾前，双膝贴地，行三跪九叩朝王礼毕，俯伏金阶。表过康熙皇爷喜爱英雄好汉。一见天霸，龙心甚喜，叫声：“天霸，朕素日闻名，并未眼见。今日你朝参寡人，朕问你祖上籍贯，从实回奏。”好汉答应，口呼：“万岁，民子祖居福建，后又徙居绍兴。民祖是良民之后，姓黄名叫玉龙，民父黄三太不守祖业，家

道凋零。自幼好武，异人传授单刀一口，外习神镖，百发百中，皆因家穷落草为寇，专劫赃官污吏。后生民子，天霸八岁学艺，十五岁出马为绿林。父传授单刀一口，甩头一子，外习飞镖，败中取胜。民父因绿林人，不分皂白，赌气单身独马上京。叩乞万岁赦民子无罪，方可实奏。”佛爷降旨说：“赦你无罪，从实奏来。”天霸连连叩头，口呼：“万岁，民父在皇城沙泥滩放过响马，曾动过爷家库银。提起民父当灭九族，罪该万死，安心要劫皇爷。可巧万岁进海子猎围打毕，銮驾回宫。民父独骑出了海子红门，走至漫洼，四顾无人，截住老佛爷，单要爷的黄马褂^①。皇爷不唯不怪，反将开恩，将马褂赏与民父黄三太。民父领赏国家，将黄马褂供奉佛堂。后来上旨意要民父进京，民父自行投首，封官不做，情愿归籍务农，蒙皇爷恩准，放回原籍。民子天霸看破绿林无好，改邪归正，投了江都知县。今日得见天颜，求恩宽恕，举家大小都感天恩不尽。”天霸奏毕，连连叩头。佛爷闻奏，暗暗夸奖，不由天颜带笑点头，叫道：“天霸，朕问你可曾将兵器带来？”英雄答应说：“现在御园门外，民子见驾，无旨不敢擅带兵器。”佛爷点头，座上传旨，急令梁九公：“引领黄天霸快把他的兵器取来，朕好御览。”梁九公答应，带领天霸到安乐亭取兵器不表。

且说皇爷往下传旨：“召见关小西见驾；单等天霸取了兵器来，好叫他们当面演武。”该官等传旨，立刻追进关太引领前来，也是三跪九叩之礼，拜毕至驾前跪倒。佛爷往下观看，但见小西

① 黄马褂——清代官服。御前大臣、内廷大臣、侍卫什长，有功大臣，能穿黄马褂，是一种等级标志。皇帝也穿黄马褂，黄三太曾劫取为荣。

年貌当令，英英耀耀，叫：“关太，你把已往从前之事，实实奏来。”小西答应：“遵旨。”未曾奏事，他先照着施大人昨日传授的节目，朝上叩头。口呼：“万岁，民子原籍山西太原府。祖父买卖出身。民子关太，小西是民子别名。在京西门头沟开设两座煤窑。民子好赌博，将窑输尽，倚仗武艺，投入绿林。因偷盗入桃花寺遇见恶僧，来到顺天府告状，保大人奉旨擒拿恶僧，也曾通州巡粮，当过海巡。大人奉旨放赈，保护大人前往山东，沿路敌挡众寇。差满回京，拿过许多盗贼。民子功不敌罪，望万岁天恩，宽恕重罪。”关太奏罢，连连叩头。佛爷闻奏，往下开言叫：“关太，你与黄天霸所奏略同。今朕定封你等官职。”言罢叫声：“天霸，兵器取来，献上来与朕过目。”好汉答应，连忙叩首，平身退下亭来，把兵器拿上来与皇爷过目。老佛爷留神观看，原是一口顺刀，镖枪一十二只。猛见好汉手拿一物，又把虎躯一挺，身形直立，用手往上一举，尊口：“万岁请看。”言罢用手一抖，只听哗唧唧一声铁链响亮，抖开竟有六尺多长。皇爷与文职一齐闪目，借着日光留神观看。但见把有一尺，那头儿都是铁链儿，铁链上的那头儿，有酒盅子大的铁疙瘩。皇上降旨，就问：“此物是何名？”好汉回答，口尊：“我主，此物名叫甩头一子，打出去忙跟一步，管取敌人之胜。”皇爷传旨，即叫天霸先耍顺刀。好汉遵旨，把甩头一子放在地上，将刀擎在手中。但见他用蹿蹦跳跃，那口刀耍的上下飞腾，光华一片，如雪片绕指一般。开手耍得一路“朝天子”，二路就是“一统天下定太平”，又耍一路叫做“捧日月”，然后又耍一路“童子拜观音。”恍是那七星宝剑腾空，彩凤抖翎，春风摆柳。还要一路“玉女纫双针”。佛爷观罢，连声喝彩，龙心大悦。暗说道：“黄天霸武艺精强，实然不错。”

且说那些文武、内外群臣，一齐观看天霸这路刀法，令人喜悦。要想那文职官不过是观瞧热闹，但见来往蹀躞的灵便。要想作武官的人，观看天霸那样舞刀，刚砍劈剁，蹀躞跳跃，体态轻灵，实然的便利，井井有法，人人夸奖，个个喜悦。齐观看，猛见天霸将身一纵，这般一路刀法更不相同，怎见得，有诗为证：

舞来秋水雁翎刀，闪烁寒光浪欲淘。

海马朝云身屡仰，犀牛望月首同搔。

漫空飞白迷江练，映日摇红叶彩毫。

六合尘氛应已净，趋朝奏捷系征袍。

天霸在亭下耍舞，但见刀光上下翻飞，并看不见身躯隐在何处。宝座上老佛爷不住夸奖。两边文武也是不住点头暗暗赞叹，内外群臣正是称赞天霸武艺高强。安乐亭忽然又听佛爷宝座上往下降旨。不知所为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五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仕伦擎杯

话说内臣梁九公高声叫道：“黄天霸快些放刀！佛爷有旨。”这才跟随梁九公同到安乐亭，在宝座前双膝跪地。老佛爷往下叫一声：“天霸，你的这口刀，寡人观瞧实然不错，朕意要看飞镖如何？”天霸答应：“民子遵旨。”当下就令：“梁九公，去在对面树上，两边拴定黄绒绳一道，上面挂起射箭鸽子，朕好看天霸的飞镖。”梁九公答应领旨，登时将诸事办妥。梁九公奏明不表，且说老佛爷金腮带笑，叫：“天霸，你言镖枪百发百中，悬针不错。你就立刻下亭去当面试来，寡人过目。”好汉答应：“遵旨。”叩头爬起，转身走下亭来，一屈膝从褙内取出金镖，来至对面看了一眼，绒绳上悬了三个鸽子。暗说：“合该今日成功，等我格外留心，镖打红心。”天霸心中正在打算，忽听皇爷高声叫道：“天霸快些发镖。”好汉答应，左手托镖，怀中抱月，右手对准鸽子，把手一松。飞镖打出，只听嗖一声响亮，猛见对准鸽子，正中红心。宝座上老佛爷龙心大喜，两旁文武不住喝彩。又听皇爷传旨，叫：“黄天霸打第二只镖。”好汉答应又发二镖，又中红心。复又连发三镖，齐中红心。那些文武官员齐声夸奖。且说皇爷见天霸连中三镖，由不得龙心欢喜，立刻把黄天霸召进亭来。英雄先把打出的飞镖找回收起，这才在驾前拜倒。

宝座上的老佛爷望下叫：“黄天霸，你的镖枪，朕已看过，当

真不错。你再把甩头一子施展施展，与朕过目。”当下英雄叩头，口说：“民子遵旨。”皇爷望下问道：“天霸，你这宗兵器是怎么个施展法呢？”英雄见问，口遵：“万岁，若施展甩头一子，乃是一宗绝兵器，要轻，轻似鸿毛；要重，重似泰山。可是两样劲儿，一样打法，悬针不错。夜晚之间，专打香头。如今皇爷要瞧此物，取过一个小茶碗。皇爷遣一位大臣，叫他高举茶碗，站在亭子下边，两面还得抬过一块顽石来。民子接着门路，先打顽石，后打茶碗，不能伤着举杯之人。这是轻似鸿毛，重似泰山。民子话不应口，情愿领罪。”说罢，叩头起身。佛爷点头，传旨准奏，扭项望梁九公叫道：“快取茶碗一个，抬过一块顽石。”梁九公答应遵旨，转身出去。不多时诸事办毕，回来复奏不表。且说两旁文武官员，方才一闻天霸所奏，一个个又惊又喜，暗暗私语，这个说：“年兄，这件事，还不知皇爷派着那一位官员呢？举着茶碗这可不是玩的。一失了手，打不成茶碗，人叫他打掉了呢！”

不说众官害怕，且说宝座上皇爷往下降旨道：“宣召仓场总督见驾。”但见忠良施公越众出班，进了安乐亭，慌忙拜倒。那老佛爷带笑叫声：“不全，今日黄天霸要施展甩头一子，与朕过目。寡人命你托茶碗，站立在亭下边、顽石对面，好叫天霸施展甩头一子，朕当面验看。”贤臣闻听，登时唬了个面目更色，暗道：“不好，这件事合该害我仕伦。若要举碗立亭下，万一天霸失手，伤损手腕，如何是好？又怕皇爷动嗔，诬君之罪难免。”只得拿碗站在亭下。不说施公暗自沉吟。且说满朝文武一闻圣上阵旨钦派仓场总督，个个称愿，暗道：“这宗事正当派他。内中有被他参过的心怀旧恨，说道：“列位年兄留神请看，但愿老天睁眼，今朝显显报应，一下打死他，才趁平生之愿呢？”众人闻听，

笑而不答。猛见宝座上老佛爷传旨，叫：“仕伦下亭，高捧茶碗。”

贤臣无奈，只得遵旨下亭。内侍将茶碗递与贤臣。贤臣接来退出亭外，站在顽石对面，叫声：“黄壮士。”好汉闻听连忙来至大人跟前，一弯腰将甩头一子拿将出来，用手擎定此物，一抖擞，只听哗唧一声，铁练抖开，将身一纵，施展武艺。把施老爷唬了一跳，那里还顾亭子上的皇爷、两边的文武，高声叫道：“黄壮士千万的留神，可不是玩的。瞧着手上可是茶碗，下可是我的手，你估量着，可不是玩的。”你说这一路嘱咐，招的满朝文武暗笑。忽听天霸答应，说道：“老爷只管放心罢！管保要不了你的命。”正说着，一抖铁练，甩头一子一晃，照定顽石吧的一声响，打得顽石四下飞迸。忠良暗说：“不好”又见他一回手，照定茶碗打来。又听吧、哗唧唧，茶碗粉碎。施公拍手打掌高声喝彩。把一位英明的帝王，只喜得金腮带笑，在宝座上翻着满州话，不住夸奖。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六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嗔

话说康熙佛爷见黄天霸把甩头一子试完，只喜得龙颜带笑，传旨叫黄天霸见驾。梁九公领旨，来至亭下，高声：“旨下！黄天霸见驾。”天霸随内侍进了亭子，来至驾前，双膝跪倒，连连叩头，口呼：“万岁。”座上老佛爷笑吟吟的要封天霸官职。忽听一人高声口尊：“佛爷，奴才见驾。”皇爷闪目一观，原来是达木苏王。众官一见王爷，不由失惊，俱都说道：“这位王爷膂力过人，昔在景山打过虎。天霸虽是英雄，大料非王爷对手。”不言群臣私相议论，且说王爷进亭，在驾前拜倒，口尊“佛爷，奴才要比试较量武艺。”皇爷忽然想起一计，往下传旨，叫声：“达木苏王，你与天霸不可比武，你是寡人一家王子，天霸是区区一草莽之民。纵然他有满囊武艺，也不敢近你身体。这件事，万一若是被他打个一二下，岂不是当面取辱？”佛爷言词未尽，把王爷气的面黄失色，也顾不得皇爷归罪，口尊“主子开恩降旨，也别论我是王爵，他是庶民，只管叫天霸有什么本领，与奴才较量较量。俗云：‘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那天霸有过人武艺，就打死奴才，也不叫他偿。”皇爷想罢，往下降旨叫：“达木苏王，算准你二人比较。朕如今看你与黄天霸比武。他乃是一个草莽，你是朕的王子。寡人有三件事，要你依从，方许你们两个比武。”王爷叩头，口尊：“佛爷，奴才不知道是那三件事？”佛爷说：

“头一件，你的力大无穷，不许伤着天霸的筋骨皮肉，你要损着他，朕要归你的罪名。第二件，只许天霸打你，不许你打他，若要无有这道旨意，他也不敢近你的身体。第三件，寡人只要天霸在，不要天霸坏，如若伤损天霸的性命，定要教你抵偿。”达木苏王闻听佛爷旨意，只得遵旨站起，迈步退出亭外。

且说天霸久闻王子勇猛无比，讲动手未必能服他，心内要使稳当计。来至王爷面前双膝跪倒，口尊“王爷宽恕小民。”磕头碰地，竟把王爷哄的一肚子气全消咧，自己倒后悔了，暗说：“哎哟，我错咧！黄天霸乃是个草民，好容易随施不全进京，面参圣驾，实指望得个一官半职的。谁想我心怀不平，一定要与他比武。这岂是我为国家亲王作一大位的行止？今朝若损伤了天霸的性命，不大要紧，倒教满朝文武取笑，说孤度量狭窄。只得当着御前走上几步，好遮掩满朝的耳目。”想罢叫声：“黄天霸不必害怕，有什么本领只管施展，我给你拳脚上留情就是了。”黄天霸闻听连忙叩头说：“谢过王爷！”说罢，天霸站起身来，掖上衣服，要与王爷比武，望王爷口呼：“千岁！要容让小民。”言罢，施展浑身艺业，两个人一时之间，合到一处。天霸仗着身体灵便，蹿蹦跳跃，来回游斗，不教王爷抓住。宝座上的老佛爷看得明白，见天霸没教王爷抓住，不由龙心大悦，连连点头夸奖天霸，说：“真是个巴图鲁好小斯！若不教王爷抓住，料想王子也就无能咧，朕在此处倒要看看他俩个的胜败。”

且不表老佛爷在宝座上观看，单言天霸再不肯近王爷身体。王子在御园中来回追赶天霸，只使得口中发喘，满脸通红，龙心急躁，也顾不得身在御前，口中大骂：“哎哟，好一个挖不鲁①，

① 挖不鲁——砍头的。

气死人也！”言罢扎煞两只手，圆睁二目。但见天霸站在迎面说：“王爷请啊！奴才一步儿也不敢多走，奴才上过当咧。来呀！有什么武艺只管使罢。奴才也没什么要紧的本式，就只会蹿蹦跳跃。”你说把个达木苏王只气得怪叫怪嚷，口中大骂。且说亭子上皇爷一见王子如此，又是恼又是笑，夸奖天霸身体灵便。不说老佛爷夸奖天霸。且说王爷见天霸来回跳跃，不能近身，只说：“挖不鲁！坏了我半生英名。”言罢一个箭步扑上去。黄天霸见王爷要下毒手，着意留神，等王爷身临切近，只听嗖的一声，轻轻又纵到别处。这位王爷叫天霸闹的没有方法呢，浑身是汗，口内发喘，也不似从前那样英勇咧！也不肯与他蹿跳了，自己腹中暗说：“好个天霸，我竟不晓的他这样身形轻利！我想赢他，只怕有些费事，这可怎么好呢？”达木苏王一旁暗打主意，要想赢天霸想不出个计策来。抬头忽见天霸迎面站立，满面赔笑，口尊：“千岁，奴才只当输了，要不咱俩个算了罢！我瞧爷浑身是汗，必是身体乏倦咧！同到御前奏主，奴才情愿认罪。”黄天霸这一片软硬话，把王爷气的直愣了半会，猛抬头一看，但见西北旻旻里可是配殿，一面是倒厅，不由满脸添欢，腹内说：“要赢黄天霸，何不如此这般，将他挤在旻旻之中，料想他身轻，也难跳的出去。”王爷想罢，跳至东边，假意要抓天霸。谁想天霸他只顾躲避，往后就退，直往旻旻里避走。黄天霸再想不到王爷要下毒手。黄天霸他只顾往后倒退，堪堪退至旻旻之中。你说把个王爷乐了个事不有余。连忙往前紧走了两步，竟把个夹道门就遮住了。王爷把龙体一斜，拉了个贩式架子堵在口。就是往前多走一步也不能，把天霸唬了个惊魂失色。猛抬头见大殿内房子高大，椽子是两层，见明明露着。天霸看罢，暗暗喜欢，腹内叫着自己的名字说：“黄天霸，你在江湖之中，不是一年半载的工夫，活了二十

八岁，跟随施公却有七八年的光景，学成满肚子艺业。无曾施展。到了如今，蒙施大人抬举，把我领到帝王驾前，引见圣主，有本式不在此处施展，还想往那里去卖？说不得我把那作贼的本领使将出来，也教当今万岁看看我黄某，二则惊唬惊唬合朝文武。”想罢，浑身蹶一蹶劲，往上一纵。只听嗖的一声，起在空中，两手一伸，抓住了椽子，复又用脚往上一翻，身子贴在房子前檐。

且说王爷才要伸手去抓，一展眼不见踪迹，不知天霸何处去了，只顾留神往前找。天霸上面一撒手，将身一纵，轻轻落在尘埃，脚站实地，站在王爷背后，口说：“千岁受惊。”王爷一闻此言，唬了一跳，一转身面带嗔怒，暗说：“好个天霸，亚赛猴猕一般！我不但无面见驾，岂不教满朝文武耻笑。”达木苏王正自羞怒，忽然天霸口呼：“千岁，奴才看，爷驾枉费气力，不如同去面君，只用圣旨一道，传与奴才，包管当下被爷擒住。要像这样较量，只怕使坏了王爷，也不能胜了奴才。”达木苏王一听，大叫一声：“好个黄天霸！我若不把你活活摔死，誓不为王。”言罢将龙体一蹶，竟奔了英雄而来。王爷心中一怒，那里还顾在御前安乐亭上现有当今万岁，这会子早把自己的命不要咧！只出这口气才好。将身一纵，往上举起手来，只要打死天霸。

且说亭子上老佛爷一见天霸从上跳下尘埃，还是英英耀耀，由不得龙心大悦。才要传旨宣召他两个前来见驾，见达木苏王又去动手，要打天霸，天霸又是照前跳跃不止，教王捉拢不着。宝座上喜坏了老佛爷，哈哈大笑说：“好个巴图鲁哱拉吗^①！”众臣

① 巴图鲁哱拉吗——满语。“巴图鲁”大致相当于戏台上常说的“勇士们”。“哱拉吗”或后面“哱拉吗”，似“哱扎吗帕”之误，意为“真是”。全句为“真是勇士”。

宰一齐随着佛爷龙音，大家齐笑。声音太大了些，把位达木苏王笑黄了脸，立刻羞恼成怒，满面发烧，浑身是汗，举目观瞧。你说上面笑声振耳，把个天霸笑的不知什么缘故，只得回头往上观看，不及提防了，一个大空，后又一扭项，但见王爷蹿至跟前，喝声：“天霸！你还往那里跑？”相离不远，把个天霸吓了一跳，说：“不好！”浑身蹿劲，要想跑出圈外，怎能得个？早被王爷一伸手抓住了衣衿。好汉着忙。王子一见抓住天霸衣衿，心中大悦。想着：黄天霸捉拿住，用双手举到驾前献功。万岁要死的，活活的摔死；要活的，饶他不死。不过是堵堵皇爷的嘴，显显本领。谁料竟被天霸走脱。只气得王爷骂骂咧咧，赌气将衣衿扔在地下，还想前来动手。

忽听亭子上的皇爷传旨：“宣王子、天霸齐来见驾。”王爷一闻降旨，不敢动手，只得来见老佛爷。黄天霸这才随后跟来，一个个尽礼磕头。佛爷见王子来参，气的满面含羞，一扭项眼望近御叫道：“梁九公传朕旨意：宣仓场总督。”梁九公领旨，来至亭外高声喊道：“旨意下！宣仓场总督施仕伦见驾。”下边忽听有人答应说：“遵旨。”但见贤臣越众出班，来至驾前，万岁三呼，拜颺已毕。佛爷叫道：“施仕伦，朕只为你保奏黄天霸，前来引见，朕当面看他演武，果然不错，才要封官。谁想王子心中不服，不遵旨意，要与天霸比武，以为操必胜之权。那知天霸的身体轻便，虽天胜过王子，王子总不算赢。如今同着你等文武，寡人要问问他，也教王子自己后悔，也才知道一勇之夫，终久是祸。”言罢带怒传旨，下问达木苏王。王爷答应：“奴才在。”佛爷说：“你可知罪不知罪？”王子方才在下面听见皇爷对施公那派言词，心中就知佛爷动怒，他羞愧无地，摘了帽子连连叩头，口尊：“万

岁，奴才悔无及矣。”老佛爷座上带怒，传旨快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不知这达木苏王罪过到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

话说康熙佛爷龙颜大怒，传旨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王子摘下帽子连连叩头。唬的合朝文武互相观望，不敢进言。且说施大人在一旁暗想暗说：“我始今引见天霸、小西等，所为教他等升官受职，方显施某不负勤劳。谁知达木苏王心中不服，又要与天霸较量武艺。谁想王子又不服天霸之胜，皇爷心中动怒，归罪于王子。这要叫王子为天霸肥罪，一来黄天霸不能升官，二来我施某的名头儿不美。不如我在驾前奏明，将王爷免罪。如教皇爷加封天霸，岂不一举两得。”

施公想罢，往前跪爬了半步，口尊“万岁，奴才有短章启奏吾皇圣驾。”佛爷说：“爱卿有本，对朕奏来。”贤臣说：“圣主要为天霸归罪王爷，天霸罪该万死。不唯天霸负罪，连我奴才也该归罪。望乞皇爷开恩，放了王爷，赦免其罪，既然怜惜天霸，要不赦免王子之罪，黄天霸怎能身受皇恩？”言罢叩头，口呼万岁。满朝文武心中大喜，个个点头不表，且说皇爷宝座上闻奏点头，叫声：“仓场总督施仕伦保本赦免王子，依卿所奏。”贤臣闻听准奏，叩头谢恩。又闻皇上降旨，叫：“王子听朕谕旨：国法无私，本当归罪，朕看亲王面上，赦了你罪，罚你半年俸禄，赔补黄天霸衣衿，寡人一概不究。”老佛爷这道圣旨下，达木苏王焉敢不

遵？敬礼叩头，口说：“谢主宽容之恩。”谢毕平身，立刻出了安乐亭，将半年俸禄令人取来，交还内侍，后奏万岁不表。

单说当今皇上望下叫道：“黄天霸，朕见你武艺精通，本领不弱。与王子较量，他将你衣服撕碎。朕罚他半年俸禄，料想够了你那衣裳的本了。并非我朕偏袒于你，寡人爱你武艺高强，少时朕加封于你。第一要野性收起，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第二食朕之禄，须当报效尽忠，莫负雨露之恩。”嘱咐天霸已毕，天霸叩头谢恩。佛爷又望着忠良叫声：“施仕伦，你保荐黄天霸等，可见你是一派忠烈。从前蒙君之奏，一概不究，理当按功加封。还有余者之人，总算下役，不比天霸、关太二人功劳，由你委官用职。朕封你总漕粮务，巡查河路，查访那赃官污吏。钦赐赤龙金牌一道，上写：‘如朕亲临’四字，不论督抚提镇一概钦遵。倘有不遵，许你参奏，赏俸一年，赏假三个月，择吉起身，不必面君请训。”贤臣尽礼叩头谢恩。

只听宝座上佛爷降旨，叫黄天霸、关太听封。老佛爷喜忠良爱好汉，龙心大悦。加封施公总漕^①巡按，外查河路一带府州县道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王、郭等下役几个人，教施老爷委用何官，另行奏章。贤臣谢恩站起。老佛爷传旨，叫道：“天霸、小

① 总漕——即漕运总督。漕运，自秦、汉、唐、宋，历代封建政府均设此职，把各地粮运调京城或驻军地，多半指水路运输。清代常把东南地区粮从运河北调京都，每年达几百万石。由于运输困难，贪污盗窃，消耗甚大，民间每缴一石漕糖，外加杂税，须缴一石四王，历来弊病甚多。政府专设漕运总督主其事，施仕伦即漕督，又称其为总漕。驻扎在淮安（今属江苏省），以督南北。下辖督粮道、管粮同知、通判等官职，相当于省一级行政长官，且掌有一定兵力。

西再听朕封加：黄天霸为漕运副将，关太为漕运参将^①。一同总漕办事，听仕伦调用，与国效力有功再行升赏。”二人谢恩站起。皇爷封官已毕，龙袍一挥，文武散出园来。施公与合朝文武拉手道喜，俱各不表。

贤臣与天霸、小西等众人上马，回到私宅，与合家大小见过了礼。同僚亲友贺喜不表。三个月假满，打点起身。老爷将王殿臣、郭起凤二人暂行委漕运守备，合施安坐轿，先行走天津驿等候不表。老爷进内辞别父母、兄嫂、妻子，带领天霸等，俱是买卖人打扮。下人服侍贤臣等众人上马，小西、天霸俱各上马，穿过街巷，出了齐化门，要从通州奔天津而行。正走之间，贤臣猛然想起一事情，眼望计全开言说道：“你快快回去把施孝叫来，我在八里桥打尖等候。”计全答应，拔马回走，去叫施孝不表，且说贤臣与天霸等，复又催马，行不多时，早到八里桥。路旁有座饭铺，三人一齐下马。铺中跑出两个小伙计来，把马拉去。主仆三人迈步进铺，刚要坐下，好汉回头一看，瞧见一个人，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① 副将、参将——清设置绿营兵制，设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又下设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统领。再下设汛由千、把总统领。黄天霸初封为副将，后升至总镇，即镇标。又升为提督，已是省级军官。关太原是参将，后也封为提督。李昆封升副将，计全封升为总兵，即总镇。李王侯封升游击。金大力封升为都司。贺人杰封升参将。王殿臣、郭起凤原为千把总，后封升为守备。均属营官。

第一七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话说施公主仆三人进铺饮茶。天霸伸手拿壶斟了一盅，递与贤臣，然后才是小西与自己各斟一盅。忠良手内拿茶盅，口内讲话说：“二位，你们看这铺中好茂盛的买卖，满桌上尽是要酒要菜的。”天霸说：“此处离京三十多里，正是打尖的地方。”好汉的言犹未尽，只听对面座儿上，有一人大喝：“过卖的！太瞧不起人咧！太爷进铺坐了这等一会子，也不来问问，到是要什么东西，难道吃了不给钱么？”跑堂口中说：“来了！来了！”连忙的往那边走去。天霸这边留神观看，那个人却是怎生的打扮。但见他身上穿黄色小夹袄，一条搭包系在腰间，下穿紫花布裤鸡腿袜子，绑在磕膝盖中，鱼鳞靴鞋足下紧登。又见外有一顶草帽，放在行李上面，小小褥套捆着连绳，旁边掖着双拐，拐头上明晃晃的露着枪尖，还有个钩儿带在枪上，这样的兵器甚是眼生。细看年纪不过四旬开外，身材不高，约有四尺有零。鹰鼻相配微须，两扇薄片嘴，眼大眉浓。天霸看够多时，不是客商买卖，不是庄农人家，又不象江湖绿林。再者也不过黑夜挖窟窿，作些营生而已。听他言语很象外路声音。

且说堂馆听见呼唤来道：“要什么东西，请爷快快说明。这铺中伙计短少，说完了我还照应别的主儿去呢。”那人听见这些话，心中不悦，带怒开言道：“你怎么忙，你就替我要了饭罢。”

堂倌说：“我的爷，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么东西？”那人说道：“我知道你铺子里可卖甚么东西？”堂倌说：“你老人家要上个饴渣豆腐，烙上两张饼，盛两碗饭，作一个常行汤，就足够吃咧！”那人说：“这是你主意呀！我问你那盆内的鱼，案上的肉，都不是卖的么？”堂倌说：“爷，这么着省些。难道我们卖饭还怕大肚汉不成么？你老人家要吃鱼呢，是糟鱼，是酥鱼，锅烧鲇鱼，溜鱼片，烩甲鱼，烩白鱼。要吃肉呢，烧紫盖盐煎肉，排骨，丸子，炸肉骨碌儿。”那人说：“不过这几样儿？这还没有我们南边小豆腐铺子菜多呢。听我告诉于你，买卖人和气为本。那个吃了不给钱？别论衣服品貌，别欺负外乡人。在下教导于你，往后不可如此。我今日就是依你主意，给我个常行饴渣，两张家常饼，两碗合计面汤，还要宽大碗盛着，越多越好。吃完了好登程。”堂倌闻听，照样传下去。这才照应别人。

这边的施公、天霸、小西用茶已毕，放下茶盅。贤臣叫道：“堂倌！”堂倌答应，走至面前带笑开言说：“大爷要什么？”贤臣说：“我们三人要用饭。四两酒，给配四样菜，饼饭一齐来。”堂倌答应，先把小菜、酒杯、筷子拿来，然后酒饭一齐端来，放在桌上。天霸拿壶先给大人斟上了一杯，放在面前，然后与关小西和自己斟上。施公说：“二位伙计，你我还要走路，咱们就是这四两酒哇！我就是这一盅，你们俩把那一壶喝完，吃点东西好走路。”二人齐声答应：“很是很是。”正然说话，只听铛响，大人望着跑堂的开言说：“伙计你来，如有现成的饼拿一张来我吃。”过卖答应：“有哇。”说着走至柜内拿了两张饼，放在两个碟子里头，给贤臣放下一张，那一张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那人一见，带怒开言说：“我要两张饼呢？”堂倌说：“爷爷先吃着这一张，赶

吃不完，就得了那一张与你。”那人说：“我要了两张，你们将才要真忘烙了一张，我倒没的说。分明烙得了两张，你们为什么卖与别人？别人给钱，难道我是白吃么？我也给钱。此处离京不远，难道就不讲礼了，也没个先来后到吗？任凭是谁，自己既要吃饼，就该自己要。为什么人家要的，他吃现成的呢？我想这个吃现成的人，就漏着不开眼。”看官，这人因为腹中饥饿，才进铺内打尖，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他就一肚子气，有心要望跑堂生气，心中想着他又不值，满肚内成心要斗气。他见施公把他要的饼，留下了一张，他又见老爷那种相貌儿，很无人样，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悦。方才说的这些话，何尝不是冲跑堂的说呢？正是冲着这边桌上说呢！忠良本是一位文官，又是人臣极品，自尊自贵，宽宏大量，还恕的过去。象黄天霸、关小西他二人如何忍耐？听见那人说些闲话，你看我，我看你，互相观望，窃窥大人之意，但见施公总不动气，只管自己吃饭，二人只得权且忍耐。

猛见那人眼望堂倌复又开言说：“你这是怎么样呢？”堂倌回说：“少不得给爷另烙张饼。我本来错了，望爷爷宽容，不然另要点别的吃。在下情愿候了爷吃。”那么他更动了怒咧！站起身来，用手一指说：“你满口胡言。太爷有钱才进铺吃饭，什么要你侯东？打谅太爷无钱。”说着话将银拿出说：“这银子全给烙饼。”将银往桌上一摔，说：“可恨堂倌瞧不起人，给我烙出来，摆开凉着，零碎吃点心。”那人越说越气，往堂倌脸上打了一巴掌，口鼻鲜血直流，只听叭的一声，堂倌咕咚倒在地下。掌柜的过来满脸陪笑说：“我的伙计错了，望爷担带一二。爷照顾我一文钱，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来了。”说着弯腰打了一躬。那人一见哈哈大笑说：“掌柜的，你家伙计我倒不恼，我只恼那个吃现成

的。既知道吃饼，不知要吗？算是学吃学穿。”施公闻听此话，眼望小西、天霸说：“二位伙计，你们听听，那边人分明是说你我呢！”天霸要问他去，施公未曾答言。小西先就立起身来，眼望那人说道：“你休要胡言乱语，此乃是天子脚下，若讲豪横不成，管教你吃苦，不服就咱俩试试，打完了，给你个地方。”那人闻听说道：“来来来！咱俩出铺去较量较量。”说罢一齐跳出铺去，就动开了手咧。

看官，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条好汉，他却不在绿林里。前已表过，也不掇门挖洞，也不偷猫盗狗，却在水中凿船。皆因此条河路门，此时有船行走，他也探得有什么上任的大官在某处上船，他好在后跟随，得便下手。因打尖过卖瞧不起他，他是一肚子没好气。这些闲话暂且不表。且说天霸又站在铺门口高埠之处观看，但见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竟不见输赢。豪杰心中暗想说：“这个人使的拳脚全是我家的门路，那是打哪里来的呢？从未见过这么一个人。”好汉惦记着老爷，复又进铺，看了看旁边的人，俱各出铺瞧热闹去了。忠良见好汉来至跟前，低言问说：“小西胜败如何？”天霸说：“大人只管用饭。小西若是不能取胜，大略也不能吃亏。”贤臣说：“你还出去瞧瞧，要不然，给他们和解了罢。”天霸说：“大人只管放心，那人一进铺子的时节，我瞧着他就有些眼岔，皆因他长了个贼样式。就是小西不能取胜，我还要并力擒拿，要问他的姓甚名谁，家乡住处？”贤臣点头，天霸转身出去，来到饭铺门口，留神观看。但见二人在十字街前，还是争斗。此乃是通衢大道，登时聚了人山人海。如上庙一般，拥挤的铺门风雨不透。掌柜的说：“合该今朝倒运，这买卖还怎么作？众位爷们劝劝，只当行好。”来瞧着看的人们，个个相视，不敢

上前。且不言铺门口争斗之事。再说计全奉大人之命，回京叫施孝去，登时进了朝阳门，来到施侯爷府门前下马，望着门上之人说了一遍。门公闻听，入内回禀了太老爷。这太老爷叫施孝说：“你二老爷叫你有事，速同来人前去。”施孝答应，连忙备马，二人门外搬鞍，登时出了朝阳门，顺着大路，竟扑八里桥而来。不知计全怎么认识那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七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

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但见人山人海，如上庙的一般，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叫声：“老兄弟，这是为什么？”黄天霸说：“你先见了大人，回头再说罢。”计全同施孝进铺门，走至上房，见了请安行礼毕，口尊：“大人，关太那去了？”贤臣说：“关太在铺门口与人争斗了半天咧，不分胜败。你也看一看去。”计全翻身出上房，走到铺门口外，见围着一遭人。用手分开众人，挤将进去留神一看，连忙说道：“关爷别动手，是自己一家人，怎么打起来了？小西住手。那人回头一看，认计全相熟，连忙紧走几步说：“多年没见了，如今现在那里？作什么勾当？”计全说：“说起来话长，且到铺中，有话再讲。”说罢，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说：“列位散了罢，一家人拌嘴，也没什么瞧头。若不散我就说别的了。”

众人闻听，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余者下剩的俱各散去。黄天霸也来到眼前。计全用手指着天霸，望那人讲话说：“老弟你怎么不认的这位黄爷吗？”那人说：“小弟总在南边，当时到不了此处，又搭着小弟眼拙，竟有些难认了。”计全说：“拿耳朵来，我告诉你。”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计全说：“他是你师傅的儿子，名叫黄天霸，四霸天中的第一霸，十五岁出马为绿林，后来改邪归正。现跟着总漕施大人，新近引见万岁，封他巡漕副将。

只因大人私访，改扮作经商客官行景，我在后边有点公干，这才来到，方才与你争斗的姓关名太别字小西，也是跟随总漕大人，官封巡漕参将。劣兄先在直隶一带，后也洗手归了正咧。因在郑州遇见天霸，多承他引见，跟随大人进京。如今又往淮关去，催趲^①粮船，沿路访拿赃官污吏，霸道强梁。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如今意欲何往？”那人低声说：“我在南边专走水路。所作之事，难道老哥不知道吗？去年冬天有点积蓄，尽都输净。这如今河路开通，来到这边，想作些营生。因为打尖，就斗起闲气来了。谁知又遇恩师之子？要不是老哥说破，一家不认的一家咧！”那人拉住天霸亲热了亲热。计全说：“黄老弟，不认的这位么？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等你见过了大人，路上再讲罢。”二人齐说：“言之有理。”计全叫关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解和了，这才一同进铺。计全先到施公身旁，附耳说了句话。忠良心里这才明白了，点头说：“既如此，先不用见我。你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计全答应，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一齐坐下。饭铺里掌柜的上前开言说：“大太爷你的银子、行李，全都交代明白。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那个嘴巴算是他白挨了。但愿你们爷们无事也就罢了。”说罢拱手而去。但说众人两桌上，俱各将饭用完，算明饭帐。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附耳说：“你把你骑来的马留下。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途，告诉施安等，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准在天津等候本院。快去罢！”施孝答应，雇驴前去不表。

且说天霸打开行李，拿出衣服来给那人更换衣服已毕，然后请贤臣出铺，服侍贤臣上马，又将行李搭在马上，叫那人骑上。

① 趲（zǎn，音攢）——快走，赶路。

大家也都搬鞍上马。计全紧靠施公的坐骑，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驮子，离了八里桥，竟往东奔。贤臣在前，众人围随在后。计全马上控背，低声口尊：“大人，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府宜兴县，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因为绿林之中人多，故此在水路单身独立，自作营生。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手使双拐，拐上带着枪钩，无人敢挡，水内能睁睛看人。如有仕官行台、买卖客商一切船只，专使拐枪凿漏船底，劫夺金银。在水内能住三日三夜，饿了活吞生鱼，因此外号叫作鱼鹰子，本名叫何路通。就是旱路上，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大人今往淮关，常住水路之中，难保无事。若依小的愚见，不如收他一同前去。”施公闻听，满心欢喜，说道：“就依你的主意，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计全点头答应，带笑连忙勒马，让过施公去，扭项望着何路通带笑开言道：“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为人须习正道，世上百艺俱能养人。想你我幼年之间，不务正业，打劫为生，空混了半生，年纪都不小了，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才能保得住收绿林结果。你瞧那一个挣下房地产土咧？一辈子不落人手，这就算头等的光棍。谁能像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成此名就，洗手不干咧！又养了个好儿子，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四霸天中数第一，江湖尽晓。难为他去邪改正，挣了个副将前程，年才二十余岁，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又有施老爷提拔，何愁不高升？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冻不着，饿不着，我就算知足。象贤弟，依我的拙见，何不跟着大人南巡？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大人回京时见驾面圣，只是当今圣主一喜，你的功名有份，强似一生落个贼名。不是愚兄小看老弟，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红旗李八太爷那等分上。把这个事你得看破，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么？但只一件，如今的时事又与我年

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怎么说呢？你我也老了，王法也紧了，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我说这个话是与不是，老弟自己酌量而行。”那人闻听计全之话，回道：“老哥不忘旧日交情，才领小弟正道上行。多承老哥指教，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烦老哥回复大人去罢。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但愿饱食暖衣，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计全答应，前来回禀大人，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回了一遍。贤臣闻听，满心欢喜，一同催马东行。

忽听行路之人说道：“明日就是涇江寺庙热闹非常，各处之人烧香，贤愚不等。你我进香是善士，内中就是趁势作恶的。”贤臣马上闻此话，腹内沉吟说：“久闻此庙热闹，招聚凶徒匪类，再者，又有船只来往，是五方杂地，其中必有凶徒恶棍，倾害庄村黎民。何不去暗访暗访？”忠良想罢开言说：“众位伙计，你我去到涇江寺方近左右，寻找个房子住一夜，明早进香还愿。”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〇回 贤臣要访涇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

话说主仆催马前行，直奔涇江寺走。走不多时，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行人不断，独有一人在路口站着不动。是什么缘故呢？前已表过，贤臣先叫小西前去，在涇江寺附近庄村找房，将房找妥，在三岔路口等候。每逢这涇江寺开庙的时节，各处的人俱来进香还愿。这座圣母庙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有船来往，再无不进香之理。人烟凑集，甚是热闹，房屋店口不好找，可巧离庙不远，有座小乡村，名叫杏花村，属通州管。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姓刘名好善，为人老实忠厚。他家的房屋最多，见涇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腾出些闲房来开店。关小西找到此处，见房屋干净，与他的家童说明，将上房留下。小西将马拴好，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不多时忠良与天霸、计全、何路通俱各来到。贤臣看见小西，开言便道：“你找的房子如何？”小西说：“有了。”说罢回身退步，当先引路，登时来到村中。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但见村中夏木阴阴。来到刘家庄仔细看瞧，青堂瓦舍，门楣焕然可观。门前四棵龙爪槐，用架往上托着，黑漆大门。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欣，说道：“此处最好。”小西拉缰接过鞭来，服侍贤臣下马。众人俱各都下马，派店中搬运行囊不表。

且说贤臣进店，来到上房举目留神。但见芦苇扎棚，正面高

悬一匾，上写“致中和”三字；匾下挂着一轴画，原是韩文公走雪图。左右相配一副对联，一边是：‘一窗佳景王维画’；下边是：“四座青山杜甫诗。”字画下放着条案，炉瓶三式放在中间。案边放着四张圈椅，堂中是铺炉子火炕，炕上铺着白毡。客房两间，暗着一间。里间屋一张红桌放着瞻瓶、帽架，旁边也有两把椅子，蓝布椅垫。靠着南窗一铺大炕，炕上也有一条大毡。老爷看罢，椅子上坐定。天霸高声道：“来个人！”但见有年幼的人走进房中，他本是刘家的安童，生来伶俐，连忙带笑说：“若要茶登时就开，洗脸水也温上了。”天霸说：“你把我们的马，叫人拉出去遛遛。天也不早了，即刻收拾饭来，不论什么，只要爽利现成，休得迟误，快去！”店小二答应，连忙走去。不多时先将茶、洗脸水送来。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不多时天色已晚，秉上灯烛。店小二进房说：“众位太爷是一席吃，还是各自用？”贤臣说：“我们是一席用。”店小二、计全将桌子抬放在当中。中间是一张椅子，两边是二条板凳。店小二说：“爷们用酒不用？”贤臣说：“先烫半斤来。”店小二答应前去。

贤臣居中，四人陪坐，分为左右。店小二将盅、筷、小菜端来放在桌上，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这才端酒端菜。天霸把壶斟酒，先给贤臣一盅，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口尊：“兄长，担待我小弟愚蒙，当面不识，多有得罪。”何路通连忙说：“不敢不敢，这算贤弟多心，兄见也跟随大人，更算一家人了。”贤臣点头。天霸又斟几盅与计全、小西，然后自己斟上一盅。大家把杯饮酒。店小二端上菜来，放在桌上，恰好俱都爽口。鱼鹰子擎斟酒，奉敬贤臣，口尊：“大人，八里桥饭铺之中，多惊钦差爷驾，望乞宽容。”忠良接杯，带笑开言：“四位壮士听我告诉，这

一去淮关上任催漕，大家须当努力齐心，帮助施某办事情。差满回京，本院面圣乞奏当今，有功之人一定加封。但能身沾恩宠，封妻荫子，强似身在绿林。”四人一齐点头，说道：“老爷天恩，如同再造。”说罢复又斟酒。大家齐饮，教店小二添汤添饭。大家饮毕吃饭。用完饭，店小二撤去家伙，擦抹桌案献茶。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此事蹊跷，心中纳闷。明日就是娘娘庙门开，为什么别的进香人不住此处？难道有人走漏风声，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故此不来此处住店？”天霸说：“此处大略无人知晓。离此不远有大店，差不多的都住在那里。”好汉言犹未尽，只听店外连声喊叫，口中直骂：“店小二狗娘养的！太爷们来到，你不伺候，看起来很欠摘爪，吃了你的心！”天霸闻听，心中纳闷：必是来了一伙绿林。不知是何处绿林，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一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

话说施公与黄天霸、关小西、计全、何路通讲话，忽听厅外面有人大骂说：“店小二你这狗娘养的！明知太爷们来到，不能早去接驾。”说着要动手来打。店小二急忙跪下说：“太爷息怒，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那人说：“快去快去，你叫那香客即时让过上房，否则杀将过去，性命不保。”小二连声答应，抱头鼠窜了去了。不进上房，竟自咕咚跑进内宅客堂，见了主人哽咽不止，放声大哭，正不知所为何事。且说店家主人姓刘名望山，祖居此地，幼读诗书，稍知礼义。取妻李氏亦能持家。当时见了小二仓皇而来，恸哭不止，大家吃惊，连声问道：“是谁难为与你？所因何事，如此悲恸？细细说来，我有主意。”小二见问，拭泪开言说道：“今有五位香客，俱有马匹，让在上房居住，岂不是一件好买卖？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今天晚方才进店。被他一顿吆喝，骂个不了，硬要上房。我以好言答应说：“上房早有香客住下。他立时抓住，拳打脚踏，闹个不了，依旧不饶，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小人不才，请主人去作主。”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倒觉作难，且按刘望山之为人，纵有大难之事，自彼处之不难。其为人也惯于应酬，巧于机变，奔走趋承，随高就低，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此时同小二出了内宅不提。

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虽然不知原委，却是件件听真，心中

纳闷。天霸虽亦自沉吟不语，何路通、计全满心不悦，关小西忍耐不住，叫声：“众弟兄们都听见么？天下那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那有这等霸道行凶之人？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定拿了他送到地方官处，锁押正法，亦不为太过。”言犹未尽，大人坐上带笑开言说：“众位英雄不必如此，事情看冷暖，莫逞一朝之忿，方是远大之谋。”

正议论间，忽见二人走进房门，见了众人一打躬行礼。众人亦带笑谦让。你道为何？一则康熙年间尚无顶戴之赐，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俱是香客打扮。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故此店主人一同平常香客称呼。当时行礼已毕，口尊：“列位爷台，小人有一事相商，不知肯容纳否？”施大人故做不知，说是：“有话请讲。”这刘望山本村人，都称他刘祷告，果然名不虚传，专能弄乖使巧，心苦嘴甜，当时见问，说道：“十方香客爷们，我有一事，甚难出口。值此万不得已，只得前来奉禀，准与不准，但求容申一言。外面来了几个豪气客官，甚是凶恶，不讲礼义。去年香火之间，就住在这店里，俱各骑跨大马，身佩弓箭，好似凶神一般，还是硬要上房。望求爷们开恩，让他一让，小民举家不敢忘恩。”说犹未了，那关小西早止不住，喊叫一声，说是：“不好了！不好了！可气死我了！你快快出去，叫他前来抢夺上房，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定要见个胜败输赢。理有短长，事有先后，天下哪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这岂不是惹事，出人意外？”店主闻听这般言词，只是发愣，不敢作声，痴呆呆站立一旁。不言店主迟疑不决，再说何路通见了光景，开言说道：“店家，象你这等没主意的，如何办得了事？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姓甚名谁？或者是久闯江湖，闻名振耳，我们就让他上房。他若是无名小姓，

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你叫他赶紧爬开，莫令老爷动怒，那时节玉石俱焚。快快出去问。”

且说刘店主，人称祷告，到此时无所祈祷，无门控告，嘴甜也不济事，心苦也无所施。事到其间，只得强忍，纯用反间之计，或者脑袋可保，也未可定。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双膝跪倒，口尊：“太爷容禀一声。”那些人正等得着急，见了店主，喊骂不绝，说：“狗娘养的！你有话快快说来。”刘望山口尊：“太爷不要动气。不是小民怠慢，只因那上房住的香客，更加来得凶猛，出言不逊。他叫我问问爷们姓名，如果是天下驰名的，便可相让。若是声名不重，小民就不敢说了。”只是磕头不语。那人越发着急，举起刀背打到肩背之上，好不疼痛，“嘻呀”一声，只见刀举起，只得跪爬半步说：“小民说就是了。”那人喝道：“快快说来！”店主说：“那人言道：‘若是无名小姓的，休想要住上房，你叫早早溜了为上，若稍迟慢他便打进房来，碎尸万段，马匹还要留下。’这是上房之人说的，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那人听罢，说是：“你且起去，与你无干。你去说：‘太爷们本是江湖客，提起名来，天下皆闻。你叫他一步一拜磕上房门，便就无事。不然杀进上房，一刀一个，尽夺他们行囊财物，那时后悔也就迟了。’”

店主听罢，急转上房，一句加两句的诉说了一遍。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说：“此等必是绿林中人。众伙计们不必与他较量，即让了他上房，又便何妨，何须生此闲气。不知你们意下如何？”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说：“我有一计可擒拿此辈，更无他虑。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果是江湖有名之人，其中必有认得的，那时便好晋接礼让，不失义气。倘若一位不识，必是无名小辈，土豪下流，那时再拿治罪，也不为迟。”施公闻

言产：“此乃两全之计，就烦神眼一往如何？”计全带笑起身，随着店主往外行走不提。

且说店主刘祷告，此时心中一发疑惑，无所区处，想：“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也必不是好人，是我有眼无珠，不识好歹，亏得他们量宽，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正在胡思乱想，一抬头时早听得那伙人大骂说：“这忘八羔子！一去又是不来。”正骂时，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店主旁边一闪。后面计全抬头举目，看不真切，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忽然想起说道：“那不是公然李五爷么？”李昆闻言忙答道：“你是何人，知吾草字？店家再点些灯来。”及时又点一灯。计全已到公然身旁，两下一看，李昆连忙问道：“老仁兄因何至此，这一向可好？今于此地相逢，真乃万幸。不知有何贵干，到了此地？”神眼见问，口呼：“贤弟，说咱们哥们自从任邱县内见面，多亏贤弟助咱，拿住了一枝桃。成功之后，扶保大人进京。圣上一见大喜，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黄天霸升为副将，小西随漕赴任，却是参将。今日假满出京，先派人天津理事。施大人扮作商人，暗暗访查事情，今晚寓此店内。却不想与贤弟相逢，真乃万幸。不知贤弟因何到此？”李公然带笑开言说：“愚弟此来，为别人事情。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必要争帮打仗。愚弟邀人约情，意在助一阵，因此方来。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烦仁兄回禀，在下愿求一见，不知如何？”神眼闻听，连道：“好好，略候半刻，我回去一提，天霸必然出来迎接，就好相见。”公然连称：“不敢，但求容我拜见，三生有幸。”

神眼回身转入上房，未及开言，天霸忙问道：“看看却是如何？”计全说：“你大量着是谁人？先猜上一猜。”天霸摇头不知。

计全说：“莫要性急，我给你一闷字，看你聪明如何？说起那屋里，闹的却是个神。”天霸猛然省悟说：“莫不是神弹子李爷。”计全笑道：“正是此人。”天霸说：“既是公然，何不同来一见？”计全说：“他有此意，要求拜见大人，与贤弟们一会，因是许久不见，未敢造次，故遣某前来回禀。”施公闻言说道：“李公然真异人也！自任邱县拿谢虎的时节，合朱光祖助我成功，飘然而去，真是一尘不染。今于此地邂逅相遇，亦为有幸。黄副将理当出去迎接，前来一会。”话未毕，只见天霸转身出来，说：“李公然李五爷在那里？”李昆闻言说：“那不是黄老弟兄么？”你看两相趋承，一团话笑，真是同声相应，叙离别渴想这情。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都与天霸叙利已毕。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参见大人，说：“是言语不投机冒犯尊颜，伏望包涵为幸。”施公连忙说：“壮士请起，休得太谦。前者拿捉谢虎，多亏壮士助我成功，未尝面谢，时刻不忘大德。今于此地相逢，真乃三生有幸。”李昆复又控背躬身，口尊：“大人，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共十九个，皆是久仰大人贤德，无由拜谒，不知肯容纳否？”施公开言说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既与壮士相交，必然也是豪杰，请来一见，便有何妨？”李公然闻言告退出门，招呼朋友一同进了上房，见了施公一齐跪倒，高叫：“大人在上，我等都不是好人，俱在绿林为响马。今晚得见钦差大人大驾，真乃万幸。”大人说：“不必行礼，请坐。”众寇闻听，一齐起身，各按次序归座。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各通姓名，序了年庚，互相问好。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不等吩咐，忙叫小二搭抹桌椅，设摆杯箸，立刻叫人设摆酒席，明灯高烛，不亚如肉山酒海，设摆数桌。众人敬施公首座，然后挨次坐下。众人斟酒让菜，满屋的大说大笑，各吐

衷情，尽倾肺腑。正在喧哗之间，猛听外面连连敲门。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

话说李五闻听外边敲门，站起口尊：“大人与众位俱各莫动。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待我出去看看。”随叫店小二提灯引路，走至大门。小二将门开放。李五观看，说：“那不是七侯贤弟么？”白马李七看见公然，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小二将门关好。公然口呼贤弟说：“这个店中住着钦差施大人合飞镖黄天霸。劣兄方才会过大人，真是谦恭礼貌封疆。贤弟须要拜见，不得轻慢。”李七开言说：“有理。你我虽在绿林中，最喜忠臣孝子。况有黄老兄弟，犹属令人可敬。”言罢转身往里就走，口呼：“黄老兄弟在那里？一向别离，未得相逢。李七今日亲来拜望。”天霸闻言，翻身向外迎接，手拉李七，说是：“久违仁兄尊颜，一向可好？今日天遣相逢，何等万幸！你叫众伙计前来一同参见大人，然后叙礼。”李七一声招呼，一字儿排开跪倒在地，口尊：“大人在上，李七等叩头。”大人连忙站起，说是：“不敢不敢，本际有何德能敢劳壮士行此大礼？快着请起。黄副将请众位叙坐饮酒。”李七等起身，再与天霸、计全、小西等一一叙礼，各通姓名。依次让了坐位，重整杯盘，再添酒菜，欢呼畅饮。

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擎杯带笑，口呼：“壮士，施某有一言请教，众位之来意何如？”李昆闻言欠身应道：“老爷不得尽知，请听一言：因为粮船来到天津，各要争帮先交，皆不落后，

故此各帮皆有约请的人，预备打仗。我被苏州帮约来。杭州请的白马李七，大约各帮都约下人了，只等五月十三日，在三岔口会战。句句实话，一字不敢蒙哄。”大人闻听，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主何意思？天霸说：“列位请讲明白，即有不妥，大人也不怪。”七侯说：“杭州帮上约会我，苏州请了李公然，如若不来，便是失信于人。来时各站一帮，恐伤兄弟义气。因此约下杏花村相会中，再审区处之计。”施公闻言，连忙说道：“真义士也！从古豪杰不过如此。”李昆说道：“大人过誉。”施公说道：“某有一言，说来大家商量。到了日期，各执兵刃上船，只是虚张声势。我发文书，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威镇河蛮不须动手。那时出示晓谕挨帮。那个不服，拿他治罪。平安之后，酌为定例，政平人和，永无争帮之患。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众人听了，各各称能道善。李七复开言说：“还有一事未禀大人得知。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名叫花嘴。生得五短身材，使两根李公拐，闻说他是异人传授，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身在绿林，手使一根亚靶枪，身高胖大，外人多称他蒋门神。此两个人另宜防备。”大人未及开言，天霸一旁不悦，口称：“仁兄，休道他人武艺，灭却自己的威风。据我看来，不过狐鼠小辈。你们制住船蛮子，莫使混乱了战场，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若有疏虞，从重治罪。”施公听罢，暗暗忖度道：“大事成矣！”口称：“众位助我平定此事，上报国恩，下救多少人命，俱有功德。须尽心力而为之。今日天气将晓，且请自便。”

单表五月十三日，在三岔口会面。店小二将家伙收拾，不必算账，赏了一大锭银子。众寇各备能行，奔了大路。天霸吩咐店家：勿得漏泄，恐有大祸，请大人上马，然后众人各跨能行。簇

拥着大人前行。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不觉日色西沉。天霸说：“你们保护大人缓行。”霎时来到公馆门前，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门内挂着灯笼，看不真切，门上的不知是谁，见这个光景，只得站起身来，一齐迎下台阶。天霸说：“你等俱是什么人？”那些人见问说道：“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派了来伺候大人的。”天霸说：“既如此，这是大人驾到，你等还不跪接，等到何时？”众人闻听一齐纳闷，心内想着：“前日大人就来了，说是身有贵恙，并不办事，又不会客。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令人测摩不出，只得跪下。只说：“天津的兵丁差役跪接大人。”磕头将站起来，就有人报将进去，顷刻间但见王殿臣、郭起凤、施安、施孝，一齐接出门来，好不威严。内外人等眼见总遭大人突如其来，即从天降，各各传宣，说是：“前日来的是假，这才是施大人驾到。”又说施公专好私访，前日不来，心是私访的事。人人害怕，各各担惊，只得坐轿乘马，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一齐禀见。

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前来拜望。这个老爷虽是钦差长芦盐院，兼管钞关事务，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在三山行走，后来升任天津的盐院，听说施公来到，即来探望。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将名帖呈上。老爷看过吩咐：“余者官员外面待茶，请盐院德老爷、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门上人将话传出，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贤臣往外迎接，二门以里见面，先与盐院拉手，带笑开言说：“早闻贤弟到此，兼管钞关税务，劣兄想来探望，因为奉旨赈济山东，未得其便。如今皇上点我总遭，昨晚方才到此。我正想要去拜贤弟，反劳贵步来看愚兄。”盐院连说不敢。施公说：“请坐。”说着，那边镇台归了客位，总兵次之，须臾茶毕。施公说：“我有一事不明，与贤弟

请教。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是怎么样的过去？”德老爷说：“若问粮船到关，如单帮的，立刻开关叫他过去。若是三帮五帮，撞在关上，却又难了。若一开关，他就你抢我夺，榔头杠子，刀枪并举。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谁敢把他留下不成，只得任他们征有胜的在先，然后再开关。”施公听罢，眼望李公说道：“你管辖此处兵将，就该镇压地方，粮船争帮，为何不管？”李总兵见问躬身控背，口尊：“大人，卑职管辖马步兵丁，没有皇上文书，谁敢私动官兵？这粮船争帮一则，前后未有定例。都想先交，早行回程，谁肯落后？其中有这些难处。故历年淹留，未有定例。今年总漕贵驾到此，必有嘉谋，乞酌量万全之策、不易之规。”施公听罢，哼了几声答道：“本院自出京以来，沿途私访，已访知有苏州、杭州两帮，为最刁恶。杭州有个侯花嘴苏州有个蒋顺，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咱这治服一帮强蛮，余船亦必畏法，再示以明条，令其遵守，有何不可？”总兵闻言，控背躬身，口尊：“大人说的是，下官不才，听凭大人驱使，无不从命。”施公带笑开言说：“虽是闲谈，按理亦如此。”复问道：“每年粮船上坝，亦应有限期？”德爷说：“历年大约中秋以前，全粮上坝交纳以完。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如若不净，应该参革有罪。今年天意水浅，重船难行，故来得迟慢。”施公眼望总兵说：“中秋节后，我要进京。”总兵点头道：“是。”

说话之间，门上人前来跪倒说：“禀明老爷，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施公摆手。再说施公回至庭堂归坐，叫内侍传出话去。余者官员各自回衙理事。众官闻言，各自散去。只见人来回话，说：“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施公就知是白马、公然来到。不由满心欢喜。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关太来到门前，瞧见李

昆同七侯来了，笑嘻嘻急赶了数步。携手进了大门，直到上房。二人见施公倒身下拜。施公连忙起身拉起二人，带笑开言说：“二位将士，何必行此大礼？快看坐”二人告罪坐下。李公然茶罢，控背开言说：“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今至临期，仍请大人示下，我们方能放心。”施公说：“苏州帮请的神弹子，杭州是白马七侯。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二人道：“见过了，是约定五月十三日，要争胜败。”施公说：“二位的聘礼，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交代之时节，便收下寄放在别处。到了临期，二位各站一船，待本院亲去验船，派下两个虚与二位交战；再派两个在两位身后拿人。拿住蒋顺、侯练，那些从犯自然懈怠，不思逞强。单等两帮平定，那时本院再定漕规，谁先谁后，永不许争。”即吩咐说：“快来摆酒席伺候。”应役人答应下去，须臾之间，杯盘满桌，酒饭齐备。施公说道：“今日算是个家宴，黄副将、关参将，郭、王两员守备，计全，何路通二位壮士，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大家痛饮一番，勿得推辞。”众人闻听一齐告坐。施公居中，众人挨次坐下，欢呼畅饮。施公陪着笑，毫无骄奢，恰如同气一般。是可见：

大将用谋不在勇，贤臣折节不轻人。

且说这一群勇往之人，各各虎饮狼餐，心中叹服，一齐哈哈大笑，直吃到天交二鼓。李昆合七侯二人告辞，说罢辞出，往外就走。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二人自去不表。再说天霸等人，仍回上房用茶。施老爷开言说：“这神弹子所言，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才好。不然，我就要多调官兵，以防不测。”不知计全商议何计，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

且说计神眼口尊：“大人，不必调用官兵。我有一计，管许擒贼。当今何路通、黄天霸上苏州船擒拿侯练，何贤弟可防其水遁。若在船上，黄贤弟自不让他。关小西同着郭起凤，战那杭州船的蒋顺，又约可以擒拿。不知大人以为何如？”施公点头说道：“甚好，甚好。”诸位俱各无言，天交三鼓，各去安息不表。

次日清晨，施公起身。光阴似箭，不觉到了五月十三日的日期。那李七侯神弹子，早把两船上聘礼诌到手中，净预备着动手。这一日早，施公袍褂鲜明，靴帽齐整。众壮士早已装束齐备，伺候两旁。施公说道：“天霸虚战李七侯，何路通擒拿侯花嘴。小西虚敌神弹子，郭起凤要争蒋门神。各要小心奋勇，不得误事。拿住两个头目，镇住余党，别帮自然不敢放肆。”施公迈步出门，刚往外走，忽见一人翻身跪倒，说：“后稟老爷，外面来了苏杭两帮运粮官叩见，有手本投献。”施公用手一指，内司接上手本来，随吩咐门上人起来，传出去叫他进见。复至大庭正位归坐，天霸等站立两旁。长随呈上手本，施公看来，却是五个。掀开看时，头一个上写：苏州大帮，重运千总贡士隆、空运千总怀英，叩大人天喜。第二个苏州小帮，重运千总李胜、空运千总叶法，叩大人天喜。第三个是苏州太仓帮，重运沈波安仁、空运陆祥；第四个是杭州头帮，重运张捷、空运李世雄。第五个是杭州临安

帮，重运孙安、空运孙如虎。俱有叩喜之字，共千总十名。施老爷看毕一抬头，就有人掀起竹帘。十名运粮官走进庭堂，都是纱马褂衬着纱袍，头戴纬帽红缨。见了施公一齐跪倒，自己口诵花名。施公说：“平身。”重运空运分立两旁。施公说：“船到关上这几日，为何今日才来？莫非不重钦差。”这重运五人见事不好，一齐复跪尘埃，口尊：“大人容禀，皆因是淮上见过了总漕，方敢催船前来。听见转牌请出，又点钦差，屡次寻问，听说大人私访未回，因此耽延日期。昨日晚间，方得实信，望大人宽恕。”施公说：“你等既知新点钦差，粮务驻扎天津，船到住时，就该来公馆投下手本才是。粗心玩法，暂记捆打。”五人叩头，谢大人天恩。施公说：“你们船不是随到就过关么？为何故意停留，耽误漕限。”五人一齐叩头说：“大人容禀，船到抄关，不能即过，皆因历年没有定例，俱各争之，皆不落后。都想早完早回。谁想就有人包揽，管许争先。因此船到浮桥，每致打仗相争。船到之时，就把揽头聚齐商量。内有侯练、蒋顺为刁恶首，最难治服。他们早已约定，今年争帮打仗，请大人示下定夺。”施公带怒手指说：“你们竟是一派胡说！此离北京不远，犂轂^①之下，就敢如此逞凶？你们这运粮千总应管的何事？”只见一齐连连叩头。贤臣又说：“你们先回去，就说本院随后就去查验，明日方许过关去咧。”千总们磕头，鼠窜而去。

施公随即起身走着，行不多时，到了浮桥。轿夫撑住轿杆。天霸等分立两旁，众兵丁衙役按字排开。施公闪目留神，但见一带长江粮船密摆，桅杆若麻林一般。单有两只大船在前，直抵浮

① 犂轂（gǔ，音骨）——天子的车舆。用以代指天子。

桥。施公正然细看，忽听一片声喊，不知那里来的。原来盐院德老爷早有谕帖传到，如施大人来验船，叫关上人役一同伺候，故尔一见施公轿住，众人声扬：“天津关的德老爷家人役给大人叩头。”施公带笑说：“又劳你们，回关上去罢，各治其事。”众人答应，复又叩头，方才起去退后不表。

再说重、空运十名千总，各有私心，早已上了船，各人嘱咐各帮：须要听大人吩咐，要是怪下来，无人敢担。船户亦自面面相觑，揽头微有忿色，亦不出言。你道此弊如何至此？属下人皆是作官当差的，皆知王法，一则揽头最是祸苗，无他不行，有他便是挑搏逞能，从中取了利；二则运粮官亦各愿本帮先交先回，兼有私弊，故意纵容。一概是自逞私心，而罔其利耳。今日见了施公，素知其刚直，又好私访，又有圣旨敕令，如皇上亲自到此一般，因此皆是毛发悚然，静等大人吩咐。大人轿到站住，每一船来人两个，一齐轿前跪倒，自己口中报名，什船、什号、什旗下，“叩见大人天喜”一片声音振耳，施安招呼：“平身。”众旗丁叩头起身，退入船中，施公吩咐：“唤张捷、贡士隆前来。”

头里传嚷一片声喊。只见重运千总两员急趋桥前，俯伏跪倒，连连叩头。施公说：“这两只船因何并行？”千总口尊：“钦差大人，这两船并行，实有个原故。他来已有数日，皆因两不相让。请讨示下，令他让路。”施公说：“谁先到的谁先走，那个不遵，拿他问罪。”贡士隆忙道：“是苏州船先到。”张捷跪爬半步，口尊：“大人，千总杭州的帮，先到关口，住下一盏茶时，他们的船才到。”施公闻言，断喝说：“陡！满口胡说。在本院面前还敢如此抵赖，若无官之处！不用说了，你们分明是私事一般，那有王法？”便叫：“来人！”衙役跪倒二三十名听令。吩咐：“先将

这两名千总各要捆打二十。”青衣上前按倒。贡士隆声声求饶，大人只做不闻。军士举起军棍，一五一十，只打得血溅浮桥。打完放起一旁下跪。又把张捷照样行事，一并打完放起，轿前跪倒谢恩。

施公又吩咐黄副将招呼苏、杭两帮，谁先到的先走，后到的莫争，如敢故违，罪加一等。黄天霸高声嚷去。声犹未了，只见船上蹿出两个人，手执钢刀，一人嚷：“是苏州帮先来。”一人嚷：“是杭州帮先到。”一个就说：“你们烦了总遭来，也不管事，还是照旧例，谁杀得过谁先走。”一个就说：“你们弄了钦差来压派我们。咱们有例不增，无例无减，还是杀败了的在后。”两个人越说越近，赶到面前，各举钢刀，呐喊如雷。施公在轿内看的明白。双刀并举，门路不一，都是绑身汗褂，薄底快靴，身材雄壮。施公看罢时，认得是神弹子、白马二人，好生得畅快，知其假意争战。施公看的目呆，忽听李昆说道：“太爷受的苏州聘，到此争帮来显名。未曾与我动手，也该访访神弹子的名头，江湖之中那个不晓？若知好歹，让我先过去罢了，倘若不肯，管叫你尸丧此江。”李七侯微笑说：“李昆，你也会晓得我白马李七的名么？天下谁人不知？那个不晓？倘你稍知时务，我劝你早早回去，让我帮先行，是你万分之幸。迟则死于钢刀之下，后悔也就晚了。”公然满面含嗔，二人复又动手，你来我往，翻上翻下，远接近迎，钢刀闪闪，真是杀得好看，不知如何拿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

且说张捷、贡士隆满心怨恨，站起来观看船头打仗，心中正愿船上人不服，心中暗想：看他麻脸如何办事？猛听得施公轿内高声喊道：“来人！”只听面前有人应声而至。施公说：“你俩把船上的人拿来。”那人答应，大踏步来到河边，喊道：“那船头两人休得动手！我奉钦差大人命令，要把你们拿回，问把持之罪。”李公然、李七侯闻听此言，一齐住手。各人站在各人船头之上，手内擎刀望下一看，原来是黄天霸、关小西。神弹子说：“什么钦差，也管得我的事？要来拿就比比武艺，若是胜我，我就永不想这宗邪财。”小西、天霸二人闻听此话，不由大怒，高声喊道：“好无王法的野人，如此大胆！”说着赶紧几步，纵身上船。两岸观瞧的一齐喝彩。这关小西直扑神弹子。黄天霸手执钢刀，望七侯说话：“象你这无法无天，真是大胆！皇粮是当今用的。把持漕粮，罪过不轻。总漕大人现在此地，还敢无礼？将你拿住，必是割头。”李七闻言说：“黄天霸别小觑我等，看刀来！”劈面就是一刀，天霸随手撑开。只见刀架刀迎，咯当当响不住声。关小西合白马李，也在那边动手厮杀。真是将遇良才，直战了有一个时辰，胜负未分。

猛见杭州船舱中蹿出一人，手使李公拐，帮助李七。这苏州船舱也走出一人，手使亚靶枪，来助神弹子。两岸上人山人海，

一齐乱嚷，说是：“不好了！不好了！船上又添了人。这跟随大人的，恐怕不能取胜。”议论纷纷不一。且说施公看的明白，吩咐：“再去两个人把船上匪徒拿来！”郭起凤、何路通一声答应，飞身上船，一涌跳上船去。郭起凤在苏州船上，截住了蒋门神，铁尺挡住亚靶枪。何路通上了杭州船，与侯花嘴交战，钩枪拐挡住了李公拐。共是两对假战，四个真战，八人分在两船头上。先表那苏州船上李公然假战关小西，郭起凤真斗蒋门神。一则在众人面前，又是人烟稠密，众目所观，由不的不抖精神；一则今年包揽粮船，争些银两，以为活计，一有疏虞，下年便无人雇了，失去养命这源，只得拼命相争。那旁何路通合侯花嘴二人，也只如此，各人奋勇，蹿蹦跳跃，谁肯让谁。各船上都有一对真、一对假。其余各船、两岸观者，目瞪口呆、不分真假。唯杭州船蛮子，专盼白马李得胜，苏州也望神弹子得胜。这闲散观者越聚越多，真杀假战的越斗越勇。

正在酣战之际，李公然丢个眼色，虚砍一刀，“哎呀！不好！”往船后里就跳。蒋顺一见，又气又恼：“他仗着神弹子助胆，还如此怯，使了多少聘礼，竟听他说些大话。你会打弹子，百发百中，何不施展？”李昆在船中，也叫喊：“蒋门神听真！与我交战的姓关名太，久保施公，天下驰名。我不能取胜。你若不服，合他比试，你若胜了他，情愿退回你的聘礼。”说罢又不言语。弄得这蒋门神神魂不安，进退不得，心中想道：“李五本事，虽未见过，这江湖人都交他。想这关小西必是武艺精通，为何众目所观，又挣我们银子，竟自败退？想来是实不能胜他，方才退败，剩我一人，双拳难敌四手。”想了多时，说道：“你们两个人，我是一人，必须单比，方为好汉。姓关的战败李五，咱俩单比武，

不许别人帮助。”小西闻言，哈哈笑道：“象你这胆大奴才，真是可气，竟敢合老爷论输赢？伙计退后，待我擒这奴才。”郭起凤收了铁尺。蒋门神方才放胆，以为得意。遂说：“姓关的，快来动手。”将枪杆拧了又拧，想道：“此人战败李五，必不平常。下年的买卖成败，只在此人身上。”抖擞精神，尽力扑来，分心便刺。小西看准，一抡折铁倭刀，只听咯咣一声，枪头落地，枪杆削去半截。门神大大的吃惊。且说施公看得明白，想着拿着两名揽头，也只在今日，早些平定粮帮，好奔淮安赴任。正自思想，猛听咕咚一声，船上倒了一人，乃是郭起凤等得不耐烦了，上前照腿上一铁尺，蒋门神栽倒。关小西向前按住，郭起凤随手又是几铁尺把两膀卸了，喊声：“拿绳过来。”青衣紧跑，将绳递过，把蒋门神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提将起来，往船下一撂，摔了个昏迷不省。施公连忙吩咐：把这奴才送到公馆，等着把那个也拿住，好一并正法。手下衙役抬起来，送到公馆看守不提。

再说李七侯见了公然退败，自己早闪到一边去了。又见小西拿住蒋顺，连声喊：“拿去了！拿去了！”意在威吓侯练。花嘴闻听，一发动怒，把李公拐抡起，真与何路通打个手平。连那旁小西、起凤一同观看，天霸也不动手。看来花嘴真不在鱼鹰子之下。战够多时，不分胜败。看看天已晌午，黄、关、郭三位英雄袖手旁观，都要较量侯练的武艺，暗中赞叹：“可惜此人不入正途！”再等个时候，看他谁胜谁败，那时再动手不迟。那知施公轿内内心忙着，见何路通独战侯花嘴，鏖战多时，不由心头火起，说道：“一齐动手，将这奴才拿住，勿得怠慢！”黄、关、郭听得吩咐，一齐着忙，各举刀兵，前来擒捉侯练，这花嘴一见势头不好，便是奋勇招架，往来冲突数合，一翻身跳入水中。天霸、小西、

起凤各自束手无策，鱼鹰子大笑一声，一扭头也钻入水中，追下去了。

单说何路通能在水底睁眼，可住三日三夜，专会水底拿人，故人都叫他鱼鹰子。本在八里桥饭店相遇，与关小西斗回闲气，计全认得，相劝归附大人，并无寸功。今日见了花嘴入水，喜不自胜，所谓南人坐船，北人骑马，正是立功之所，甚觉得意，故一扭头沉下去了不提。

且说那众船户合两岸人等，闲杂看的真切，各各惊讶喝彩，深服施公用人之周。正不知水底如何打仗，人人纳闷。猛听得一人跑来喊叫：“黄副将，大人请你回话。”黄天霸闻听，大踏步赶至浮桥，轿前躬身侍立。施公说：“你吩咐船家，莫留闲人，只是够用就得，先来在前，后来在后，勿得乱走。”天霸答应，翻身复上船头高声道：“各船旗丁揽头听真！方才大人吩咐：那船先到先过关，后来在后，永不许相争。皇粮乃是国家要务，王法所关，勿得轻视。少时拿侯练与蒋门神一并开刀正法。再有不服的，早些出来放刁，别等没人时候撒赖。”并不闻一人答应，偶见两船上各来一人，直奔黄天霸说：“我辈求见大人。”那两个人来到轿前跪倒。施公一见开言问道：“你两个是什么人？姓甚名谁？为何来见本院？”二人叩头，口尊：“钦差大人容禀。我们姓李，本是好人，因一时不明，又被他买嘱，帮助他们争帮，却不知此等利害。方才知道后悔，故此前来请罪，身该万死。”施公闻言冷笑三声说：“这粮船乃是国家养兵所需要务，满、蒙、汉八旗兵丁尽赖此粮。把持漕粮，即是违逆圣旨。你等务宜知罪，以后切不可再犯。来人，把这两名投降带回公馆，俟后再审。”手

下跟随领着李公然、李七侯到公馆不提。

再说侯花嘴逃在水内，指望逃灾避祸。那知道就遇见鱼鹰子正自水底行走，偶然背上一拳打的。他不知是人是鬼，是鱼是龙，心中胡思乱想，口内还得换水。不知不觉臂后又来一下，比前觉重，更是吃惊。急中生智，用尽平生力量，抡动铁拐，乱打一阵，一下也没着什么，使的四肢无力。何路通想道：水里不能睁眼，捉他何不赶紧，拿去交差完事。想罢用右手钩枪拐，伸过去看准他脚跟上的筋，尽力一摔，拉起便走。何路通用踏水的法儿水波上行，如同平地，拉着侯花嘴在水面上半沉半浮。至于小西、起凤，无不暗暗称奇。

唯有苏杭两帮揽头、艄公、舵公等人，顾不得道好，只是咬指伸舌，探头缩颈的。各顾自己幸逃罗网。当时若与他相争，各各俱得遭擒，只这时不住说：“你看你看。”快到桥边，只见何路通纵身上了浮桥，把一个侯花嘴倒栽葱的，双手拽上桥去。两岸上人又道：“好！”喊声振地。只见两个人是水淋淋的。何路通怀抱钩枪拐单膝跪在桥前，口尊：“大人，小的奉命将贼拿到。”施公说：“把侯花嘴捆结实，带到公馆。”一摆手，何路通站起身来。施公又吩咐：“起轿，且回分馆。”只见拿执事，乱走一阵，各自排开。早有人牵过马来，黄副将乘马前行。又听得轿内传出：“那十名千总，随到公馆听候。”一言传出，千总们闻声丧胆，那敢怠慢，连忙下船跟随轿后，俯首随行。吩咐一声：“打道。”八人抬起，一阵风相似来到公馆，下了大轿，走到厅中升了公座，天霸等人两旁伺候。下役排班，喊过了堂。十名千总跪在上面，蒋顺、侯练跪在下面。施公带怒叫：“蒋顺、侯练，你俩个可知罪吗？”两人跪爬半步说：“知罪，是小人的错，不该收他们这几

两银子。情愿领罪！”施公嗟叹不已。又叫人把蒋、侯枷号起来。不知究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

且说忠良爷拿住蒋顺、侯练，枷号浮桥，单等粮船定规之后，仍然要从重治罪。施公传令：“在前的先过关，各按次序而行，在后的勿得逾越，违令者斩。”一言宣出，众人畏服，按着次序，各不争强。公馆又传出话去，说明日起行，一言传出，霎时之间文武众官皆知，齐来至公馆，俱要伺候饯行。施公不能推辞，公馆中大摆筵宴。施公首坐，开言说：“施某有何德能？过蒙众位抬举，实不敢当。”众官齐说：“老大人不必过谦。在卑职地方，多有怠慢，万望恕罪。”言罢大笑，痛饮多会，施公告辞。当时头里一只小船，喝道打锣，前站顶马开路而行，随后是太平大船，施公与众亲随人等。后跟九只小船，装载伙食器具、行囊私用诸物不表。且说沿河一路两岸来往人，以及近河军民无不夸奖，瞻云就日一般。各处文武官员无不畏惧。一路该汛官兵更相护送。行到曹家庄，又过杨庄村。

那一日到了新口，顺风帆起正走得急，隐隐有人连声喊叫：“冤枉！”顷接船近，越听真切，乃是一个妇人。众人就早看见，不敢多言。忽然一声通到舱中，惊了大人的贵耳，猛见施安跑出说：“此何地名？”撑船人说：“前面离独流不远，有喊冤之人。”施公吩咐说：“带鸣冤之人。”水手解开纤绳，举竹篙撑到傍岸，招呼告状人来见。那妇人急忙走到河边上船。水手顺篙摇上，立

时赶上大船。船挨处，看那妇人上了官船，俯伏跪倒。施公上下一看：“乌绫罩发，珠泪滚滚，穿一件蓝布褂，下面趁着青布裙，年幻四旬上下。施公看罢，开言说：“你有什么冤枉，来到此地？”妇人说：“小妇人是静海县人，特来告家主曹步云。”施公带怒说：“赶下船去！以仆告主，我却不准！”那妇人站起，转身说道：“只可闻名，不可会面。人称天上神仙一般，竟不想也是平常！可惜康熙万岁尽用些无能之人。”随说随走，到船边将身一扑，落在水内，吓得众水手齐声说道：“不好！施大人在船舱内听见此言一怔，且想：“翰林院曹步云，为人耿介自持，不肯用钱打点，故未显达，一气告假回家，田园自乐。”施公素知此人，旁人告他，也未可深信，况且是他的奴婢，本无告主之理，故而喝退。那知妇人有天大冤枉，因此那妇人听见施公路过此处，早前数日，暗想：“此时一见施公，如见青天，那知推脱不准。”她想：“如此清官不管，天下更无人管了。我丈夫冤沉海底，何时得报？”必然有死无活，苦无出路，故此跳入水内。

施公猛然惊疑，说道：“快去救她。”何路通一声答应，来到船头，早见有水手将人托出水来，放在船头。控了多时，方才甦醒。人役进舱回明。施公道：“带进舱来！”人役一声答应，二人扶着她进舱里。可怜那妇人浑身水淋淋的，望上跪倒在船板之上。施公吩咐停船。水手连忙将船拢岸下锚，一阵锣响，船已稳住。施公说道：“你莫怨本院不管。世界以上那有奴告主人之理？你果然有天大冤枉，要你从实诉来。”妇人见问，口尊：“大人容禀。小妇人李氏，年四十岁。嫁夫曹必成，年四十二岁。本是主人家中生养的，家主相待恩情非浅，前日差他忽然县中下书。县官一看此书，立刻升堂，不问青红皂白，当堂夹问，严刑处治半

死，送到监中。小妇人前日往监中送饭，见他憔悴如鬼。小妇人夫主言说，他受刑不过，竟画招认承了勾引强盗打劫主人。小妇人听见人说，总遭大人代巡按，惯断无头案。因此舍死忘生，拼命奔来，望求老大人施天地之恩，从公一断，问准是何情由。我们作奴婢的，虽死无怨。”

施公听罢妇人之言，心中暗想：“曹步云为人，与此妇人像貌，皆不是奸邪刁恶之人，此事叫人纳闷。”猛然想着：“其中必有关于名节，不便明言，故陷之以盗贼。此事若不申明情节，有玷我的贤名。”想罢开言说：“鸣冤妇人暂且回家，三日后听传，本院必定将事与你辨明。”那妇人望上叩头，站起身来下船，登了岸扬长而去。施公说道：“开船，今晚往静海奉新驿歇马。”从人答应，赶紧吩咐水手，说：“大人谕下，奉新驿歇马。”官船正来，忽见前面一人，身穿蟒袍补褂，高擎手本，后面有几名从人跟随，拉着坐骑，远远站住。那穿官衣的，紧跑了几步迎着官船，跪倒岸上，拿着手本，说：“静海县知县陈景隆，迎接老大人。”官船上有人进舱回话。大人说：“叫他公馆伺候。”将此话传出，陈知县起身上马，竟奔公馆去。施公催着水手，急忙快走。不多时来到奉新驿前。

吩咐守备四外各处汛地，又吩咐知县进公馆面谕。一言传出：守备归汛，陈知县来到公馆参见大人，行礼毕，一旁侍立。施公带笑开言说：“贵县你是什么出身？”知县见问，控背躬身说：“卑职是一监生。”施公说：“你是捐的功名，到任几年？”知县说：“卑职到任一年。”施公说：“前者有一个曹翰林的故事，你可记得否？”知县说：“有书来到，上写：‘家人曹必成，夤夜勾引强盗入宅打劫主人，故此叫他自去投首。招认口供，立杖毙大堂，

待领尸首。’卑职虽然审明了口供，暂行收监。”施公带怒说道：“你书来审问，必动大刑，屈打成招。你曾问他勾引强盗是谁？共有几名？打劫是什么财物？”若知大人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六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

且说知县陈景隆见施公话问的根切，满面通红，直吓得俯伏称罪，口尊：“大人，卑职该死，未尝问及此处。”施公说：“再请问贵县将那余者盗贼，可曾拿住”知县只是叩求大人宽恕。施公说：“陈景隆，你也须知诬良的罪名，大料你也难辞。暂且回衙，明日大早，将曹必成连你衙役刑具一并带来，勿得有违。”陈知县连说：“是是。”起身而去。施公看天气不早，就在公馆安寝。外面民夫巡更，官兵巡逻，一夜不止。

次日清晨，贤臣起身，净面更衣，点心茶罢。家丁传进说：“陈知县带领三班人役，各样刑具，连曹必成一并带到，现在外面伺候，请大人示下。”施公吩咐：“叫衙役分班排开，刑具列在厅前，等候本院审问此事。”将话传出，知县连忙预备停妥，又吩咐衙役各要小心伺候。施公吩咐王殿臣、郭起凤、计全、何路通、施安、施孝站在后面，黄天霸、关小西线纓纬帽蟒袍补褂，各带腰刀，在公案以前，分班侍立。一声喊堂，施公吩咐说：“先传知县。”下面齐声说：“传知县！”知县闻听，连忙跑到公案前双膝跪倒，叩头已毕，站立一旁。施公又吩咐带曹必成上来回话。青衣答应出去，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知县说：“带犯人。”施公说：“解去项锁。”曹必成跪倒尘埃。

施公望下一看，见此人身穿布衣，慈眉善目，倒是个老实的

长者。施公坐下假意带怒，说是：“好大胆的奴才，你可是曹翰林的家奴曹必成么？”下面答应说：“是小人。”施公喝道：“你既是家奴，与主人有何仇恨，竟敢勾引强盗打劫家主财物？把从前的缘故——说来。若有半句虚言，立追你的狗命。”两旁站堂的一齐喝道说：“大人吩咐，快些讲来！”义仆曹必成跪扒半步，口尊：“大人，容小人细禀。小人自幼生在主人家中，看待如同父子，娶了妻子。前于五月节，有人来请家主同去饮酒。临行之时，家主说：‘今晚怕不能回家。’令小人照看家务。家主去后，小人也人来约会，因此小人在朋友家饮了一夜，次日清晨方回到家。听说主人半夜间就回来了。细看好象家有什么事故，急入房中问了妻子。小人的妻言说：‘家主爱妾夜间吊死。’小的听说，魂不附体，不知因何，正在纳闷，有人来说：‘老爷叫曹必成。’小人连忙去见。家主拿着一封书子，叫我送到县衙，面交县太爷。小的正因二主母吊死，想必紧要出气，不知是谁。小的拼命跑至公堂，那知来到枉死城中。老爷看书，登时变脸，问小的说：‘你是曹必成么？为何勾引强盗打劫主人？与我从实招来。’小的闻听，我竟自不知因何缘故，只得跪下分辨冤枉。说破舌尖，那县太爷竟自不听，只是百般拷问，苦苦的来打，叫小的招承。因此小人受不过，屈打成招，因入监内，有死无生。不想今日青天提审，也是该当拨云见日。老大人判明此案，分清是非，小的死个明白，生死不忘大德。”说罢磕头碰地。

施公暗想：听这一片言词，察言观色，分明是屈。乃因翰林爱妾，又是因何吊死？左思右想，必须如此这般，才得明白。施公说道：“将他带去。”下役答应带到一边。又吩咐知县说：“你拿我的名帖，亲身急去把曹翰林请来。就说本院有话与他商量。”

知县答应走出公馆，上马加鞭，赶进城来。到曹翰林门首，门上人将帖递上。主人看是钦差名帖，又是本县来请翰林，总不知因为何事，必得前去，忙令家人备马，一同本县出城，来到公馆门首，甩镫下马。来到厅前，施礼已毕。施公吩咐看坐。曹步云谦让多时，方才坐下。施公带笑道：“有个曹必成是贤契的家人么？”翰林说：“正是。”施公说：“你写书叫他自行投首，说他勾引强盗，不知贵府失去多少财物？我想其中必有别情。贤契你可千万实说，不可冤枉无罪之奴。”曹翰林见问得真切，料想隐瞒不住，便说：“钦差老大人若问，废员也不敢不从实说来。奈因此事说出，与我脸上无光，老大人休得见笑。前者五月初五日，有人邀我饮酒，原说今夜不回，只因牵挂，故此四鼓时回来。直走到后园，见得小妾房中并无灯烛，听得屋内有打呼之声。废员走到里面问他是谁，猛见一人起来，抱住废员叫周氏。废员吃惊，大呼：‘快来拿贼！’那人一松手，跑出房门越墙而去，家人追之不及。屋内撒上两只鞋。家中众人正忙乱之间，周氏同丫环回来。问他，他说：‘花园内避暑，听得有人乱嚷，方才回来。’使女立时点灯，帐下一瞧，这双鞋正是曹必成的。”施公听罢，哼了几声说：“后来怎样？”曹翰林说：“后来我对小妾冷笑几声，将鞋藏起，恐怕羞名宣扬，有玷门户。我便走到前面书房对灯而坐，越想越恼，事有可疑。又想起白天给周氏一支金钗，废员使人去要，他竟自弄没了。废员想：‘这金钗没了，鞋是曹必成的，这周氏必嫌我年迈，与家奴私通。越想越是可恼可恨，废员心中动怒，又恐怕传扬出去，故此想一拙计，将小妾处治，就写休书一封，合那双鞋都装在一匣内，叫丫环玉凤送与小妾。那知小妾含愧自缢。废员倒乐其刚强。久闻老大人明镜一般，今日相逢，真乃三生有幸。

废员说的俱是实情，并无半句虚言。”

施公带笑开言说：“贤契那如夫人也必是死后含冤。再想曹必成这件事，未尝无冤枉。”又说：“贵县，你可也听见？”知县听得话语不顺，连忙跪倒说：“卑职听见。”施公说：“曹必成，他是勾引强盗打劫主人么？若据来书所断，书上写他杀人，你就叫他偿命，你也不问是杀了何人，尸首现在何处？你这官做的倒也省心。”知县连连叩头说：“卑职才疏学浅，望大人担待。”曹翰林连忙站立，控背躬身说：“此事实是废员之错，与知县太爷无干，望老大人高抬贵手。”施公微微冷笑，说：“贤契，本院若将此案问清纤悉，难逃无故逼人误陷家奴之罪。贤契且请坐下。”曹翰林复又坐下。施公望知县说：“你速差妥当人去接玉凤，用车接来，一路上勿许惊吓于他。再把曹必成那双鞋带来，晚间要到。”陈知县叩头起身，往外便走。若知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八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遭折狱生死冤明

且说施公吩咐将曹必成带下去，立刻退堂，到后厅同了曹步云去用酒饭。酒饭已毕，天已将晚。知县进内回话说：“后稟老人在上，卑职将玉凤合曹必成的鞋带到。”施公说：“吩咐堂上掌灯，先排班伺候，把那双鞋放在公案上。”施公同翰林来到前面公案旁依次而坐。衙役一声喊堂，排班侍立齐整。施公说：“带曹必成。”下面答应，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公案前跪倒。施公说道：“你的言语，句句有理，并无欺主母之意。这里现有你的对证，拿下去叫他自己去看。”关小西拿鞋，放在曹必成面前。曹必成拿起看了看，口尊：“大人，是小人穿过的鞋，为何拿到这里”施公说：“鞋是你的，为何放在你主母房中？你这还不实说！”曹必成跪爬半步，口尊：“青天大人，此鞋是小的五月初四，穿着街上闲游，偶来一阵暴雨，小人紧跑了几步，将鞋陷入泥中。回到家内，叫小的妻刷洗干净，晒在外面。小的穿着布靴。于次日端阳，家主被人请去，不多时小的也有人请去，就是穿的靴子。一夜未回，次早回来，才知主母身亡，不知何故。及至到县投书，受百般严刑，那时就穿的靴子。这不是？县太爷那时当堂画招，小的不是就穿着靴子么？这双鞋为何在主母房中，我是一字不知。”施公说：“将他带下去，再把玉凤带来。”玉凤跪倒公案前，下役解去项锁。施公带笑开言说：“你叫玉凤？”下面应声说：

“是。”施公又问：“你在曹家所做何事？”玉凤说：“小人是曹家的使女，伺候周姨娘不离左右。”施公点头，又说：“你在主母处伺候，前者五月初五，你老爷有支金钗交与如夫人，此物不知有无？你主母自缢的情由，要 you 从实说明，不得错误。”

玉凤见问，说：“大老爷在上，小婢最不会撒谎。我家老爷也在这里。本来他老人家在我周主母身上也太过宠，有点应时新鲜物件，必要买来与他先吃。衣裳就不必说了，皮棉夹纱单，有数十箱子。首饰样样俱全，也有数十个匣子，还不够带吗？那天端午节，不知那里打了一根金钗，他自己拿着，来到花园凉亭交与姨娘。姨娘接过放在桌上茶壶内。那一天因花园中穿廊的栏杆坏了，叫个木匠收拾。赶到晌午天气，木匠直是嚷热，被我主母听见，遂问我家老爷，把这香亭饮赏他点喝。老爷答应，就叫小婢给他送去。小婢不知，就拿着那有金钗的茶壶泡满了送去。那香亭饮是解暑去热的，我老爷早已给姨娘预备了好些，那时小人给木匠送去，说是周姨娘赏的。”随后老爷合同姨娘手拉手儿回房去了。那日晚间，我家老爷说是人请去，大料今夜不能回来。到晚上老爷不用跟人，自己去了。赶后主母来叫我跟他到花园避暑去。说着走到凉亭乘凉避暑，不觉天交二鼓，甚是凉爽，二人都在那里睡着。猛听得喊嚷，主仆二人惊醒，急忙跑到房中一看，原是自家老爷半夜里回家来了。奴婢们忙着打火点灯，见得老爷面带怒气，颜色改变，又见他对姨娘冷笑几声，竟往前面书房去了。施公听到此处，说是：“玉凤且往，本院有话问你。你家主人饮酒去，不带跟随，这一夜你可知道曹必成在那里？”玉凤说：“回大人：我们家主人去后，曹必成妻子曾对我说道：‘玉凤，今日老爷不在家，你大叔也有人请去，临走就说今夜不回来。你好

好扶持主母，我在前面去照应。’再说我们老爷在房中喊叫有人，我同主母跑到房中，李氏也来瞧看。我问她。她说：‘你大叔尚未回来。’施公听得玉凤这些言词，心内明白，说是：“后来如何？”玉凤说：“后来老爷在书房把我叫去，叫我合姨娘要金钗。奴婢去问主母，主母只是发呆，她说：‘放在凉亭茶壶内。’”奴婢闻听吃一大惊。大匠早已走了。急忙拿灯去看，穿廊下有把茶壶，里面却无金钗。事出无奈，回到书房，真话实说。家主闻听，沉沉大怒，随手递我一个木匣，叫我交与二夫人。奴婢回来交代，姨娘开看就是一双鞋，一封书子。拆开看了多时，没甚言语，只叫我再上凉亭内外仔细找找金钗去。奴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去找了许久方回，进房一看，将奴婢真魂唬掉，我家主母竟自吊死，想必是这金钗失去的缘故。”

施公听罢，眼望知县说道：“你听见没有，这内中曲折？不懂审问，只据一书子，就将人处死，叫你判得生死含冤。不是他妻子舍死，告到本院手中，险些曹必成性命死在你的手。周氏死不瞑目，曹翰林懊悔含辱，都算你做得好事。”知县只是磕头。施公又道：“贤契你暂带玉凤回家，不许难为于她。”又望知县说：“你带曹必成回去好好看待，不可有误。”此时各自带人回去不表。施公退堂，下役各自退去。晚间灯下，施公说：“此案件件问结，就是祸根难寻。分明是木匠得金钗起淫心，留祸于曹家，却不知其人姓甚名谁。吾意去三个人暗访，我想此木匠大料亦不远，访着下落，好结此案，好去赴任。你们大有以为何如？”计全说：“访访也好，大人费了多少心机，我们就去访一访何妨呢。”及至次日，黄天霸奔独流，关太到静海，计全上双塘儿，三人分路暗访木匠去了。

内中单言神眼计全，号称飞腿，这双塘儿相隔十五里之遥，片刻便到街上。寻了一酒铺坐定，要了酒菜，口虽饮酒，二目留神。见此地方靠河有几帮粮船湾住，买卖喧哗好闹热。计全暗想：并无岔眼之人，似乎难访。忽见一和尚走进里面对面坐下，要酒四两，鱼一碟，急速快来。走堂的不敢怠慢。计全见那头陀甚是凶恶，两道重眉，一双大眼，胡子是连鬓落腮，凶恶殊甚。计全不住留神，见他有什么忙事的一般。僧人问走堂的：“此地离杨村多少路程”走堂的说：“大约二百余里。”正说间，又见外面来一和尚，口呼：“师兄，进来一坐。”那僧带笑说道：“我方才到你庙中，说你方才出去。直到这里才赶上。真是快得很。你还有个外甥吗？”先来的僧人说：“有。那日也不知甚么事，躲在我庙中安身。他是一向做木匠手艺。”后来僧人说：“不错，他是静海县人氏。”后来那僧人又说：“师兄你往那里去？”先来的说：“咱俩知己好友，有话不能瞒你，我要上杨村报成寺里找当家静成和尚。我们相好，闲走一遭。不知师兄要往何处去？”那僧人叹了口气，二目留神，看见计全，人物虽不惊人，心中暗想：“也要小心为是。”看了看左右无人，低声说道：“我兄弟二人是山东绿林客，俱被施公捉拿。先把家兄问斩。我因大风中得逃活命，隐姓瞒名作了僧人，至今怨恨在心。闻听施不全放了总漕兼署部院，奉旨南行。我要在船底用功。”那个说：“师兄何必如此费事？待我今夜去，手到成功，将他刺死。”未知如何行刺，且听下回分解。